





人

三

行發店書海家國書譯源化黃典藏著基爾高

三  
人



高爾基著  
黃源譯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possibly reading '高爾基' (Gorky).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black ink, possibly '三九' (39).

三人

· 版權所有 ·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黃爾基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生活書店

特約經售處 聯營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勝利後第一版

漢口·重慶·成都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重慶·星加坡

在凱靜茲那一帶森林中，散散落落的有許多荒墳，墓中腐爛着一些擁護古信仰者的遺骸。其中有一個名叫安諦波，至今還有好些關於他的故事，流傳在凱靜茲的村落中。

安諦波·勒納夫原是個貪婪的富農，他一心享受了五十年的世俗的歡樂之後，便陷入深思，變得非常憂懼，以致終於棄了家庭，退隱到林中。他在一個深谷的邊緣親自築了一間茅屋，在那裏住了八年工夫。一年四季，無論什麼人，不管是親族或是朋友，一個人也不准跑去探望他。有時有人在林中迷了路，偶然闖到安諦波的屋邊，便看見他跪在門檻上禱告着。他因為禁食禱告，身體變得又瘦又弱，而且披散了頭髮，活像一隻野獸——那樣子看來非常可怕。他隨便看見什麼人，就起膝站了起來，默默地對來人深深地行個禮。假如你問他林中的出路，他便一聲不響地用手指指方向，再深深地行個禮；然後回進茅屋，隨手帶上了門。在這八年間，曾經有許多人遇見他，却沒有一個人聽到過他的聲音。他的妻子兒子不時去探望他，給他帶些喫的穿的去。可是他對他們也只是默然深深地行個禮；在整個的懺悔期間，他始終沒有對他們說過一句話。

有一年，政府下令要把所有的隱盧統統拆去；安諦波就在那一年死的事情是這樣的——



警察署長領着部下到安諦波的茅屋來的時候，他們看見安諦波正跪在茅屋中央在默禱。

「噲！你這傢伙！」署長大聲喝道，「走出去！咱們是來拆你的窠的！」可是安諦波不理他。署長嚷了又嚷，那老頭兒却始終沒有回答他一聲。於是署長便吩咐部下，叫他們扭住安諦波的頭髮拖他到茅屋外邊去；但是他的部下一看老頭兒依舊在虔誠地禱告，一點兒也不注意他們，便爲他的信心所驚服，都沒有聽從長官的命令。於是不得已警察署長只好吩咐部下先拆下茅屋，他們這才默默地動手去掀屋頂，但是很小心地，深怕傷害了那老頭兒似的。

斧頭在安諦波頭頂亂擊，木片擊碎了落到地上，靜靜的響聲在林中起着迴響，驚動了茅屋四週的飛鳥，樹上的葉子也戰兢兢地打着抖索。可是那老頭兒却依舊若無其事地禱告着。他們已在動手拆柱子了，但是那隱者仍然是一動不動地跪着。直到最後的幾根柱子倒了，署長趕上去扭住他的頭髮，這時候，安諦波才抬頭望着天空，向神囁囁着：

「大慈大悲的主，饒恕他們罷！」說罷往後倒下去便死了。

這事情發生的時候，安諦波的大兒子約谷是二十三歲；最小的兒子傑倫斯是十八歲。約谷外貌極美，體力也很好，孩提時就被村裏的人取了個「蠻不約谷」的渾名，待到他父親死時，他已是本地方最放蕩最會鬧亂子的傢伙了。無論是他的母親、村長、鄰舍，誰都見他叫怨；他們縛住他，監禁他，用赤楊條鞭撻他，但是這一切都不能矯正約谷的野性。而他呢，也覺得愈益難以居留在本村的迷信者之間了；他們都靜安得像鼯鼠似的堅守着古舊的信仰，厭惡一切革新的事。約谷卻抽煙喝酒，穿德國式的服裝，從來不參加禱告和集會，有時村裏的一些正經人常常

勸戒他，他往往冷哭一聲，答道：

「再等一下吧，可敬的老伯伯，萬事都一定有一個滿盈。等我的罪孽犯到了頭，我自會懺悔的。但是現在——  
節未免太早了。你們不必提起我的父親——他犯了五十年的罪惡，祇懺悔了八年。我的罪惡，還不過像新繅的羽毛，且等罪惡長滿到烏像鴉的羽毛一樣了，那才是該懺悔的時候。」

村裏的人往往稱他爲「邪教徒」，他們是那麼地恨他又怕他。約谷在他父親死後兩年光景，便結了婚。他在放浪生活中，把他父親刻蓄了三十年而積蓄下來遺留給他的錢，統統化光了，所以在本村是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的。後來他在遠村裏找到了一個漂亮的孤女做妻子，把父親的蜂房和兩匹馬賣了充結婚的費用。他的弟弟但倫斯是個駝背，胳膊長長的，他胆怯寡言，從來不和阿哥起衝突的；他的母親害着病，躺在暖炕上，常常用不吉的嘶啞的聲氣囑着：

「你該死的，爲你後世修懺悔懺悔吧！」

「不要就心，媽媽！」約谷往往這麼回答她，「爸爸會在上帝面前替我說好話的。」

約谷和他的妻子安安穩穩住了一年光景，他甚至還做了點事情，但不久就拋棄了，又過起放浪生活來。有時一連離家幾個月，回來時精疲力盡，衣衫襤褸，餓着肚子。過後約谷的母親死了；在母親殯葬時，他喝醉了酒，他把不共戴天之仇的村長打傷了，因此便下了獄。釋放之後，他光着頭再出現在村裏的時候，性情比先前更陰險凶惡了。村裏的人更加憎恨他，甚至牽運到他的家族，尤其是對那素不干犯人的駝背但倫斯，他從小便是給全村孩子們開玩笑的。約谷被叫做「犯人」，「殺丕」，而但倫斯則被用「精怪」，「妖巫」這類形容辭來辱罵。但但倫斯受着

這種嘲罵侮辱，一聲不響就算了，可是約谷卻公然恫嚇他們：「好等着吧！看我怎麼對付你們！」

約谷四十歲那年，村中失着了火，他因為有縱火的嫌疑，便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

約谷把自己的妻兒丟在但倫斯肩上，他的妻在火燒時發了瘋，一個十歲的兒子伊利亞，是個身體強壯，頭髮烏黑，少年老成的孩子。這孩子一到街上，別的小孩子都來追趕他，投他石子，而成人們便這樣說：

「喔，你這小鬼！孽種！不得好死的！」

但倫斯不能做吃重的工作，他本來是個小販，賣些柏油、棉花、針和各種雜貨；但是那次火災，蔓延到半個村莊，毀壞了他們的小屋和他所有的貨物；所以他在事後檢點一下，他全部的家私已只剩一匹馬和四十三個盧布了。但倫斯看到這般情景，知道再也不能在村裏住下去了；於是把嫂子委託給一個窮苦的婆子，講定每月貼她五十個戈比，自己買了一輛舊馬車，把侄兒放在車上，決心到隣近的城市去；他想到那裏去找一個遠親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是一個飯店的堂倌頭，他可以幫助但倫斯的。

但倫斯像竊賊似的，在夜間偷偷地離開了故鄉。他默默地駕着車去，一對烏黑的大眼睛，不時地回頭去看。馬兒踱步似的走去，車子却顛簸得厲害，伊利亞埋在乾草堆中，一會兒就沉入孩子特有的熟睡中了。到了夜半，一個狼嗥似的陰慘奇怪的聲音把他驚醒過來。那晚夜色淨明，馬車歇在林邊，馬兒在近處響着沾露的青草。一株高大的松樹，樹頭已經斷去，遠遠的矗立在田野間，它離羣孤立，好像從林中擯棄出來的一般。那孩子張着銳利的眼睛，侷促不安地向四週望望，尋找他的叔叔。在深夜靜寂中，可以清晰地聽到腳踏到地上的遲鈍的聲音，和馬兒沉重的鼻息，還有那使伊利亞聽了害怕的淒慘震顛的怪聲。



「叔叔」他輕聲叫着。

「唔？」但倫斯急忙答應他，那嗶聲突然停止了。

「你在哪兒？」

「在這兒，不要怕，睡吧！」

伊利亞看出他叔叔坐在樹林邊的一個小丘上，在黑暗中望去，他煞似一個截斷的樹樁。

「我怕，」孩子說。

「唔，什麼事有什麼可怕？這裏祇有我和你兩個。」

「有人在喊啊！」

「是你做夢吧，」駝背鎮靜地說着。

「但真的有人在喊呢！」

「唔，那最狠嗶——很遠的睡吧！」

但是伊利亞再也睡不着了。他覺得四周沉靜得可怕，並且那淒幽的呼聲，依舊在耳邊響着。他仔細朝四周一看，見他叔叔正對着遠遠的林中山巔，那面凝望，山頂上築着一座有五個圓屋頂的白色教堂，輝耀在一輪大的圓月底下。伊利亞知道那就是羅穆達諾維基教堂，離此兩俄里，在他們這兒和教堂之間，靠近山谷那邊的，便是他們的啓典那村。

「我們沒有走多少路哩，」他沉吟地說。

「什麼？叔叔問道。」

「我說，我們還是繼續前進的好，也許會有人從那裏追來呢。」

伊利懷恨地向着自己的村落點點頭。

「好的，我們是要往前走的，等一下。」他叔叔囁囁着。

於是一切又靜寂了。伊利亞繼續攏了身子，斜倚在馬車端頭，向着他叔叔同一個方向望過去。在稠密幽暗的林中，村莊已看不見了，但是在伊利亞，他覺得村裏的小屋和鄉人，市中心井邊的那株老楊柳，都歷歷如在目前，彷彿看見他父親被繩子綁在楊柳樹下，穿着一件破襯衫，兩手反又在背後，挺出了裸露的胸膛，他的頭，好像是連在那楊柳樹幹上似的。他像個死人，一動不動，兩眼露出一種可怕的神色，盯着那班農民看，他們聚集在村長家宅的附近。他們人數很多，都是滿臉殺氣，大聲辱罵他。孩子回想到這些，不禁悲從中來，喉嚨也哽住了。四周的靜寂無聲和寒夜的冷氣，使他幾乎哭出聲來，但是他不願打擾他的叔叔，拚命遏止了嗚咽，把可憐的小身體縮成一團。突然，那淒慘的叫聲透過那靜寂的夜氣又響起來了。最初，聽來像是一聲沉重的嘆息，嗚咽，一下卻又變成一種哀痛的呻吟了。

「喔——喔——啞——喔——喔！」

孩子戰兢兢地依然縮緊了身子，那聲音却在四周顫動，愈來愈高，愈來愈響了。

「叔叔，是你在喊麼？」伊利亞叫了起來。

但倫斯不回答，也不動。孩子便跳下車來奔到叔叔身邊，倒在他的腳邊，握住他的一隻腿哭了起來。他在自己

的嗚咽聲中，聽到叔叔的聲音在說：

「他們把我們趕出來。天哪！我們到哪裏去呢——唉！」

孩子爲嗚咽窒塞了，輕聲說道：

「等着，等我長大起來。我會報復他們的是的——」

孩子漸漸哭得累了，開始瞌睡起來。叔叔把他抱在手裏，放上車去，然後自己回到小丘的老地方去，又慢吞吞

地

傷地呻吟起來。

伊利亞隔了很久還記得他初到城裏寺的情景。那天朝上他很早醒來，一看前面橫着一條溷濁寬闊的大河，隔岸有座高山，山上蓋滿了紅綠屋頂的房子，四周繞着高大稠密的樹林。那些屋子隨着山坡的斜度一所高過一所，排列得緻密美觀，直達山巔，從山頂上成一直線傲然俯瞰着大河。禮拜堂的金十字架和圓屋頂，高出人家的屋頂，聳入雲際。太陽剛升起來，斜光在家的玻璃窗上反映着，全個城市，飾着燦爛的光彩，如黃金一般的輝煌。

「啊，美極了！」孩子嚷着，張大了眼睛，看着那幅美麗的圖畫，默默的讚美着，如同釘住了一般，一動也不動。接着，他胸中又湧起了一種不安的疑問，心想像他這樣矮小，皮膚赤黑，蓬頭，穿破麻布褲子的孩子和那笨拙的駝背叔叔，究竟能够住在什麼地方呢？他們准許我們進這個清潔富麗，閃耀着金光的大城市裏去嗎？他覺得他們的馬車所以歇在這邊岸上，也許就是因為骯髒、陋的窮人是不准上城裏去的緣故。他又猜想叔叔定是去請求放他進城裏去的。

於是伊利亞就心地朝四周尋找起他的叔叔來了。在他車前車後，停着許多運貨馬車；有些車上，木框裏放着許多牛乳桶，還有些車上，裝着一籃籃的烏黃瓜、洋葱、漿果和一袋袋的蕃薯。馬車上和馬車近邊，有許多鄉間男

女，或是坐着，或是站着，在伊利亞看來，覺得他們似乎是一批特殊的人物。他們說話的聲音很高，又很爽朗；他們不穿藍蔴布衣裳，穿的是漂亮的印花布或鮮紅的條子布。他們腳上差不多都穿着皮鞋；雖然有一個佩刀的人在他們附近逡巡——巡查或是警佐——可是他們不但怕他，竟至禮也沒有人對他行一個！這一切使伊利亞看了非常高興。他坐在車上，俯瞰那美麗光輝的活畫，夢想着有一天他也能够穿皮靴，穿紅條子絨布的襯衫。後來，但倫斯叔叔終於在許多農人中間出現了。他一路走來，高高的抬起了頭，一步步重重的踏到砂地上；他喜氣揚揚，老遠就在對伊利亞微笑，他伸出了一隻手，在給伊利亞看些什麼東西。

「上帝是保佑我們的，伊利亞！所以叫你——不要就心！我一點也不煩難的，把潘屈羅哈叔叔找到了。喏，這個現在給你吃吧。」

說罷他給伊利亞一個圓的硬脆餅。

孩子恭恭敬敬地接了過來，把它藏在襯衣裏邊，就心地問道：

「他們允許我們到城裏去嗎？」

「馬上渡船一到——我們就可以動身了。」

「我們也去麼？」

「怎的，當然；我們也要去的。我們不能住在這兒！」

「喔，我是怕他們不准我們去哩！但是，我們到那邊去住在什麼地方呢？」

「那個我可不知道。上帝會指示我們的。」

「我們如果能够住在那所大的紅房子裏多好！」

「小鬼那是兵營，當兵的才住在那裏的。」

「唔，那麼再上面的一所。」

「啊！那所給我們住又太高了。」

「那個不要緊，伊利亞斷然說道：『我們可以爬上去的。』」

「喔，寶貝。」但倫斯叔叔嘆了一聲，又走開了。

他們命裏注定住在靠近城市那邊的鎮口一所灰色大房子裏。這房子的四壁緊貼着許多小屋；其中也有幾所很新，但其餘都很骯髒，變成灰色，和正屋一樣的古舊了。正屋上的門窗都已撓曲，到處在軋軋作聲。那些小屋，牆壁窗戶，彼此都擠在一塊，形成一堆朽木，上面覆了一層青苔。正屋前面有幾根柱子已向前突出；玻璃窗因久經歲月，已黯然不明。這種種形狀都顯得那屋子活似那個在這屋子裏開飯店的老闆，他也已年高髮白，眼睛和玻璃窗一樣，模糊不清了。走起路來，渾身倚在一根唧吱唧吱作響的粗手杖上，好像很難搬動他那腫的身軀似的。

但倫斯叔叔就住在那屋子樓下許多邊室中的一間裏，一隻靠窗的椅子上安頓下來。窗子臨着天井，天井裏有一個大垃圾堆，還有一株馨香的菩提樹和兩株接骨木。三天之後，那老闆在樓下唧吱唧吱地踱來踱去，走到那裏看見伊利亞躲在垃圾堆後面，睜着驚惶的眼睛望着他，他便提起手杖指着伊利亞問道：

「噯，你是哪一家的孩子？你從哪兒來的？」

伊利亞畏縮了一下，但並不作答。

「噲，你是誰的孩子？走去罷，孩子，不然我要請你吃棍子了。嘿爾——爾！你這小老鼠，甚麼！是那洗碗人的是他兒子？啊！哈！是他侄子。那駝拐子，他應該告訴我，有個侄子阿彼得，你以為怎麼樣？駝子有個侄子——這是怎麼說的？遣他走吧！」

紅臉的僕倌潘屈羅哈，從飯店的窗口望到天井裏，搖着卷髮，嚷道：

「他在這兒是暫住的，萬西黎·屠利曼唐基，他是小孩子，是一個孤兒。他是得了我的允許才來的，不過你要他去，我也可以遣他走的。」

伊利亞一聽見他們說要遣他走，便哭起來了，他好像離弦的箭一般地從老闆身邊飛過，老鼠進洞似地從窗洞裏溜進他住的角落裏去了。他滾倒在長凳上，用叔叔的外套蒙住了頭，怕得渾身發抖，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叔叔便過來安慰他說：

「沒有關係，不要怕，他又沒有罵你。他已是個老糊塗了，這兒的主腦是潘屈羅哈，不是他——一切都是潘屈羅哈作的。所以你對他必須規規矩矩，恭恭敬敬，老闆在這裏是不管什麼事的。」

頭幾天，伊利亞在屋子裏邊，到處亂跑，察看各式各樣的事物。那屋子大得使孩子看了又驚又喜。裏面住了那麼多的人，伊利亞覺得這兒的人比在整個啓典那的人還要多，聲音嘈雜得和市場上一般。飯店佔了兩層。老是塞滿了人，閣樓上住着幾個女酒鬼，其中一個叫瑪蒂蔡的，是個個子黑臉皮、赤脚的女人。伊利亞見了她，怒氣沖沖的，黑眼睛就覺害怕。在住地下室裏的有（一）鞋匠潘費許卡和他的下肢癱瘓的老婆，還有一個七歲的女兒（二）揀垃圾的葉連梅（三）一個老叫化婆，身體瘠瘦而很吵鬧，全場的人都叫她綽號「半小隊」（四）一

個中年馬夫名叫瑪卡·斯直班尼基，性情溫和，沉默寡言。院子的一角開着一間鐵店，那裏一天到晚火光融融，整天價在鎚鐵輪，訂馬蹄鐵，鐵錘咚咚地響着。鐵匠沙凡爾，身軀體健，帶着混濁憂鬱的聲音哼着唱不完的歌曲。有時看見沙凡爾的老婆也在鐵店裏；她是一個矮小堅實，藍眼睛的美貌女子。她頭上常常戴一條白圍巾，她，那很美的面貌，和鐵店裏的黑窟形成一個很妙的對照。她差不多常常發出一種銀鈴似的笑聲，而沙凡爾却用那打鐵聲的大聲音應和她。不過沙凡爾更常用咆哮來應和她的笑聲。人家說他很愛老婆；她却過着一種放蕩生活。

大屋子裏每個角落裏都住滿了人，屋子裏一天到晚騷騷嚷嚷，好像一個鐵鏽的舊罐子裏，日夜不息地滾着什麼東西似的。到了傍晚，大家都從自己住的一角爬到院子裏，或者坐在門口長凳上，鞋匠潘費許，卡拉着手，沙凡爾哼着歌兒，瑪蒂蔡假使喝醉了，便會唱些什麼，唱得非常悲哀，可是雖也聽不出她唱的是些什麼詞句，唱罷却悲切地哭起來了。

所有住在那屋子裏的孩子們呢，都聚在院子的角落裏，團團的坐成一個圈，圍着葉連梅公公，懇求他道：「公公，講個故事給我們聽罷！」

老頭兒現起無神的紅眼睛，望着他們，水淚不絕地從眼眶裏簌簌地淌到黧皮的臉頰上，於是他把破舊的帽子拉一下，遮着眼睛，開始用一種輕微的顫抖的歌唱似的聲音講起來了：

「從前有一個地方，生了一個不相信神道的邪教徒。我們的主，那無所不知的上帝，將他那不知姓名的變親的罪惡降在他頭上。」

葉連梅的斑白的長鬚，每在他張開他那沒有牙齒的黑洞洞的嘴巴時，便顫動着，頭也搖擺起來，而淚水便簌



簌地淌到黧皮的兩頰上了。

「這個人是大逆不道的，他不相信耶穌基督，不愛聖瑪利亞；他經教堂，從不行禮，爹娘的話也從不聽從。」  
孩子們傾聽着老人微弱的顫音，默然凝望着他的臉孔。

聽得最專心的，要算是僮信潘屈羅哈的兒子軟頭髮雅各了。這個孩子身體瘦弱，鼻子尖尖的，細長的頸上，支着一個很大的頭。他跑路時頭從這肩上擺到那肩上好像要掉下來的樣子。他的一對眼睛很大，含着一股不安的神情；他的眼光往往賊溜溜地從這東西溜到那東西，好像什麼事物都不敢定睛觀看似的，有時他看定了一件東西，便很異樣地突出了兩隻眼睛釘着看，使他臉上顯出一副綿羊似的神氣。他在那班孩子中是以他那清瘦的淡血色的臉孔和他那整潔而不破舊的衣服著名的。伊利亞不久就和他做了朋友，就在他們相交的第一天，雅各帶着一種神祕的聲音問他的新朋友：

「你們村莊裏有許多妖巫麼？」

「有的，」伊利亞答道，「並且還有女巫。」

「是紅頭髮的麼？」雅各低聲問。

「不是斑白的！他們的頭髮都是斑白的。」

「白的就沒有紅的那麼壞。白髮的妖巫很和善，要是紅髮的——喔！那些紅髮的妖巫是喝血的。」

他們兩個人坐在院子裏的最好也是最幽靜的角落裏，前面有一個垃圾堆，頭頂遮着菩提樹和接骨木。他們到這兒來，必須穿過正屋與偏屋之間的一條窄街；那裏終天寂靜無聲，什麼也看不見，但見頭頂的一角青穹和一

堵牆壁，牆上有三個窗子，兩個窗子是釘牢的；這就是那對好朋友愛好的常臨之所。麻雀在菩提樹的樞枝上吱吱喳喳的叫，地上呢，兩個孩子坐在樹根上，絮絮談着他們感到興趣的那種話題。

伊利亞的眼睛，整天有一些巨大的、五光十色的、嘈雜的東西在跳躡，這簡直鬧得他耳聾目眩了。最初，他覺得在這些急汗的漩渦的生活中茫然迷離了。伊利亞站在叔叔汗流滿面洗着杯盤的飯店食桌旁邊，看見人們怎麼來，怎麼吃，喝，吵鬧，接吻，打架，並唱歌。他們週身淋着汗，疲倦而醜陋，四周飄着紙烟的烟霧，而他們的舉動，往往是半癡半瘋的。

「啊啊！叔叔一邊洗，一邊搖擺着駝峯，杯盤叮噠叮噠響個不停，常常這麼喊道：

「你在這兒幹麼？到院子裏去！否則老闆見了，又要罵你了！」

「喔，我的媽！」伊利亞自言自語地說，他給酒樓上噪聲鬧得耳朵也聾了，便往院子裏走去。

院子裏，沙凡爾在鏗鏘地打鐵，又在罵他的徒弟；地下室裏飄起鞋匠潘費許卡的歡愉的歌聲；閣樓上傳出下流的話聲和醉婦的喊叫聲。沙凡爾的兒子班許加，綽號叫「欺人鬼」，騎了一根棒，在怒聲喝着：

「喝，回轉鬼馬！」

他那怒氣直沖的圓臉，常常塗滿了灰塵和烟煤，額上長着一個瘤；上衣已經破爛了，從無數的破洞裏，看得見他那結實的肉體。他是這院子裏最狡黠最會欺侮弱者的孩子；他把粗笨的伊利亞打過兩次，伊利亞去哭訴叔叔，叔叔祇聳肩膀說道：

「唔，那是沒有法子的，你祇好忍耐點，過一些時候就好了。」

「我要去打還他！」伊利亞淌着眼淚聲訴着。

「不要大胆！」叔叔厲聲說道，「你無論如何不可和他計較。」

「那末他——」

「他與你是不同的。你要知道，他是這裏的人，你却是外鄉人。」

伊利亞依舊要恐嚇班許加，直到叔叔突然發了怒，喝了他才住這種事是難得發生的。於是伊利亞漠然地覺到他不能和這裏的本地人平等的，因此，他便暗中懷恨着班許加，而雅各却更其親暱了。雅各是個莊重的孩子；他從不和別人打架，甚至從來不高聲叫喊。他不大參加遊戲，祇愛講有錢人家的孩子們在自家的庭園中或公園中耍的玩意兒。所有到院子裏的孩子，除了伊利亞和鞋匠潘費許卡的七歲的女兒瑪霞之外，他一概都不交接。瑪霞是個皮膚微黑，身材短小而清瘦俊俏的小姑娘，小小的頭上披着烏黑的卷髮，一天到晚祇見她在院子裏。

她的媽媽常常坐在自家門口。她個子高大，背上曳着一條大髮辮，常彎着背做針線；有一次，她擡起頭來看女兒的時候，伊利亞看見了她的臉孔。那是青色，發胖，古板得像一個死人的臉孔。兩隻眼睛是又黑又溼和，沒有一點兒的表情。她從不和任何人講話，就是招呼她女兒過來也不過做一做手勢，祇有很難得的才用仰聲的嗶聲喚一聲：

「瑪霞！」

起初，伊利亞到有點喜歡這女人，但是聽說她下肢已癱了三年，並且快要死了，他便怕她了。有一次，他打從她身旁走過，她伸手握住了他的短衫，把這受驚的孩子拉到她身邊。

「我要請求你——」她說。不要傷害瑪霞，不要傷害她！

她，得很煩雜，好像被窒塞着似的。

「親愛的，請不要傷害她！」

她用可憐的眼色望着伊利亞的臉孔，放他走了。從此，伊利亞和雅各便開始柔和地對待鞋匠的女兒，竭力保護她，使她脫出生活的艱難。伊利亞心想，居然有一個成人懇求他，便覺得非常得意，因為別的成人，都祇會喝令孩子，並且時常鞭撻孩子。馬夫瑪卡在洗馬車的時候，如果有孩子走得太近了，他便要踢他們，用溼揩布抽他們的耳朵。沙凡爾呢，除了主顧以外，無論什麼人，如果不是爲了買賣，而是出於好奇地朝他鐵店裏望，他便要發火的。還要用煤袋擲孩子們。潘費許卡，如果看見有人站在他窗邊，遮住了他的光線，不管是什麼人，他都要拿起東西就擲的。有時候，他們一點也不爲什麼，只爲了沒有事做，或是開玩笑，便鞭打孩子。只有葉梅，公公他從來不打人的。不久，伊利亞便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住在城裏遠不及鄉間的好。在鄉間，他可以隨便跑開去，而在這裏，叔叔却不准他跑出院子。在鄉間，他有得吃黃瓜、豌豆和各種東西，可是這兒，菜園也沒有什麼東西，都得化錢去買。鄉間來得清靜，地方寬大，大家幹的是同樣的工作，但是這裏呢，個個人都破口罵人，你推我擠，各人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很忙，吃着別人耕耘得來的麵包，都覺得飢餓。伊利亞一天天的在院子裏踱來踱去，覺得在這所窗上滿是灰塵、灰色的高房子近邊，住得厭倦起來了。

有一天午膳的時候，但倫斯叔叔嘆了一口長氣，對侄兒說：

「伊利亞，秋天快來了。哦——真是的，天氣會把我們拴緊起來，會把我們拴得緊緊地，喔，天哪！」

他坐着沉吟了好一會，一聲不響，垂頭喪氣地儘望着他的菜湯盆。孩子不覺也陷入沉思了。他們是就在駝背洗碗的那張桌子上吃飯的。飯店裏這時候正是吵鬧得很厲害的時候。

「潘屈羅哈說我應該送你和雅各一同去上學了。唉，我知道我是應該送你去的。一個人不會讀書寫字便好嫁瞎子一般！這個人便完了！但是要上學，你總得把衣冠鞋襪穿得整齊一點！每月五個盧布，那裏還顧得到什麼衣服呢，天哪！我的希望全在你身上哪！」

伊利亞因了叔叔的嘆聲和愁容，覺得十分悲傷，於是悄悄地對叔叔說：

「我們還是離開這里罷。」

「到哪兒去？」駝背沉痛地囁囁着。「我們有什麼地方可去呢！」

「到林中去。」伊利亞說了，忽然生氣勃勃地說下去：「從前祖父獨自一個人在森林中住了許多年數哩！而況我們現在是兩個人！我們可以剝菩提樹皮吃！我們可以像跛脚康爾納那樣打狐狸和松鼠，你拿着鎗，我去佈陷阱。我會捉各種各樣的鳥。真的，林中還有許多漿果和葷類。我們去罷！」

叔叔溫和地望着他，笑着問道：

「那末狼和熊來了怎麼辦呢？」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桿鎗呢？」伊利亞熱烈地答道。「我大一點就不怕野獸了。我將來要空手勒死牠們！就是現在，我也什麼都不怕的！在這兒生活很困難！我雖小，可是我和你們一樣的看得明白。這兒的人鬥得比鄉間更凶。我知道的，我又不是木頭鐵匠在我頭上打了一下，過後我補了一整天。這里的人雖然神氣活現，却都是亂」

打人的！

「喔，你這伶仃的孤兒！」但倫斯說了，放下湯匙，匆匆地站起身來，走了出去。

就在那天傍晚，伊利亞在那每個角落他都很熟悉的院子裏踱得倦了，便坐在靠近叔叔桌子的地板上，朦朧地聽着但倫斯和葉連梅說的話；葉連梅是到飯店裏來喝茶的。這位揀垃圾的和駝背很要好，他揀了垃圾回來，常坐在但倫斯近邊的桌子上喝茶。

「不要緊！伊利亞聽見葉連梅的破啞的聲音。『你祇要信賴上帝就是了！一心想着——上帝！人類是上帝的僕人——聖經上是這麼說的，你們是上帝的僕人，凡屬於你的一切，都是屬於上帝的！不論善惡，都是他的！他會把萬事矯正過來，他知道你的一生，他知道一切的事物！快樂的日子就要來了，日後他將對他的天使說：『我天上的使者！去幫助我那和順的僕人但倫斯，使他的生活舒服起來。』從此你便幸福了——幸福的日子是會來的！』

「公公，我是信賴他的，此外我還有什麼辦法呢？」但倫斯柔聲說道。「我相信，上帝是會幫助我的。」

「他啊！我告訴你，這世上的人，他是決不會遺棄一個的。上帝將這世界賜與我們，是要來試試我們，看我們是不是遵照他的意志。他從高高的天上，俯瞰着我們，是不是相親相愛。『你們有沒有依照我的吩咐互相親愛？』如果他覺得你但倫斯的生活太苦了，他便送一個盲信給我葉連梅說：『葉連梅，去幫助我的僕人！』」

老頭兒突然改變了聲氣，弄成像堂信潘屈羅哈動怒時那般聲音對但倫斯說：

「至於伊利亞的眼藥費，我可以給你兩個盧布。我請你餉一點就可以睜開。我可以將這筆錢借給你。等你有了錢，還我就是。」

「公公」但倫斯柔聲叫道。

「喝，輕一點兒！現在先把孩子交託給我，他在這兒反正沒有事做。他可做我的幫手，他可以幫我揀破布和骨頭，這樣我這老背脊也可不用彎下去了。」

「喔，願上帝祝福你！」駝背用響亮的聲音嚷着。

「上帝賜恩給我，我——給你，你——給他，他——又迴轉給上帝，轉轆輪迴，却成一個圈兒，誰也不能說有恩於誰。哈哈！哈哈！親愛的老兄！我是活了又活，看了又看——我不知道別的，只知道上帝，一切都是他的，一切都是因他而存在的，一切都是他賜與的。」

伊利亞聽了這些溫和的語句，漸漸入睡了。第二天葉連梅一早就把他喚醒了，對他說：「伊利亞，我們出去罷！趕快！擦擦眼睛睜開來！」

伊利亞在葉連梅公公親切的庇護之下，開始過着愉快生活。每天，老頭兒一早就喚孩子起來，於是一直到薄黃昏，他們整天都在城裏巡行，搜揀破布、骨頭、碎紙、鐵片、皮革這些廢物。這城市很大，有許多新奇的景物可看，所以頭幾天，伊利亞一點事也不做，祇是看看所有的房子和人羣，一景一物都覺得希奇，看到什麼便問什麼，一點兒也不能幫助葉連梅。葉連梅也很愛說話，他低頭望着地面，從這個院子走到那個院子，手杖的鐵頭輕叩着鋪石，一邊用他的破衣袖或髒的布袋口拭着臉上的眼淚，一邊不住地用一種美妙單調的聲音和他的助手談話。

「這座房子是商人潘契林·沙凡，班屈羅維基的。他是一個富翁，這潘契林他飲食器皿都是銀的和水晶的。」

「公公！伊利亞問道，「人家是怎麼發起財來的？」

喔，他們都爲要發財而勞動。那就是說，他們工作，他們日夜工作，隨時積錢。等到他們的錢賺得夠了，便造洋房，買馬，購置金銀的器皿和諸如此類的東西。而且什麼東西都是嶄新的！於是他們雇用賬房、門房和各種各樣的人代替他們工作，而他們便度着安逸的日子。於是大家說：這個人是因誠實的工作而致富的——哦，是啊！但其中也



有幾個人是因作惡而發財的。他們說潘契林老頭年輕時曾經墮落過。他們這麼說也許是出於妒忌，但也許是真實的。潘契林是個壞東西，他的一對眼睛賊溜溜的，老是溜來溜去，想避開別人的視線。不過也許這些都是謠言，有時候一個人突然富起來，祇因為他運道好，好運臨到他頭上啊！啊！祇有上帝是正直地生活的，但是我們却都是愚昧無知的。我們是人，人是上帝播的種子，啊！上帝將我們散播在地上，說着：「長大起來我在天上看你們能夠結怎樣的穀粒。」世界上的事便是這麼回事。那邊的房子是沙倍涅夫·米脫里·柏利赤的。他比潘契林更有錢。他是真正的惡棍！我知道我不是在裁判他，裁判乃是上帝的事。但是我也知道一些，他原先是我們村裏的管理人，他欺騙我們民衆，剝奪我們的一切。上帝曾容忍了他許多時候，到後來却和他清算起來了。第一件事，米脫里·柏利赤變成豐子，接着他的兒子被自家的馬踢死了。並且不久以前，聽說他的女兒也出奔了。」

城裏的任何事件跟任何人，這老頭兒都知道；無論什麼事，在他講來都非常簡單，不加一點惡意。他所講的事，情似乎都很純熟的，好像每一個故事都曾經在他那永流不息的淚水中洗過的一般。

孩子細心聽着，抬頭望望那些大房子，時常這樣說：

「如果我能够朝裏面張望一下，只要用一隻眼睛。」

「你可以看一次的，不過慢點。現在且先學習工作，等到大起來便什麼東西都可看到了。說不定你自己也會發財來，喔，親愛的！親愛的！現在且努力塵活着。我在這裏是活了又活，看了又看，把我的眼睛都看壞了。淚水流不完地流，我的身體因此漸漸消瘦衰弱。我的身體在淚中融化了，血液也已經乾涸了。」

傾聽老頭兒對於上帝的信心和親切的談話，在伊利亞是一件樂事，並且在他那親切的話語的影響之下，使

孩子的心中湧起一個歡愉堅強的希望，以為將來有一種美滿快樂的生活在等待他。他比初到城裏時輕快天真多了。他從此便熱心地幫助老頭兒揀垃圾。伊利亞覺得拿了一根棒，在各種垃圾堆裏挑剔選擇，非常有趣，尤其是當他尋得什麼罕見的东西，而看見老人的笑顏時，格外快樂。有一次，伊利亞在一個垃圾桶裏檢到一隻大的銀調羹，老人便為此買了半磅薄荷餅干給他。還有一次，他掘到一隻外面起青黴的小錢袋，裏邊有一個多蘆布。有時，他們找到刀、叉、螺旋、破銅器、裝鞋油和裝糖菓的洋鐵匣子。又有一次，伊利亞在一個堆集着全城的廢物的山谷間，找到一個很完好很重實的黃銅燭盤。伊利亞每尋着一件值錢的东西，老人便買一件禮物給他。

伊利亞一找到什麼值錢的东西，便興高采烈地叫起來：

「公公，快看哪！你有東西到手了！」老人却偏促不安地向四週一看，警告他說：

「不要叫得這麼響，不要叫喔，主啊！」

當他們找到什麼罕見的东西時，葉連梅總要顯出驚惶失措的樣子，急忙把東西從孩子的手裏奪過去，藏到他的布袋裏去。

「這回我揀到一條好魚！」伊利亞爲他的成功激動，不覺自慢地叫了出來。

「輕點，不要作聲。我的好孩子！」老人柔聲和氣地叮嚀他，眼淚不斷地從他那羸弱的紅眼睛裏整整簌簌地滴下來。

「看啊，公公，一根多麼大的骨頭！」伊利亞又叫起來了。

骨頭和破布是不會激動老人的；他往往從孩子的手把東西接過來，用一塊小木片刮去了上面的污泥，便

輕幽幽地把它放在袋裏了。他給伊利亞做了一隻小袋，還給他一根鑲鐵頭的棒，孩子拿了非常得意。伊利亞便把一些匣子、罐頭破玩具，還有好看的玻璃片和碎瓷器，放在這隻袋裏。他去摸摸揣在背上的這些東西，聽它們叮叮噹噹相撞的聲音，算是他的一樁樂事。他已從葉連梅公公那兒學到怎麼去搜集這些東西了。

「把這些小東西揀起來，帶回家去，你可以分給孩子們。他們見了一定很高興的。給人們快樂，是一樁好事。那是上帝所喜悅的。我的好孩子！凡是人都需要快樂的，但世界上却很少快樂。世上的快樂是那麼少，有時人們活了又活，却始終找不到快樂，永遠找不到！」

伊利亞比之從這個院子走到那個院子，更歡喜市梢頭的那些垃圾堆。在那些垃圾堆旁邊，除了兩三個像葉連梅公公那樣檢廢物的老頭兒之外，是看不到人的。並且無需東張西望，怕什麼拿掃帚的傭人，這種奴才在隨便什麼時候都可突然出現，吐着污語，趕走他們，甚或給他們一拳。

每天，他們在垃圾堆裏揀了一兩個鐘頭之後，葉連梅便對孩子說：

「够了，利亞，親愛的，够了！讓我們坐下來憩一回，吃點東西罷！」

說罷，他往往從襯衫裏掏出一塊麵包來，畫個十字，然後把麵包折為兩塊，兩個人吃着。吃了便躺在山谷邊上，休息半個鐘頭。谷口有一條望得見的河流，遼闊如銀的碧水，經過山谷靜靜地流去。伊利亞一望到流水，他便順流飄浮下去了。隔山鋪展着一片綠色草原，那裏有許多乾草堆，如古塔似的點綴着；在遠遠的地平線上，有一個參差不齊的樹林的鬱暗的外廓，在青空下峻峭。襯衫出來，草原上清朗平靜，空氣芬芳清新；而靠近山谷，這邊却有一股熱刺刺的腐爛的汲拉的臭味，這股難聞的臭氣，刺着伊利亞的鼻子，使他也像老頭兒一樣的淌起眼淚來了。

一看哪，利亞親愛的，世界是多麼廣闊，」老人往往這麼說，「世界上住滿了人，大家都在掙扎，而上帝從天上俯瞰着人們，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無論人類有什麼念頭——他都知道。所以我們稱他爲全知全能的主，萬王之王。耶穌基督他知道一切，判斷一切，記牢一切。即使你在人類面前可以隱瞞你的罪惡，但你瞞不了上帝。上帝看見便說：『喔，你這個罪人，你這個可惡的罪人，等着我要給你相當的懲罰！』於是時候一到——他便要罰你，便要嚴厲地罰你。他吩咐我們要彼此相愛，並且規定如果你不愛人，人也不愛你。這樣的人祇好一世孤獨，過着淒涼的生活，一點快樂也沒有。」

孩子仰天躺着，眼睛望着天空，望不見天空的窮極。一股憂鬱和昏昏欲睡的感覺侵襲着他，在他的想像湧起了幾個巨大而朦朧的形象。他彷彿覺得天上有一種龐大漠然，光彩透明，溫暖而柔軟，親切而嚴謹的東西在浮動，而他這個小孩子，正連同那老人和整個世界在向着那東西上昇，達到無限的高度，達到純潔光明的青光之上。他的心中充滿了一種安適和平的歡樂。

天晚了，利亞便回家去，他走進院子的時候，裝出那種辛苦了一天的大人的那種冷淡正經的神氣，他是要休息了，沒有空暇像所有別的男女孩子那麼地胡鬧了。他藉着他那穩定的步子和背上的那常常裝着好玩東西的袋子，引起一般孩子對他的敬意。

老頭兒對孩子們笑迷迷地，還同他們開玩笑。

「啊，我們又回來了，我們踏遍了全城，嗅遍了四方。伊利亞去洗個臉，來飯店裏喝幾口茶吧。」

伊利亞便搖搖擺擺走到地下室裏去，孩子們蜂擁着跟在他後面，小心翼翼地拈他袋裏的東西。班許加却

擋住了利的路，橫霸地說：

「喂，土老兒！給我們看看你帶來的什麼東西。」

「等一下，」伊利亞傲然答道。「等我喝過了茶，自然會給你們看的。」

走到飯店裏，叔叔笑嘻嘻地迎着他：

「小工人你回來了喔，親愛的，累了吧？」

伊利喜歡人家叫他做「工人」，而這樣稱呼他的，也不僅是他叔叔一個人。有一次班許加惡作劇，沙凡爾便捉住他，兩膝夾住了他的頭，用繩子揪他，口裏不絕地罵：

「不許惡作劇，你這痞鬼，不許惡作劇！你要搗鬼，便揪你，揪你，揪你！別人家的孩子在你這般年紀，老早自立了，你却祇曉得吃，祇曉得撕破衣裳！」繩子重重地揪在班許加背上，孩子直着喉嚨叫喊，踢腳。伊利亞聽見這冤家絕聲叫痛，心中竟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同時鐵匠的話，却激起他優越於班許加的自信，因此他倒憐卹起那孩子來了。

「沙凡爾伯伯，饒了他吧！」他突然嚷道。「沙凡爾伯伯！」

鐵匠揪了他兒子最後的一下，對伊利亞看了一眼，怒聲說道：

「是你！不要你多嘴！嘿，你倒想做和事老！我也要這樣的揪你！」

班許加站了起來，跌跌跔跔地好像他的眼睛已經瞎了似的，走到院子的一個陰暗的角落裏。伊利亞滿懷着憐憫之心，跟他走去，班許加在一個角落裏，兩膝跪下，前額抵着牆，撫摩着背，哭得更其響了。伊利亞心想對這個挨

打的仇敵說幾句好話，可是他祇問了他一聲：

「打痛了麼？」

「走開！」班許加喝道。

這倒觸犯了伊利亞，他便教訓班許加道：

「嗚，你平常個個人都要打，現在却輪到你自己了。」那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班許加却已跳過來把他打倒了。伊利亞野性勃發，一把擒住了班許加，兩個人就都倒在地上，打作一團。班許加亂咬亂抓，伊利亞便扭住了他的頭髮，把他的頭在地上亂撞，直到班許加叫着：

「放我吧！」

「這樣才好！」伊利亞說了，站起身來，很以這次的勝仗爲光榮。「你看我不是比你強！這便是告訴你，不要來惹我，不然我要打得你更厲害些！」

說罷，他走開了一路，用襯衫的袖子揩拭臉上的血。沙凡爾站在院子中央，恚然蹙緊了眉頭。伊利亞見了他，不覺怕得抖了起來，脚步停了一下，心想剛才他打敗了他的兒子，現在這鐵匠定要來向他報復了。可是沙凡爾却祇聳聳肩膀說：

「唔，你釘着我看什麼？難道你不曾見過我走你的好了？」

那天傍晚，沙凡爾在門邊攔住了伊利亞，在他額上輕輕地拍了一下，粗齒地笑着問道：

「你的生意怎樣？破布的暖？」

伊利亞愉快地嘻笑着——他很快樂。

那可怕的鐵匠，是院子裏力氣最大的人，誰都見他肅然起敬，現在却當真和伊利亞開起玩笑來！鐵匠把那鐵一般的手指按住了他的肩膀，說了幾句使他更加高興的話：

「喔，喔！——啊，你這小孩子倒非常強壯，你不會一下子衰弱下的。好，大起來；等你長成了，我帶你到鐵店裏去。」

伊利亞兩臂圍着鐵匠的粗腿子，把身體緊緊地倚着掛腿。沙凡爾定是覺得那顆小小的心被他那粗野的慰撫跳得要窒息了，於是他把粗重的手掌按在伊利亞頭上，隔了半響，嘎聲說道：

「唔，你這孤兒！現在走你的吧！」

那天傍晚，伊利亞滿臉露着喜悅的光輝，處理他日常的事務——將他日間搜集來的寶貝分給大家。孩子們老早就在候他了。他們圍着他就地坐下，用貪婪的眼睛凝望着那醜陋的袋子。伊利亞從袋裏掏出一方印花棉布，一個木頭的小兵，那木兵的全身顏色已在他的不幸中褪去了一隻空的鞋油盒子，一個空的香油膏瓶，還有一隻斷柄的茶杯。

「這個給我，給我！」時渴慕之聲齊作，大家伸出了污黑的小手，要那非常想念的東西。

「等一下，不要動手，」伊利亞喝令着。「如果你們馬上把東西都拿走了，那我們怎麼能玩起來呢？現在，我來開一個鋪子，喏，沒來賣印花棉布，頂括括的花棉布！只要半個盧布。瑪霞，你來買罷！」

「我來替鞋匠的姑娘買罷！」羅各答道，把事前準備好的一塊瓦片從袋裏掏出來，放在掌櫃的手裏。那知伊

利亞不肯接他。

「怎樣，哪裏算玩呢！你得還價，小鬼！你從來不曉得還價。這麼是不行的。」

「我忘記了。」雅各自辯地答道；於是就開始還價了，賣主和買主都非常熱心地爭執着，可是班許加却在這時候在雜貨堆中巧妙地拿了他所要的東西逃走了，他還要跳來跳去，嘲弄他們。

「我偷着了！我偷着了！你們這些開口的呆蟲！你們這些鬼傢伙。」

起初他的這種把戲，使他們都惱怒得很；小一點的喊叫號呼，雅各和伊利亞則滿場子的追趕這偷兒，可也是不容易追到。但不久，他們就看慣了他的行徑，也就不希望他改過自新，他們大家都切齒地恨他，不再和他玩耍了；因此班許加遂遭眾排斥，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他。這時候，大頭雅各像保姆似的，照管着鞋匠的卷髮小女兒瑪霞呢，接受他的種種善意和照言，倒好像是她應有的權利似的，雖然她祇喚他小雅各，還是常打他抓他。雅各和伊利亞的交情也一天親密一天，並且雅各常講一些怪夢給他的好朋友聽。

「在夢中，我好像有很多的錢，全是盧布，有很大的一袋。我正拖着那袋盧布在林中走，突然有許多拿着刀，面目可怕的強盜出現了。我拔脚就跑，一下子袋子裏有些東西撲撲地動起來了。我把錢袋一擲下，就有各種各樣的鳥飛了出來。——飛啊——飛啊——飛！青翅雀啦，小雀啦，金翅雀啦——一共有許多許多！牠們飛上來圍着我，把我帶到空中，一直飛到很高很高！」講到這裏，他突然住了口，兩眼突出，臉上顯出一種忸怩的神情。

「哦？」伊利亞鼓勵着他，不耐煩地等那故事的結局。

「於是我飛得很遠很遠，」雅各若有所思地把那夢結束了。



「飛到哪裏去呢？」

「喔，很遠很遠的。」

「你這個人真是，」利亞帶着失望而嘲弄他的聲氣說：「什麼事都從來不記牢的。」

這時，葉蓮梅從飯店裏出來，一隻手遮着眼睛上頭，嘆道：

「小伊利亞，你在哪兒去睡吧，晚了呢！」於是伊利亞順從地跟在老頭兒後面，去躺在自己的床上——一個滿盛乾草的大袋。他在這袋上睡得很甜蜜；他在這揀垃圾的照顧之下，生活過得很安適，不過這幸福的時期，不久就完結了。

葉連梅公公依照他所說的，給伊利亞買了一雙皮鞋，一件厚重的外套和一頂小帽子。於是孩子便被送進學校去了。他去的時候，滿懷好奇和害怕的心情，而回來的時候，卻飽受了糟塌，懊喪地流着眼淚。學校裏的孩子都認得他是葉連梅的助手，就開始殘忍地嘲弄他。

「揀垃圾佬臭啊，臭的揀垃圾佬！」

有的孩子去撮他，有的向他伸舌頭，有一個孩子跑到他身邊去嗅了嗅，猛的扮一個鬼臉，跳到一邊叫道：「啊，臭死了！」

「爲什麼他們要嘲弄我？」他這樣問，心裏混亂而苦痛。「難道揀垃圾是不體面的嗎？」

「不打緊的。」叔叔答道，一邊撫摩着孩子的頭，一邊把臉掉開，避去他侄子的探詢的眼光。「他們這樣幹是出於惡作劇，不打緊的，耐心些吧！過幾天他們對你就會熟悉起來，你對他們也會慣常了。」

「但是他們嗤笑我的鞋子和衣服呢！他們說這些衣服是別人家的，是垃圾堆裏拉出來的。」

葉連梅公公欣然震震眼睛，也安慰他道：

「忍耐點！上帝會跟他們算賬的，上帝會親愛的。世上沒有別人，祇有上帝！」

老人談論上帝的時候，顯得那麼歡喜而且深信着上帝的正義，彷彿他是知道上帝的一切心思，深測上帝的一切意志似的。葉連梅的話似乎消滅了孩子胸中的憤氣，但是第二天，這怒火又重新被激起來了。原先，伊利亞常自以為是一個受人器重的人物——一個勞動者，甚至鐵匠沙凡爾也和他談得很和氣；而如今那班學生，却笑他嘲弄他起來了。他對此也不肯甘休，他受的屈辱一天比一天猛烈，一天比一天深刻地刻在他的心靈上。到學校裏去，已成爲他的一椿苦痛不快的事了。他仰制着自己，過着離羣獨處的生活。伊利亞是個聰穎的孩子，他一進學校便引起了先生的注意，把他推獎爲其他的孩子們的模範。這使得他和其他的孩子們的感情更惡劣了。他坐在前面的坐位上，老是感到在他背後有許多敵人，他們呢，因爲他老是在他們的眼前，所以就一心一意地觀察那凡是，可以嘲弄他的各種事件，而給他以苦痛。雅各進的也是這個學校，他在同學中得不着好評，他們給他取一個渾名叫「綿羊」。他沒頭沒腦，學力又差，老是受罰，但是一點效驗也沒有。他彷彿並沒有注意到他四週所發生的事件，不論在學校裏或在家裏，他老是過着孤獨的生活。他有他自己的想頭，差不多每天總要提出一些古怪的問題使伊利亞莫名其妙。有一天，他瞪着眼睛若有所思地問道：

「伊利亞，究竟是怎麼的——人的眼睛這麼小，但是樣樣東西都看得見？他們一眼可以看到全個城市。譬如整條街道，像這麼大的東西，怎麼會映到眼睛裏去的？」或者，他抬頭看看天，突然說道：「還有那太陽。」

「太陽怎麼呢？」伊利亞問，

「太陽是怎麼燒炙的？」

「哦？」

「沒有什麼。你可知道我在轉什麼念頭？恐怕太陽是老公，月亮是他的老婆呢！這麼，星星便生出來了！」

起初，伊利亞常常默想這些奇怪的話，可是後來便討厭起來了，因為這些話會妨礙他思索那些和他關係密切的事件。那種事情很多，孩子已學到精細地去觀察的方法。有一天，他從學校裏回來，不快地露出牙齒，對葉連極公公說道：

「公公，你說我們的先生怎麼樣？啞啞！他還是一個懂事的人！昨天瑪萊菲夫老闆的兒子打碎了一塊窗上的玻璃，先生祇責備了他一下，便自家出錢配了一塊新玻璃。」

「你看這個人幾多和善！」葉連極動情地說。

「和善，真是呢！上次凡卡。克洛加羅夫打碎了一塊玻璃，他不准他吃午飯，還叫他父親來說：『拿四毛錢來賠玻璃。』後來他父親便把凡卡打了一頓，我們的先生便是這種人！」

「伊啊，不要管這些事情罷！」老人叮嚀他，很焦灼地雲着眼睛。「想想看，這不是你分內的事。鑒別是非，是上帝的職權，不是我們的！我們也幹不來！我們往往只看見別人的錯處，而永遠不發見別人的好處。可是上帝將考慮一切。他知道萬事的輕重大小。喔，我是活了又活，看了又看，這一類的事，我已經見得太多了，真是數也數不清的。但是善事我却全不知道。我已八十歲了。說是在這麼長的年代中，在我們周圍的世上竟從來不會有過一點兒善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却不會看見。我也不懂得它。」

「哦！」伊利亞滿懷狐疑地說，「有什麼不憚呢？如果你向這個人要四毛錢，那末也該向另一個人要四毛錢；

老人不讚同他這種論調。他講了一大套關於他自己的話，還說人類是盲目的，人類不能互相批判。祇有上帝的審判才是正確的。伊利亞用心聽他講，臉上漸起慍色，兩眼也黯然失色了。

「上帝到幾時才施行審判呢？」他突然問老人。

「誰也不知道！時候一到，主便會從雲端降下，把活的死的一齊審判——但是幾時？却沒有人知道！等星期六晚上我們到禮拜堂裏去吧。」

「好的！」

「算數！」

到了星期六，伊利亞和老人站在禮拜堂的內外的門之間的牆門間裏，和一些乞丐站在一處。外邊的門一打開，伊利亞便覺得一陣寒風從街上吹來，他的腳感得冷起來了，便把兩腳輕輕地在石板上踏着。他從裏邊的玻璃門上，望見燭焰閃閃，融成一點點震顫的金光，織成美觀的模樣，照耀着聖像的放光的金屬，烏黑的人頭，聖徒的面容和神龕上的美麗的彫刻。他看那裏面的人羣，覺得他們在禮拜堂裏似乎比在街上和善些，甯靜些；他們的幽黑甯靜的臉孔，照耀在金色的光輝中，也顯得漂亮起來了。玻璃門一開，一片宏亮的歌聲和縹郁的香氣便溢到牆門間來，溢愛地繞繞在孩子的四週。伊利亞不禁爲之神往。葉連梅公公在低聲禱告，伊利亞貼近他站着，覺得安適。他諦聽着，洋溢在禮拜堂裏的悅耳的歌聲，一邊不耐煩地等着有誰來開門，因爲門一開，一陣響亮歡愉的歌聲會向他湧來，還有那溫馨的香氣也會吹到他的臉上來。他知道那個在學校裏最可惡的作弄人的傢伙葛利許卡

勃諾夫在唱詩班裏唱歌，還有那力氣很大性子最凶暴的，曾經打過伊利亞好幾次的菲特卡。陶爾蓋諾夫也在裏邊；但是他此刻對他們可一點也不氣憤憎恨，只不過有點兒妬忌。伊利亞自然也很想在唱詩班裏唱詩，而從那裏可以看到每個人的臉孔站。在祭壇的金門近邊高，出衆人望，得見許多甯靜和平的臉孔，那一定是很愜意的。他心平氣和地走出教堂，預備和勃諾夫、陶爾蓋諾夫以及所有同學交好去。可是等到他星期一從學校裏回來，却照常是——氣憤惱怒。

不論在哪一個集團中，至少有一個人要感得被那集團所壓迫，可是那也並不是說他比所有其餘的人要壞一點或好一點。一個沒有特長的或面相並不滑稽的人，也會把人家的惡意湊到自己身上來；羣衆只是爲了要消遣，便從中選取他們戲弄的對象。在這種情形之下，伊利亞·勒奈夫就被選中了。當然，到最後，伊利亞之對這集團和集團之對他，總會言歸於好的，但是正在他一生的這個時候，發生了幾樁重大的事變，把他完全壓倒了，致使他的學校生活顯得無關緊要，而且沒有意義。

有一天，伊利亞剛和雅各走近飯店，他看見門口發生了什麼事。

「你看！他對雅各說，『我想又是打架了，跑去看看！』」

他們往前奔去，跑到院子裏，看見許多陌生人，顯出驚惶的臉色，且奔且嚷：

「喊警察來！應該把他綁起來！」

鐵店附近，有一大羣人聚集着，大家都寂靜無聲。兩個孩子擠到前面，然後又倒退了回來。在他們腳邊，有一個女人躺在雪地上，臉孔朝下，後腦上血肉模糊，她躺的地方，雪也染成深紅色了。她身旁有一方摺縐的白手帕和一

把鐵店裏用的大鐵鎚，鐵匠沙凡爾坐在店門口，縮攏了身子，望着女人的兩隻手。那兩隻手伸長在前邊，手腕深埋，在雪中，頭倒在兩臂中間，正好像這女人想爬開去躲避似的。鐵匠嚴肅地蹙着眉頭，險孔掛長了，牙齒咬得緊緊的。兩頰隆起了好像兩個大瘤。他的右手撐在門柱上，黑的指頭好像貓腳爪似的抓着。除此之外，鐵店裏是一無動靜。不過在伊利亞看來，彷彿那鐵匠時時刻刻要張開他緊閉着的嘴來，用盡平生之力從那闊大的胸中喊叫出來似的。

大家都靜靜地望着他；神色莊嚴而堅決，院子裏雖然嘈雜得落亂喧天，可是在鐵店附近，却沒有一點兒聲息。沒有一點兒動靜。突然，葉連梅公公出來了，他逢着頭髮，流着汗，分開了眾人，伸出一隻發顫的手，遞給鐵匠一杯清水，說道：

「噲，喝一點水吧。」

「他哪裏配喝水，他活該勒死的！」有人低聲這麼說。沙凡爾左手拿起杯子，喝好一會兒，他喝完了水，便望着那空盃，用一種深沉的聲音說道：

「我早就警戒過她。我告訴她，休了罷，爛婊子，否則我要殺死你！我饒恕她——不知已饒她多少次了！可是她一點也不在乎。唉！你看班許加，現在他成了孤兒了。公公，請你照應點吧！看上帝面上，照應照應他吧！」

「喔，朋友！」老人柔聲說着，用他的顫抖的手在按鐵匠肩上，這時人羣中有一個聲音在說：

「喔，痞鬼！他居然也會說到上帝！」鐵匠聽了，便楞起了一對可怕的眼睛，咆哮着：

「你們幹嗎一齊滾吧！」

他的叫聲猶如給人羣揪了一鞭似的，他們乖戾地喃喃的訴着不平，又退後幾步。巨人似的鐵匠站起身來，向那死了的女人跨前一步，於是突然又掉身進鐵店裏去了。外面的人都可以望見他坐在鐵砧上，捧住了頭，好像頭痛得不得了，把身子前後擺着。利亞覺得這鐵匠很可憐，他離開了鐵店，如在夢中般的在院子裏的許多人羣中打轉，聽他們講的話，可是他一點也聽不懂。他看見眼睛面前一塊赤血的污跡，他的心便重重的被壓迫着了。過後警察來了，才把人羣趕散了，後來他們便把鐵匠帶了去。

「再見，再見，公公。」沙凡爾走到門口的時候喊道。

「再見，沙凡爾·伊凡尼赤，再見朋友！」葉蓮梅想跟上去似的，連忙銳聲嚷着。

對鐵匠說再見的，只有這老人。

院子裏的八三五成羣地，在那裏談論，他們不時鬱悒地望望那個地方，那女屍依然蓋着蓆子躺在那裏。鐵店門口，在沙凡爾坐過的地方，有一個警察，穿着烟斗坐在那兒。他一邊抽烟，又不時的吐唾沫，一邊用朦朧的眼睛望着葉蓮梅公公聽他講話。

「你們以為是沙凡爾殺死她的麼？」老人用一種平靜而神祕的聲音說道。「那是魔鬼的力量，是魔鬼殺死她的。人是不會殺人的。人是善良的人類，帶着上帝本身的形像。人是不會殺人的，那是謊話，諸位！」

葉蓮梅舉手按住胸口，好像要從胸口推出些什麼東西來似的，咳了一聲，於是繼續對他們解釋那神祕的事

件。

「好久以來，魔鬼老是在他耳邊低聲說着殺死她！」



「你說已經很久了麼？」警察神氣十足地問道。

「好久了，魔鬼對他說，『她是你的，她是你的。』這可不是真話。一匹馬可以說是我的，一條狗也可以說是我的，但是妻——卻是屬於上帝的。她是一個人。上帝在埃田園裏派給我們的一切苦難，女人也是有分的，而且和我們男子共同的忍受着。然而魔鬼却不住地低聲說：『殺死她，她是你的！』魔鬼要我們反對上帝。魔鬼，牠自己是上帝的仇敵，同時還要找人類作牠的聯黨。」

「無論如何，用鐵鉗打她的，總不是魔鬼，是鐵匠啊。」警察說了，在地上吐一口唾沫。

「但是這個念頭是誰給他的呢？」老人叫道。「只要想一想，誰是唆使的人？」

「噓！」警察說，「那鐵匠是你的什麼人兒子？」

「喔，不是的！」

「唔，那末是什麼親戚？」

「不——是，我是沒有親戚的。」

「唔，那末，要你就什麼憂呢？」

「我？喔，主啊！」

「聽着，」警察厲聲說道，「你老了，講的都是廢話，走吧！」

警察從嘴角上吹出一口濃烟，掉身離開了老人，可是老人却舉起兩手，又急急慌慌地逼近了喉嚨講起來了。伊利亞臉色蒼白，眼睛睜得很大，他離開了鐵店，站在一羣人旁邊，那一羣人中有馬車夫瑪卡、潘費許卡、瑪蒂蔡。還

站着一些從閣樓上跑出來的女人。

「他做姑娘時，生活就很放蕩的，」有一個女人這麼說。「我知道得很確實。說不定連班許加也不是那鐵匠生的，是那個高等學校的教員生的，便是曾經和瑪萊菲夫老關住在一起的，那個酒徒！」

「就是用鎗自殺的一個？」潘費許卡問。

「正是他。她最初便問他。」

「無論如何，那總是不對的，」瑪卡慎重地說。「這是非常簡單的，他可以殺他的女人，那末我——我的。」

「那可沒有這麼多工夫來一一收拾她們了。」愉快的鞋匠潘費許卡說。「喏，我的老婆也是毫無用處的，但是我總容忍她的。」

「你容忍她，那是好事，你這鬼！」瑪蒂蔡粗鹵地說。

這時潘費許卡的瘋癱老婆爬到院子裏來了，她身上裹了一些破布之類的東西，坐在地下室門口的老地方，她兩手一動不動地擱在膝上，抬起了兩隻黑眼睛仰望着天空。她的雙唇緊閉，嘴角下垂。伊利亞先看了看這女人的眼睛，又抬頭望望天空的深處，他覺得也許潘費許卡的妻看得見上帝，她在默默地向上帝求告什麼罷。

不一會，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在地下室的門口，打成密密的一堆。他們縮攏了身子坐在階石上，完全披一種駭人的聽聞所鎮攝着，他們在傾聽沙凡爾的兒子班許加講的故事。班許加的臉孔掛長了，一對狡猾的眼睛顯出焦灼不安的樣子，望着許多孩子，然而他自以為很了不起，因為人家從沒有像今天這般地注意過他。他把同樣的事情重說了十遍，老是用一種倔強的漠不關心的語調說着。

「大前天，媽媽跑走了，爸爸便咬牙切齒，從那時候起，他一遇在發怒罵人，就是對我也爲了一點點小事件便一攔扭住我的頭髮。我於是看到——喔！嘿！後來媽媽來了。那時我們家裏的門鎖着——爸爸和我都在鐵店裏。我站在風箱旁邊。我看見她過來，站在門口要鎖匙。可是我的父親提起一把鐵鉗向她走去。他好像爬的一樣，一聲不響地向她走去。我害怕得很，眼睛也閉起了。我想喊一聲「媽媽，逃啊！」可是又喊不出來。我睜開眼睛一看，見父親依然任偷偷地爬過去。他的眼睛閃閃發光。母親這才往後退避，接着掉轉身子去。我猜想她是要逃了。」班許加的臉色變了，他那細小而難看的身體也戰慄起來了。他深深地嘆息了一聲，說道：

「於是爸爸便用鐵鉗打媽。」

所有的孩子們都一動不動地坐着，聽到這裏，大家都打起頭來了。

「媽媽好像跳河似的，舉起兩臂倒下去了。」

他住了口，檢起一塊小木片來仔細看了看，便從孩子們的頭上投了出去。他們一動不動坐着，也沒有一點聲息，好像在等待他再講下去似的。可是他一聲也不響了，祇是低頭坐着。

「難道你爸爸真的打死了你媽媽？」瑪霞問道，聲音尖銳而發顫。

「呆蟲！」班許加頭也不抬的答她。

雅各伸手去挽着這小姑娘，把她拉到自己身邊來一點，而伊利亞則更向班許加挪近些，低聲問他：

「她死了你難過嗎？」

「這于你什麼事！」班許加忿然答道。

於是大家都默然望着他。

「噲！她以前常常在街上走，」瑪雷響着銀鈴般的聲音，可是雅各慌忙地攔住了她的話。

「那有什麼稀奇！你要知道沙凡爾是一種怎麼樣的丈夫。他老是陰陽怪氣，怨天怨地，而且可怕得很，可是那女的，卻樂哉樂哉，和潘費許卡一個樣。她和沙凡爾在一起是很乏味的。」

班許加對雅各看看，好像一個成人似的，用一種粗鹵而獨斷的聲調講起來了：

「我同她說：『當心，媽媽！他要殺你了！』她可不聽我。她祇要我不講這事情。她買些東西給我，那個軍官也常常給我幾個戈比。我給他帶一個字條子，他便給我五個戈比。他很溫和，身體又那麼強壯，臉上有不少的鬍鬚。」

「他身上掛指揮刀麼？」瑪雷問。

「有的，還是很大的一把呢！」班許加答着，還得意洋洋地補上一句，「有一次我把它從韜子裏拔出來——那鬼東西重得很哩！」

雅各沉吟地說：

「唉，現在你也和伊利亞一樣的是個孤兒了。」

「一點兒也不一樣，」班許加蔑然答道，「你以為我也會去揀垃圾麼？決不！」

「我的意思倒不是說你也去揀垃圾。」

「我可以愛幹什麼就幹什麼！」班許加傲然抬起頭，閃着怒氣如焚的目光這麼說，「我不是孤兒。我現在正要自立了。我的父親不肯送我去上學，可是現在他們要把他關到牢監裏去了，我以後就要上學了，我讀起書來還比

你們像樣點哩！」

「但是你從哪兒來的衣服呢？」伊利亞問他，得意洋洋地微笑着。「你穿了破衣服，他們是不收的——噯？」  
「衣服麼？我會出賣鐵店的。」

大家都敬佩地望着班許加。伊利亞覺得自己被駭倒了。班許加看見自己給人們以感動，他的遐想也就更高妙了。

「我還要買一匹馬，一匹真的活馬兒！我要騎了馬上學去！」

這個念頭使他非常高興，他甚至微微一笑，不過笑得有幾分可怕的样子——那笑容在唇邊蕩了一下，一會兒就不見了。

「現在沒有人再來打你了。」瑪霞突然說道，羨妒地望着他。

「哼，打的人總是有，」伊利亞斷然說道。

班許加對他閃閃眼睛，挑撥地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問道：

「誰？你倒來試試看！」

可是雅各又在他們中間插嘴進去說：

「喂，你們看多希奇！好好的一個人會走會說話，一切都和別人家一樣——她原是古的——等到人家用鐵鉗在她頭上捶了幾下，她便完了！」

三個孩子一齊仔細地盯着雅各看，雅各的眼睛突出了，並且很滑稽地老是睜得很大。

「是——啊，」伊利亞說。「我也正在想這個問題！」

「人家說她死了，」雅各接下去輕聲說着，帶着一種神祕的聲調。「不過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死便是靈魂脫離了軀殼，」班許加向他們解說，淒慘地。

「靈魂飛到大上去了，」琪霞又添了一句，便倚着雅各仰望天空。這時候彗星正在開始出現，其中有一顆——又大又亮的，放着穩定的光芒——彷彿離地面很近，用一種冷靜不動的視線，凝視着下界。那三個男孩子抬起頭來，可是班許加祇望了一下子就跑開了。伊利亞老是盯住一個地方看了好一會，臉上現出害怕的神色；雅各則好像在尋求什麼似的，環頭着蒼空。

「雅各，」伊利亞低下頭來喚他。

「什麼？」

「我想——」他突然又頓住了。

「想什麼？」雅各輕聲問道。

「關於——」

「怎麼樣？」

「我想，這總有點不對的罷——怎麼一個人被別人殺死了，大家馬上七手八腳，跑來跑去，議論紛紛，卻不見一個人哭，也沒有一個人爲她悲傷的。」

「不——過，葉連梅是哭了的。」

「他是常常哭的。但是你看班許，他講起那事情，簡直同講一個故事一樣。」

「他是故意做給人看的。他心裏是悲痛的，祇是不好意思在我們面前哭罷了。不過現在他走了，我猜他在哭，哭得心都要裂開來了。」

他們沉默了一回兒，互相挨得緊緊地坐着。

瑪霞已經熟睡在雅各的膝上，臉孔依然是朝天的。

「你害怕麼？」雅各低聲問。

「有點兒怕。」伊利亞用同樣的聲調回答他。

「那女人的靈魂，以後要在這兒徬徨了。」

「喲！瑪霞睡着了。」

「我們該把她抱回家去；可是我不敢動呢。」

「我們一道去呀。」

雅各把睡着的孩子的頭放在他肩上，用兩臂抱住她那苗條的小身體，然後勉強站起身來，囁囁地說：

「等一等，伊利亞，讓我走在前面。」

雅各肩着重重的瑪霞，一路搖搖幌幌地走着，伊利亞跟着後面，他的鼻子差不多觸到他朋友的腦壳。他彷彿

覺得冥冥中有一個看不見的人在跟着他，在他頸上噓着冷氣，不時要捉住他。他推推他朋友的背，發出一個幾乎

聽不到的低聲說：

「快點走！」



這件事情發生了不久，葉連梅公公便害起病來了。他揀垃圾也難得出去了，常常歇在家裏，或者在院子裏百無聊賴地踱着，或者躺在他的暗角落裏。這已快到春天了，在天氣晴朗的日子，和暖的太陽照耀在明淨的空中，老人便坐在日中取暖，焦灼地屈指數着什麼，默然動着嘴唇。他已不大給孩子們講故事，而且講的也沒有先前那般有趣了。他一開口，馬上便是一陣咳嗽。胸中嘩喇嘩喇地響着，好像有什麼東西要跳出胸來似的。

「這够你受了！」瑪霞往往對他這麼說，雖然她是孩子們中間最愛聽故事的。

「等一下！」老人半哽着氣說道。「等一下，一下子——就會——好的。」

但是他却咳個不休，那衰老的身軀也搖幌得更厲害了。有時候，孩子們不等他講完一個故事便散開了，老人見他們走了，便怪可憐地目送着他們的背影。

伊利亞注意到，老人的病使潘屈羅哈和但倫斯叔叔都非常不安。潘屈羅哈每天要到飯店後門口去好幾次，兩隻灰色的眼睛笑眯眯地望着老人問他：

「公公，你現在怎麼樣好了一點麼？」

那闊肩膀，健壯的潘屈羅哈，穿着一件淡紅色印花布襯衫，走起路來，兩隻手插在寬大的布褲袋裏；褲腳管塞在擦得雪亮的細紋皮靴裏。他的衣袋裏常常響着銀錢的聲音。他那圓腦袋已開始在禿了。但依然還有很多光澤的卷髮，他常常一揮一揮，很得意似的。伊利亞從來就不喜歡他，而現在，嫌惡得他更厲害了。他知道潘屈羅哈是不喜歡葉連梅公公的。有一天，他聽見潘屈羅哈在對但倫斯叔叔說：

「但倫斯，你得對老頭兒留心點兒。他是個守財奴呢！我猜想，他的床頭一定有不少的積蓄。千萬不要錯過這大好的機會！那老頭子是活不長久的，你是他的朋友，又沒有一個親族。好傢伙，放在心上罷！」

葉連梅公公每每上飯店來，和駝背但倫斯講上帝啦，善行啦，和人類的生活啦等等的話，消磨他的夜晚。駝背呢，自從住到城裏上以來，那樣子變得更醜陋了。他好像被勞苦的工作滲透了似的。他的眼睛，已逐漸變得遲鈍畏怯，他的身體，一部份好像已經融化在飯店裏的熱氣中了。他那骯髒的襯衫，老是聳在他背部的駝峯上，每逢和人家說話的時候，便把兩手伸在背後，急忙把衣服往下一拉——好像他在那碩大的駝峯裏藏匿着什麼東西似的。有時葉連梅公公坐到院子裏來，但倫斯便走到階石上去，舉着額，舉起手翳着眼睛望老人。黃色的小髻震震顫顫地，他帶一種無力而有罪的聲氣問道：

「公公，你要什麼東西麼？」

「多謝你，不要什麼。我此刻不要什麼。」老人在往這麼回答他，駝背便掉轉他那兩條瘦腿子跑開了。這其間，老人的身體已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想我是不會好的了。」一天他對坐在他旁邊的伊利亞這麼說。「我想我的死期已經到了。不過——」

葉連梅有什麼過慮似地望望四週然後接下去輕聲說道：

「來得太快了，伊利亞，親愛的！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呢。可是已來不及了。那一點錢，我十七年來積起來的一點錢。我是爲要造禮拜堂而積下來的。我想在我們村裏建築一個禮拜堂。那是必需的——喔，人類應該有上帝的禮拜堂——那是非常必需的。上帝那裏是我們唯一的避難所。我積蓄得太少了，那是不够用的。現在，這一點錢，我不知道將它怎麼辦才好。主啊！指示我吧。」烏鴉」在外面飛來飛去啞啞地叫，牠們也許是嗅到了什麼吧。伊利亞，親愛的，記着，我有錢藏着。千萬別告訴旁人，祇要記着就是。」

伊利亞聽了老人的話，想到要他保守一樁重要的祕密，覺得傲然自得。於是他猜想老人指的「烏鴉」是誰，致使他這麼地愛懼。

此後又過了幾天，伊利亞從學校裏回來，正在他自己住的地方脫衣服，他聽見葉連梅公公房裏有一種奇異的聲音。他又聽見有人在啞啞、嗚咽、喘氣，好像被人扼住了喉嚨似的。伊利亞不時可以清清楚楚地聽見一個「噓噓」的聲音。

「噓——噓——走開！」

孩子蹣手蹣足地推推門——門是鎖了的。於是他顫聲叫了一聲：

「公公！」

他聽見裏面回答他的是一個窒息的短促的徵音：

「噓——噓——主啊，大驚大悲的，救救吧！」突然，一切都寂靜無聲了。伊利亞從門口跳了開去，不知怎麼辦。

才好。但一會兒他又把臉貼在板壁縫上，一動不動地站着，渾身打顫。老人的小房間陰暗朦朧，祇有一個污穢的小窗子透入些許的光線。白雪在外面融化，伊利亞聽見水滴濺到玻璃窗上，又聽見水從院子裏流入窗下陰溝去的。「汨汨」的聲音。他望見老人躺在床上，胸部挺起了，靜靜地揮着兩臂。

「公公！孩子驚惶地叫道。

老人顫抖着，抬起頭來，大聲含糊地說：

「噓——潘屈羅哈，看吧，上帝！這是屬於主的！這錢是爲主造教堂的。噓——你們這班烏鴉。主呵，錢是你的。你——保管——救救——大慈大悲——大慈大悲！」

伊利亞駭得不住的發抖，動也不能動了，他看見葉連梅凌奈何地在空中揮着衰老的黑手，彎着一根指頭在恫嚇什麼人。

「看你那是上帝的！你敢動手！」

老人說罷，便蹙縮着身子抖個不住，突然又坐了起來。他那雪白的鬚髭，震震顫顫地，活像一隻飛鶴的翅膀。他出兩臂，把誰猛力一推，便掉到地上去了。

伊利亞驚叫一聲逃開了，那噓噓的聲音還在他耳邊追隨着：

「噓——噓！」

他連忙奔到飯店裏，氣喘喘地叫道：

「叔叔，公公死了！」

但倫斯嘆息了一聲，一邊一脚一頓地走着，一邊拉拉襯衫，還望了一下站在櫃台裏邊的潘屈羅哈。

「叔叔，快走吧！」

「哦，你還在等什麼？」潘屈羅哈監聲喝道。「去，但願他的靈魂平安。這個老輩做人倒是滿好的，因此我也要去看他。伊利亞，你在這兒等一下——如果有什麼事情，你跑來喊我，聽見嗎？雅各，你站到櫃台上來。我一下就回來的。」

潘屈羅哈的兩隻皮靴，嗚嗚嗚嗚地頓着，從飯店裏從容不迫地走了出去。兩個孩子聽見他在門外叱罵：

「走，快走，木頭！」

伊利亞看見了又聽到了這一切，心裏非常害怕。但是這害怕却並不妨礙他注意周圍正在發生的一切事件。

「你看見他死的嗎？」雅各在櫃台後邊問他。伊利亞望着他，反問他道：

「他們爲什麼要到那裏去？」

「去看啊！你來叫了他們的啊！」

伊利亞不說話了；他於是緊緊地閉上了眼睛，說道：

「哦，那真可怕！他把那個傢伙那麼一推！」

「推那一個？」雅各好奇地問道。

「雅鬼！」伊利亞想了一想回答他。

「你當真看見嗎？」

「囉？」

「你看見那兒嗎？」雅各低聲叫着，一邊向伊利亞那面跑去，但伊利亞却又閉上了眼睛，不作答。

「你嚇壞了吧？」雅各拉拉他的衣袖問。

「等一等！伊利亞突然莫名其妙地說：『我——我去一下子——可以麼？不過你不要對你父親說；好不好？』

「好！那末快一點回來。」

伊利亞突然轉到一個念頭，興奮起來，急忙從飯店裏奔出去，一下子就到了地下室。他提心吊胆地，像耗子似的一點聲息也不出，爬到板壁縫口，把臉孔貼上去。

老人還活着——他在喘氣；不過伊利亞望不見他。老人倒在地板上，躺在兩個黯黑的人影腳邊。那兩個人影在膝腕中望去，似乎已融成一個又大又醜的形體了。

過了一會兒，伊利亞看見叔叔跪在老人床上，拿着枕頭在匆忙地繞着。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縫紉機穿過枕布的聲音。

潘屈維哈站在但倫斯後背，俯身向着他。突然，他把卷髮一揮，低聲罵道：

「快點，呆蟲！我早對你說的，預備好了針線。可是你當然沒有預備，現在却祇得臨時穿針來喔，你這笨胚！你連風頭都看不來。無論如何，我們得走開，讓他安靜一下吧。現在這樣子已經够了。聽見麼？醒醒吧，你還沒用的傢伙！」

潘屈維哈的嘴脣，垂死者的喘息，抽線的聲音和雲水流往窗下陰溝去的那種如泣如訴的微音，所有的這些

聲響融成一片沉重的響聲，使孩子心胸中的一切都紊亂了。

他悄悄地離開板壁，從地下室裏出來。他眼前彷彿有一個很大的黑圈，像車輪似的轉着，發出一種噓噓的響聲，使得他渾身無力，而且要病倒來了。當他走到那通飯店的梯階上時，他不得不緊緊地握着欄杆，很困難地一步步走上去；走到門口，他便站住了，輕聲哭了起來。他彷彿看見雅各在他面前跳舞，嘴裏在說些什麼。接着覺得有人在他背後推了一下，又聽見潘費許卡的聲音在說：

「哪一碼什麼事幹麼？——可是什麼人——死了麼？啊！見——鬼！」鞋匠又把伊利亞猛力一推，便劈拍劈拍地洶洶奔下梯階去了。他跑到扶梯下站定了，用一種響亮的哭聲嚷道：

「啊——啊！壞蛋哪！」

伊利亞聽見他的叔叔和潘屈維哈走上扶梯來了；他不願給他們看見他在哭，但他自己又抑止不住眼淚。

「雅各！」潘屈維哈叫道，「去喊警官米亞來報告他揀垃圾的老頭兒翹辮子了——快點！」

「喔，你！」潘費許卡嚷道，「你們已到老頭兒那兒去了來姆——姆。」

但倫斯打他侄子身邊走過，一眼也沒有望他。倒是潘屈維哈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說：

「什麼？哭起來了？好哭，這顯示你是個感恩的孩子，一個能鑑別人家對你的好意的孩子，這老頭是你的大

恩人啦。」

他緘默了一會兒，然後輕輕地把伊利亞牽到一邊，添上一句：

「不過，反正都是一樣的，你可也不要站在門口。」

伊利亞舉起襯衫的衣袖，揩了揩臉孔，朝四周望了一下。他看見潘屈羅哈已站在櫃台裏邊，一邊揮着卷髮，潘費許卡站在他前面，會意地微笑着。他臉上雖然露着笑容，樣子却像是賭錢時輸到最後一個戈比似的。

「唔，潘費許卡，你要什麼？」潘屈羅哈蹙緊眉頭，厲聲問道。

「我嗎——唔，給點酒錢行不行？」潘費許卡猝然問道。

「爲什麼？」僕倌慢吞吞地問。

「啊，」鞋匠頓了一腳叫道。「我的嘴是够大啦，不過那饅頭不是給我吃的了。事情是這樣的一句話說

完——我恭喜你發財！彼得·耶基米赤！」

「這是什麼話？你胡說八道的說什麼？」潘屈羅哈問着，一邊和解似的微微一笑。

「喔，我說的全是出於真心真意的。」

「我猜你要喝一杯酒，你的目的是不是在此？嘻嘻！」

「哈哈，哈哈！」鞋匠的歡喜的笑聲和他響應着。

伊利亞好像要撞掉什麼東西似的搖搖頭，便走出去了。

那天晚上，伊利亞睡得很遲，並且不再睡在原來的那個角落裏，而睡在飯店裏但倫斯洗碗的那張桌子底下。

駝背叫他牙睡了下去，自己便去抹那些桌子。賬台上燃着一盞燈，燈光照着食櫥裏的大茶壺和瓶罇。飯店裏已黑

暗了，黑夜從窗外透視進來，外面正在下着毛毛细雨，吹着輕軟的微風。但倫斯好像一隻很大的刺蝟，一面搬動着

桌子，一面不住的嘆息。他走到燈火邊，便有一個黑影落到地板上來，在伊利亞看來，彷彿這個黑影便是葉連梅公



公的靈魂，緊跟着他叔叔在「噓——噓」的叫着。

孩子覺得又冷又怕。那股濕氣窒悶着他——那天是星期六，剛洗過地板，充滿了腐朽的氣味。他本想要他叔叔到桌子底下來，睡在他的身邊，但是似乎有件東西在他和叔叔中間，把他們隔住了。

他的想像，不絕地把白鬚的葉連梅公公的彎腰曲背的身姿，湧現在眼前，耳中響着那溫和的粗糙的聲音：

「好孩子，好孩子！我知道我們能忍耐到什麼程度，那不會錯的。」

「你不要睡啦！」伊利亞終於耐不住了，愁聲說道。

駝背顫慄着，默然站着，過一下，怯生生地問道：

「誰在那兒？」

「是我。我說，現在可以睡了。」

「就來了就來了！」駝背急急匆匆說着，在餐桌間竄來竄去。伊利亞明知道他的叔叔也在害怕，因此他心快意滿地自言自語道：

「活該！」

雨點播鼓似的打在窗上；什麼地方又響着笨重的聲音。燈上的火焰震震顫顫，茶壺和瓶子罐頭好像在默默微笑。伊利亞將他叔叔的上衣蒙在頭上，氣也不敢透地躺着。突然什麼東西在向他逼近過來。他怕得渾身發冷，掠開了身上的衣服，却見但倫斯跪着，頭俯得那麼低，下巴觸到胸膛上，在喃喃低語：

「主，我們的父——主啊！」

他那囁囁的聲音，正像葉連梅公公喘氣的聲音。房間裏的黑影彷彿在轉動，地板也跟着動蕩起來了。風在烟裏怒吼：

「嗚，嗚，嗚！」

「不要禱告吧！」伊利亞銳聲叫道。

「喔，親愛的什麼事？」駝背牛啞着嗓子輕聲說道，「睡啊，看基督面上吧！」

「不要禱告！」孩子堅持着說。

「好——好，我不了。」

黑暗和潮氣把伊利亞壓迫得更厲害了，他簡直透不過氣來；並且還有一種害怕的，裏痛老人的和懷恨叔叔的感情，在他胸中煎熬着。他在地板上翻來覆去，終於坐了起來，吟呻着。

「什麼事什麼事？」叔叔戰戰兢兢地握着他的兩手低聲問。伊利亞却把他推開了，一邊流着苦痛的淚，一邊用一種害怕的聲音低訴着：

「主啊，我能够躲到什麼地方去——離開了一切便好了——喔，主啊？」

眼淚咽塞了他的喉嚨。他很困難地吸了一口污濁的空氣，便仆在地上哭起來了。

自從發生這些事情之後，伊利亞的性格便起了很大的變化。從前，他祇和他那些同學不相往來，因為他和他們的態度合不來，同時又不願讓步跟他們交朋友；在飯店裏，他却是個愛交際而很相信人的人，而成人們的眷顧，也使他感到愉快。可是現在呢，他對每個人都想避開了，漸漸變得嚴肅起來，嚴肅得超過他的年齡。他臉上顯出一股冷漠的神色，兩唇緊緊的閉着，精細地觀察人們的行動，眼睛裏含着一種憂鬱的神氣，去傾聽他們的談話。他一想起在葉連梅公臨死時見到的事情，便會煩惱起來，他彷彿覺得他自己串通了潘加羅和叔叔，在老人跟前犯了罪。說不定那垂死的老人還看見他們劫奪他的錢財，而以為是伊利亞把關於錢的事告訴了潘屈羅。這一個意識漸漸抓住了他，使他心中充滿了恐怖與苦痛。那念頭老是不離他的心頭，而增長了他對任何人都懷疑的感情。每當他發覺了人家一樁罪惡，他心中便覺得輕鬆了許多，好像他自己的罪孽因此減輕了一般。的確，他在成人們身上發見了不少的罪惡。人家在僅信潘屈羅背後，大家都叫他「賊賊的受主」和「無賴」，但當着他面，又人人趨奉他，恭而敬之地向他行禮，稱他彼得·耶基米赤。對瑪蒂蔡是誰都沒有好聲氣的。她醉了，他們便推她打她。有一次，她喝醉了坐在廚房的窗下，廚子便把污水倒在她頭上。人人要佔她的便宜，叫她做了事，也不給

她餽報，只有幾聲惡罵和鞭打。潘費許卡常喚她去替他的病老婆洗身；潘屈羅哈在大節日前喚她去白當差，打掃飯店；但佩斯也叫她替他縫衣衫。她隨便到誰那裏去，什麼事都做得好好的，從不說一句怨言；她喜歡看護病人，也喜歡照顧小孩子。

伊利亞眼見那工作得會起勁的人——鞋匠潘費許卡，是院子裏一般人的笑柄；人家祇在他喝醉了拿着手風琴坐在飯店裏，或者在院子裏漫步，一邊拉一邊唱些輕快發鬆的曲子的時候，才注意他。而當他小心翼翼地扶的他病妻出來的時候，或者抱她女兒去睡，一邊狂吻她，一邊扮鬼臉揶揄她的時候，或者當他且說且笑，教他女兒做飯打掃房間的時候；至於彎了腰伏在一隻蹣跚的破皮鞋上工作到深夜的時候，是誰也不去注意他一下的。

當鐵匠被帶到監獄去之後，除了鞋匠，誰也沒有想到他的兒子。他馬上收留了班許加，叫班許加替他搓線上蠟，打掃房間，打水，還遣他到店裏去買麵包，麥酒和洋蔥之類的東西。每個人祇看到鞋匠在安息日喝得酩酊大醉，但誰也不聽見他在第二天清醒時跟老婆談的話：

「你總得饒恕我，杜尼亞。你知道，我喝酒並不是因為我是個冒失的酒鬼，而是因為我疲乏了。整個星期來除了工作，什麼娛樂也沒有，多麼乏味啊！那末就喝一杯酒罷。」

「可是你看我罵你不嗎，上帝哪！我是愛憐你的。」他的妻嗶聲說着，喉嚨裏老是有什麼東西在啞洛啞洛地響。「你以為我不看見你工作麼？上帝要我做一條死蛇繞着你的頸項。但願我能够死，但願我能够讓你自由！」

「不要那麼說，我不愛聽這種話。是我害了你，哪裏是你害我。不過這並不是因為我做人不好，而是因為我的力量微弱。改天我們遷到另一條街上，一切都可換個樣子——窗子，門戶，每一件東西。窗子是要靠街的。我們用

紙來製一隻靴子，藤子貼在玻璃窗上，做我們的招牌。於是主顧都到我們這裏來，生意就興隆了。喔，我的媽！我們總要好好地生活，賺點錢才好！」

潘費許卡的生活，伊利亞知道得非常詳細，他知道他簡直像一條擱在淺灘上的魚似的在掙扎着。伊利亞也很敬重他，因為他跟誰都容易開玩笑，打哈哈，又因為他拉得一手好風琴。

潘羅哈却什麼都不做，祇是坐套櫃台後面，和朋友下下將棋，一天到晚喝喝茶，馬罵堂館。葉連梅公公死後不久，他便叫但倫斯常常上櫃台去做生意，自己只在院子裏走來走去，一邊嚼裏吹口嘯，一邊從四面八方來檢驗這所房子，甚至還用拳頭敲敲各處的牆壁。

伊利亞還注意到其他的許多事情，不過所有的事件都是卑鄙齷齪的，因此他被推得離人羣更遠了。有時候他腦筋中充滿了種種的印象和觀念，使他想對什麼人盡情的長談一下；但是他總不想和他的叔叔講什麼，自從葉連梅死去之後，伊利亞和他叔叔之間，不覺起了一重不可捉摸的隔膜，使他不能像早前那麼親密而容易地去接近他的叔叔了。雅各也和他一樣，隔離了一切生活着，心胸中只想着自己的念頭，所以他也不能把種種事情解釋給伊利亞聽。

揀垃圾的老人的去世，使雅各很覺得傷心。他常常哭喪着臉，淒聲說到他。

「多麼無聊哪！如果葉連梅公公現在還活着，他便會講故事給我們聽了；故事是頂好聽的，他肚子裏有好故事。」

「他是什麼都知道的，」伊利亞往往悽楚地答道。

有一天，雅各很神祕地對他同伴說：

「我有件東西，你要不要看？」

「自然要看的。」

「不過你先得賭咒，不告訴別人。」

「好，憑上帝起誓，我決不說一個字。」

「要說，」講了願入地獄。」

伊利亞把那誓言重說了一遍，雅各這纔帶他到院子角落裏那株老菩提樹那兒去。他在那裏拿開了一片很巧妙地緊紮在菩提樹幹上的樹皮；樹皮底下的樹幹上便顯出一個大洞來。這個大洞是用小刀挖空了的，裏面用雜色的破布、紙片，以及茶葉包上的鉛皮和錫箔裝璜得很美觀。洞底裝着一個黃銅的小聖像，聖像前面插着一個蠟燭頭。

「你看見麼？」雅各一邊把樹皮按上去，一邊問。

「看見的，但這是幹什麼的？」

「是個小禮拜堂，」雅各說明道，「到了晚上，我想離開了我的房間，輕輕地到這裏來點了蠟燭禱告。你看好不好？」

伊利亞贊成他同伴的主意，不過馬上又覺得這個計劃有點危險。

「不過假如有人看見了這火光呀？你父親會打你一頓的。」

「晚上——誰看得見晚上大家都睡了，四週是非常靜的。我——這麼小，白天裏上帝聽不着我的禱告。可是在晚上，上帝是聽得到的！聽得的，你說對不對？」

「我不知道。也許聽見的吧。」伊利亞沉吟了一下，一邊望着他朋友的蒼白的臉孔和大眼睛。

「你願意和我一道禱告麼？」雅各問。

「你要祈求點什麼呢？」伊利亞同時問他。於是他們倆相對微微一笑。

「我要求的是，」伊利亞說，「要聰明，還有我要什麼便有什麼，你呢？」

「我也這樣。」

但是雅各想了一想之後，却申說道：

「我祇要禱告——並不要求什麼。祇要禱告，那就好了。上帝是喜歡怎麼辦就怎麼辦，要給你什麼就給你什

麼的。但是如果你要這麼祈禱，那我便也這麼。」

「好！」伊利亞說。

他們決定從那天晚上起開始祈禱，兩個人都抱了一顆剛毅的決心睡下去，預備在夜中起來。可是他們第一夜沒有醒來，第二夜也沒有醒來，竟至許多夜都沒有醒來；到後來，許多新的印象，便把這小禮拜堂從伊利亞心上完全抹去了。

就在雅各建築那小禮拜堂的那株菩提樹上，班許加常在那兒掛了羅網捕捉青翅雀和山雀。班許加過着艱苦的生活；他的身體已變得很消瘦，臉孔長了，兩隻眼睛好像是肉食獸的眼睛似地瞪來瞪去。他現在已無暇在

院子裏跑了，他整天爲潘費許卡操作，祇有禮拜天在潘費許卡喝醉了的時候，同伴們才看得見他。班許加問他們在學校裏學了些什麼，羨妒地蹙着眉頭，聽他們講那些充滿了自慢自重的故事。

「你們不要把鼻子掀得太高了。我也會去讀的。」

「潘費許卡不肯給你去的。」

「我會逃走的。」班許加斷然說道。

果真就在他們談過這番話不久之後，鞋匠就走到院子裏來，一邊天一邊說：

「你們想想我的徒弟看那小鬼逃走了！他不想做皮匠生意。」

是個雨天。伊利亞對衣衫襤褸的潘費許卡看了一眼，便轉眼去望着那死灰色的天空，他想到他那不怕死的同伴，不覺悲哀起來了。他們倆並立在馬車棚的屋簷下，緊靠着牆壁，望着那正屋。伊利亞覺得這屋子似乎愈沉愈下，隨着時間的重力在陷沉到地下去似的。屋子的舊橫樑也愈來愈出，彷彿那積年累月堆積起來的塵垢，要把屋子壓得粉碎似的。而那屋子也已不堪再抵住那壓力了。這屋子嘗遍了種種苦痛，老是反響着醉漢的叫聲和沉痛的醉歌。人們在地板上一頓一頓的腳聲，使它震動而潰裂——這屋子似乎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它一邊透過暗淡的玻璃窗怪可憐地眺望着上帝的光芒，一邊慢慢地倒在倒下去了。

「噯！鞋匠說，」籃子快要破了，所有的香薰都要散布在潮濕的地上。我們這些住戶，便要分散到四處八方去了。我們祇得往別處去找窠了。找着之後，大家便開始各種不同的生活。一切都要換個樣子——窗子，門戶，甚至臭虫也咬的不同。愈快愈妙！我對這豬窠已厭倦了——雖然我已住慣了——它也許會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



但是鞋匠的期望是落了空，那屋子站得穩穩的，並且還由僱傭潘屈羅哈收買了去。他買了過去，足足賺了兩天。圈子很專心地去摸摸又去戳戳那朽木堆。磚瓦木板運來了，屋子四週搭起棚架，在斧頭槌擊之下呻吟震顫了三個月。鋸着，砍着，還要打釘進去，腐朽的橫梁在灰塵中卸下來，新的補上去，最後還新添了一所偏屋，把屋子弄得更闊了，屋裏到處鋪起薄板。那屋子又低又闊，現在是站得又直又穩，好像深深的在地下生了新根似的。潘屈羅哈在正面屋簷下掛了一塊大招牌，藍底的招牌上寫着金字：

「P. Y. 菲利蒙諾夫

友朋俱樂部」

「可是屋子裏還不是一樣的破爛，」有一天潘費許卡這麼說。

伊利亞聽了，會意地微微一笑。在伊利亞看來，這所修理過的屋子也似乎是一個騙局。因此他想起了班許加。他現在是在別處生活，看着不同的景色了。伊利亞和鞋匠一樣，早在夢想着與此不同的窗子，門戶和人羣。而如今屋子裏反比從前更加不如了。株老菩提樹已被砍倒，靠近菩提樹那個幽靜的角落已被新築的偏屋佔去，消滅了。別的許多為孩子們所愛好而常在那兒敘談的地方也都消滅了。祇有在開鐵店的地方，在一大堆木屑和朽木後面，有一個幽靜的角落，但是伊利亞怕敢坐在那兒；他常常幻想着沙凡爾的妻子打破了頭，躺在那堆木料底下。

潘屈羅哈給了但倫斯一間新房間，一間小小的房間，就在飯店隔壁，因此飯店裏的各種響聲，燒酒氣味，和紙

烟的烟氣，都可從糊着綠壁紙的薄薄的木壁裏板透過去。那房間雖清潔乾燥，可是還不如地下室好。窗子是對着馬棚的灰色的牆開的，望不到一點天空，陽光或星星，而從地下室的窗裏，假如你跪下去，這一切倒都可以看到的。

但阿斯叔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襯衫，外面套一件厚棉布上衣，那樣子恰似箱子上掛着衣服；他一天到晚站在櫃台裏面。現在他和人家攀談起來，已不稱「您」而稱「你」了，聲音又急又硬，好像狗吠似的；並且確像一隻替主人看守財物的忠實的警犬似的，從櫃台裏望着主顧們。他給伊利亞買了一件鼠色的短衣，一雙皮鞋，一件外套，和一頂帽子，孩子把這些穿上身時，又想起了揀垃圾的老人伊利亞難得與他叔叔講話，生活過得又單調又遲鈍。他的心靈充滿了異常的，非孩子所應有的念頭和感覺，被一種沉重的倦怠壓迫着。他常常想起鄉野來了；他現在是更其覺得在鄉間的生活比較好；那是比較幽靜，單純而易於瞭解。他想起了凱靜茲的森林，又想起了但倫斯叔叔講的隱士祖父；但想起了祖父，却又連想到另一個人——班許加。他如今在什麼地方呢？說不定他也隱遁到森林裏，自己掘了個洞，住在那裏罷。林中風聲嗚嗚，豺狼狂嗥；這些聽來雖然可怕，却是甜蜜的。到了冬天，在天氣晴朗的日子，萬物閃耀如銀，一切都寂靜無聲，是那樣的靜，祇聽見踏在雪地上的脚步聲，如果有人一動不動地站立一會，還聽得見自己心房的卜卜的跳動聲；此外，什麼聲音都聽不見。

但是在城裏，一切都是嘈雜而暗昧的，甚至夜間也到處是聲音。獸聲的反響，呼救聲，呻吟聲，貨車的過路，馬車的噪音，使玻璃窗爲之震撼。孩子們罷，在學校裏叫叫喊喊，玩玩騎馬，把時光消磨了過去；成人們呢，呼喝啦，咒罵啦，打架，喝酒啦；而這一切不僅是騷擾而已，有時甚至要發生危險。人人似乎都是無賴，不管像潘屈羅哈做賊，或是像沙凡爾作兇手，或是像潘費許卡，但阿斯叔，瑪蒂，蔡那麼的一錢不值。伊利亞看到鞋匠的難以言狀的惡劣行

爲，尤其吃驚。

有一天伊利亞正要上學校去的時候，潘費許卡好像一夜未睡似地蓬着頭到飯店裏來，一聲不響地站在櫃台邊，望着但倫斯。他的左眼吊起了，不住地閃着，下脣怪可笑地往下垂着。但倫斯叔叔對他看看，微微一笑，於是給他倒一杯三戈比的燒酒，潘費許卡的老份兒。潘費許卡用顫抖的手握住了酒杯，一口就喝乾了，但他既不咆哮，也不詛咒什麼，甚至也不叫東西吃。他重又用他那瞬得怪相的左眼盯着堂倌看，右邊的眼睛却是呆鈍不動，彷彿什麼都看不見似的。

「你的眼睛怎麼樣？」但倫斯問。

潘費許卡擦擦眼睛，看看他的手，清清楚楚的說：

「我的老婆阿杜諦亞·彼得洛芙娜死了。」

「喔？」但倫斯叔叔拖長了聲音說，一邊望着聖像畫十字。

「但願她的靈魂昇入天國！」

「啊？」潘費許卡問道，盯着但倫斯的臉孔看。

「我說：但願她的靈魂昇入天堂。」

「是的——她是死了，」鞋匠說了，突然掉身走開了。

「怪東西，」但倫斯叔叔一邊說，一邊悽然搖搖頭。伊利亞也覺得這鞋匠是個怪物。伊利亞去上學時，到地下室去了一下，看看那屍體。那裏又暗又擠。許多女人從閣樓裏跑來，一齊都站在那安置着床的角落裏，在低聲講話。

瑪蒂蔡正在替瑪霞穿衣裳，一邊問着：「腋下緊不緊？」

瑪霞伸開了臂膀，反覆地說着：

「緊——緊——緊的！」

鞋匠蟻曲着身子坐在桌子上，閉着眼睛看他的女兒。伊利亞看了看死婦人的臃腫的白臉，想到她那對烏溜溜的眼睛現在是永遠閉上了，覺得心頭有一種沉重而苦痛的感覺，便走了出去。當他從學校裏回來，一跨進飯店時，他却聽見潘費許卡在拉手風琴，一邊用一種活潑的聲調在唱——

「哦，我的愛人，

你奪去了我的心。

你爲什麼奪了我的心，

又把它丟到了哪兒？」

「哦，愛！女人們把我驅逐出來！她們嚷着：「滾出去！你還不近人情的怪物！你這酒鬼。」我並不惱怒——我忍耐着——不論罵我，打我，祇要容許我多活一下！請容許我罷！啊！弟兄們！人人都願好好地生活——那是理所當然的。人的靈魂都相同，不管是凡斯卡或是雅各！」

「誰在那兒哀哭？」

你要什麼，有什麼痛苦？

靜靜的，不要撞傷了你的頭，

且細嚼你的乾麵包！」

潘費許卡的奇怪的臉龐是怪愉快的。伊利亞望着他，覺得又討厭又害怕。他覺得鞋匠在老婆死去的當天，竟有如此的行爲，上帝定會嚴懲他的。然而潘費許卡第二天又喝醉了；他踉蹌地跟在棺材後面，瞬着眼睛，甚至裝笑。於是人家都罵他，有一個人甚至給他吃一個頭頸套。

「喂，我問你，」伊利亞在他們行葬禮的那天晚上，對雅各說。「你說潘費許卡這個人怎麼樣？完全是個壞傢伙！」

「隨便他去怎麼吧！」雅各漠然說道。

伊利亞早就覺得雅各近來大變了。他難得在院子裏走動，整天價坐在自己房裏，甚至好像在迴避伊利亞。起初，伊利亞還以爲雅各在妬嫉他在學校裏的成績，躲在家裏溫課；可是不久他發見雅各的功課並不進步，先生爲了他不用心，連最簡單的東西都不能理解，常常罵他。雅各對潘費許卡的態度倒並不使伊利亞驚異，因爲他對於屋子裏所發生的事件本來就不大注意，不過伊利亞却要明白他那朋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因此問他道：

「你到底怎麼樣？是不是不願意再跟我做朋友了？」

「我不願意跟你做朋友？你的話怎麼講？」雅各驚異地嚷了起來；接着慌忙地說道：

「我有話要對你說。你回家裏去——我一下就來——我有東西帶來給你看。」

他跳起身來，跑了。於是伊利亞滿懷着好奇心，走到自己房裏去。雅各一下就跑了回來。他走進門，隨手把門鎖上了，就走到窗口，從襯衫裏取出一本紅色的書來。

雅各坐到但倫斯叔叔的床上，一邊指指身邊，一邊鄭重其事地悄悄說道：「到這兒來！」接着他便打開書本，把它攤在膝上，上身俯在書本上，一邊用手指指着那灰色的書頁，讀了起來：

「突然，那勇敢的騎士，遙見遠處有一高山，聳入雲霄，山中央有一扇鐵門。他那豪俠之心，為奮勇之焰燃燒了起來，他便提了長鎗，踢着馬刺，猛喝一聲，向前直奔，用盡全身之力，將長鎗向那鐵門擲去。於是祇聽見一聲驚天動地的響聲，鐵門已碎成片片，同時有煙火從山裏噴出來，和一聲可怕的回響，使大地為之震盪。接着，石頭便從山上落下來，滾到騎士的馬腳邊。『啊！你來了，傲慢的莽漢！我和死神已餓得你久了。』那騎士被煙薰得瞬着眼睛——」

「他是誰？」伊利亞聽着他朋友的動情得發顫的聲音，驚奇地問。

「什麼？」雅各從書本上抬起蒼白的臉，答應他。

「騎士是什麼？」

「那是——騎在馬背上——手執長鎗，名叫天下無敵的羅爾，因為飛龍奪了他美麗的新娘露依莎；但是——祇要聽下去，呆蠢！」雅各不耐煩地嚷着。

「讀下去！讀下去！不等一下，什麼叫做飛龍！」

「飛龍是一條蛇，身上生翅膀，又有足，腳爪是鐵的，有三個頭，三個頭都噴火——你懂不懂？」

「那是不得了的！」伊利亞說着，睜大了眼睛。「你說新娘被飛龍奪了去，是不是？」

「討厭！」

兩個孩子靠近坐着，因了好奇心和一種恐怖的異樣的快感而顫抖着。進入了一個新的神奇的境地：那裏巨大的凶猛的妖怪在勇敢的騎士的有力打擊之下被打倒了，那裏萬物壯嚴，美麗而神奇，和這裏的沉悶的灰色生活完全不同。那裏沒有衣衫襤褸的醉漢，也沒有朽木的房屋，祇有閃耀着黃金之光的宮殿和聳入雲霄的攻不破的鐵城。他們已走進了一個饒有奇異的故事的國土，而這時候那愉快的鞋匠潘費許卡却在他們背後，一邊拉手風琴，一邊又快又清楚地唱着：

「如果我死了，

並非魔鬼來帶我走；

我活着要喝酒，

直喝到魔鬼來臨。」

「這話對不對？弟兄們儘拉儘拉，繼續不斷地拉！上帝是愛快樂的人們的！」

手風琴顫抖成聲，應和着鞋匠的高亢的歌唱聲，鞋匠呢，也與之韻頤，大聲唱出一隻跳舞的曲子：

「你不要哀，年青時，

必須忍受世間的冷酷，

死後下了黃泉，

須受烤炙之刑！」

每一節歌詞都引出一陣大笑和一陣叫好的喝彩，手風琴的聲音混着杯盤的撞擊聲，地板上笨重的皮鞋聲，朝後拖椅子的噪聲。所有的這些聲音都打成了一片，好似冬日森林中寒風的嗚咽。

同時，在一個與這種狂風怒濤似的響聲相隔一層薄板的骯髒的斗室中，兩個孩子俯身在一本書上，一個在低聲唸着：

「於是騎士將那妖精緊緊挾在鐵腕之中；妖怪因苦痛和恐怖，雷鳴似的咆哮着。」



騎士與飛龍的書讀完了，便讀哥克·忠義無雙的故事，接着又讀勇敢的威尼斯太子、法蘭西司和美麗的公主蘭金芬的故事，騎士和美人代替了實生活的種種印象，佔據了伊利亞的心。這兩位朋友輪流地兩毛錢兩毛錢地從賬台上偷出來，買了許多書。他們對楊先卡·斯梅爾坦斯基的種種冒險故事，已很熟悉，對韃靼的騎者楊班亞，竟至着迷，因此他們漸漸遠離了他們的艱苦醜陋的生活，而漂入幸福的世界中了。在那裏，人們往往毀壞了殘酷的命運的羅網。這樣的生活他們過了好些日子；其間祇有一件事情，在伊利亞心上留下一個印象。

有一天，鞋匠潘費許卡被警察傳了去。他出去時非常着急，回來時却歡天喜地，緊緊地牽着班許加的手。班許加的目光銳利，一如從前，但已變得瘦的可怕，黃黃的，並且臉上的傲慢氣也不見了。鞋匠帶他到飯店裏，不住地揮擲着眼睛，一邊開口說道：

「各位，你們看，班許加被警察從邦沙押送回來了。現今的小伙子都是這樣子的。他們不是坐在火爐邊等候幸運的來到，只要自己的後腿一站穩起了，馬上跑出去找尋幸運了。」

班許加站在他旁邊，一隻手插在他的破褲袋裏，他想掙脫被鞋匠握着的手，便對他歪白眼。有人勸告潘費許

卡把班許加好好打一頓，但是鞋匠却正正經經地說：

「爲什麼？讓他去跑跑，也許他找得到幸運呢！」

「不過我想他一定肚飢了吧，」但倫斯想起了，便取一片麵包給孩子，邊添上一句，「喏，班許加！」

孩子從容不迫地接了麵包，走出了飯店。

「噓！」鞋匠在他後面吹嘯着。「他又去了！再見吧，年青的傢伙！」

伊利亞從自己的房門口瞧見了這番情形，便向班許加招呼，而班許加却停了一下才走進去；並且他一進去了，便疑神疑鬼地四圍望望，猝然粗莽地問道：

「有什麼事？」

「早安！」

「唔，早安！」

「請坐。」

「幹麼？」

「祇是坐坐啊，我們談談吧！」

伊利亞聽了班許加的簡短而怒氣沖沖的問句和儘那有些發沙的粗暴的聲音，覺得有點狼狽。他本想問問班許加整個夏天在哪兒，並且看見些什麼。可是班許加却逕自在椅子上坐下了，現出堅決的神氣，嘴裏咬着他的麵包，能聽開口問起話來了。

「你的功課說完了麼？」

「明春可以讀完了。」

「我個早已讀完了。」

「真的嗎？」伊利亞懷獨憐憫道。

「那算得什麼！我是什麼事情都趕得很快的。」

「可是你在哪兒讀的呢？」

「在監獄裏，跟那些犯人。」

於是伊利亞更靠近他一點，恭恭敬敬地看著他的瘠瘦的臉，問道：

「你在那兒久麼？你怕不怕？」

「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在那兒四個月。你要曉得我在各處進了好幾個監獄。我的好乖乖！在牢裏我和紳士們在一起哩！那裏也有太太——真的太太和老爺們。他們操着各種各樣的語言講話，他們樣樣都知道。我替他們打掃小房間！他們都是很快樂的，他媽的，雖然他們都是犯人！」

「強盜嗎？」

「真正的竊賊。」班許加傲然說道。伊利亞霎霎眼睛，覺得班許加更加了不起了。

「他們都是俄國人？」他問。

「有幾個是猶太人。就是最了不起的那種人。哦！我的乖乖，你以為他們是一種怎麼樣的人唔，他們是堂而皇

之打劫的哦，被捉到了便充到西伯利亞去。」

「那末你的書是怎麼讀的？」

「哦！我對他們說：教教我，他們便教我了。」

「教你讀，教你寫，是不是？」

「寫得很少！不過說到讀啊——那是要讀多少就讀多少！我讀過許許多的書呢！」

話題轉到書本上，伊利亞就活潑起來了。

「我和雅各也讀的這一類的書。」

於是他們彼此不讓地背着讀過的書名。一會兒班許加嘆了一口氣說：

「噯，小鬼頭，你們讀得更多呢。而且你們讀的書也比我的好。不過我還讀了些詩歌。他們有很多書，不過好的

只是些詩歌。」

這時雅各進來了，他吃驚地注視着班許加，笑了出來。

「綿羊」班許加招呼他，「你笑什麼？」

「沒有什麼。你到了什麼地方？」

「到了你永不會到的地方。」

「你知道，」伊利亞對他的朋友說，「他也在讀書呢！」

「哦！」雅各喊着，立刻用一種更親熱的樣子和班許加攀談起來。三個孩子並坐着，作了一番急促不連貫然

而非興奮的談話。

「我見識了許多事物——那是對你們講不來的！」班許加興奮自傲地說。「有一次，我有兩天沒吃東西——一點都不吃！我睡在樹林裏——只有一個人。」

「你怕不怕？」雅各問他。

「你到那兒去歇一晚——你才曉得！有一次，我險些兒被狗咬死。我在喀山。那邊有一個什麼人的紀念像，爲了他寫詩而建立的。那是一個巨人——他的兩隻腳非常大。他的拳頭，雅各，就有你的頭那麼大！我以後也想做詩哩；我已經學到了一點兒。」

他突然縮緊了身子，兩腿併齊，眼睛凝視着一個地方，蹙緊眉頭，像煞有介事地急急唸道：

「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們，

都是衣冠楚楚，心滿意足，

可是如果你去乞食於他們，

他們只會對你說——滾開！」

他唸完了，對他們看了看，便默然低下頭去。無聊地沉默了一會兒，於是伊利亞慎重地問道：

「但那算是詩麼？」

「難道你不聽見！」班許加忿然說道。「我念的『人們』和『他們』——那便是詩裏面的韻腳。」

「那當然是詩！」雅各急忙嚷道。「你老是插進這種笨話來，伊利亞。」  
「我另外還寫了幾首，」班許加生氣勃勃地對雅各說了，又急忙唸道：

「『雲色灰暗，大地潮溼達地心

秋天啊，已在門前。

我無家也無依靠，

衣衫疊已極爛破爛。』」

「哦——哦——哦！」雅各張大了眼睛掩長了聲音說着。

「那才是真正的詩哩！」這回伊利亞也承認了。

班許加稍微有些臉紅，並且楞起了眼睛，好像有烟氣進了眼睛一般。

「我以後要寫長詩，」他大言道。「那並不難。你一路走去，看見斯喀噠（Skies），  
弗拉噠（Flies）就想起弗拉噠斯（flies），  
或是什麼和德（Wood）樹木（就想起福德（Food）食物，  
韻脚便自然而然地來了。」

「你現在預備幹什麼呢？」伊利亞問他。

班許加雲裏眼睛，望望四週，沉默了一會兒，終於猶豫地說，「隨便幹些什麼。」

但是他立刻又毅然決然地加上一句。

「以後——我還是要跑的。」

這其間，他和鞋匠住在一起，幾個孩子每天去看他。地室比下但倫斯的小房間又清靜又好。潘費許卡是難得在家的——他已把所有的東西統統喝喝光了，現在在別人的鋪子裏做短工，有時找不到工作，就坐在飯店裏。他是半裸體而又赤着腳的，但是他那心愛的手風琴，還是挾在臂下。當他把他那快樂的靈魂灌注一點兒給那手風琴的時候，那風琴便彷彿變成了他身體上的一部份；他們彼此相像起來，兩方面都已損壞、憔悴、充滿了激怒的歌曲和韻音。凡是城裏的商人都知道潘費許卡是個喧鬧的和滑稽的歌曲、舞曲，以及笑話的無盡藏的製作者；他不論到哪一個工場，總受人家的歡迎。人人都愛他，因為他有本領能用快樂的歌曲和滑稽的奇妙的故事，減輕工人們沉重沮喪的生活。

他賺到了幾個戈比，往往分一半給他的女兒——這樣他算盡了他對女兒的苦心。她必須靠自己的力量來開拓自己的命運。她已長得很大了，她那烏黑的卷髮已披到肩上，一對烏溜溜的眼睛又大了許多，露着更嚴肅的表情，她的身材苗條婀娜；她當她的小房間的女主人，居然已當得很好了。她常常到建築房子的地方去揀些碎木片來，試着煮些菜羹之類的食料；她塞起了衣裙趕來趕去，混身沾着煤灰和溼氣，專誠一致地工作到正午。但是，燒過了午飯，她便整理房間，洗個澡，於是換上一身乾淨衣服，坐在窗的桌傍補自己的衣裳。她一邊縫着她的破衣，一邊唱着歌，唱得又快活又活潑——簡直像一隻籠裏的山雀。

瑪蒂蔡不時來看瑪霞，給她帶些麵包、茶葉和沙糖之類的東西來，有一次甚至送她一件淺藍色的衣服。瑪霞

對她裝出一股大人腔和一家之主的態度，往往把小的鐵茶炊煮沸了，倒茶給瑪蒂蔡。喝於是她們一邊愉快的喝着熱茶，一邊談着各種事件，並且罵潘費許卡。

瑪蒂蔡熱心地罵潘費許卡，瑪雷毫不動怒地朗聲應和着，恰似一個主婦，說着很有禮貌。她隨便講到她父親的哪一點，人家總可以發見一種寬容顧念的調子。

「當然，一個人喝了酒是幹不出好事來的，」她常常這樣說。「不過他愛尋快樂，他喝酒爲的是求快樂。母親活着的時候，他並不喝得這麼多的。」

「也許他的生命很枯燥，」瑪蒂蔡恨毒地蹙着眉頭，單調的說。「怎麼的這糊鬼，難道他忘記了，他還有一個孩子留着？討厭的鼯鼠也許他跟狗子一樣，把靈魂吐出了！」

「他知道我現在大了，一切都會自己料理，」瑪雷說。

「天哪，天哪！」瑪蒂蔡深深地嘆息道。「我們的世界是怎麼回事？這姑娘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有一個小女兒，像你一樣。她現在留在呼龍城的家裏。呼龍城離這兒很遠，即使許我回去，我也不認識路。人間竟有這樣的事。一個人在世界上活着活着，活到連自己出生的地方也忘了。」

瑪雷喜歡聽這個臉孔大大的，眼睛生得牝牛樣的女人的那種粗重的聲氣。雖然她嘴裏常常有股酒氣，但這個也阻止不了瑪雷爬到她膝上，把自己的身體緊壓在她那挺得小丘似的廣闊的胸部，並且吻她那生得極有樣子的厚唇。瑪蒂蔡往往是清早就來的，而孩子們則在晚上聚會。他們玩紙牌——「賭」啦，「磨者」啦，「你的將牌」啦——不過比較起來還是讀書的次數居多。瑪雷津津有味地聽他們談，聽到最興奮的地方，她便柔聲地叫



了起來。雅各對瑪霞比先前更其慳動了。他常常拿東西來給她。麵包啦，肉啦，茶葉啦，糖啦，啤酒瓶裏盛了火油，有時還把買書剩下來錢給她。雅各對這些事已習以為常，並不以為是怎麼一回事。瑪霞也把他的種種照應視為一件很平常的事，對它並不加以特別注意。

「雅各，」她往往說，「煤沒有了。」

「曉得！」

「一會兒他不是拿些煤來給她，便是給她七個戈比說：

「去買一些吧。我一點兒也偷不到手。」

他又給了瑪霞一塊石版，開始在晚上教她讀書。他們的功課進行得很慢，但兩個月以後，瑪霞也終能於把全部的字母唸出，並能寫在石版下了。

伊利亞和他們也更其穩熟了，院子裏好像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們。有時候輪到伊利亞，他爲了接濟朋友便從廚房裏或伙食間裏偷些東西出來，拿到鞋匠的地下室去。他愛這個黑而俏的姑娘，她和他一樣是孤兒，他又佩服她，因爲她知道如何獨自生活，並且能像成人那樣的做事。他愛看她的笑臉，因此常常試着逗她笑；有時候他幹的不成功，常要生氣惱怒的。

「醜貨！」

於是她也楞起眼睛罵道：

「大賴骨鬼！」

有時候他們吵得很凶。瑪霞一下子生氣了，朝伊利亞衝過去，想去抓他，他卻狂笑一下，逃開了。有一次，在玩牌的時候，他識破瑪霞在作弊，便狂暴地嚷道：

「雅各娘子！」

他接着另添上一句狠毒的話，這句話的意義，他早已懂得了。這時雅各也在場，起初他笑了笑，但是一看到他的女朋友因這侮辱而惱怒得變了臉色，眼眶裏滿是淚水，他便也斂了笑容，臉色轉青；於是突然從椅子上跳起身來，衝到伊利亞那裏，夾臉刮了他一記耳光，還扭住他的頭髮，把他擲在地上。這動作來得極快，伊利亞來不及自衛；這時候，他又痛又惱，眼前昏天黑地，他從地板上爬起身來，低下了頭，像一隻牡牛似的，一邊向雅各衝去。一邊嚷：

「站得穩！我要給你——」

他住了口，看見雅各倚着桌子在悲切地哭，而瑪霞站在他身旁，眼淚汪汪地說：

「不要和他做伴。他是個賤胚子。他是個壞東西。他們一家人都不是好東西——他的爹是犯人，叔叔是駝子。他將來也要變駝子的小鬼。」說着，她昂昂然逼近伊利亞叫道：「下賤的垃圾，揀垃圾的胚子！哼，你來，你來！我要把你的臉子好好地抓一下。你來來看！」

但是伊利亞並不再趕上去。他看見雅各哭了，心中一陣難過，他是不願去觸犯雅各的，同時，他又覺得和一個女孩子打架是可恥的。然而他看得很明白，瑪霞是預備和他打的。於是他一聲不響地走出了地下室，在院子裏踱了許久，心中悲憤交集。後來他走近潘費許卡的窗口，朝裏面偷望一下。只見雅各和他的朋友又在玩紙牌了。瑪霞把疊成扇子形的紙牌遮住了半張臉孔，在大聲的笑；雅各在看牌，先拿起一張，接着猶豫不決地又拿起第二張。伊

利亞覺得悲哀起來了。他又在院子裏踱了一會兒，然後放出了勇氣走進地下室去。

「讓我也來罷，」說着，他走到桌子邊去。

他的心兒砰砰的跳得很快，臉孔漲得血紅，眼睛望着地下。雅各和瑪霞都不做聲。

「我以後不再說醜話了。憑上帝我不說了。」利亞望着他們說。

「那末，坐下來——你，」瑪霞說。

雅各接着厲聲說道：

「笨胚！你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下次說話時得想一想！」

「哪裏，我們都還是小孩子哩，」瑪霞回答雅各，她把拳頭放到桌上，「正因為我們是小孩子，我們才不該說醜話。」

「但是你怎麼打我？」利亞責問道。

「打得很有道理，不要噪了。」瑪霞理直氣壯而用憤怒的聲音插嘴說。

「那末，好，我不生氣。這是我自己不好，」利亞承認了，很狼狽地對雅各笑了笑。「那末你——也別生氣，好不好？」

「好，拿紙牌吧！」

「野鬼，」瑪霞說了一聲，這場爭吵就此了結。

轉瞬間利亞就皺起眉頭，專心打牌了。他坐在瑪霞對面；她輸了，他很得意；在整個玩牌的時間他竭力要使

她輸；但是她玩得很好，輸的倒往往是雅各。

「喔，你這爆眼睛，」瑪霞往往善意地憐卹他似地說，「又是你做阿木林。」

「玩它媽的牌，我玩得厭了。我們再讀康查達爾卡吧！」

於是他們拿出那本又破又髒的書來，閱讀那不幸而又迷人的康查達爾卡的苦難紀事。

當班許加知道了他們三個人的關係時，他使用一種有經歷的人的腔調說：

「啊，你們這班小鬼，你們倒幹的很不差呢，」於是他對雅各和瑪霞看了看，微微一笑，正正經經地補上一句：

「就這麼的生活下去吧！過後，雅各，你娶瑪霞得了！」

「呆子！」瑪霞微笑着說，於是四個人大家笑起來了。

每逢他們讀完一本書，或者讀得疲倦了的時候，班許加便把自己的經歷講給他們聽，他的故事之有趣是並不遜於書本的。

「嘿，我曉得了沒有護照，走到處不能通行時，我便玩起詭計來了。如果看見了警察官，我馬上走得很快，好像有人叫我幹着什麼差使似的，不然我便靠近個把鄉下人走，這樣使他們看了以爲那個人是我的主人或是父親什麼的。於是警察祇看我一眼，太太平平地走開，不來捉住我了。在鄉間就好了，那裏沒有警察，祇有老頭兒、女人和孩子們，其餘的人統統往田裏去了。他們問我：你是誰？叫花子。你是誰家的孩子？沒有家的。你從哪兒來的呢？城裏來的。那就完事。他們給我好東西吃，還給我水喝。你可以隨便走來走去；你要跑就跑，要肥就肥。到處是田野、樹木、雲雀的歌聲，使你渴望着向牠們飛上去。假使你肚子不餓，那末也不希望別的，祇想走到天涯海角。那簡直好像有人像

母親牽着孩子一般地在一路拉着你。有時候我非常餓——噓！餓腸得子噁哩咕嚕叫，肚子那麼乾癟。我恨不得吞泥塊呢！頭也昏眩了。但是等到我找到了一點麵包，吃了下去——呃，我要日日夜夜一邊走一邊吃。那才好。然而我進了監獄，我還是同樣地快樂。起初，我有些害怕，但是後來便快樂了。我從前非常怕警察。我以為一定有一個警察會捉住我，並且要是他打起來，定會把我打死的。但是他却輕幽幽地從背後跑上來，一把拉住我的衣領。那時我正在一個鐘表店前看錶，那裏有許多錶——有金的和別種金屬的。他突然向我跳過來。我「哇」的喊了出來。但是他却很和氣地問我：『你是誰？你從哪兒來的？』唔，我便告訴了他，反正不說他也查得出的，他們什麼都知道。於是，他把我帶到警察署去。那裏有許多多的上等人。『你打算到哪裏去？』『旅行去！』他們便笑起來了。於是，我下了監獄。監獄裏的人也笑起來。到後來他們却叫我當差，這些鬼！喔！』

他感嘆地講到那些上等人——顯然，他們曾經給了他一個很深的印象，但他們的姿態，在他的記憶中已漸漸模糊，而溶成一個大的朦朧的東西了。班許加和鞋匠同住了一月光景，他又失蹤了。後來潘費許卡知道他已進了一個印刷所，住在一個城市裏，不過離這兒很遠。伊利亞聽到了這個消息，羨妒地嘆息着，對雅各說道：

「我想我們是命該一生一世在這兒過了！」

班許加走後的頭幾天，伊利亞似乎失去了什麼似的，不過隔了一些日子，他又陷於那與世無涉的仙境中了。他仍舊常常看書，而他的靈魂沈浸在一種和平恍惚的狀態中。但有時他却也粗莽而猛然驚醒過來。那時候他還在學校裏讀書，却常聽見叔叔對他這樣說：

「你快滿十四歲了，你的學業也差不多了。我們應該爲你找一個生意才是。」

「找得到的！」潘屈羅哈叫道。「我們熟人這樣多，這是容易辦到的。雅各用不着找別的生意，我在這兒已經給他預備好一個位置。他還可以鬼混一年，明年就叫他站到櫃台上去！至於你，但伽斯，我想在附近添設一個飯店。你只要把賬目報銷我，此外你都可以自己作主。喲——喲，謝謝上帝，他有心保佑着我。」

伊利亞模模糊糊地聽了這些話，因爲這種話和他現在心中所想的任何事情都不相關連，所以也並不引起什麼念頭來。不意有一天早上，叔叔喚醒他來說：

「趕快去洗洗乾淨。」

「到那去？」伊利亞睡態朦朧地問道。

「上你新眷的地方去。謝謝上帝，我們已找到了一個位置。你將到一另魚行裏去學生意。」

伊利亞聽了，心中起了不快的預感。他平時想離開這屋子的念頭，頓時消失了；這裏所有的人他都已認識，所有的東西他也慣了，而這間往常爲他所厭惡的房間，似乎馬上變爲清淨光明的了。他坐在床上，望着地板，一點兒也不想穿衣。雅各鬱鬱不樂地蓬頭亂髮的走進來，顧側在一邊，漠然地對他朋友瞥了一眼，說道：

「快點！爸爸在等你。你以後常常要到這兒來的，是不是？」

「是的。」

「那就好了，到霞瑪那裏去，道聲再會罷。」

「我想我大概不是去一輩子的，」伊利亞惱怒地說。但瑪霞却自己來了，她站在門口，望着伊利亞，悵然說道：「就這樣算是再見嗎？」

伊利亞口中咒罵着，怒惱地扯着剛穿上身的上衣，瑪霞和雅各都深深的嘆息着。

「你要來看我們呀，」雅各說。

「好的。」伊利亞悵然答道。

「你看這店，他鼻子掀得怎麼高！」瑪霞這樣說。

「你這蠢——貨！」伊利亞輕聲罵她。

不多一刻，他已經和潘屈羅哈一道走在街上了，潘屈羅哈復時髦的，穿一件長外套和一雙會格格吱吱發響的皮靴，正在娓娓動入地說着。

「我帶你去侍奉的那個人，名叫基利爾·伊凡諾維基·斯脫洛蓋諾夫，全鎮上都非常敬重他。他做人非常仁善，好事做得很多，所以曾經得了不少的獎章；他是區參議會裏的一個委員，說不定他就要當選為區長了。你忠實誠心地侍候他，將來他會提拔你的。你是個認真的孩子，不很胡鬧。他要施一點恩惠給你，差不多同地上吐一口唾沫一樣容易。」

伊利亞聽了，便暗自在心中描摹着這個商人斯脫洛蓋諾夫。不知怎麼樣，他覺得這個商人一定有些像葉連梅公公——也是那麻癩弱和善而愉快的。那曉得他到了店裏，看見櫃台裏邊站的却是一個凸肚皮的高個兒，頭上頭髮已經禿了，滿臉自兩眼角至頸項生滿了濃蜜蜜的紅鬍鬚。兩道眉毛也是又濃又紅，眉毛底下溜着一對凶狠狠的碧綠的小眼睛。

「對他行禮。」潘屈羅哈目示着那紅頭髮的男子低聲吩咐伊利亞。伊利亞沮喪地低下了頭。

「他叫什麼名字？」他用一種深沉的聲調問着。

「伊利亞。」潘屈羅哈答道。

「唔，伊利亞，把這裏的一切仔細察看一下。現在，你除了你的主人，已別無他人。現在你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了——懂不懂？我就是你的父親，也就是你的母親，你也不必多問。」

伊利亞從睫毛底下把那月店面圍着看了一轉。他看到冰籃裏有碩大的扁魚和鱧魚；擱板上堆着乾的沙魚和鯉魚，並且到處都有洋鐵罐頭在閃閃作光。四周充滿了一股鹽水的很濃的臭味，店堂內又悶又溼又擁擠。地板上擺了幾隻大水槽，活魚在靜幽幽地游泳——其中有小鱒、鰻、鱧魚、鱒魚等等。有一尾小小的鯪魚，在水槽內亂游。



團，推擠着其餘的魚，尾巴用力滾動，水花濺到了地上。伊利亞覺得那魚很可憐。店裏有一個夥計——一個矮胖子，圓的眼睛，鷹爪似的鼻子，活像一隻棧色的毛頭鷹，他叫伊利亞把水槽裏的死魚揀出來，伊利亞便捲起衣袖伸到一個個的水槽裏去捉起魚來。

「木頭捉住魚頭！」夥計低聲勸他。有時，伊利亞把躺着不動的活魚誤認爲死魚，也捉了起來，那條魚便從他手指間滑了下去，痙攣地蠕動着，魚頭撞在水槽的邊上。

「看仔細點！」夥計命令道。

伊利亞的手指被魚刺了一下，便把手指含在口中，用唇啜吸着。

「把手指放下！」老闆大聲喝着。

過後他們又給他一柄笨重的大斧頭，命他到地窖裏去敲冰，每一塊敲得差不多大小，小小的冰塊彈到他臉上，又掉到衣領裏；地窖裏又冷又黑，他一不留神，斧頭便碰到天花板上。不多一刻，伊利亞濕淋淋的從地窖裏跑出來，對老闆說道：

「我在下面打破了一個瓶子模樣的東西。」

老闆對他仔細看了一下說：

「這是第一次，我饒了你。因爲你自己招認，所以才饒你。下次可要拉耳朵的！」

從此，伊利亞便好像一部嘈雜的大機器上的一個小小的螺旋似的，不知不覺而又很單調地一天天混着過去。他早五點鐘起來，先替老闆，老闆家裏的人，夥計們擦皮靴，然後到店裏去打掃，抹桌子，揩秤盤。有主顧進來，便

搬下貨品，一包包運出去；然後回家去午膳。午後他沒有事，如果他們不遣他出去，他便站在店門口，望着熱鬧的市場，心裏暗想世界上的人究竟有多少，而他們吃的魚類、肉類和蔬菜，究竟又要多少。有一天，他對那棧色貓頭鷹似的夥計說：

「米契爾·伊格那基！」

「唔？」

「假使世界上的魚統統捉完了，畜類統統宰光了，那時候，人類吃什麼呢？」

「蠢貨！」夥計回答他。

還有一次，他從櫃台上取了一張報紙，拿到門口去，正待閱讀，不料那個夥計竟把它夾手奪了過去，把伊利亞當鼻敲了一下，威嚇他道：

「誰叫你看的那豬攔！」

伊利亞討厭這個夥計。這個人和老闆談話時，差不多每一句話上要添上一個謙遜的聲音，但是在他背後，却叫他「騙子斯脫洛蓋諾夫」、「偽君子」或者叫他做「紅毛鬼」。每逢星期六或什麼節日的前夜，老闆去做夜禮拜了，那夥計的老婆或妹子就來了，他便叫她們帶一袋魚，或一些魚子醬，或一些糖漬果品回去。他愛作弄乞丐，其中有許多是老頭兒，便伊利亞見了想起葉連梅公公來。一次，有一個老頭兒到店門口來，對他們深深的作了一個揖，低聲求乞。那個夥計就拈住一條小魚的頭部，把他戮到化子的手中，故意使魚刺刺到他的掌心裏。化子覺得刺痛，嚇了一下，便把手縮了回去。那夥計便冷笑着喝道：

「哼！你不要嗚嫌少滾！」

一天，一個年老的乞丐婆悄悄地拿了一尾乾的沙魚藏在破衣底下；被那個夥計看見了，便一把扭住了她的衣領，奪下贓物，撒倒她的頭來，從下面舉起右手打了她一個嘴巴。她沒有哼一聲，也沒有說一句話，低着頭默默地走開了。伊利亞却看見她那被打傷的鼻孔裏，有兩道黑赤赤的血在淌出來。

「這回你得到報應了吧！」那夥計在她背後喝着。他又轉身對另外一個夥計說道：「卡柏，我討厭化子！那些懶蟲！他們跑來跑去乞求，就此糊口！他們過的生活倒也不壞呢！人家稱他們爲基督的弟兄。那末，我是基督的什麼呢？一個陌生人嗎？我這一輩子永遠在蠕蠕而動，像陽光中的一個蚯蚓，這樣辛苦，還得不着一點安樂，受不着一點的尊敬。」

那另外的一個夥計卡柏，是一個信教的人。他不斷地講起教堂，唱詩班，和主教領導的禮拜儀式等等的話；每逢禮拜六，他總就憂着恐怕趕不及去做夜禮拜。卡柏對於魔術也很感興趣，每一次魔術師與奇術師到鎮上來，他總去拜訪的。他是一個高個子，爲人節儉機敏；店裏顧客擁擠的時候，他好像蛇一樣地在他們中間溜來溜去，和顏悅色地對每個顧客交談，又不時望望老闆，好像在向他矜誇自己的會做生意似的。他對伊利亞常有侮慢和譏刺的態度，所以這孩子也並不喜歡他。可是伊利亞却喜歡那老闆。這個商人一天到晚站在櫃台裏邊，打開抽屜擲下錢去。伊利亞看他做這事情時，神氣十分冷淡，並不怎麼樣熱心。孩子喜歡他或許就是如此。還有老闆近來常愛同他講談，對他的態度也比對別的店員更和善，這也很使伊利亞滿意的。有時店裏很安靜，又沒有顧客上來，伊利亞液精打彩地站在門口，店主便轉身向他說道：

「噲，伊利亞，你睡睡了罷？」

「沒有。」

「那很好，不過你幹嗎老是這樣莊重的？」

「我也不悶得。」

「那麼，你覺得有點無聊麼？」

「有一點兒。」

「唔，稍微有點兒無聊吧！我年輕的時候也覺得無聊的。自從九歲到三十歲，我對於別人待我的好意總覺得乏味。現在——還二十三年來，我却眼看別人感到無聊乏味。」

他於是搖搖頭，意思好像在說：

「那是無法可想的！」

諸如此類的話談過二三次以後，伊利亞就在心中轉着念頭：爲什麼這個名利俱全的人，自己有了高樓大廈，却要終天逗遛在一個骯髒的鋪子裏，嗅着醃魚的發酸而刺鼻的腥臭呢？他的屋裏也很奇怪，屋內的一切都很幽靜莊嚴，一切都很整潔，兩層屋子雖然只住着主人，他的妻和三個孩子，一個兼做雜務的廚司，和一個當車夫的關人，但是屋子裏已經沒有空處了。他們說話的聲氣都很柔和，穿過那清潔的大院子時，往往是靠着一邊走的，好像不敢在那廣大的空場上走動似的。伊利亞以這所潔靜莊嚴的屋宇比之潘屈羅哈的大院子，他立刻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潘屈羅哈的房子雖然破陋嘈雜而骯髒，但是住在裏面却比較舒適。這個觀念使他驚異，同時他也不想去相信。

它，那知道個觀念却不絕地重現於心頭。並且店主的不在家度日，便足以證實此事。孩子一心想問問這個商人爲什麼他不住在安逸的家裏，却要自找煩惱地在市場的嘈雜與擾攘中過日子？有一天，卡柏有事出妻了，米契爾在地窖裏揀爛魚，預備送到救濟院去。這時老闆便和伊利亞談起話來，於是伊利亞突然問他道：

「基利爾·伊凡諾維基，這時候你還不想歇手嗎？你的家私已很富足，你家裏很安逸，這裏却是又腥臭又無聊。」

斯脫洛蓋諾夫靠在櫃臺上，嚴峻地對他望着，紅色的睫毛顫動着。

「嗯？」等伊利亞住了口，他這樣問道。「你說完了沒有？」

「說完了。」伊利亞倒退一步回答他，心中有些害怕。

「過來！」

伊利亞走上前去，商人托着孩子的下巴，抬起他的頭來，楞起了眼睛望着他問道：

「這些話是誰教你說的，還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憑上帝說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嗯。假使是你，也就罷了。不過，我要告訴你，同我——你的主人——你懂不懂？——你的東家，下次不準再說

這種話！記住現在回到你原來的地方去吧。」

卡柏回來的時候，老闆突然又說起話來了，他對夥計說話的時候，兩隻眼睛却斜睨着伊利亞以引起他的注

意。

「一個人應該一生——一世——做點事，連這點都不知道的，真是獸子！一個人活在世界上，怎麼可以懶惰過去，不做什麼事呢？一個人不專心於自己的工作，他的一生便沒有意義。」

「那真是一點也不錯，基利爾·伊凡諾維基。」夥計這樣回答他，便細心地巡視着店堂的四週，好像正在尋找什麼工作做似的。伊利亞向老闆一望，便又沉思起來了。他在這些人羣之中，生活日漸黯淡乏味。日子過得很慢，一天又一天地，長得好像從一個很大很大，肉眼所看不見，轉線球上曳下來的一條灰色長線一般。伊利亞覺得這種日子將永不會完結，他永遠祇好站在門口聽那市場上的吵聲度此一生了。可是他的一顆心靈，被早日的生活中所感受的印象和從前讀過的書本刺激着，使他不能屈服於目前這種單調生活之黯淡的影響；是依舊不絕而沉靜地在活動着。他的心中受了種種的印象，那些印象就在他腦中起了作用，於是他的頭腦中漸漸地充滿了對於目前的一切事故之朦朧的評判。他沒有一個可以交談的人，也不能向誰訴說他的思想，不得已祇好將一切悶在自己胸中。他的思慮非常之多，又是蒙昧不滿，時而融合為一時，而互相衝突，累得他痛苦非凡，被它們重重的壓抑着。有時他被壓迫得太難堪了，企望閉上眼睛，出奔到什麼地方，跑到比班許加·葛蘭丘夫去的更遠的地方，永不再回到這灰色的沉悶而不可理解的騷擾中來。

禮拜日，他們遣他到教堂去做禮拜，回來的時候，他往往覺得好像他的心一種被酸腐的溫水洗過了一般。他服役了半年工夫，他們祇准他回去看他的叔叔兩次。飯店裏的一切依然如故，祇不過那駝背的更消瘦了些，而潘屈羅哈他的嘯聲却比先前更響了，淡紅色的臉孔也已轉為赤色的了。雅各哭訴着父親虐待他。

「他常常爲難我，他說：『你應該做事情了，我不要一個畜獸子。』但是要我不得惡做掌櫃的又怎麼呢？飯店

裏終日呼喝咆哮，固非凡站在那裏連自己說的話都聽不到我對他說：「讓我到別處去當一個店員之類的職務吧。例如在賣聖像的店鋪也好的。主顧難得上來，並且我也喜歡聖像。」

雅各憂悒地閃着眼睛，前額上的皮膚變成黃色，像他父親頭上的禿頂似的發亮。

「你仍舊看書麼？」伊利亞問道。

「唔唔，是的！那是我唯一的樂事。一個人在讀書的時候，便好像處身在另一個世界中；放下了書本，就好像從鐘塔上掉下來的一般。」

伊利亞對他看了看，說道：

「你長得多大啊，瑪雷在那裏？」

「她到救濟院裏取施物去了。近來爸爸監視着我，我也不能多幫助她了。潘費許卡近來又老是病着。所以瑪雷便往救濟院去討一點柔羹之類的東西——瑪蒂蔡也幫助她的——瑪雷艱苦得很。」

「這兒也無聊得很哪！」伊利亞沉思了一下說。

「你也覺得很無聊麼？」

「無聊得要命！你倒至少還有書本可讀，我們却一股腦兒只有一本最近的魔法師與幻術家，而那本書還藏在一個夥計的箱子裏，我沒有法子讀到它，那盜賊是不肯借給我的。顯然的，雅各，我們已開始過着一種苦惱的生活了。」

「苦哪老哥！」

他們又稍稍談了一會兒，兩個人就愁容滿面地道別了。

數星期過後，命運之神突然粗野而帶好意地對伊利亞微笑起來。一天早上，魚行裏生意最熱鬧的時候，店主在櫃台裏面，急躁地翻遍了櫃台上的各種物件。他的血液往他頭上衝，前額顯得很紅，頸項上的青筋也暴起來。

「伊利亞，」他嚷着，「快看地板，看地板上有沒有——一張十盧布的鈔票？」

伊利亞對主人看了一眼，便向地板上匆匆的一望，平靜地答道：

「沒有。」

「聽見麼？仔細的看，」店主用他的深沉的聲音尖銳地喝着。

「但我已經看過了啊。」

「唔——唔！你好，你這拗逆不馴的小流氓！」老闆恫嚇他。

等到主顧都走了之後，他把伊利亞喚過來，用他那有力粗大的手指扭住伊利亞的耳朵，把它扭到這邊，扭到那邊，用咆哮的聲音說道：

「我吩咐你看，你便得看！——我吩咐你看，你必須看！」

伊利亞雙手抵住主人的肚皮，猛力一推，便掙脫了那隻耳朵，他受了侮辱，氣得渾身打顫，怒聲叫道：

「你對我發什麼脾氣？錢是米契爾·伊格那基拿的——是他拿的！在他左邊的背心袋裏。」

那鼻險的夥計聽了這話，駭得面如土色，突然舉起右手給伊利亞吃了一個耳光。孩子倒退了幾步，呻吟了一聲，倒了下去，接着放聲大哭起來，他沿着地板匍匐到店堂的一個角落裏。他在朦朧中聽得主人在怒罵：



「喝！你滾到那裏去，還找錢來！」

「他瞎說，」夥計銳聲說着。

「過來！」

「天曉得！」

「我要打你的頭。」

「基利爾·伊凡諾維基——錢是我自己的——我可以發誓！」

「閉你的臭嘴！」

於是大家不做聲了。老闆到賬房裏去，外面聽見賬房裏的木桌子砰砰的起了很響的捶擊聲。伊利亞雙手捧着頭坐在地上，恨恨地望着那夥計，夥計也站在店鋪的另一個角落裏惡狠狠地望着他。

「哼，小鬼，耳光吃得好不好——他咬牙切齒地低聲罵他。」

伊利亞聳聳肩膀，一聲不響。

「過一下我還要給他吃幾下哩——讓你記得一些。」

那夥計朝着孩子徐徐走去，睜着忿怒的圓眼睛釘在伊利亞臉上，但伊利亞站起身來，從櫃台上攫了一柄又薄又長的小刀，毅然決然地說：

「你來！」

夥計站住了腳，瞪眼打量着那生着長胳膊的魁偉結實的身軀和握在他手裏的那柄小刀，輕蔑地拖長了聲。

音道：

「啊！你這賊種！」

「哼，你來你來！」孩子重複着，又跨了一步迎上前去。一切東西都似乎在伊利亞眼前急急迴轉跳動起來，他並且覺得有一種內在的力量，在推他大膽地前進。

「把刀子放下！」老闆這樣說。伊利亞吃了一驚，望着那生滿紅鬍鬚的漲紅了的臉孔，一動也不動。

「我說，把刀子放下，」老闆說得更鎮靜一些。伊利亞眼前雲霧騰騰的，他把小刀安放在櫃台上，重重的鳴咽了一聲，又坐倒在地板上。他頭痛目眩，耳朵裏隆隆作聲，猝然間覺得週身疲勞不堪，透不過氣來，心臟也跳得沒有規矩了，彷彿要從喉裏慢慢地擁塞上來，使他話也說不出了。

他隱隱地聽見老闆低聲在說：

「米契爾，把薪水拿去。」

「請你——」

「滾！不然我要叫警察了。」

「好，我走就是。不過奉勸一句話，但願你對這個孩子留心些。他動了刀——哈哈！他的老子是個囚徒呢——」

哈哈！

「滾！」

於是店裏又寂靜無聲了。伊利亞快快然抬起頭來，覺得臉上有什麼東西在爬下來。他用手在臉上一摸，把眼

淚揮去了，便看見老闆在櫃台裏用銳利而透視的眼光望着他。他站起身來，步履不穩地走到他應站的門口去。

「莫走，慢着！」老闆對他說。「你是不是打算用刀戳他一下？」

「是的，我要用刀戳他，一孩子回答他，態度沉靜而果決。」

「真的麼？你的父親是爲了什麼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殺人？」

「放火。」

「哦，那也是壞透的。」

這時卡柏走了進來，他溫順地坐在門口一隻小凳上，開始望着街上。

「噲，卡柏！」老闆說了，望着他冷笑一聲。「我已經把老米辭退了。」

「隨老闆的尊便！」

「他偷東西，哼！」

「噯，我的媽！」卡柏柔和地顫聲叫着。「他會偷東西是真的嗎？」

店主抖着紅鬍鬚冷笑了一聲，接着便在櫃台裏面抖動着身子大笑起來了。

「呵，呵，呵！卡柏，噲，你這個傢伙多虛僞！你這可憐蟲！」

他突然住了笑，長嘆了一聲，嚴厲而沉吟地說道：

「喔，你們這些人，你們這些人，你們大家都要生存，大家都要滿足食慾，都想比別人吃得好一點，生活得比別

人舒服一點。」說罷他點點頭，不做聲了。

伊利亞站在櫃台近旁，看見主人對他毫不注意，覺得十分傷心。

「哦，利亞！」老闆在莊重而久長的靜默之後說道，「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談談。第一先告訴我——你以前見過米契爾偷東西麼？」

「見的，他什麼都偷——魚和各種東西。」

「那末你以前爲什麼不告訴我？」

「唔，伊利亞想了一會兒，這樣回答他。

「你是不是不敢說？」

「不，那倒並不。」

「既然如此，那末你爲什麼不對我說：『老闆有人在偷你的財物』呢？」

「我可不知道。我不願如此。」

「哼，那末不是說你剛才才是因爲惱了才告訴我的？」

「是的，伊利亞毅然答他。

「原來你是這樣的人麼？」老闆叫道。於是他摸着紅鬍鬚，摸了好一會，一句話也不講，一邊疑慮地觀察着伊利亞。

「那末你呢？伊利亞，你偷過沒有？」

「沒有。」

「我相信你是不偷的。喂，卡柏呢，坐在這兒的卡柏呢？他偷不偷？」

「他偷的。」孩子像一個回聲似的答道。

卡柏愕然望着伊利亞，瞬瞬眼睛，便好像與他毫無關係似的鎮靜地掉轉身去。主人鬱鬱不樂地皺緊了眉頭，重又摸起鬍鬚來。伊利亞覺得有件意外的事要來了，他急於想看看個明白。這時候那腥臭的店堂裏，寂靜無聲，祇有蒼蠅飛舞的嗡嗡之聲，和水槽裏鮮魚悠然潑水的聲音。

「噲，卡柏。」店主喚那夥計，夥計正一動不動地注視着街上。

「什麼事？」卡柏應了一聲，連忙趕到主人跟前，眼中顯出一種恭敬而懇懇的神色，察看着主人的臉色。

「剛才我們講你的，你有沒有聽見？」店主冷笑道。

「是聽見的。」

「唔，那末你有什麼話沒有？」

「沒有什麼。」卡柏聳着肩膀說道。

「怎麼——沒有？」

「這是非常簡單的，基利爾·伊凡諾維基。我，基利爾·伊凡諾維基，自有我的尊嚴，我是一個自重自愛的人，所以我犯不着對一個孩子發脾氣。你一看就知道，這個孩子是非常愚蠢的，一點規矩也沒有，不過我也可以完全寬恕他的無禮。」

「慢着，先不要來說服我！我祇要你回答他說的確實不確實？」

「確實點什麼呢？基利爾·伊凡諾維基。」卡柏又聳聳肩膀，側着頭低聲叫道。「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看法，如果你要把他的話信以為真，當然祇好聽便。假使你不願聽信他，那末也可照你自己的意思做去。」

卡柏嘆了一口氣，向店主行了個禮，被冒犯了似地伸開了兩臂。

「噫——當然，這裏的一切都是由我作主的。」主人同意的說道。「那末照你說來這孩子是愚蠢的。」

「非常愚蠢。」卡柏深信地說。

「噫，這句話恐怕說得不大對吧！」斯脫洛蓋諾夫含糊地說着，忽而又哈哈大笑起來了。

「不，怎麼他剛才當着你面罵你——呵，呵！他說卡柏偷東西，是不是他偷東西，呵，呵！」

伊利亞走到門邊，站在那裏傾聽他們的談話，覺得那些話在攻擊着他。但是店主一笑，頓使他心中起了一種快樂與復讎之感。他得意揚揚地望着卡柏，感激着主人。斯脫洛蓋諾夫拚命笑着，笑得眯緊了眼睛。卡柏呢，他聽見主人的笑聲，從喉嚨裏迸出一種淡淡而謹慎的輕微的嘻嘻聲來——

「嘻嘻嘻嘻！」

斯脫洛蓋諾夫聽見了這細小的聲音，便厲聲說道：

「把店門關起來！」

卡柏在伊利亞回家的途上，搖着頭對他說道：

「呆蟲，你是個十足的呆蟲。想一想，你剛才這樣搬弄是非究竟是爲的什麼？木頭，你莫非想藉此討好你的東家，升高你的位置嗎？你以爲他不知道米契爾和我偷竊嗎？他是這樣的過來人——嘻嘻！在他辭退米契爾這一

點上，我憑良心說該感謝你的。但是你說到我的一些話，却是無論如何聽不了你的。我先通知你一聲！你當着我面說我的壞話，也未免太蠢笨，太豈有此理了。不——不！我要叫你好生記着。那表示你不尊敬我。」

伊利亞默默地聽着這些話，但是也沒有完全懂得它的意思。他以為卡相一定要用另一種方法對他發脾氣；他滿以為他要在途上打他，因而他連路也不敢走了。但是卡相並不憎惡他，祇在言語中攙入一二聲冷笑，甚至他的恐嚇的話現在也嚇不了伊利亞了。卡相這番話的意思，直到那天晚上，主人喚他上樓時，他才恍然大悟。

「啊哈，上去哪！卡相好像放炮似的預示凶兆地喊着。」

伊利亞上了扶梯，站在一間大房間的門口。房間中央，有一盞很大的燈，從天花板上掛下來，燈下有一張圓檯，檯上擺着一隻大茶爐。圓檯四周圍坐着店主夫婦和他們的女兒，那三個姑娘，每一個都比其次的一個高出一個頭，她們的頭髮都是紅的，白皙的長方臉上，都滿生着濃密的雀斑。伊利亞一進來，她們大家便挨得緊緊的，三對碧眼都怯生生地注視着他。

「他來了！」老闆說道。

「你想想，這麼樣的一個孩子！」主婦惶恐地叫了一聲，便對着伊利亞看，好像她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似的。斯脫洛蓋諾夫微微笑着，一手摸着鬍鬚，一手輕拍着桌，說道：

「伊利亞，我叫你到這兒來，爲的要通知你——我現在用不着你了，所以你捲起鋪蓋就走吧。」

伊利亞嚇了一跳，駭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是轉身往門邊走去。

「慢慢走！」商人伸手對他喝了一聲，然後用手掌拍着桌子，又低聲說「不要走！」

於是他舉起了一個指頭，開始鄭重其事的慢吞吞地說道：

「我也不是專誠爲了這點才喚你來的。不，我爲要教你——我要對你說我壓惡你的緣因。你並沒有得罪我什麼；你是一個能讀能寫的人，你也不躲懶，你牛性忠厚，體實健全，呢——是的，這些都是你的優點，但是你的優點雖多，對於我却毫無用處，也可以說你不合我的脾胃。至於爲什麼，那却是一個『問題』——呢——是的。」

伊利亞知道他是一邊受人讚許，同時又被人斥退。他的心不能使這矛盾一致起來，因此便起了兩種不同的感想；他覺得主人自己也不知道幹的是什麼一回事似的。斯脫洛蓋諾夫的神色似乎證實了孩子的猜想，他臉龐繃得緊緊的，顯出滿臉疑雲，那些疑慮許是連那商人自己也把握不住，說不出來的。孩子誇前一步，恭恭敬敬地低聲問道：

「你可是因爲我動了刀，所以要辭退我？」

「啊，天！主婦怔了一怔叫道，『他真是無法無天的，喔，天哪！』」

「不錯！」主人對伊利亞愉快地微笑着，並且用手指推推他說。「你的胆子太大！正是這句話你是無法無天的。聖經上說的好，一個學生意的孩子應該良馴順，應該澈底信賴他的主人，以主人的意志爲意志；但是你却自作主張。這種樣子是不對的，你的大胆就是爲此！比方，你當面丟人的臉——賊。那是不對的，那也是大胆妄爲。如果你是正直的，那末你可以輕幽幽地把那個人的行爲報告我，我自己會察看的，因爲我是東家！但是你却大聲嚷着——賊。不等一下。假使你們三個人之間只有一個誠實的，那對於我是沒用的。在這種場所，我們必須打一種特別的算盤。假使一個人是誠實的，而九個却是壞蛋，那一個人是佔不到便宜的，他要失敗的。但是假使有七個誠實的



「對三個壞蛋，那末勝利會歸於你們這邊的。你懂不懂多數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一共只有一個人，那麼你想他有什麼用？這就是不應該對付『誠實』的態度。以後你不應用誠實剝人的臉，第一應該先考慮一下他們是不是要求誠實！」斯脫洛蓋諾夫用手掌揮去了額上的汗水，嘆息了一聲，接着臉上又顯出一種溫和而愉快的表情說，「再者，你又動了刀。」

「喔，耶穌基督，天！」主婦駭得叫了起來，三個姑娘也愈擠愈緊了。

「古話說，凡是動刀的人，都要死在刀上。呢——是啊！我就是爲此不要你的，就是爲此。現在我給你五十個戈比，你可以走了。你走罷！記着，你並沒有害我什麼，我也——沒害你。甚至——現在，我願意送五十個戈比給你。我已經和你懇切地講過了，孩子，我是把你當作一個成人似地講的。你走了以後，我也許要感到難過，但是終究你是不合我的脾胃！假使軸頭不配車軸，倒不如在動身前把軸頭丟了的好。唔，你走罷。」

「再見！」伊利亞這樣說。

他用心地聽了主人說的這番話，其中他懂得的祇有這一點：主人之所以辭退他，是因爲他不能辭退卡柏，他店裏一個夥計也不剩了。因此，伊利亞心頭倒覺得十分輕快；他覺得他的主人有些特別——又坦白又瀟灑。

「把錢拿去吧！」

伊利亞緊緊地握住了那幾個銀角，又子說了聲「再見，多謝！」

「沒有什麼可謝的。」斯脫洛蓋諾夫向他點點頭，回答他。

「噯，噯！他甚至眼淚都不滴一點的。」伊利亞聽見主婦在用一種斥責的口氣說。

當伊利亞揹着一捆行李，走出了斯脫洛蓋諾夫家的堅固的大門時，他就好像已經走了許多路途似的，彷彿已經經過了書本上讀過的一個曠地荒村，那裏既無人烟，也無樹木，到處只有石頭，中間有一個年高溫良的術士，對於到這個村裏的人，他一概蕩然可親地，把路徑指示他們。這時候，是一個春天的薄暮，空間明淨可愛。太陽正在下山，玻璃窗閃耀着火般的紅光，孩子看了這種情景，不禁憶起了當年他在河對岸第一次看到城市時的一切。背上的包裹很重，他一步步慢慢地走去。鋪道上行人擁擠，時時推擠着他和他的包裹，來往的車子急衝急撞，并在鳴鳴轟轟在斜射的陽光中，遙見塵埃在空中飛舞；隨處都顯得喧嘩嘈雜，活躍快樂。兩年來住在城上所遭遇的，歷歷浮現在孩子的腦際。他覺得自己已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他的心傲然無畏地跳着，耳邊響着他主人說的鷄句話：

「你這個孩子會讀也會寫；並不愚蠢，你身體強壯，也不懈怠。這都是你的優點。」

「從此我們可以快樂了！」伊利亞兀自高叫了一聲，便加緊步武，心中非常快樂，一想到明朝不必再到魚行裏了去，不禁微微笑着。

伊利亞一回到潘屈羅哈·菲列蒙諾夫家裏，便得到一個很足以自傲的結論，那便是他在魚行裏服務的期間，確已長大了許多。屋子裏每一個人都用一種阿諛的好奇心對待他，並且表示特別注意他。潘費許卡也和他握手了。

「我敬愛的店信！老朋友你做滿了期沒有？我聽到過你的功績——哈哈！他們這班傢伙祇喜歡你用舌頭舐他們的腳底，却不愛聽你的真話。」

瑪霞見了他，歡天喜地的嚷起來：

「唔，唔！你怎麼長得這樣大了！」

雅各也很高興。

「現在我們又可以一塊兒讀書了。我有一本阿爾比教徒，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我可以講給你聽。有一個怪物，名叫西門·蒙福。」雅各於是又急又亂地開始敘述那故事的情節。伊利亞望着他，想到這個大頭的朋友還是一點沒有改變，心中很愉快。雅各對於伊利亞在魚行裏的行爲，並不以為是件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他聽他的朋友講

完了那故事。只是說：

「那是應當這樣的！」

雅各的這意見，使伊利亞感到了隱隱的傷害。

潘屈羅哈聽見了伊利亞講到魚行裏發生的一切故事，顯然爲他的行爲所嚇倒了，但還是稱許似的說：

「你很巧的捉住了他們，孩子！唔，基利爾·伊凡諾維基當然不能爲你而辭退卡柏。卡柏懂得這項買賣，他是很有用的。而你呢，發生了那樣事情之後，到底不能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你要追隨真實，又要公開地幹。他之所以壓倒你，便是這個緣故啊！」

但是第二天，但倫斯却輕幽幽地對他侄兒說：

「當心潘屈羅哈，不要對他講那麼多的話！要當心呢。他已在討厭你，並且在罵你哩。他說，『你們看，看他變成一個怎麼樣的愛慕真實者，而他爲什麼是一個愛真實者呢？就因爲他仍然是一個笨胚啊！』」  
「是，他是這樣說的。」

伊利亞聽了他叔叔的話，笑起來了。

「可是他昨天還稱讚我，說我『幹得好』哩。所有的人都尋這樣，當面稱讚你，背後却又罵你。」

但是潘屈羅哈的意見並不減却伊利亞的崇高的自尊心。他覺得自己確是一個英雄，他以爲他在魚行裏幹得很好，比任何人在這環境之下幹得好。兩個月之後，找別的職業，都一無結果，伊利亞便跟他叔叔談了下面的一番話。

「唉，」駝背沮喪地沒精打采的說，「你弄不到地方啊，到處都說你太大了。我們怎麼生活呢，親愛的？怎麼辦呢？」

伊利亞却莊重而有自信地答道：

「我現在十五歲了，我會讀書，又會寫字。但是如果我是『大胆妄爲』的，那末別的地方也要辭退我的，還不是一個樣！誰要一個『大胆妄爲』的孩子呢？」

「那末我們怎麼好呢？」但倫斯坐在床上，兩手緊緊地握着床沿，惶恐地問。

「這樣給我做一隻箱子，再給我買些貨物——肥皂、香水、針、書——種種東西。我可以走來走去叫賣。」

「伊利亞我不大了解你，飯店裏吵鬧的聲音在我頭腦裏嗡嗡的響。一天到晚呀呀呀呀的。我容易把思想集中起來。而一件事物却老是浮在我的眼前，我的心中和我的念頭裏。」

實在駝駝背的一對眼睛裏已現出一種緊張的表情，好像他在不絕地計算一樁什麼事情，而始終算不好的一般。

「試試看，再說，讓我去吧。」伊利亞爲可以獲得自由的念頭所驅使，這樣懇求着。

「神祖上帝與你同在，讓我們來試試看吧！」

「哪，將來你就可知道了。」伊利亞愉快地嚷着。

「哦，親愛的！但倫斯嘆息了一聲，然後用苦痛的聲調說下去。

「如果你能長得快一點！如果你年紀再大一點，哦，親愛的！親愛的！我便可往別處去了。但是你簡直是我的

鐵錘爲了你，我不得不停在這死朽的湖中，讓它滅亡。我要到聖徒那裏去，告訴他們：上帝的聖徒們！恩人們！仲裁者！我犯了罪了！我痛苦着——饒恕我罷！代我在上帝面前請求罷！」

駝背突然哭了起來。伊利亞猜到他叔叔說的罪惡是什麼，同時那「罪惡」也就浮現到他的記憶中來了。他的心沉下去了。他很哀憐他的叔叔，但又找不到什麼話來安慰他，於是默不作聲了；直到他看見駝背的淚水簌簌地從深深陷落的怪可憐的眼眶中流出來時，他才喃喃的說：

「唔，不要哭罷。等一下，等我做生意發了財，你便可以走了。」他沉默了一會，思索了一番，於是安慰似地說：

「不要緊的，他們會饒恕你的。」

「他們會饒恕我的麼？」但倫斯柔聲問道。伊利亞便確信地反覆着說：

「他們會饒恕我的！我知道，比這更壞的事他們也可以饒恕的。」

伊利亞於是做了小販。從朝到晚，他頸上掛着一隻箱子，手裏托着架子，在鎮上的大街小巷裏穿來穿去。他撐起了烏溜溜的眼睛，鼻子掀到半天，很壯嚴地望着人們。一頂帽子恰好戴在眼睛上，他鼓起了喉嚨，用一種又清楚又年青的聲調叫喊着：

「肥皂！鞋油！生髮油！銀針！扣針！線！針！好的書！」

生活圍繞着他，好像一道喧擾而光輝的波濤似的流去。他也和別人同樣地，一邊感到自己是一個人，一邊在這波濤中又容易又輕快地淤泳着。他有時在市場上走來走去，有時到飲食店去，神氣十足地叫兩杯茶和一些白麵包，好像一個知道自己的價值的人似的，悠閑地喫着喝着。生活在他簡直是單純，容易而愉快的；他的思想已成

了一個明白單純的形狀，他想像着幾年以後，自己能够在一條清潔的不大吵鬧的街上，開一個小而清潔的舖子。他那舖子是雜貨店，賣些輕便乾淨的東西，這樣不致弄壞也不致染污人家的衣服。他看到自己也是又整潔，又健全，又漂亮。整條街上的人都尊敬他，姑娘們也都善意地望着他。一到晚上，店門關了以後，他便坐在一間整潔明亮的房裏，一邊喝茶，一邊看書。他覺得隨便什麼事物都必需清潔，清潔幾乎成了一種合理生活的主要條件了。每當他生意做得好，並且沒有人用粗野的待遇來侮辱他的時候，他便做着這種夢，因為自從他覺到他自己已是個獨立的人以來，他已變得非常敏感而性急的了。

但是當他一件東西也賣不掉，精疲力竭地坐在飲食店裏或街上時，他便想起了巡警對他粗暴的呼喝和推撞，主顧對他的懷疑的和討厭的態度，還有同業的勁敵對他的冷嘲熱罵，這一切都兜上他心頭，很不安地攪起了一種絕望沮喪之感。他的眼界漸漸廣了，他的觀察人生也比較深入了，而他的心上刻滿了種種的印象。這些印象便逐一在他那推理的天秤上試驗着。他看得很明白了，每個人的目的都是跟他一樣的。每個人都爲了要獲得能過無飢餓之虞的，和平而清潔的生活之資本而努力着，正和他一樣。並且沒有一個人不把妨害自己的人攆在一邊；他們都是貪婪而殘忍的，往往祇爲了喜歡加害於別人，便無緣無故地互相傷害，雖然這樁幹着是一無所得的。有時候他們還 這當兒發笑，而憐憫受害者的人真是絕無僅有的。

這種念頭頓使伊利亞對商業厭惡起來，他想開清潔的小商店的夢境也隨之消失了。他感到心中的空虛，覺到身體的倦怠在他想來，似乎他是永遠積不起足夠的錢來開一另小店的，也許到老也祇能頸上掛一雙箱子，肩背上披皮帶曳得痛痛的，徘徊於酷熱污濁的街上了。但是一旦生意好了，他的勇氣便被喚了起來，並且又做

起快樂的夢來了。

有一天，伊利亞在一條最熱鬧的街上遇着班許加。這個鐵匠的兒子隨隨便便套着，好像一個成人在散步似的，沿着鋪道走來；他兩手插在破褲袋裏；一件又破又髒的藍色上衣在他穿來也是大長太大了，披在肩上；腳上穿的一雙鄉下人穿的皮靴，兩個後跟在鋪石上喀托喀托地響着；一頂破的鴨舌帽愜意的歪戴着，遮住了；一隻耳朵，讓他那剃過的頭一半曬着太陽，而他的臉上頸上都砌了一層厚厚的污膩。他老遠認出伊利亞了，並且快活地向他領首，可是並不加緊脚步迎上前去。

「好啊，伊利亞說，「你穿得怪漂亮呢！」

班許加緊緊地握住了伊利亞的手，不讓牠縮回去，愉快地笑着。他的牙齒和眼睛從骯髒的污皮中燦然而又欣然地閃耀着。

「你好不好？」

「我們能過得怎麼樣就怎麼樣；有東西吃，我們狼吞虎嚥地吃，沒有，便叫叫，空着肚子睡覺——哈哈！但是今天碰見你，我很高興，真的呢！」

「你爲什麼永遠不來看我們呢？」伊利亞微笑着問。

伊利亞看伊利亞這位老朋友，這麼快樂，這麼骯髒，心裏也很快樂。他看見班許加腳上的鄉下人皮靴，再看看自己腳上的那雙值九盧布的新皮鞋，便自滿地微笑了。

「我怎麼知道你住在什麼地方呢？」班許加說。



「還是老地方，在菲列蒙諾夫家裏。」

「真的！雅各早先和我說你在什麼地方賣魚哩。」

於是伊利便把他在斯脫洛蓋諾夫店裏服務時的經歷以至現在過的生活，得意揚揚的都講給班許加聽。  
「這才是硬漢子幹的！」班許加稱許地嚷着。「我還不是和你一個樣。我在印刷所裏，因為搗亂子出了差。於是我到一個畫家那裏去服務，做磨顏料和別的雜務。那曉得他媽的，有一天我去坐在一塊沒有乾的招牌上——好，他們就此來打我；見鬼的主！入囉！主！婦！工人！囉！大家一齊來打我。我真以為他們要打吃力死！才放手的！接着他們就歇了我。現在我和一個鉛匠住在一起——每月六個盧布。我剛剛吃」午飯，現在正預備回去工作。」

「看你樣子好像一點不匆忙。」

「管他娘的事情是永遠做不了，做不完的我。我幾時一定來看你。」

「一定來！」伊利用親熱的調子答道。

「你仍舊讀書麼？」

「當然讀的，你呢？」

「我也稍微讀一點。」

「那末你現在還寫詩麼？」

「唔，也寫的。」

於是班許加又歡笑起來了。

「噲，那末你來好不好？並且把你的詩也一道帶來。」

「我要來的，一定！我還要帶些燒酒來哩！」

「你喝酒麼？」

「我們大家都喝的。可是現在該告別了。」

「再會，」伊利亞說。

伊利亞在路上一邊走，一邊想着班許加在他似乎覺得很詫異，這個衣衫襤褸的孩子並不對他那漂亮的皮鞋和整潔的衣服露出一點妒意，他甚至注意也不注意一下。而當伊利亞把自己的獨立生活告訴他時，班許加也只是歡喜歡喜而已。因此伊利亞心中便起了一個難解的疑問，他自問着，難道班許加並不在追求別人都在追求的東西，這是不可能的麼？一個人除了清潔安靜獨立的生活之外，更希望能有些什麼呢？

這個陰鬱惱人的感覺，在伊利亞上禮拜堂去之後，往往要擴大起來。他很高興去做早晚的禮拜，做禮拜他很是難得缺席的，但並不做禱告，也不轉什麼別的念頭，只是站在一個角落裏，望着那集會，傾聽着讚美歌。人們默默地站着一動不動的，而在他們的沉默中却有一種什麼東西是一致的，彷彿每個人都把思想集中在那種東西上面。讚美歌的聲音，香的煙霧，瀰漫了禮拜堂；有時後伊利亞似乎覺得自己隨着歌聲離開了地面，和歌聲同在溫和縹緲的大氣中飄浮着，並且自己好像要溶化在這裏面了。在那充滿於禮拜堂並給他心靈上以安慰的嚴肅與神祕之中，他覺得似乎有一種東西是他在匆忙生活中從來找不到的，也是和他平日所希望的完全不同的。

最初伊利亞的這個印象，還和他日常生活中所感受的印象相隔離，並不互相混雜，也不苦惱他。但是過了一

個時候，他覺得有個什麼東西常常在他心裏監視他，那東西在他忙碌的時候畏怯地躲起來，不作一聲，但是他一到禮拜堂去，那東西便在他靈魂中逐漸擴大起來，喚起各種莫明其妙的苦痛的思想，而且顛覆了他那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的觀念。在這種時候，伊利亞往往會想到隱士安諦波的故事和葉連梅公公的那番讚美上帝的說話。

「我們的上帝是無所不知的，他會估量一切，除了上帝，再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伊利亞回到了家裏，心不安意不定的，他覺得他那未來的夢境消失了，連那夢想的一切吸引力也都消失了，而心中却湧起一個新的念頭，搖斥他那開雜貨店的願望，但是過了一個時候，生活回復了常態，那不安的感覺又在他那心的極底消失了。

當伊利亞把一些自以為有趣的事情告訴雅各聽的時候，他從不說到這種內心的鬥爭，他自己永不願更進一步去考察那事件，也不竭力去想瞭解那莫名其妙的感覺。

晚上，他總是過得很快樂的。他一從街上回來，便到瑪霞住的地下室裏去，用一種自覺到回家來很舒服的人的調子問。

「小瑪霞，茶飲怎麼樣了？」

但茶飲是常常早已預備好了的，放在桌子上，嗶嗶啾啾地響着。伊利亞往往帶幾好吃的東西回來——什麼硬脆餅啦，薄荷餅啦，蜜糖薑餅啦，或者糖什的菓漿啦；瑪霞也很高興給他茶喝。這姑娘已開始在賺錢了。瑪蒂教她做紙花，她便喜歡用一些沙啦啦會響的薄紙來造色彩鮮明的玫瑰花。有時候，她一天可以賺到十個戈比。有一次，瑪霞的父親害了傷寒病，他在病院裏住了兩個多月，回來時身體又瘦又弱，頭上披滿了美麗的卷髮。他已把

蓬鬆難有的鬚髻剃掉了，所以雖然他的面色很黃，兩頰深凹，看去倒像是減輕了五歲。他白天裏仍到別人的店裏去工作，甚至也不大回家來睡覺，家裏的事全歸他女兒料理。瑪霞替他補補衣服；她跟人家一樣，喚起他——『潘費許卡』來了。鞋匠看了女兒對他的態度，很是高興，並且有幾分看重這個卷髮的女兒。她跟他一樣，能又快樂又活潑地哈哈大笑的。

晚上和瑪霞一道喝茶，已成爲伊利亞和雅各的一種習慣了。三個孩子坐在桌邊，身體一暖便興奮起來，於是——一邊談着種種在他們覺得有趣的事，一邊喝了很多的茶，喝得很久很久。伊利亞講他在街上看見的事情，雅各談了整天的書，便講些書本上的話，或飯店裏發生的醜事，或拘怨他父親的話，但是他却更常講些在伊利亞和瑪霞聽來覺得奇怪而難懂的事情。瑪霞呢，她整天坐在房間裏做做事，唱唱歌，聽聽兩個男孩子的談話，自己很少開口。遇到好笑的時候，才笑一笑。茶是非常好的，甚至那茶炊也似乎顯出一種美觀，有趣快活的表情。差不多常常是這樣的，孩子們剛剛喝起好茶來，那茶炊便好像和善地大驚小怪似地，嗚嗚嗚嗚地響起來，鳴着不平。於是他們知道茶炊裏沒有水了。瑪霞便拿起茶炊，帶出去充水。有時候，她一個晚上要這麼地去充好幾次水。有月亮的晚上，月光照在那小小的團體上，那每天完全相同而老是形狀不變的一點上。

在這小房間裏，四週是半腐敗的牆壁，上面蓋着又低又重的天花板，隨時缺乏空氣，光線，麵包，砂糖，和許多別的東西，然而那裏却是快樂的，並且是許多良善的感情和天真的年青思想的老家。有時候，潘費許卡也加入這茶話會，他在一個昏暗的角落裏，不是坐在靠近那半沉在地下低矮的舊火爐台上，不然便盤坐在火爐上。他垂下頭，小小的潔白的牙齒，在薄明中閃閃作光。他的女兒會遞給他一大杯茶，砂糖和麵包。他接受了之後，便微笑着說：

「謝謝你，瑪利亞·潘費利娜，我深深地感到你的好意！」

有時候，他像有些姊妹似地，嘆息一聲，叫道：

「你們真是幸福啊，你們這些傢伙，怕要給雨水淋濕呢！這纔像人間的快樂啊！」

接着，他一邊微笑，一邊嘆息着說：

「一生，逐漸好起來了！一年比一年愉快些。我在你們這般年紀的時候，祇和製鞋的鐙形鐵做伴侶。那東西一撫摩我的背脊，我便歡喜地用最高的聲音呼號着。祇要那東西一停止，我的背脊就好像惱怒起來，失了好親友似地撒着嘴，悲傷起來。但是，它也不會叫我的背脊多等的——因為那是一隻有靈性的鐙形鐵哩！是啊，憑上帝說，我所享受的快樂就祇有這一點！可是，等到你們年紀大了，你們會把這一切記着——你們的談話，種種的事件，和你們一切的快樂生活。我年紀已經大了——卅六了——但是有什麼值得我回顧呢？連一個火花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在你們那般年紀的時候，我是跟驢子瞎子一般。我祇記得我因為又飢又冷，牙齒格格地響，臉上滿是傷痕；但是怎麼我的骨頭、耳朵、頭髮，倒不會損壞，這我可不懂了。只有火爐沒有當過毆打我的工具，但人家可以任意地把我拉到火爐邊去撞個暢快。唔——是啊，他們折磨我，並且把我當做一根該得扭絞的繩子似的對待我。他們雖然打我，活剝我的皮，吮我的血，把我擲在地板上——可是俄國人是柔順的。你可以在白裏搗他，而他還是要站起來的。俄國人——是最強健的人啦；你們看我，我曾經被折磨過，被剝削過，但是我還是活着，抵抗着，過着杜鵑那樣的生計。我從這個飯店飛到那個飯店，對整個世界都很滿意。上帝是愛我的。他祇對我看了，一次，笑了，笑說，『喔，你是這麼一個傢伙！』以後就不再看我了。」

孩子們聽了鞋匠這番流暢的話，都笑了起來。伊利亞雖則也笑，可是鞋匠那種抑揚的管調，老是在他心中喚起一種執拗而模糊的觀念。有一天，他想弄一個明白，便露着懷疑的微笑，問鞋匠道：

「那末，費許卡，你不想望什麼東西麼？」

「哪個說的哪裏，我老是想喝酒。」

「不，老實跟我說罷，你想望什麼東西麼？想望的是不是？」伊利亞固執地說。

「當真好，那末我想望一隻手風琴。我要一隻好——好的手風琴，一隻值廿五盧布的手風琴！嘻嘻——嘻嘻——」

「嘻嘻！那末可要我拉一點給你聽聽罷！」

他沉默了一會，接着便快樂而又輕聲地笑起來了，但一下子又不笑了，在沉思着什麼事情似的，而最後終於

非常自信地對伊利亞說：

「不，我的孩子，手風琴對我也是沒用的。第一，一件值錢的東西，我一定賣掉，把錢喝酒化了——這是一點！」

第二，也許牠還不及我那隻舊的好——這是第二點！你曉得我原有的那隻手風琴麼？這是無價之寶啦！我的靈魂

也寄寓在那裏面哩！牠瞭解我。我祇消轉一個念頭，預備把手指按到音栓上，牠便唱起來了。我那手風琴，孩子是罕

有的一隻呢——也許這世界上唯一的一隻罷。我的手風琴在我簡直像家小一般。我從前有過一個真的老婆——

——她可不是人，而是一位天使！但若是我現在要討老婆——哪裏？我怎麼能够呢？再要找到她這樣的人是不可

能的了！我一定要用舊的標準來評衡新的老婆，這樣便會證明她的短處，這對她對我都是不好的。就是這個道理

啦！哦，親愛的，倒並不是因為真正的好便是好，而是要我所愛好的才算好啦！」

伊利亞同意於潘費許卡這番讚美他那手風琴的話。潘費許卡的樂器因爲好像有靈性似的而且音調又好，引起人們一致的讚美。可是伊利亞總不能因此相信鞋匠就不想望別的了。一個明白而確定的疑問便出現在伊利亞的眼前——一個人終身在污泥中過活，穿着襤褸的衣服趕來趕去，喝着燒酒，又會拉手風琴，而不想望別的東西，那是可能的麼？這念頭使伊利亞把潘費許卡看做一個變態的人，但是他還是有趣地觀察這個較漠視的人，並且覺得這個鞋匠雖是個酒徒，是個一無用處的傢伙，可是就他的靈魂說來，他倒是整個屋子裏最高尚的一個！

有時候，這幾個年青人臨到了那些大的深刻的疑問，那些疑問打開了橫在他們面前，引誘他們的研究心，過後便好像一個無底的陷坑似的，將他們吞入神祕的黑暗中去了。這層疑問大抵是雅各提出來的。他有了一種奇怪的癖性：他常常碰着什麼東西便把身體靠在那東西上面，好像他覺得兩隻腳是站不穩似的。他一坐下來，不是把背脊靠在最靠近身邊的東西上，便是用手緊緊地壓着牠。在街上走時，脚步快而不勻，不知爲什麼緣故，他總好像靠在數着邊石一般，把每一塊邊石都碰一碰；不然，便用手去摸摸所有的牆頭，倒好像在試着牆垣是否堅固一般。在瑪霞家裏喝茶時，他往往臨窗而坐，背靠在牆上，他那細長的手指握住了椅子或桌邊。他那大頭，滿披着濕的鮑屠色的平服而柔軟的頭髮，側在一邊，望着他的談話的對手，他那碧眼，在蒼白的臉上不斷地睜緊而又睜大起來。他仍舊喜歡講他的夢境，不過每逢講到他讀過的書本的內容時，他總要插進些他自己杜造的希奇古怪而不能瞭解的東西去。伊利亞好幾次捉住他這層杜造的話，但是雅各一點也不狼狽，只是簡簡單單的說：

「這樣講法才好啦！只有聖經是不許人批評的，但是普通的書，你要怎麼講就怎麼講。那些書是人寫的，而我也是一個人。書中我有什麼不喜歡的地方，我可以改變牠。噲，你說罷，你睡熟了，你的靈魂在什麼地方？」

「那叫我怎麼知道呢？」伊利亞回答他。他不喜歡諸如此類的疑問，因為這種問題惹起他一種不快和不安的感情。

「我相信，靈魂的確確是飛走了的，」雅各申說道。

「那當然是飛走的，」瑪雷確信地說。

「那末，你怎麼曉得呢？」伊利亞嚴厲地問。

「我想是這樣的。」

「牠飛出去的，」雅各沉吟地微笑着說。「靈魂也需要休息的。我們做各種的夢就是這個緣故啦！」

伊利亞聽了這稱無傷的話，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便一聲不響了，雖則他常常經驗到有一股強烈的欲望要反駁他朋友所說的話。大家都沉默了一忽，著者是沉默了幾分鐘罷。那黑暗的小房間似乎愈變愈暗了。燈光閃動着，茶炊裏發出一種炭的氣味，他們還聽到一種異樣的、遲鈍的聲音；那聲音是從飯店裏傳來，在他們頭頂時而嗡嗡時而轟轟的響着。於是雅各又輕幽幽說的下去了：

「人們慌慌忙忙，工作着並且幹着諸如此類的事。這就叫做生活。於是突然間——一個打擊！人便死了！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伊利亞，你怎麼想法呢？」

「這是沒什麼的，年紀大了，死的時候就到了。」

「哪裏，年青人和小孩子也死的哩！強壯的人也死的。」

「他們死，便表示他們身體不強壯囉！」



「但是人爲什麼要活呢？」

「啊，那是！」伊利亞覺得這個問題有話可答，於是冷笑地叫道：「他們正爲了生活，才要生活啦！他們工作，他們竭力要得到成功。每一個人都希望好好的生活，而找尋出頭的機會。每一個人都要尋求一種發財而過清淨生活的幸運啦！」

「但那些都是窮人。那末有錢人呢？他們什麼都有了。他們還用得着找求什麼呢？」

「唔，你說得聰明。那些有錢人假如沒有有錢人窮人爲誰工作呢？」  
雅各考慮了一下，問道：

「那末，照你的意見，以爲每個人都是爲了工作而生活的麼？」

「當然，但也並不是說人人如此。有的人做工，另有一些人却一事不做。他們已幹過他們的事業了，積了錢，在過活。」

「但是爲什麼呢？」

「見你的鬼！人家要不要活？那末你呢？你要不要活？」伊利亞這樣嚷着，對他的朋友生氣來了。但是他到底爲什麼要生氣呢？這却很難說——是因爲雅各問了各種問題，或因爲他回答那些問題回答得不好？他覺得雅各的各種問題，捉住了他心胸中的某種東西，那是不能舉起來而只能引起一種不快的感覺的。「那末你自己又是爲什麼而活着呢？」他向他朋友嚷道。

「那正是我所不瞭解的啊！」雅各溫柔地說，「我並不介意死——我是怕敢——不過那還是同樣的有

於是他突然溫和而又呵責地說起來：

「你發脾氣，那是很不對的。你想想，人爲工作而生活，工作又爲人類而存在——而他們呢？那好比一個車輪轉了又轉，仍舊在老地方。到底是爲的什麼？——那是很難懂得的，並且上帝又在哪裏呢？上帝便是那車軸罷！他對西當夏娃說：『多多生育，蕃殖起來，佈滿這個世界。』——但是爲的是什麼呢？雅各於是朝他的同伴彎下身去，一雙碧眼含着恐怖，用輕微神祕的音調問着：『你可知道本來是有這個話的，我們爲什麼活着——上帝已經告訴了我們的。但是有人從上帝那裏偷了去——把那說明偷了去藏過了。而那個傢伙便是撒但！除了撒但還有誰呢？誰也不知道人爲什麼而活着，便是這個緣故。』」

伊利亞聽了他朋友的不連貫的議論，覺得他握住了自己的靈魂，因此他一聲不響了。

雅各便更急更輕地說下去。他的一對眼睛從眼眶裏突了出來，蒼白的臉上滿呈着恐怖之色。他講的什麼話，簡直一點也聽不懂了。

「上帝要求於你的是什麼——你知道麼？」他突然把聲音提得比他那一逕在滔滔不絕地議論着的聲音更高，用一種誇耀的感嘆的聲氣叫道。接着又從他唇邊流出一些輕輕的不連貫的字句來。瑪霞驚奇的張大了口，望着她的朋友兼保護者。伊利亞惱得緊緊地蹙着眉頭。他因爲聽不懂就覺得討厭起來，他自以爲本比雅各聰明，但雅各往往用他那奇妙的回憶和流暢地談論各種高深的事件來嚇住他。到後來，他默默地聽得不耐煩起來了，並且覺得心中起了一種苦痛的擾亂，他便惱怒地打斷了對手的話頭。

「見你的鬼！你在胡說八道講什麼？你因為書讀得太多，所以弄成這個樣子。你自己一點也不懂啊！」

「但我剛剛不是正說過『我一點也不懂』的麼？」雅各又驚異又煩惱地叫道。

「那末就明明白白的說我不懂，但你又撐開喉嚨，瘋子似的講個不了。我得聽你講啊。」

「不慢着！」雅各固執着。『你有沒有想到以我們的能力去理解事物是不够的？』——這裏的一盞燈和一個火焰。這火焰是從那裏來的呢？牠忽而出現，又忽而隱滅。擦一根火柴便燃了起來。由此可見火焰老是存在着的那末，牠是不是在空氣中浮蕩着而眼睛看不見呢？」

這個問題又把伊利亞窘住了。他臉上的輕蔑的神色也漸漸的消失了。他望着那盞燈，說：

「假如空氣中有火焰存在着，那末空氣應該是常常溫暖的。但是溫度在冰點以下的時候，火柴還是擦得着的。由此可見火焰並不在空氣中。」

「不過那末在什麼地方呢？」雅各問着，有所期待似的望着他的朋友。

「在火柴裏，」瑪霞憤憤道。但是在這種有關人生奧祕的談話中，這位姑娘的話往往是得不到回答的，她對這個已經慣了，所以也不發脾氣的。

「在那裏？」伊利亞激怒着叫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曉得一個人不可以將手放到火焰中，但是一個人却可以在火焰邊取暖。就是這一點兒！」

「你說的很漂亮！」雅各憤怒而又興奮地說。「誠然，我不知道！我可以跟你一樣輕輕便便地這麼說，無論那個蠢貨都會這麼說的。不，你只要說明——火從哪裏來？我不是問麵包，那個是每樣東西都看得見的人從麥

「取麥子，從麥子——磨成粉，從麥粉——揉成生麵團，這樣麵包就成了。但是一個人，是怎麼生出來的呢？」  
伊利亞儘望着他朋友的大頭，又驚異又羨慕。他時時覺得自己給雅各的實開難倒了，於是從坐位上跳起身來，吐着粗暴苛刻的話。每當這種場合，他常常將強壯的，肩膀寬闊的身體搬到火爐那邊去，把肩膀擡在火爐上，搖卷髮，一個字一個字都加考慮地講出來。

「你把我的頭也弄昏了。你是個怪東西，完全是個怪東西！因為你沒有什麼事可做，所以你的頭腦裏全是這種東西。你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站在賬台上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而你將永世像柱子似的站着了。但是你如果像我那樣的爲了前途而一天到晚在街上走着，你便沒有工夫去胡思亂想了。你便要學最好的方法去捉住時機，使你能夠安身立命。你的頭所以會這麼大，全是因為種種胡思亂想弄得牠突出來的。聰明的念頭是小的，並不使人腦壳膨脹起來。」

雅各聳着身體坐在椅子上，兩手緊緊地抓住一些東西，默然傾聽着伊利亞的話。他的嘴唇時常動一動，但並沒有聲音脫出來，兩隻眼睛不住地震動着。直到伊利亞把話講完了，又坐到桌子邊去的時候，他才說起他的哲理來：

「據說有一本書叫做科學——裏邊關於可怕的魔術跟別的一切都有說明——怎麼樣，什麼緣故，爲什麼。如果我們能夠弄到一本，讀一讀。這樣一本書你不想讀？我想那是很可怕的。」

他們這麼談着的時候，瑪麗便從桌子邊站起來，坐到自己的床上去，一對烏溜溜的眼睛，從那裏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過了一下她往往打起呵欠來，身子也前搖後擺的，到末了她便倒在枕上了。

「唔，是到睡覺的時候了罷。」伊利亞這麼說。

「那未走罷。不過稍爲等一等！讓我替瑪霞蓋好被頭，熄了燈。」

可是一見伊利亞伸出手去開門，雅各便慌慌張張而怪可憐地說：

「等一等。我一個怕呢！——這樣暗的。」

「哦，親愛的！」伊利亞輕蔑地叫道。「你已經十六歲了，童子，還像小孩子似的。看我怎麼樣，我是什麼都不怕的，嘔？即使遇見一個鬼——我也不在乎！但是你——」

說着他對雅各揮揮手。雅各輕輕幽幽地在瑪霞身邊忙了一陣，於是趕緊吹熄了燈。那燈光顫抖了一下，消滅了，黑暗便靜靜地從四面向室中襲來。有時候，也有一縷青色的月光透過窗子溫柔地落到地板上來。

有一個例假日，伊利亞咬緊着牙齒，臉色慘白地回家來，衣服也不脫，就倒在床上了。他心中充滿着怒氣，好像有一團不動的冷冰冰的東西塞在他胸中；他的頸項上隱隱作痛，使他的頭也不能轉動；他的全身似乎都因受的侮辱而在作痛。

這天早上，一個警察得到了一塊腰圓形的肥皂和一打鈎子，就准許伊利亞帶着他的貨物站在一個正在表演的馬戲場近傍，伊利亞就在入口處附近很舒暢地擺起他的攤子來，不料警佐跑來了，在他的頭頸上打了一拳，又踢翻了他那擺着貨物的架子，因此所有的貨物都散落在地上，有些東西滾到污泥中去，弄髒了，還有些竟不見了。伊利亞一邊檢拾他的貨物，一邊對那警佐說道：

「這不是合法的處置，大人。」

「什麼？」那違法者捺着鬍鬚問。

「你沒有這樣的職權。」

「真的米古諾夫帶他到警察局裏去，」警佐泰然地說。

於是就由那准許伊利亞站在馬戲場近傍的同一警察，帶了他到拘留所裏去，把他一直關到天晚。以前伊利亞也跟警察發生過多次衝突，但被他們監禁，這却是第一次，所以他感覺着空前的受辱和惱怒。他躺在自己房裏的床上，閉着眼睛，一心想着那壓在他胸口的痛苦而難過的感覺。隔壁飯店裏，充滿着嘈雜的、轟隆轟隆的聲音，好像在多霧的秋天從山上傾瀉下來的混濁的急流所發的響聲。鐵盤噼噼啪啪，碗碟叮叮噹噹，人們高聲叫着麥酒茶和啤酒。堂倌們喊着：

「來了，立刻就拿來了！」

有一個很高的聲音，好像一條震顫的鋼鞭似地突破了那嘈雜的聲浪，悲哀地長吟道：

「想不到我會在厭倦中虛度我的青春。」

另一個低而宏亮的聲音，混在一切的嘈雜聲中，柔和悅耳地應和着第一個人：

「啊，我曾在厭倦中虛度我的青春。」

於是，兩個聲音融合爲一個悲壯的、清澈的音調，壓倒了那些騷音，成爲一片哭聲：

「生活啊苦惱，又沒有錢，

只有該咒咀的寂寞。」

有人用一個枯燥的、好像木質的破喉嚨喊道：——

「你瞎說！那是這麼說的：『凡遵守我的忍耐話者，我將使他不受試探。』」

「你才在瞎說！」另一人激烈地、清晰地回答道：「就在同一地方寫着：『你們是溫吞吞的，既不冷，又不熱，所

以我要把你們從嘴裏吐出來，「你看，你得到了些什麼呢？」

突然起了一陣大笑聲，接着就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好像冰雹似地迸射出來：

「因此我就打她——打她的小巴掌，打她的漂亮的小巴掌！先打她的耳朵，然後打她的牙齒。啪，啪，啪！」

「喔，你這魔鬼，哈哈——來呢？」

那尖銳的聲音一邊急喘着，一邊又響又尖銳地繼續說道：

「她跌倒在地上啦。於是我又打她的巴掌，打她的美麗的巴掌！這——是給你的！我是吻牠的第一個人，現在我要打爛牠！」

「每個講解聖經的人！」有人冷笑了一聲，喊道。

「不，這是我的權利。一個男子應該這樣的！他應該這樣的！」

「我愛多少人，我就斥責懲罰多少人，」你忘了這話嗎？又說：「不要議論人，你們才得不被別人議論。」還有你難道忘了大衛王的說話嗎？」

伊利亞傾聽着這些談論，歡聲和笑聲聽了好久，可是牠們並沒有給他什麼印象，也沒有引起他的什麼思想。在他面前的黑暗中，浮現出了那警佐的鷹爪鼻的瘦臉來，一對綠眼睛放射着惡意的兇光。紅鬍鬚不停地翹動着。他注視着這臉孔，把牙齒愈咬愈緊。可是隔壁的歌聲愈來愈響了，唱歌的人興奮起來了，他們的聲調愈來愈豪放響亮了。那尖銳的悲哀的聲音攢入了伊利亞的心中，觸着他心上的那團冰冷的、憤懣和自尊合成的東西——

「我曾走遍」



那很高的聲音唱道：

「從東到西，」

另一個應和道：於是兩個聲音融合爲一陣哭聲，

「西伯利亞的全境，」

不息尋找我的歸途。」

伊利亞嘆了口氣，又開始傾聽那些悲哀的詞句。在飯店裏的濃密的騷擾中，牠們好像佈滿白雲的天上的小星星似地閃爍着。白雲迅速地飄過，星星時而出現，時而又隱滅——

「啊！飢餓時我曾咀嚼自己的舌頭！

冷起來我的骨頭凍得疼痛。」

這歌曲意味深長地唱下去。

「唱下去，夜鶯們啊！有人親切地喊道。

伊利亞心中却在這樣想：這些人此刻歌唱得這麼美妙動人，過一會兒喝醉了麥酒，恐怕就要打架了，人心中的優點是不能持久的。

「啊，我的命運真黑暗，」

那很高的聲音哀號道。

於是那低音就用一種低的調子，大聲接唱下去——

「好像負着鐵的重荷。」

伊利亞的腦海中重新現出了葉連梅公公的姿態來。那老頭兒，眼內和臉上都流着眼淚，正在搖着頭，說道：「我看了又看，終於看不到真理。」

伊利亞想道，葉連梅公公是愛上帝的，可是也在暗中積蓄錢；但倫斯叔叔是畏上帝的，可是却偷了那筆錢；無論什麼人，似乎都有兩重性格。每個人的胸中，好像都有一對秤盤，而人的心好像天平秤上的箭頭，有時擺到這邊，有時擺到那邊，權衡着善惡的輕重。

「啊哈！」飯店裏有一個聲音狂吼道；接着就有一件什麼東西着力地倒在地上，那股勁使伊利亞睡着的床舖也受了震動。

「住手！老天爺！」

「抓住他——啊啊！」

「救命！」

騷擾的聲音突然響起來，一大陣聲音同時發出來，急旋着，呻吟着，在空中震盪着，好像一羣兇猛的餓狗似地彼此撕打。各種的聲音都被一片混雜不清的叫喊聲淹沒了。

伊利亞得意地聽着這一片騷擾聲；他很高興，因為他所預料的事已經實現，而證實了他對於人們的見解。他在床上翻了個身，把兩手枕着頭，又思索起來了。

「我想祖父安諦波所作的孽一定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為要求上帝饒赦，竟一連默默地祈禱了八年。而人們

也饒赦了他談起他時都很恭敬，稱他爲正直的人。可是他們却斷送了他的孩子們的前程：他們把一個放逐到西伯利亞去，而把另一個趕出了他們的村子。」

「這兒不得不打一種特別的算盤！」伊利亞記起了漁行老板斯脫洛蓋諾夫的印象很深的話。「如果有一個好人和九個壞蛋，那一個人決沒有用，他一定要失敗的，多數纔是不錯的。」

伊利亞微笑了一笑。他對於一切都發生了一種冷酷的惡感，好像一條蛇似地在他的胸中蠕動着。他不絕地回想起各種熟悉的景象來。肥胖擁腫的瑪蒂，躺在院子中央的塵土中，嘴裏呼唧着：

「姆——姆！——但願你能看到我啊！」

醉醺醺的潘費許卡，搖搖晃晃地站在她近傍，帶着斥責的口吻說道：

「她已塞飽了肚子！這母豬！」

而強壯的紅面孔的潘屈羅哈，站在階沿上看着他們，同時輕蔑地微笑着。

伊利亞把這一切描摹給自己看，他的心就收縮起來，愈來愈硬了。

飯店裏的爭吵已經結束了。有三個聲音——兩個女的，一個男的——要想合唱一隻歌，可是却沒有唱成功。什麼人拿了一只手風琴，彈奏起來了——彈得極壞，不久就停止了。貼近伊利亞的鋪位的牆邊，有兩個人低聲地講起話來了，在談話中間時常嘆着長氣。伊利亞忿忿地聽着他們：

「你老是這樣生活下去——工作着——耗盡了你所有的心血——一點好處也得不到。人家都能過相當舒適的生活，而我們却似乎始終爬着，並非穩固地用腿子站着。」

「是——啊。」

「而在勞碌中，我們什麼也分辨不清。我們只能斷定一件事，那就是，專靠規規矩矩地工作，你永世也不能爲自己建築一幢石頭房子，反而必須時刻十分留意，以防折斷頸項或送命。」

「啊！天哪！這是沒話可反駁的。」

「至於不規矩的事情，我們既沒有勇氣幹，也沒有這本領。所以——蠅蟻雖想吃胡桃，可是沒有牙齒。」

「天哪，上帝啊！」

伊利亞不禁也嘆了口氣，在飯店裏的一切嘈雜聲之上，可以聽到潘費許卡的響朗的聲音。那鞋匠正在單調地，滔滔不絕的喊着：

「喔，棕色的小瓶啊，把你裏邊的東西倒出來，不要吝惜你主人的財產！讓我們喝酒，愛娘兒們吧，直到我們變爲討飯子！大家分出一縷紗來，叫化子就可以結成一條繩，如果他從繩上跌了下來，他可以用自己的筋來吊死。」

於是發生了一陣歡笑聲和喝采聲。接着，貼牆的低語又開始了：

「我從兒童時代起，一直在工作，而不久我就要四十歲了。但是常常連果腹的麵包都沒有。煩惱是每天都很多，但菜湯却不一定有。家裏很悽慘。孩子們哭喊，我的老婆怨天尤人，我只希望能閉上我的眼睛。唔，在一個天氣很好的日子，你再也忍耐不住了，就丟開了一切的顧慮，盡情地去暢飲一下。可是當你的知覺回復時，向四週一看，你就會發見，當你在飲酒作樂的時候，貧窮已把他的牙齒磨得更銳利了。」

「這是真的。」

「於是你就禱告：大慈大悲的主啊！我爲什麼要這樣受苦呢？但是我想他並沒有聽見。」

「是聽的。我想他並沒有聽見。」

那重濁的聲音的絕望的低語，以及那些更其絕望的單調的回答，使伊利亞很難過。他在床上翻了幾個身，故意用他的肘部在牆上很響地擊了一下。那些聲音就不響了。

可是，已被一種難堪的不安所抓住的伊利亞，已不能再睡下去了。他就爬起來，向院子中走去；但走到階沿上却站住了，他很想到什麼地方去，但不知道到哪裏去才好。時候已經不早了；瑪霞已經睡了；雅各正在頭痛，睡在自己房裏，而伊利亞又不顧到他房裏去，因爲潘屈羅哈見了他總要繃眉頭。寒冷的秋風正在吹着。一種濃厚的，幾乎墨黑的暗影充滿着整個院子，天空也看不清楚。院子裏所有的房屋，似乎是被風所凝結的龐大的一塊塊黑影。在那潮濕的空氣中飄浮着奇異的聲音，噼噼聲和沙沙聲，還有一種奇異的柔和的低語聲，彷彿什麼人在對人生訴苦。

風向着伊利亞刮過來，撲在他的臉上，使一股溼氣攢亂了他的頭頸裏。他打了一個寒噤，但並不走開，依舊站在那邊，默想着：要這樣生活下去是做不到的。他必須離開這一切不潔的騷亂而去獨居在清淨中。

「誰站在那邊？」突然有一個重濁的聲音問道。

「是我說話的人是誰？」

「我——瑪蒂蔡。」

「但是你在哪兒呢？」

「我正坐在木料上。」

「做什麼呢？」

「不做什麼。」

於是兩人都沉默了。

「今天是我母親的死忌，」瑪蒂蔡在黑暗中說道。

「她死了很久嗎？」伊利亞因為沒有別的話可說，就這樣問。

「是的，大約已有十五年了，或者還不止。你的母親還在嗎？」

「不，她也死了。那末，你多大年紀呢？」

瑪蒂蔡最初一聲不響，接着呼哨了一聲，說道：

「將近三十我已老了。我的腿已經壞了。牠腫得像一只冬瓜，而且很痛。我曾經用各樣的東西來摩擦牠，但都不見效。」

「你應該到醫院裏去。」

「路太遠了，我永走不到。」

「僱一部車子。」

「我沒有錢。」

有人打開了飯店的門，一大陣嘈雜的聲音就衝到院子裏來。風把這些聲音捉住了，把牠們吹散在黑暗中。

「你站在這裏幹嗎？」瑪蒂蔡問。

「不做什麼。我覺得很悶。」

「正跟我一樣；我的房間好像一具棺材。」

伊利亞聽見了一聲長嘆。接着瑪蒂蔡說道：

「到我的房裏去吧？」

伊利亞望着那女人的聲音發出來的方向，不介意地答道：

「走。」

他們攀登那通到閣樓去的梯子，瑪蒂蔡走在前面，伊利亞後隨。她先提起右腳來，放在梯步上，於是嘆了口長氣，才慢慢地提起她的左腳來。伊利亞慢慢地跟着她走，心中並想不到任何特殊的事物，彷彿有一種難過的感覺，在阻止他走上去，正如瑪蒂蔡被她的疼痛所阻一樣。

那女人的房間長而狹，所以天花板確乎很像棺材蓋。在門的近旁，有一只荷蘭式的暖爐；在牆邊，背靠着暖爐，是一張寬闊的床鋪；而在床鋪面前，放着一只桌子，兩邊各有兩把椅子。還有一把椅子，放在近窗處，那扇窗好像是那灰色的牆上的一個黑點。這裏，因為在屋頂上，所以風的呼嘯聲更響。伊利亞在窗口的椅子上坐下了，看到角落裏有一幅小小的神像，就問道：

「那是誰的肖像？」

「聖·安的，」瑪蒂蔡虔敬地低聲說。

「那末，你叫什麼名字呢？」

「也叫安，你不知道嗎？」

「是的。」

「沒有一個人知道，」瑪蒂蔡說着，就很沉重地坐倒在床上。伊利亞望着她，可是一點也不想講話。那女人也默不作聲。他們兩人默默地坐了好久，至少有三分鐘，好像都沒有注意到對方的存在。最後瑪蒂蔡才問道：——

「唔，我們做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伊利亞惶惑地回答。

「喔，當然不知道的，」女人不相信地微笑着，這樣說。

「那末，怎樣好呢？」

「請我吃些東西去買一瓶啤酒來，最好爲我買點吃的東西來，不要別的，只要一些吃的東西。」

她的聲音中斷了，她咳嗽了一聲，然後吞吞吐吐地說道：

「你知道，自從我的腿壞了以後，我什麼也不能去賺了。因爲我不能夠走出去，我所有的錢已經用光了。呃，我已在家裏呆住了五天，昨天我幾乎沒有吃一點東西，而今天我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憑着上帝！這是實在話。」

於是伊利亞才想起瑪蒂蔡一向過着放蕩的生活。他注視着她的大面孔，看見她的黑眼睛微微地含着一些笑意，她的嘴唇蠕動着，好像正在吮吸什麼看不見的東西。一種受窘的感覺，一種不安地關心她的感情，抓住了他。

「我立刻就去替你拿點東西來。我去替你拿點啤酒來。」



他急急地站起來，跑下樓梯，跑到飯店的門口，就站住了。突然，他失去了回到閣樓去的全部願望；但這感覺只在他的心靈中的幽暗處像火花似地一閃，立即就熄滅了。他走進廚房，向那廚子買了幾片煮熟的肉，幾塊麵包，以及一些別的吃剩下來食物，一共付了十個戈比。廚子把這些完全放在一只油膩的篩子裏。利亞雙手捧着那篩子，好像牠是一只盆子似的，走到門口他又站住了，不知道怎樣才能去弄點啤酒來。他不能自己到酒排間去買，但倫斯將問他買去請什麼人，所以他把洗碗碟的人叫出來，請他去買一些。那洗碗碟的跑到酒排間去，立即就回來，一聲不響地把酒瓶塞在利亞的手中，接着就伸手攔住了廚房門上的把手。

「一等一等，伊利亞說：「這不是我喝的。有一個朋友來看我，還是請他喝的。」

「什麼？那洗碗碟的問。」

「我在款待一個朋友。」

「啊哈——唔，這有什麼關係呢？」

伊利亞這才發見這謊實在是不必撒的，因此覺得自己很笨拙。他慢慢地走上樓梯，側耳傾聽着一切的聲音，似乎怕什麼人出來喊住他。可是除了風聲之外，什麼也聽不見，並沒有人阻住他。他就懷着一種對那女人的情慾走進了閣樓——那雖是一種怯生生的情緒，但是他却充分自覺到的。

瑪蒂蔡把那篩子放在自己膝上，默默地用手指把那些灰色的食物一塊塊拈出來，放進她的張得很大的嘴裏，很響地用力咀嚼着。她的牙齒大而尖銳，每次在把一塊東西放進嘴裏之前，她總要從上下左右各方面把牠仔細審察一遍，彷彿要找到那最可口的一口似的。

伊利亞一瞬不霎地看着那女人，心想他應該怎樣把她擁抱起來，着手吻她，但又怕自己不知道怎麼幹，而被她嘲笑。這念頭使他一陣熱，一陣冷。風在屋脊上颯颯作響，從小窗中吹進來，碰着房門；每當房門震動時，伊利亞就跳一跳，他時時恐怕什麼人走進來，撞見他在這裏。

「我把門關起來好嗎？」他問道。

瑪蒂亞默默地點點頭，接着她就在那篩子放在暖爐上面，站在聖·安的神像前面劃了一個十字，說道：

「讚美上帝，女人已經吃飽了。一個人所需要的是多麼少啊！」

伊利亞一聲不響，那女人望望他，嘆了口氣，說道：

「對於欲望大的，所需求者也大。」

「誰需求？」伊利亞問道。

「上帝囉——你難道不知道嗎？」

伊利亞並不回答她。她的嘴唇上的「上帝」在他內部喚醒了一種他不能言喻的、銳利而含糊的感覺。這感覺打消了他想擁抱那女人的欲望。瑪蒂亞用手握着床沿，把她的肥大的身體舉起來，移得跟牆壁更近些。接着她用一種不介其意的、漠漠的聲調說道：

「剛才我一邊吃東西，一邊一直在想着潘費許卡的女兒。我替她着想，已想了好久。她跟你們倆——你和雅

各——聚在一塊兒，我想這不會使她得到什麼好處。你們會在她成年以前毀壞她，而她將走着跟我相同的路徑。我所走的路徑，是一條醜惡的、該死的路徑。在這條路上走的婦人和少女，實際上並不是走着，而是像蛆虫似地爬

着。

她沉默了一會兒，於是注視着她放在自己膝上的兩手，繼續說道：

「不久，這姑娘就要成長了。我聞過幾個廚子和我所認識的女人問她們能否爲她找一個位置，但她們都回答說沒有。賣掉她，她們說。這樣對於她倒好些；他們會給她錢，使她穿戴得齊齊整整，而且還會給她一個住宿的地方。當然，這類事有時也可遇見的。有時候，一個有錢人衰老了，而且十分醜陋，再沒有女人會無端愛他——於是，這樣的一個可憎的東西就去買一個姑娘來，糟塌她。這樣對於她也許是好的，但無論如何，最初一定是很難堪的，而且不如沒有這樣倒好些。餓着肚子乾淨地過活，總比——」

她咳嗽起來了，彷彿有什麼話把她梗住了；但是她振作了一下，就用同樣的不介意聲調說完了這句話，

「總比我這樣，又醜陋又飢餓好些。」

風在閣樓四周刮過無禮地碰着房門。一陣細雨在屋頂上浙瀝作響；窗外有一個柔弱的聲音在飄來飄去，

「呬——呬——呬——」

那女人的冷淡的聲調，和她的笨重的一動不動的姿態，並沒有使伊利亞的情慾熾熱起來，也沒有把表現他的慾望所必需的勇氣注入他體內。瑪蒂蔡似乎在慢慢地推開他，愈推愈遠了；他覺察了這一點，就對她生起氣來

「主啊，主啊！」那女人輕輕地嘆息着。「聖母啊！」

伊利亞忿忿地在椅子上轉動着，用一種粗暴的聲調說道：

「你自己說是卑鄙醜惡的，可是你的嘴上却老是掛着上帝。你以為他會歡喜你這樣嗎？」

瑪蒂蔡看了他一眼，一聲不響地低下了頭。

「我不懂你所說的話。」

「這沒有什麼可懂的。」伊利亞說着，從椅上站了起來。「你們全是一樣，你們放蕩了一世，然後就叫上帝。如果你要叫上帝，你就不該放蕩。」

「啊！」那女人痛苦地叫道。「這是什麼話？除了罪人，還有誰想到上帝還有誰呢？」

「這個我不知道。」伊利亞說，他心中發生了一種無法制伏的願望，渴想把這女人和一般人侮辱一下。「我只知道，像你們這種人，不配說起上帝——是的，你們不配，你們不過借他來遮掩自己，使別人看不見你們吧了。我已看破了你們，我並不是小孩子，我也能看的。大家都哀號着，訴着苦，但是他們爲什麼要互相殘害呢？他們爲什麼要互相欺騙，互相偷盜呢？爲什麼貪得無厭，連一個小錢也不肯放過呢？啊哈！他們作了孽，於是去躲在角落裏！主啊，可憐我們吧，真是我認得他們的，這些騙子和魔鬼！他們互相欺騙，還要欺騙上帝，然而——」

瑪蒂蔡張大着嘴巴，伸長着頭頸，默默地看着他，眼睛裏含着一種茫然的驚異的表情。伊利亞走到門口，猝然地挑開了門鉤，就走了出去，隨手很響地碰上了門，他知道他已把瑪蒂蔡殘酷地侮辱了一頓，因而很高興，覺得他的心已經鬆了些，頭腦也清醒了些。他用堅定的步伐走下樓梯，一邊輕輕地吹着口笛，但他的憤怒仍然繼續對他

低語着苛刻的，侮辱人的說話。他竟，這些說話似乎都是熾熱的，正在照耀着他心靈中的黑暗，把遠離一切人羣的路徑指示給他看；而他不但對瑪蒂蔡一人說着這些話，而是對着但倫斯叔叔和潘屈羅哈，和魚行老板斯脫洛蓋諾夫——以及一切人而說的。

「這樣才好，」他暗想着走進了院子。「對於你們是不用客氣的——你們這班混蛋！」

風在院子裏刮着，使空中充滿了一種好像冷酷的乾笑的聲音。

在到瑪蒂蔡的房裏去後不久，伊利亞就跟女人來往起來了。第一次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有一天，當他正要回家的時候，一個女人走過去，對他說道：

「跟我來吧！」

他看了她一眼，就一聲不響地跟着她一道走去。但是一路走的時候，他一直低着頭，時時向四周張望，恐怕遇見什麼熟人。走了幾步路以後，那女人警告他似地說道：

「記着——一個虛布。」

「好的！」伊利亞說。「走快一點吧。」

於是，在走到那女人的寓所去的一路上，他們兩人都沒有講一句話。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

但女人立即就引起了很大的權費；而伊利亞逐漸得到了這個結論：他的生意徒然使他損失時間和康健，牠決不能使他過乾淨的牛活的。有一個時候，他想模仿其他的小販，用摸彩的辦法來欺騙他的顧客們。但在仔細想了一遍以後，他斷定這辦法是太煩瑣而麻煩。他將不得不規避那些警察，不然就得奉承他們，送賄賂給他們，而還

却是他所厭惡的。他喜歡正視着一切人；而對於自己的能比其他小販乾淨，穿著得也比較好，而且不像他們那樣喝酒騙人，感覺着一種深刻的快樂。他從容不迫地在街道上走來走去；他那顴骨突起的面孔很嚴肅，帶着一種莊重的表情；他講話時，攢聚着他的烏黑的眼睛；他講的話雖然不多，但却很扼要。他時常暗想，假使他能突然獲得一筆錢，比如有一千盧布或更多些，那是多麼好。關於盜劫的故事，老是會引起他的熱烈的興趣；他買一份報紙來，用心地讀着那件盜案的一切詳情，過後還要很久地接連看報，因為要知道那些強盜有否被破獲；如果他們被捉住了，他就要憤怒地辱罵他們，對雅各說道：

「他們已被捉住了，那些笨蛋！他們既然不知道怎麼幹，就不應該幹這行業，那些呆蟲！」

有一天，他和雅各兩人同坐在他的道房裏，他說道：

「但無論如何，一個惡人的生活總比一個正直的人來得好過。」

雅各的臉色不自然起來了，他攢聚着他的眼睛，用他談論嚴重的事件時所慣用的低而神祕的聲調說道：

「前天你叔叔跟一個老頭兒一道喝茶。我猜想他是一個讀書讀得很多的學者。據那老頭兒說，聖經中記載着這樣的話：『強盜們的堡壘很穩固，而觸犯上帝的人們是安穩的；對於他們，上帝賜予得很多。』」

「你不是在撒謊嗎？」伊利亞問道，接着仍然注意地聽他的朋友的話。

「這些並不是我的說話，」雅各繼續說道，他彷彿在空中搜索什麼東西。我也不相信，聖經中有這樣的話。也許是他杜撰出來的，那老傢伙。我問了他一二次，他就重新說一遍，一字都沒有錯。而且我相信這些說話也沒有被我弄錯。我們必須查一查聖經看。」

接着他向伊利亞靠近一點，低聲說道：

「就拿我的父親來做例吧。他很平安！可是他卻觸犯上帝的。」

「而且觸犯得多厲害呀！」伊利亞叫道。

「他已被選爲市議會議員，他！」

雅各低下了頭，嘆了一口長氣，又說道：

「一個人的切行爲，在良心中本當平滑得跟雞蛋一樣，可是實際上，天哪！我厭惡這一切！我什麼也不懂。我沒有獲得生活的妙計；對於那飯店，我一點也沒有興趣。可是我的父親却不住地叮嚀我：你已經閒遊够了，醒醒吧——工作！但是什麼工作呢？當但倫斯不在時，要我在櫃台上賣東西；這雖然是我所厭惡的事，但是我也忍受了。可是要照着我的自由意志做些什麼事，我却不能。」

「你必須學習起來，」伊利亞迫切地說。

「生活真艱難啊，」雅各低聲說。

「艱難對你？這是謊話，」伊利亞喊着，就從床上跳起來，走到坐在窗口的他的朋友面前去。「對於我，那才艱難。至於你，在你的父親年老時，你就可以做老闆，過後他就會死的。但是我，當我在街上走來走去時，我可以看到店家櫥裏的褲子、背心、鍊等各色各樣的东西。我看着他們，對自己說道：『你永遠穿不到這種褲子，你永遠買不起這樣的錢。』——你懂嗎？但是我要這些東西，第一，我要使人們尊敬我。我有什麼地方不及別人嗎？我比他們好。我是流氓嗎？但是流氓們却對我翹着鼻子，他們被選舉爲市議會議員了。他們賤着他們自己的房子和飯店。爲什



變流氓們運氣很好，而我不好呢？我真的也要一些好東西。」

雅各看着他的朋友，突然鎮靜地，清晰地說道：

「願上帝不讓你交好運！」

「什麼爲什麼呢？」伊利亞吸着，站住在房間中央，興奮地看着雅各，

「你很貪婪，沒有什麼能滿足你的慾望。」雅各說明道。

伊利亞忿怒地，了一聲。

「沒有什麼能滿足我的慾望？你只要叫你的父親，把他和我的叔叔從葉連梅公公那裏偷來的錢分一半給我，我就心滿意足了，是的。我是貪婪的，是不是？而你的父親——」

但聽到這裏，雅各就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慢慢地走到門口去，頭垂得很低。伊利亞看見他的肩膀在顫抖，他的頭顱彎曲着，好像什麼人會在那上面重重地擊了他一下似的。

「等一等！」伊利亞慌張地說着，抓住了他的朋友的臂膊。「你要到那裏去？」

「放我去吧，老哥。」雅各很輕地說，接着他就站住了，看了伊利亞一眼。他的臉色蒼白，嘴唇緊緊地閉着，他十分狼狽，似乎已被一件很重的東西壓倒了。

「唔，不要介意，等一等。」伊利亞用一種道歉的聲調說着，小心地拉着他，從門口送他回到他的椅子上去。「不要對我生氣，還有什麼呢？那是事實。」

「我知道。」雅各說。

「你知道？」

「是的。」

「誰告訴你的？」

「大家都這樣說。」

「是——的。但說這些話的人，自己也是流氓。」

雅各用悲哀的眼色看了他一眼，嘆了口氣。

「最初我並不相信這話，我以爲人們這樣說是由於怨恨，出乎嫉妬。後來，我就相信起來了，而現在你都這樣說，那就——」

他揮揮手，別轉了頭，不看他的朋友；接着就垂着頭，一動也不動，用手緊握着他的椅子的邊緣。伊利亞離開了他的朋友的身旁，用跟雅各相同的姿勢，坐在自己的床舖上，一聲也不響，因爲不知道說些什麼來安慰他。在牆壁的那一邊，人們正在叫嚷着，狂吼着，碗碟互相撞擊着，有一個喝醉的女人聲音尖銳地響起來：

「我既不能睡，又不能安息；睡眠不肯到我這裏來。」

「人還不得不住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雅各輕輕地說。

「是——呀。」伊利亞用同樣的聲調回答說。「我明白的，你並不快樂。這裏只有一件可以自慰的事，如果你向四周看看，你就知道大家都是同樣的。一切人的命運都相同。」

「你確實知道那件事嗎？」雅各怯生生地問，並不眼看他的朋友。

「我親眼看見他們的。你還記得嗎？那時我跑開了，我從一條板縫中望進去，看見他們在縫那枕頭，而那老頭兒還在受他臨終時的痛苦。」

雅各聳聳肩，但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們一聲不響地坐了好久，兩人取着同樣的姿勢，一個坐在床上，另一個坐在椅子上。最後雅各才站起來，走到門口去，對伊利亞說道：

「再會。」

「再會，老哥。不要這樣悲傷。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並沒有什麼。」雅各一邊回答，一邊開了門。伊利亞目送他走了，就懶懶地仰天倒在床上。他很替雅各傷心，而他對自己的叔叔和潘屈羅哈以及一切人的憤怒又熾熱起來了。他知道像雅各這樣的一個弱者不能在他們中間過活，而雅各是一個好人和善、沉靜、而純潔。伊利亞開始思量着人們，他記起了許多事件，都表示人們是惡毒的、殘忍的、虛偽的。這樣的事件他知道得很多，所以他很易於用他的回憶的遺骸和悲痛來辱罵人們；而在他的心目中他們顯得愈其壞，他就愈其難以解除那因想到在他周圍好像怒吼的旋風似地迴旋着的黑暗、悲苦生活中他自己的孤獨，而發生的由悲哀、痛恨和恐懼混合成的奇異的感覺。

最後，他再也耐不住在那隔牆有飯店裏的卑污而不調和的聲音透漏過來的小房間裏獨自躺下去了，他就爬起來，走了出去。這天晚上，他在街上走來走去，走得很久，一邊跟那些壓迫着他的陰鬱而哀愁的感覺奮鬥着。

他獨自在黑暗中走來走去，思索着；他覺得似乎有一個什麼仇人在監視着他，毫無慈悲地在把他推到人世上一切都最悲慘、最惡劣的地方去，而這使他的心靈很痛苦，使他的心因憤怒而燃燒起來。世界上一定有一些好

的事物的——好人好事和歡樂；他問自己道，爲什麼他看不到這些呢？爲什麼他只跟壞人和悲慘的事物相接觸呢？誰在把他推到人間的罪惡、污穢和黑暗中去？

被這些思想壓倒了的他，正在城外的一片田野中沿着一座寺院的石壁向前行走，眼睛一直望着前面。大塊的雲在暗澹的遠方出現，笨重地慢慢地向他這邊移過來。在他頭上的有幾處地方，在雲塊之間不時露出藍色的天空來，在那上面有星星閃爍着。夜的沉靜時時被寺院中的禮拜堂的鐘聲所打破，這是那包圍着大地的死樣的沉靜中的唯一聲響。就是從那躺在伊利亞後面的一大堆烏黑的城內房屋，也沒有人的聲息傳過來，雖然時候還並不很晚。這一夜是凍冰的；伊利亞一路走去，時常觸着那些凍結的泥塊。一種孤寂的、害怕的感覺——他的思想的產物——使他站住了。他靠在那寺院的冰冷的石壁上，企圖理解那似乎在指導他的生活而驅使他走向愁苦和罪惡的力量之本質。

一陣恐怖的寒顫使他的身體發抖，他被一種強烈的不吉的預感抓住了，就使勁地離開了石壁，急急地動身跑回城內去，一路不住地顛躓在那些凍泥上，他一次也不敢回頭去看，兩手緊緊地貼在身旁。

不多幾天以後，伊利亞遇見了班許加·格蘭丘夫。那時已是黃昏時分，小片的雪花在空中懶懶地飛舞着，在燈光中發閃。雖然天氣很冷，班加許却只穿着一件沒有繫帶的粗斜紋布襯衫。他正在慢慢地走着，頭低垂着，手插在褲袋裏，彎着腰，彷彿在地上尋找什似的。當伊利亞追上他，叫了他一聲時，他就抬起頭來，望着伊利亞的臉孔，冷淡地說道：

「啊！原來是你。」

「你好嗎？」伊利亞問着，就跟他並肩地走。

「總算沒有更壞，因為不能再跑到哪裏去了。你怎樣呢？」

「很——好。」

「我看也不見得很甜蜜吧。」

接着兩人都沉默了，並肩地走着，彼此的肘相碰着。

「你爲什麼不來看我們？我已請過你好幾次了。」伊利亞說。

「我沒有工夫，老哥。我們沒有多少空工夫，這個你也知道的。」

「你一定能夠抽出一些工夫來的，如果你願意的話，」伊利亞責備地說。

「不要生氣。你要我來看你們，可是你從來沒有問起過我的寓處——至於來看我，那更其不必說了。」

「唔，這倒是真的！」伊利亞微笑着喊道。「想想看！」

班許加看了他一眼，微笑了一笑，用比較高興的聲調說道：

「我的生活十分孤獨，我沒有朋友，我似乎沒有遇見過跟我情投意合的人。我曾在一個醫院裏臥病了三個月，在這期間始終沒有一個人來看我。」

「你害了什麼病？」

「我在醉後受了寒。我害了一場傷寒病。當我逐漸痊愈時——那真苦惱！我整日整夜十分孤獨地躺着，我彷彿是又聾又盲。好像一條被投在深淵中的小狗。多謝那位醫生，他常常借書給我看，不然，我恐怕已經憂鬱死了。」

「那些書好嗎？」伊利亞問道。

「是——的，老哥，牠們是很好的！我不斷地讀着詩歌——萊蒙托夫啊，尼克拉德夫啊，普式庚啊，我讀着就像在喝牛奶一樣的甜蜜。老哥，有的詩使你讀時覺得有如你的愛人在吻你。有時，一首詩會在你的心上這麼打擊一下，彷彿觸發了一個火花，使你立刻燃燒起來。」

「我已在逐漸跟書本子疏遠了，」伊利亞說道，嘆息了一聲。

「真的？」

「是的，那有什麼用呢？你在書本上讀到的是一件事，而你在實生活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件事。」  
「好就好在這裏。讓我們到一家酒飯店裏去吧，我們坐着談一會兒。我今晚一定要到一個地方去，但現在還太早，說不定等一會我們可以一道到那邊去。」

「上酒店去嗎？好，走吧！」伊利亞表示了同意，就親熱地挽着班許加的臂膊。後一個又注視着他的臉，微笑着說道：

「我們從來沒有做過十分親熱的朋友，雖然如此，我還是歡喜遇見你的。」

「唔，我不知道你見了我，究竟高興不高興。看起來，你似乎不大高興，但是我——」

「啊哈，老哥！」班許加打斷了他的話頭。「我正在想着這些事情的時候，被你捉住了；最好還是不要記着牠們。」

他擺擺手，沉默了，同時走得更慢了。

他們進了他們遇見的第一家酒飯店，坐在一個角裏，叫了一些啤酒。在燈光下，伊利亞看見班許加的臉很瘦削，眼睛中含着一種不安的表情，而他的本來時常嘲笑地半開着的嘴唇，現在却緊閉着。

「現在你在那裏做工？」他問班許加。

「又在印刷所裏，」班許加悲傷地回答。

「很辛苦嗎？」

「不，這種工作並不費力，但很勞神。」

伊利亞看見那本來很喧囂快活的班許加現在却如此沮喪煩惱，心中不禁發生了一種快感。他很想知道使他如此改變的所以然，就不斷地替他斟酒，並且不住地提出問題來問他。

「唔，你的詩做得怎樣了？」

「現在我已把牠拋棄了，但以前我寫得很多。我會拿給那位醫生看；他稱贊我。有一首，他甚至於拿去登在報紙上。他們因此給了我三十九個戈比。」

「哦呵！伊利亞歡呼道：『那真好！那首詩是怎樣的呢？說說看。』」

伊利亞的熱烈的興緻和好幾杯啤酒，使班許加高興起來了。他的眼睛發着閃光，黃色的臉上添了一些血色。

「哪一首呢？」他問道，盡力摩擦着他的前額。「我已記不清了。天哪，我已記不得了！等一下，也許我能記出來。」

牠們在我的腦海中，好像一羣蜜蜂在蜂房中，嗡嗡地飛來飛去！有時候，當我提起筆來寫詩時，我非常興奮，竟致渾身發熱，眼內充滿了淚水。」

「真的嗎？可是爲什麼呢？」伊利亞驚異地，不敢相信地問道。

「那是這樣的。有件東西在我心中燃燒着，我要說出來，可是找不到字眼，因此我覺得很憤恨。」

他嘆了一口氣，搖搖頭，又說道：

「在我的心中，含着許多許多的思想，但一到紙上就化爲零了。」

「說一些看！」伊利亞敦促道。他對着班許加看得愈久，他的好奇心就愈大，其中還混和着一種欽佩和同情的溫暖的感情。



「我寫的大半是關於我生平的滑稽的斷片。」班許加一邊說，一邊忸怩地微笑着。  
「好，就唸一首滑稽的吧。」伊利亞堅持着。  
於是班許加向四周看了一眼，咳嗽一聲，撫摩着自己的胸膛，就低聲地、急促地開始唸起來了，但並不看他明友的脸：

一那是夜間。我病了！從暗澹的玻璃窗中

蒼白的月光射入我的臥房。

仁慈地微笑着，牠在那潮溼發霉的石牆上

以及破碎的一條條飄零的糊壁紙上，

染上了一片淡藍色的花樣。

我默默地坐着，看着這一切：

我爲困憊的思想所擾，不能入睡。」

班許加停了一下，嘆了一口長氣，於是較慢地、更其柔和地繼續唸道：

「我的命運追逐我，壓倒了我。

牠撕裂我的心，打擊我的腦筋，

牠不肯把我所愛好的女郎留給我，

却給我這一瓶，以減輕我的痛苦。

瓶兒立我前，明月使牠璀璨地

發光，閃耀，好像牠自己一樣地微笑。

瓶中的酒治愈了我心上的創傷：

一陣迷霧在我的腦海中湧起，

趕走了我的思想，於是我能入睡了。

——多喝一杯不是更好嗎？對呀！

讓那些能够安睡的人不醉而睡，

但我的思想却不容我如此，我敢說。」

唸畢，班許加向伊利亞瞥視了一下，接着把頭垂得更低，輕輕地說道：

「你看——牠們大半都是這樣的！——總覺得粗野一點。」他用手指在棹子邊上敲擊着，不安地在椅子上

挪來挪去。

伊利亞懷疑而驚異地對着班許加注視了幾秒鐘。他的耳朵裏迴響着那些悲痛而和諧的字句，他很難相信這些字句是這個穿着粗布襯衫和笨重的靴子而眼色很不安的瘦弱無鬚的少年所著作的。

「唔，老哥，牠們並不十分滑稽。」他眼看着班許加，慢慢地靜靜地說。「牠們很好。牠們已鑽入了我的心，真的！把牠們再唸一遍看，再來一遍。」

班許加很快地抬起頭來，用快活的眼光向他的朋友看了一眼，挪得跟他更近一些，輕輕地問道：

「不真的——你喜歡牠們嗎？」

「憑着上帝真的。你是一個多麼古怪的傢伙啊！我會說謊話嗎？」

「好，我相信你——你是很直爽的。你實在是一個好人。」

「再唸一些。」

班許加就輕輕地、凝神地唸起來，在必要時停頓一下，在上氣不接下氣時嘆一口長氣；當他唸完時，伊利亞對於這些詩究竟是否班許加自己所作的疑心，較前愈大了。

「另外再唸些！」他要求道。

「你看，最好不如過幾天我把我的小簿子帶到你那邊來。牠們都很長，而現在是我該走的時候了！而且我也記不清楚。所有的頭尾都在我的舌尖上。這裏是一個結尾——我有一首詩，說我彷彿在夜間在一個森林中迷了路，我已精疲力竭——唔，我很害怕——一切都非常靜寂，我只有獨自一人——我正求尋着出路，一邊哀悼着我的命運。」

「我的心已厭倦，

我的腿很酸軟，

我找不到一條出路。

親愛的「地母」呀，

你不願告訴我嗎，

我可在何處安息？

我橫倒來，

躺在她那可愛的

嫩綠的胸脯上；

藉着我的心耳，

我聽見了她的低語

「到這兒來安息吧。」

「這是真的呢？人生好像在一個未經砍伐的森林中旅行，你看得見光明，但是却找不到那到光明之路。聽着伊利亞，跟我去好嗎？我們一道去罷！我還不願跟你分手啦。」班許加已從坐椅上站了起來，手忙腳亂地拉着伊利亞的袖子，親熱地注視着他的臉孔。

「好的，我跟你去！」伊利亞說。「我也願意跟你在一起。老實告訴你——我對你是半信半不信。你是太古怪了！而你的詩又是這樣的適切。」

「你不相信那是我做的嗎？那不打緊！你看見了，自會相信的。」班許加一邊說，一邊從酒店裏走到了街上。

「如果那是你自己做的，那你真是一個聰明人！」伊利亞誠懇地說。「說下去！告訴我，人們實際上怎麼過活

的。」

「老哥，當我世故更深時，我會寫出來的；那時候，還怕我不會喚醒你嗎？」

「快快寫吧！讓他們知道知道。」

「有時我自言自語道：『哦，你！你吃得好，穿得好』——而我？」

「不錯！」

「我難道不是人嗎？」

「人都是平等的。」

「穿着絲絨和綢緞的人，擁有着一切的好東西，赤露胸脯的人，就該空着肚子過日子，不這樣的事是不行的。」

「他們撒謊！人都是平等的。」

「天哪，伊利亞！但願我有充分的智力就好了！」

他們一邊很快地向前走，一邊熱烈地、急促地、彼此搶白似地講着話，愈講愈興奮，同時就變成了更親近的朋友。他們發見他們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兩人都覺得欣喜，而愈其高興起來了。大片的雪花降下來，融解在他們的臉上，停留在他們的衣服上，黏附在他們的靴子上；他們在濃霧和雪水中向前走着。

「我什麼都明白！」班許加自信地喊道。

「人不能這樣地生活下去！」伊利亞唱和道。

「如果你進過高等學校——你就是一位紳士，即使你的父親是一個挑水的。」

「正是這話！可是我沒有進過高等學校，爲什麼話該受罪呢？」

「你得到了知識，而我得到了這個。」班許加說着，對伊利亞咬着自已的大姆指。「不等着看吧！」

「啊，見鬼！」伊利亞罵道：他的脚陷入了一個充滿爛泥和雪的窟穴中。

「靠左邊走。」

「但我們究竟要往哪兒去呀？見鬼的！」

「往西度里哈家去。」

「哪兒？」

「西度里哈家——你不知道嗎？」

「我從來沒有去過。」伊利亞頓了一頓，這樣回答；又前進了二三步，笑着說道：「我們的生活方式是相異的，

老哥。」

「呵呵！」班許加安靜地說，「我知道的。但是我必須往那兒去；我有事情。」

「我——我並不反對。我也願意去的，雖然如此。」

「我要告訴你，伊利亞！雖然我談到這事時很痛苦。」

班許加大聲地在地上吐了一口痰，默不作聲了。

「什麼事呢？」伊利亞豎着耳朵問道。

「你知道，」班許加頓了一頓說道，「那裏有一位姑娘。你不久就可看到她。她是怎樣的，她能使你的整個靈魂燃燒起來。她本來是替我醫病的那位醫生的使女。我病愈以後，時常到醫生家裏去借書。唔，我常常坐在廚房裏等

候她。而她就在那裏，像小松鼠似地跳來跳去，歡笑着，在她的近旁，我就像是一枝靠近烈火的乾柴。我向她追求，她一點也不抗拒，立即就降伏了。於是事情就開頭了！彷彿天地都着了火。我飛到她那裏去，好像一根羽毛飛入火中。我們親着吻，直到嘴唇發酸，骨頭作痛才止，呵！她又清潔，又嬌小，好像一件小把戲，你把她擁抱起來——她就完全消失了！她好像一只小鳥兒，飛入了我的心中，就在那裏歌唱着，歌唱着！

他停了一下，用一種貪婪的聲音古怪地嗚咽了一聲。

「以後呢？」對於這故事很感興趣的伊利亞問道。

「有一天，醫生的老婆撞見了我們——見她的鬼！其實她也是一個很和善的女人，那該死的傻子有時候，她也和和氣氣地跟我講話的。她很標緻，還女妖！」

「後來呢？」伊利亞又問道。

「唔，她鬧了一場，維拉被趕出了，我也一樣。他們辱罵她，也辱罵我。她——維拉就跑到我這裏來，可是那時我並沒有職業。我們不得不挨餓。我們把一切都賣掉了，直到最後的一絲一縷。唔，她有她自己的主張。她逃走了，失蹤了兩個禮拜。於是她又來了，穿着最時髦的衣服，還有金鐲——還有錢。」班許加咬着牙齒，用重濁的聲音說道：

「我着力地打了她一頓。」

「她有沒有跑走？」伊利亞問。

「沒——有，假使她跑走了，我恐怕已經投河自盡了。」

「她繼續和你同居嗎？」

「她對我說道——或者殺死我，不然就不要管我。我最怕你的重累。但我決不把我的心靈交給任何人。」

「那末，你怎麼辦呢？」

「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事：我打她，我痛哭。除此以外，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沒有什麼東西給她吃。」

「她想找個事情來做嗎？」

「鬼知道呢！她說『好的，假如我照着你所希冀的做，而我們生了孩子——我們怎麼辦呢？像現在這樣，一切都很好。』她說『什麼都是你的，而我們不會生孩子。』」

伊利亞思考了一會兒，說道：

「她很聰明。」

班許加一聲不響，在降雪的黑暗中急急地走着。他超過了他的朋友兩三步，於是旋轉來，站住了，用一種深沉的、嗶嗶的聲音說道：

「當我想到她在被別人親吻時，我覺得心上彷彿壓着一塊重鉛。」

「你不能拋棄她嗎？」

「她嗎？」班許加驚異地嚷道。

伊利亞看見那姑娘的時候，才明白他驚異的所以然。

他們已走到城外的一所平房前面。牠的六扇窗子都緊閉着，外面還加上窗板，因此牠很像一個長方的棚。潮溼的雪很厚地黏附在牆上和屋頂上，彷彿要把房子遮掩起來，或把牠壓倒似的。班許加一邊敲門，一邊說道：



「這是一個特別的公司。西度里哈給每位姑娘一個房間，並且供給她們的伙食，每人每月取費五十盧布。其中只有四個姑娘。唔，西度里哈當然預備着葡萄酒、啤酒和一切必要的東西，以及糖菓等等，但是她一點也不拘束那些姑娘；如果她們喜歡，她們儘可以跑出去，如果她們願意，他們也可以留在家裏；但在每月月終她們必須給她五十盧布。這些姑娘的身價全是很高的，她們復容易賺到這點錢。其中有一個名叫奧玲畢達的，沒有二十五個盧布是決不肯去的。」

「你的呢——多少？」伊利亞問着，拂去了衣服上的積雪。

「我不知道，她也很貴的。」停了一下，班許加低聲回答道。

從門內傳來了一陣聲音，一縷黃金色的光綫在空中顫動着。

「誰呀？」

「是我，華莎·西度洛芙娜啊——格蘭丘夫。」

「啊！門開了，一個矮小萎縮的老太婆——她的寬鬆的臉上裝着一個很大的鼻子——讓燭光落在班許加身上，和善地說道：

「你好嗎，班許加維拉已不耐煩地等了你好久。跟你同來的這位是誰呀？」

「一個朋友。」

「誰來了？」有人在那黑暗的、長的走廊裏用一種和諧的聲調問道。

「維拉的客人，李波契加啊。」老太婆說。「維拉你的人兒來了！那同一的和諧的聲音喊道，在那走廊裏迴

響着。

在甬道的盡頭，一扇門很快地打開了；在瀉出來的一大片光輝中，出現了一位姑娘的嬌小的姿態，全身穿着白衣服，肩旁垂着濃密的、金色的髮辮。

「你等了多久啊！她輕輕地撒嬌地漫聲說道。於是她顫着脚尖，把兩手按在班許加肩上，從他的頭上用柔和的、淡褐色的眼睛望着伊利亞。

「這是我的朋友，伊利亞·勒納夫，我遇見了他，所以我來遲了，」班許加說。

「你好？」

那姑娘向伊利亞伸出手來，她的白色上衣的寬大袖子幾乎落到了她的肩膀上。伊利亞恭恭敬敬地，默默地握了一握那隻乾暖燥熱的手。他狂喜地看着班許加的伴侶，就像一個人在一座濃密的樹林中，在被風吹倒的樹木和卑溼的小丘中間，看到一株優雅而芳香的樺樹一樣。當她讓在一旁，請他走進房裏去時，他也退在旁邊，恭敬地低着頭對她說：

「你——先請！」

「好一個紳士呀！」她笑道。她的笑是善意——快活而清朗的。班許加也笑道：

「你已嚇呆了這小子，維拉。你看，他站在你面前，好像是一隻站在蜜糖前面的熊。」

「真是這樣嗎？」那姑娘快活地問伊利亞道。

「真的！」伊利亞笑着承認道。「你的美麗已取去了我脚下的土地。」

「只要你敢愛上她！我馬上殺死你。」班許加欣喜地微笑着，威嚇道。他看見自己的愛人給了伊利亞這樣一個印象，覺得很快活；他看着她，眼中放着自傲的光彩。她感覺着自己的女性的魔力，也以一種天真的無恥誇着自己的美麗。她的襯衫上只披着一件寬大的短衣和一條雪白的裙子。她的短衣並沒扣上，一直敞開着，顯露着她的強壯結實的身體。她的櫻桃似的嘴唇顫動着，愉快地稚氣地微笑着；她似乎在賞鑒自己，好像一個孩子賞鑒他的尚未玩厭的玩具。伊利亞始終眼睛不離開她，看她昂着頭在房裏優雅地走來走去，親愛地看看班許加談笑着；他想到自己沒有這樣的一個伴侶，覺得很悲哀；他默默地坐着，向四周環視着。

在那光明而整潔的房間中央，放着一張有桌布的桌子；在桌上，一把茶炊正在嘈雜地沸騰着，一切都清新。那些杯子、酒瓶、碟子（在一只碟子裏放着一些臘腸和麵包）都是新的，而且很乾淨，使伊利亞很悅意，而對班許加發生嫉妬。這時班許加正在十分歡欣地坐着，即最生情地唸道：

「我看見你的時候，

就感到了太陽的光輝；

我忘却了一切的憂愁，

只覺得歡欣而快活。

當我重見你時，

才覺得活着是有意義。

我真幸福呀，能愛上

這樣的一位姑娘！」

「你親愛的班許加啊！這是多麼優美呀！」維拉狂喜地嚷道。

「牠們是火熱的！剛剛出爐。噲！伊利亞！你把牠賞鑒得夠了？你自己也去找一個吧。」

「找一個漂亮的！」那姑娘用一種新奇的聲音，注視着伊利亞的眼睛，這樣說。

「上帝不能給我比你更漂亮的人兒了！」伊利亞微笑着歎息着。

「不要說你絲毫也不知道的事，」維拉柔和地說。

「他知道的，」班許加繃着眉頭說道，隨即轉向伊利亞：「你知道，本來一切都很好而可喜，突然你記起了牠

就像一柄刀子似的戳入你的心中！」

「不要去想牠，」維拉把頭俯在桌子上，說道。伊利亞向她瞥視了一眼，看見她的耳朵都紅了。「你必須對你

自己說，」那姑娘輕輕地然而堅決地繼續道，「雖然只有一天，她總是我的！我也同樣難堪的；但是我不贊成把痛

苦和快樂混在一起。歌曲裏不是有這樣的話嗎？——「我的痛苦由我獨自喝盡，我的歡喜願與汝共享。」」

班許加傾聽着她的話，依舊繃着眉頭。

伊利亞想說幾句親切的話來慰藉他們；他想了一下，就說道：

「那有什麼辦法呢，如果你不能解開這結？但是我要對你們倆這樣說：假使我有一千或一萬個處方，我將說：

「聽着，請你們收了牠們吧，看你們的愛情面上。」因為我在你們的關係中看到而且感到有靈魂和純潔，還有一

個清白的良心，至於其餘的一切都是廢話！

有件什麼東西在他內部燃燒起來，把他包裹在一陣熱浪中。他甚至於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因為那姑娘已把頭抬起來，正在用感激的眼光望着他，而班許加正在對他微笑着，等候他再說幾句話。

「我看到像你這樣的美麗，還是生平第一次，而看到人們怎樣相愛，以及你們的價值，也是生平第一次，班許加！我坐在这兒，老實告訴你——我豈羨你。我覺得又悲又喜。願上帝使你們一切都順利。至於其餘的一切，我可以這樣說：我憎恨邱潛西（Chuvashes）和毛耳陀（Mordate），我非常厭惡他們！他們的眼睛是爛的，他們的身體很骯髒，但是我跟他們在同一條河裏沐浴，我跟他們喝着同一的水。我該爲了他們的骯髒而不去使用那條河嗎？爲什麼呢？我相信上帝會淨化牠的。」

「這是真的，伊利亞！你真不錯！」班許加熱烈地喊道。

「而你也必須從這條河裏喝水，」維拉溫柔地說。

「但我到哪裏去找牠呢？」伊利亞問道。「不，你還是替我倒一些茶吧，維拉！」

「親愛的！那姑娘叫道：『你多麼好呀！』」

「謝謝你！」伊利亞一本正經地說着，向她鞠了一躬，就坐下了。

他的這番說話和當前的情景，使班許加好像喝了酒一樣。他的臉孔發紅，他的眼內放射着快活的光芒。他從座位上跳起來，在房裏往來地踱着。

「呵呵！我真見鬼！當人們的感覺有如小孩子時，活在世界上真有意義！我把你帶到這兒來的念頭，實在很聰

敏，伊利亞啊，你使我的靈魂安寧了。讓我們喝一杯酒吧！倒出來，維拉啊，親愛的。」

「他又快活了！」那姑娘說着，對着他可愛地微笑了一笑，隨即轉向伊利亞：「他老是這樣的——或者光輝得像一道虹彩，不然就變成灰色、暗淡、而憤怒。」

「這是不好的！」伊利亞沉着地說。於是三人就大聲地、快活地談起天來，在談話中還夾着輕快的笑聲。有人在門上敲着，問道：

「維拉，我可以進來嗎？」

「進來，進來，唔，這位是伊利亞·約谷維支——這是我的朋友季巴。」

伊利亞從座位上站起來，向房門這邊一看：在他前面站着一個高而苗條的女人，用鎮靜的、蔚藍的眼睛注視着他。一股芬芳的香氣從她的衣服上飄送過來，她的面頰是鮮嫩而粉紅的，她的頭上繞着一圈黑頭髮，好像一個冠冕，因此她的身材顯得更高了。

「我獨自一人坐着，覺得很氣悶。我聽見你們在談笑，所以就走過來了。不礙事嗎？這裏有一位先生獨坐着，沒有女太太陪伴。如果你們願意，我可以來爲他解悶。」

她從容地拉一把椅子到伊利亞旁邊去，坐下了，問道：

「你跟他們在一起覺得沉悶嗎？告訴我，他們在彼此調情，而你有點妬嫉，是嗎？」

「跟他們在一起並不沉悶的。」伊利亞說道，他對於她對待他的態度覺得有點不舒服。

「那很可惜！」那女人鎮靜地說，接着就回頭對維拉說道：「你知道嗎，昨天我到聖母院去做晚禱，我在唱詩

班中看到一個尼姑——啊！她是這樣的美麗！我站在那裏，一直看着她。暗想道：她爲什麼要進修道院呢？我很替她難過。」

「我並不替她難過，」維拉說。

「哦！當然不會的！你以爲我會相信你嗎？」

伊利亞呼吸散佈在那女人周圍的空氣中的芬芳的香氣，從側面看着她，聽着她的聲調。她用一種均勻的聲調，非常恬靜地談論着，她的聲調中含着一種使你渴睡的事物，而她的說話彷彿充滿着那同一的快意而強烈的香氣。

「你知道嗎，維拉，我總是猶豫不決——我究竟要不要去跟波魯克托夫？」

「我不知道。」

「我也許要去，第一，他已老了；第二，他有錢，不過貪婪一點。我要求他存五仟在銀行裏，每月再給我一百五十盧布，但他只肯給我三千和一百。」

「李波契加現在不要說起這件事，」維拉說。

「好的，我就不說，」李巴恬靜地答應道，接着又轉向伊利亞：「唔，年青人，我們談談吧。我很喜歡你，你有漂亮的臉孔和莊重的眼睛。你對還有什麼話說？」

「我沒有什麼可說，」伊利亞一邊說，一邊惶惑地微笑着，他覺得這個女人正在好像雲霧似的把他籠罩起來。

「沒有什麼可說？你是多麼乏味啊！你是什麼人？」

「一個小販。」

「唔，我本來以你是銀行裏的職員，或什麼漂亮的鋪子裏的店員呢。你實在很體面。」

「我喜歡清潔。」伊利亞說道。他覺得熱得難過，他的頭腦被那些香氣弄得發昏了。

「你喜歡清潔那很好。不過你機敏嗎？」

「你還話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想到，你在這裏是一個多餘的人？」那眼睛蔚藍的女人恬靜地問道。

「真的唔，那末我就要走了。」伊利亞惑亂地說。

「等一下！維拉，我可以把這小夥子丟去嗎？」

「帶去吧，只要他願意。」維拉說着，微笑起來。

「到哪裏去？」伊利亞不安地問。

「你儘管去好了，獸子。」班許加喊道。

伊利亞頭昏目眩地站着，狼狽地微笑着，但那女人却拉住他的胳膊，帶着他走了，一邊恬靜地說道：

「你只怕難爲情，但我是任性而剛愎的。如果我要撲滅太陽，我就會爬到屋頂上去，向他吹着，一直要吹到我

最後的一口氣才止。你明白了，我是怎樣的一種人？」

伊利亞跟她手挽手地向前走，並不理解她的說話——他簡直沒有聽到她的說話，只覺着她又是又溫暖，又

柔軟，又芳香。



最初，這意想不到的，突如其來的親暱完全抓住了伊利亞，在他心裏引起一種自傲的，得意洋洋的感覺，而且彷彿醫好了「生活」在他心上所留的創傷。一想到一個美麗而穿得很漂亮的女人出於自願地把她的代價很高的親吻送給他，而並不索取什麼報酬，這把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提得更高了。他的生活過得彷彿浮在溫柔的波浪上，在一條寬闊的河中順流而下，那些微波慈愛地撫摩着他的身體，給他以勇氣和精力。

「唔，我的好乖乖！」奧林畢達時常對他說，一邊玩弄着他的起波紋的頭髮或用手指撫摩着他的上唇的黑鬚鬚，「我愈弄愈歡喜你了。你有一顆堅強而忠誠的心，我知道你如果渴求一件事物，你一定要實現你的志願的。這很好，我也一樣。假使我更年青一些，我就要嫁給你，而我們倆將如音樂樣平滑地度此一生。」伊利亞對她很敬重：在他看來，她的生活雖然是可恥的，但她却很自重，而且又很聰明。她從來不喝醉，從來不說卑鄙的話，如他所認識的旁的女人那樣。她的身體柔軟壯健得正如她的壯健而豐潤的嗓子一樣，而優美得有如她的性格。他喜歡她的節儉，她的愛清潔愛整齊，她的聰明的談吐，以至獨立自傲的精神。不過有時候，當他來看她時，却發見她臉色蒼白，鬚髮散亂地躺在床裏——於是就有一種厭惡這女人的強烈的反感在他胸中湧起來，而他將嚴厲地一擊

不響地注視着她的暗澹的、彷彿褪了色的眼睛，就是「早安」也不願意說了。

她大概懂得他的心情，把自己捲在毯子裏說道：

「離開這裏吧！到維拉那邊去。叫老媽子拿點水和雪來。」

他就到維拉的清潔的小房間裏去；她有見了他的不高興而憂鬱的臉色，就溫柔地微笑着。有一次，她問他道：

「唔，伊利亞·約谷維支，有時候不是有點刺心嗎？」

「嗯，維洛契加啊！」他回答道。「你們的罪惡好像是雪——你們只要笑一笑，牠們就融化掉了。」

「你們兩個可憐人呀！」那姑娘哀憐地說。

他愛維拉，好像哀憐一個孩子似地哀憐她；當她跟班許加吵嘴時，他實在覺得很不安，而總要設法去使他們和好如初。他喜歡坐在她旁邊，看她梳理她的金髮，或一邊縫紉一邊輕輕地歌唱着。有時候，他在她的淡褐色的眼睛中看到一種深刻的悲哀，有時候，她絕望地苦笑着，在這樣的時候，他就更喜歡她，更明白這姑娘的痛苦，而要竭力設法去安慰她，而她往往這樣說：

「一個人不能這樣地生活下去，簡直是不能，伊利亞·約谷維支啊！只要想想看，唔，那於我並沒有什麼，我是自願留在污泥中，但班許加爲什麼要陪我受苦呢？」

「這是他自願的。」

「這是他自願的嗎？」那姑娘好像反響似的問道。

他們的談話被奧林畢達打斷了：她一聲不響地出現在他們之前，穿着一件寬大的淡藍色的寢衣，好像一道

清冷的月光。

「來，我們去喝茶吧，我的乖乖！而你，維洛契加，等一會兒也講過來。」

她因剛用冷水洗擦過而皮膚現着粉紅色，她顯得又清潔又強健又恬靜，她命令似地帶着伊利亞走了。伊利亞跟着她走，心中暗想道：這果真是他在一小時前所見的疲憊而爲不潔的擁抱所沾污了的她嗎？

在喝茶時，她對他說道：

「可惜你是一個農民，而沒有受過多少的教育，生活是很艱難的。雖然如此，你却必須拋棄了你的生意，去做你旁的事情看。等一下，我要爲你找一個位置。我要使你成家立業。當我去跟了波魯克托夫的時候，我就可以爲你幫點忙了。」

「唔，他肯不肯把那五千盧布給你？」伊利亞問道。

「他一定會給我的，」那女人有把握地回答。

「唔，如果我有一天碰見他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剝他的皮！」伊利亞恨恨地說。

「爲什麼呢？他又不會來妨礙你。」

「他確實妨礙着我。」

「胡說！他已老了，而且很討厭，」奧林畢達嘲笑道。

「不要說笑話！我決不吝惜我的手腳的，而弄死一個老淫棍也並不是很大的罪過。」

「至少須等到他給了我那筆錢以後，」那女人笑道。

那商人把她所要求的一切都給了她。不久，伊利亞就坐在奧林華達的新寓所中，望着那些厚實的地氈和罩着暗色絲絨的厚重的傢具，一邊聽着他的情婦的恬靜的談話。他在她的言行上看不出她對於這新環境有什麼大快樂，她的性情還是跟先前一樣的平靜而泰然自若；她彷彿不過換了一件衣服，別的就沒有什麼了。

「現在我是二十七歲；到我三十歲時，我差不多就可以有一萬個盧布。於是，我將叫那老頭兒滾蛋，而我——就可以自由了。跟着我學怎樣做人，我的嚴肅的乖乖啊。」

伊利亞從她那裏學到了怎樣用一種百折不撓的堅決意志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有時候，一想到她在把她溫存送給另一個人，他就覺得彷彿受了一種重大的侮辱，使他被壓倒而化為卑賤了；於是，自己開一另店並據有一間清潔的房間以接待這女人的夢想，就更其活躍地展開在他的面前了。他不能斷定，他究竟是否愛這女人，但她似乎是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聰明而漂亮的伴侶。這樣就過去了兩三個月。

有一天，伊利亞做好了生意回家，走到鞋匠所住的地下室裏去，他看見潘費許卡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瓶燒酒，快樂地微笑着，而在他對面坐着——雅各。這使伊利亞很驚異。雅各把胸膛靠在桌旁，正在搖着頭，用搖曳不定的聲調說道：

「好好。如果上帝什麼都看見——什麼都知道——那末他也看見我的。大家都已把我拋棄了，老哥，我只有孤伶伶的一人。我的父親並不愛我——他是一個流氓，他是一個賊，一個強盜，這不是真的嗎？」

「完全是真的，雅夏啊！這雖然傷心，但確是真的。」鞋匠說。

「你看！我們該怎樣做人呢？我們該信仰什麼呢？」雅各問道，一邊搖着他的頭髮散亂的腦袋，艱難地轉動着他的舌頭。

「我不能信仰我的父親。伊利亞已遠離了我。瑪霞——她又太小。我在哪兒可以找到一個親人呢？潘費許卡啊！在全世界上竟一個也沒有！」

伊利亞站在門口聽着他的朋友的話，他的心難過地收縮着。他看見雅各的腦袋沒精打采地，軟弱地在他的細瘦的頸項上擺動着。他看見潘費許卡的枯乾的黃臉孔在得意地微笑着，他不相信他所看見的，真正是雅各——溫柔而恬靜的雅各。他走到他旁邊去，責備地問道：

「你在這裏幹什麼？」

雅各跳起來，驚恐地注視着他的臉孔，勉強微笑着，喊道：

「啊，伊利亞——沒有什麼。我以爲是我的父親哩。」

「你在這裏幹什麼，呢？」伊利亞又問道。

「伊利亞，約谷維文，不要去管他吧。」潘費許卡說着，搖搖晃晃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他沒有錯。多謝上帝，他能夠喝酒了。」

「伊利亞啊！」雅各歇斯里地喊道，「我父親——打了我一頓。」

「一點不假，我是見證。」潘費許卡說着，在自己胸膛上擊了一拳。「我完全看見的——我可以起誓。他敲掉了他的牙齒，又打壞他的鼻子。」

雅各的臉果真浮腫着，上唇也很紅腫。他站在他的朋友面前，可憐相地微笑着，說道：

「他們有權力打我嗎？我已十九歲了，我並沒有做錯什麼。」

伊利亞覺得既不能安慰他的朋友，又不能譴責他。

「他爲什麼打你？」

雅各的嘴唇扭動着，心想說幾句話，但終於沒有說出來。他的臉顫動着，歪曲了，他向後跌倒在椅子上，兩手捧着頭，哀哭起來了，身體來回地搖擺着。潘費許卡在他倒下去時扶住了他，隨即離開了他，爲自己倒出一些燒酒來，一邊說道：

「讓他哭吧——一個人能夠哭是好的，瑪霞也如此——她盡力地號哭着。她嚷道：『我要挖出他的眼睛！』哈哈！我已送她到瑪蒂蔡那裏去了。」

「他們父子間發生了些什麼事？」伊利亞問道。

「我可以告訴你。事情全部很稀奇。引起這場吵鬧的是你的叔叔但倫斯。他忽然對潘屈羅哈說道：『讓我去吧。』他說：『讓我到基輔去，到聖地去。』潘屈羅哈很快活，那駝子老早就變成了他的肉裏刺——老實告訴你，潘屈羅哈對於但倫斯的走是很高興的。一個做生意的同伴不一定是愜意的——哈哈！你走吧。』他說道：『在那些聖徒前面也幫我說句好話。』突然間，雅各跳了起來，說道：『讓我也去吧。』」

潘費許卡睜大了眼睛，裝出一副暴怒的臉相來，用重濁的聲音慢吞吞地說道：

「什——麼你要——到聖地去？這是怎的呢？『我也要，』雅各說道。『去爲你祈禱。』潘屈羅哈咆哮起

來了！讓我來告訴你怎麼祈禱！但雅各依舊說道：「讓我去吧。一個兒子的祈禱，上帝會接受的。」——潘屈羅哈在他臉上打的那一掌是多麼厲害啊！接着又是一下，又是一下。

「我不能跟他住在一起，」雅各喊道，「我要走！我要去弔死他爲什麼要痛打我啊？爲什麼呢？我說的是真心話。」

伊利亞被他的哭嚷弄得很難過，他無能爲力地聳聳肩，就離開了地下室。他的叔叔將要去朝拜聖地的消息，使他很快意；他的叔叔走了以後，他也可以離開這所房子，獨自去租一間小房間來居住了。

當他走到他的房裏時，但倫斯也跟了進來。他的臉上很快活，眼睛裏興奮地放着光；他搖擺着他的駝峯，走到伊利亞面前說道：

「唔，我要走了！天哪！我是多麼快活啊！我彷彿將要從一個監獄裏或黑穴中走到光明中去似的。如果『他』准許我從這裏逃開，那就表示『他』不會擯棄我的祈禱的。」

「你可知道——雅各的事？」伊利亞冷淡地問道。

「什麼？」

「他喝醉了。」

「哦，哦，這很壞！活像一個小孩子。他還要求他父親讓他跟我去呢！」

「他的父親是否當着你的面毆打他？」

「是的，怎麼呢？」

「唔，你不明白嗎，這就是他喝醉的緣由。」伊利亞嚴酷地問。

「是爲這緣由嗎？不過猜測吧？」

伊利亞看見雅各的命運絲毫也不能引起他的叔父的興味，這就增加了他對那駝子的憎惡。他從來沒有看到但倫斯這樣的快活過，而這快活剛剛又在雅各的哀哭之後出現在他眼前，使他發生了一種不能理解的，不舒服的感覺。他在窗口坐下了，對他的叔父說道：

「到酒店裏去吧。」

「老板在那裏。我一定要跟你講幾句話。」

「唔，什麼話呢？」

駝子走到他面前，開始神祕地說道：

「我不久就要動身了。你將獨自留在這裏，所以——那就是說——」

「唔，直爽爽地說出來吧。」伊利亞說。

「直爽爽！我也願意這樣。」但倫斯很快地霎着眼睛，低聲喊道。「可是這也不容易呢。」

「你要講到我的事嗎？」

「也要講到你的事。不過第一——我已積了一點錢，並不很多。」

伊利亞看了他一眼，不懷好意地微笑着。

「你怎麼了？」他的叔叔驚問道。



「我知道的好，我們就說你已積了一點錢吧。」他把那「積」字說得特別清楚。

「唔，所以。」但倫斯眼望着別處說道，「唔，那就是說，我已決意捐兩百盧布給修道院。」

「啊！」

「給你一百。」

「一百？」伊利亞很快地問於是他就發見在自己的靈魂深處潛伏着一個願望，希冀從他的叔父得到比一百盧布多得多的錢。他因這願望而對自己生氣，他明知道這是一個不正當的願望，同時又對他的叔父生氣，因為只給他這麼一點兒。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挺直了身子，堅決地憤怒地說道：

「我不要你偷來的錢，你懂嗎？」那駝子可憐相地，臉色蒼白地退回去，坐在自己的床上。他縮成一團，張開着嘴，用恐怖的眼色望着伊利亞。默不作聲。

「唔，你在望什麼？我不要牠。」

「主耶穌啊！」但倫斯嘆聲說。「等一等，親愛的。」

「還有什麼？」

「什麼呢？」伊利亞看見但倫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就又問道。

「伊羅夏，你對於我跟兒子一樣。」但倫斯極輕地說，一邊嘆着長氣。「我決意把這罪過放在自己身上——是爲了你——爲了你的前途。受了這筆錢吧，請你受了吧！不然，上帝不肯饒赦我的。」

「原——來如此！」伊利亞譏嘲地喊道。「你是捧着賬簿去見上帝的啊，天哪！難道是我叫你去偷公公的錢

嗎？你劫掠的是一個怎樣的人啊！」

「伊羅夏，你也沒有叫父母把你生出來，」他的叔叔說着，用一種可笑的姿勢向他伸出一支胳膊來。「你一定得接受這筆錢。看基督的面上，使我的靈魂能够得救。我還要回來，把錢全部都給你。但在目前——這一點。我的親人啊！如果你受了牠，上帝就會饒赦我的罪過。」

他懇求，他的嘴唇顫動着，眼睛裏閃着恐怖的光芒。伊利亞看着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憐憫自己的叔叔。

「好，我就受了，」最後他才說。說畢他就立即走出了房間。接受他叔叔的這筆錢的決心，在他是極勉強的，這降低了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一百個盧布對他有什麼用處呢？他能用這點錢來做些什麼呢？他想，如果他的叔父送給他的不是一百而是一千盧布，那末，他就可以立刻把他的不安的，慘澹的生活改變為一種乾乾淨淨的生活，而他就得離開了他在和平的孤寂中度日了。又想，如果他去問他的叔父，那拾垃圾者的錢他究竟分到了多少，却不知又怎樣？但他覺得這念頭很可厭惡。

自從伊利亞認識了奧林畢達的那天起，他覺得菲利蒙諾夫的房子更其醜陋，更其狹窄了。這醜陋不潔，在他心中引起一種生理上的厭惡的感覺，彷彿冰冷的，發黏的手在摸着他的身體似的。

今天，這感覺比平時更厲害地壓迫着他，他在整幢房子裏找不到一個安息的地方，因此就漫無目的地走到瑪蒂蔡那裏去。當他在樓梯上走上去時，他心中發生了一種古怪的、可怕的預感，覺得這幢房子有一天將把他推送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可怖的境地去。

懷着這樣的念頭，他走進了瑪蒂蔡的房間，看見那女人坐在她的寬闊的床鋪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她向他看

了一眼，搖着手，用一種好像颯颯的風聲似的急促的低語說道：

「輕輕地！她睡着！」

在她的床上，蜷曲地睡着瑪霞。

「對於這樣的事，你以為如何？」瑪蒂蔡低聲地說，一邊帶着一種野性的表情，張開着她的大眼睛。「他們已在開始屠殺他們自己的孩子了，好像那該死的希律王屠殺無辜的孩子們！顧他們脚下的土地突然崩陷！」

伊利亞聽着她的低語，一邊站在火爐旁邊，望着那裏在一件灰色東西裏的瑪霞的形態，同時默想着：這女孩子的未來命運不知如何？

「你知道嗎，他扭瑪霞的頭髮，那惡賊，那酒鬼！他打了自己的兒子，又打她，並且說要把他們趕出去哩！你知道這事嗎？但是她能到那裏去呢？」

「也許我能為她找到一個位置，」伊利亞沉吟地說，他記起奧林畢達正在找尋使女。

「你！」瑪蒂蔡責備地說。「你在這裏高視闊步，活像一位大紳士。你好像一株幼小的橡樹，人家從你得不到一些蔭影，也得不到橡實。你老早就可以這樣做了。你不覺得這孩子可憐嗎？」

「等一下，不要囉嗦！」伊利亞不耐煩地說，因為他得到了一個立刻去看奧林畢達的極好口實。

「瑪霞今年幾歲？」他問道。

「十五；你以為她幾歲？而且她的十五歲又有什麼用呢？唉，就是說她十二歲也太多呢，她是這樣的脆弱瘦小，她還不過是一個孩子，她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而且她活着又有什麼意味呢？她不如一直這樣睡下去，直到基督

降臨時才醒來。」

伊利亞走了，他的眼前籠着一陣迷霧。一小時後，他已站在奧林畢達的門前，等候開門。但是他等了好久，沒有人來開門；於是一個高而令人不快的聲音在門內響了起來：

「哪個敲門？」

「我，」伊利亞惶惑地回答，不知道問他的人是誰。奧林畢達的傭人——一個粗笨而麻臉的婦人——說話的聲調很粗魯而尖銳，開門時總是一聲不問的。

「你找哪個？」門內又問道。

「奧林畢達，但尼洛芙娜在家嗎？」

門突然開了，燈光直射在伊利亞的臉上；這年青人退後了一步，攢聚着他的眼睛，簡直不能相信牠們。

在他面前站着一個小老頭兒，手裏拿着一盞燈，身上穿着一件厚實寬大的桃紅色寢衣。他的腦袋幾乎完全禿了，只有耳朵邊還剩着一圈灰色的頭髮；在他的下巴上，有一撮短短的，參差不齊的灰色鬚鬚，在微微地顫動着。他看看伊利亞的臉孔，他的銳利淡色的眼睛放射着譏嘲的閃光，同時他的長滿硬鬚鬚的上唇移動着，而那盞燈在他的瘦小黧黑的手中抖動着。

「你是誰？唔，進來，進來，唔？」他說。「你是什麼人？」

伊利亞猜到了站在他前面的是誰。他覺得自己的血都湧到了面部，一種憤怒的羞恥在他的心中燃燒起來。噢，原來這就是那個跟他分享那清潔強健的女人的溫存的人。

「我是一個小販！」他用一種重濁的聲音說道，一邊跨進了門檻。

那老頭兒對他震了一霎他的左眼睛微笑了一笑。他的眼皮很紅，並沒有睫毛；他的嘴裏露出一根根尖銳的黃牙齒來。

「一個快活的小販哈哈！什麼小販呢？」老頭兒問着，把那盞燈逼到伊利亞的臉上去，一邊狡猾地格格地笑着。

「賣雜貨的。我賣香水，帶子，各種雜貨，」伊利亞低着頭說，覺得很暈眩而眼前有紅光迷射。

「噢，噢，噢——帶子和裝飾品——是的，是的，是的——帶子和香水——可愛的玩意兒。唔，你有什麼事呢，小販？」

「我要見奧林畢達·但尼洛芙娜。」

「啊啊，她嗎？好好，你看她有什麼事呢？」

「我來拿一筆欠我的錢，」伊利亞勉強地說。

他對這討賬的老頭兒，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而且很恨他。在他的平靜而高的聲調中，在他的嘲笑人的眼光中，有種侮辱人的東西，一直刺入伊利亞的心中。

「錢嗎？一筆小債嗎？好的！」

老頭兒突然從伊利亞面前收回了那盞燈，顛着脚尖，把他的寬鬆的黃臉孔逼近到伊利亞的臉上去，帶着一種惡意的微笑，問道：

「那麼，你的條子呢？把條子給我。」

「什麼條子？」伊利亞非常害怕地問着，倒退了一步。

「你主人的。寫給奧林畢達。但尼洛芙娜的條子你帶着吧，不是嗎？把牠交給我！我會拿給她的，唔，唔！快點！」

老頭兒不住地向伊利亞逼過來，而後者逐漸退到了門口，嘴裏因害怕而發燥。

「我並沒有帶着什麼條子。」他絕望地大聲說，心中感覺着將有一樁極難使人相信的事要發生了。但正在這一瞬間，在他們後面出現了奧林畢達的寬而優美的姿態。她越過了老頭兒的頭上，平靜地，毫不忸怩地看了伊利亞一眼，接着就用一種平靜的聲調問道：

「什麼事呀，華西里·嘉佛里洛維支？」

「來了一個小販！你欠他一些什麼。你向他買了帶子，沒有給他錢，是嗎？哈哈！唔，現在他來了，這就是。」

老頭兒手忙腳亂地在那女人周圍說着話，同時審察地看着她的臉孔，又看看伊利亞的臉孔。她把她的右手高傲地一揮，把他攔在一邊，於是把這同一只手插到她的寢衣袋裏去，一邊嚴厲地對伊利亞說道：

「你爲什麼不在旁的時候來？」

「對了！」老頭兒尖銳地喊道。「這樣的愚笨！在用不着你的時候來！笨驢！」

伊利亞呆立着，好像已變成了一個石頭人。

「不要囉。華西里·嘉佛就洛維支！這是你不好，」奧林畢達說了，隨即轉向伊利亞問道：「我欠你多少？三盧布四十戈比嗎？這就是。」

「滾你的」老頭兒又嚷道，「讓我來開門——我要親自來開門。」

他把自己的廢衣裹緊一些，打開了門，對伊利亞嚷道，「走！」

伊利亞站在那關上了了的門前，站在外邊的濃霜中，茫然地望着那扇門，不知道他所遇見的一切究竟是夢境呢，還是全部是現實。他一手拿着自己的帽子，另一只手緊緊地握着奧林畢達給他的錢。他這樣站着，一直等到他覺得霜已在他的頭上結成了一個冰環，而兩腳凍得痛起來了。於是他才戴上了帽子，把錢放在袋子裏，把兩手也插在上衣袋裏，縮緊着身子，低垂着頭，慢慢地沿街走去。他覺得彷彿有許多沉重的鉛球在他的腦袋中打滾，撞擊着他的兩太陽，並在他胸中，他的心彷彿已經冰冷了。那老頭兒的黝黑的形態，連同他的黃色的頭顱，由一重寒光包圍着，在他面前的空中浮動着。而那老頭兒的臉正在得意地、惡毒地、狡猾地微笑着。

## 十四

在跟那老頭兒會面的下一天，伊利亞在大街上慢慢地，默不作聲地走來走去。他並不叫喊出他的貨物的名字來，只是悶悶不樂地看着他的貨箱，而在他心上依舊壓着那沉重、憂鬱的感覺。他不住地回想着那老頭兒的惡毒的臉色，奧林畢達的沉靜蔚藍的眼睛，以及上一天給他錢時她的手的姿勢。在那嚴寒有霜的空中，飛舞着尖銳的小片雪花，刺着伊利亞的面孔。

他剛剛走過了一月小店，這月店謙卑地躲在一小禮拜堂和商人盧克文的大廈之間的凹處。在店門上面，掛着一塊陳舊的鐵打的招牌——「B·G·波魯克托夫，兌換銀錢，收買古舊金銀神像飾物、珠寶和古幣。」當伊利亞打店門前經過時，似乎瞥見那玻璃門後面站着那老頭兒，正在陰險地微笑着，向他點着他的小腦袋。伊利亞發生了一種無法制伏的慾望，渴想走到店裏去，把那老頭兒仔細看一下。他立刻找着了一個口實：正如旁的小販一樣，他平時常把落到手裏的古幣留起來，等到積有相當的數目，就把牠們賣給銀錢兌換者，值一盧布的古幣大概可以換得一盧布二十戈比。在此刻，他的袋裏正放着幾個古幣。

他走回來，大胆地推開了門，帶着貨箱擠了進去，接着就脫了帽向那老頭兒招呼道：



「您好」

那老頭兒正坐在狹小的櫃台後面，在拆卸一個神像上的裝飾品，用一把小鑿子把那些釘子剔出來。他正在非常專心地從事工作。他抬頭向那年青人看了一眼，就又彎下頭去工作，一邊冷冷地說道：

「謝謝你。你有什麼事？」

「你不認識我嗎？」伊利亞問道。

老頭兒又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看。

「也許認識的，但是你有什麼事呢？」

「你願意收買一些古幣嗎？」

「拿出來看看。」

伊利亞把他的貨箱推到了背後去，就伸手到衣袋裏去摸他的錢袋；但是不知怎麼，他的手竟找不到那袋子，儘管因對那老頭兒的憎恨和恐懼以及急於想把錢袋摸出來而顫抖着，他的心也同樣地顫抖着。他的手在上衣的衣襟底下摸索着，同時他一眼不霎地注視着那小小的禿頭，他的背脊上打了一個寒慄。

「唔，你可以快點拿出來嗎？」那老頭兒突然憤怒地問道。

「立刻！」伊利亞勉強平靜地回答道。

他終於把錢袋摸了出來；他走到櫃台前面去，把他的古幣倒在櫃台上。

老頭兒向牠們看了一眼。

「只有這點嗎？」

他用他的黃瘦的手指抓起那些銀幣來，開始察看那些錢，同時低聲地說：

「嘉德林，安，嘉德林，保羅。（註）同上，多一個十字架，卅二——噯——只有鬼知道這是個什麼錢幣！——

我不要這一個，牠的面目已完全磨光了。」

「但是你看牠的大小，就可以知道牠是一個二十五戈比的銀幣，」伊利亞堅決地說。

「如果算是十五戈比的，我才要牠。」

老頭兒把這銀幣拋在一旁，接着就很快地打開櫃台裏的一只抽屜來，在裏邊摸索着什麼。

一股硬得像鐵一樣的怒氣，抓住了伊利亞；他輪起胳膊來，他的堅硬的拳頭就在老頭兒的太陽上擊了一拳。那兌換銀錢者向後跌去，他的腦袋在牆上着實地撞了一下，但立刻他又站起來，靠身在櫃台上，用雙手抓住櫃台，向伊利亞伸出他的細瘦的頭頸來。伊利亞看見他的眼睛在他那黑的小臉孔上放出閃光來，他的嘴唇動着，同時聽見了他的急促的、嘎聲的低語：

「爲了愛情，爲了愛情——」

「你這流氓啊，」伊利亞平靜地說，隨即厭惡地抓住了老頭兒的頭頸。他扼住了那頭頸，開始搖撼着牠，同時那老頭兒用雙手抵住伊利亞的胸膛，喘着氣。他的眼睛突了出來而變成紅色，眼淚不住地流下來，舌頭從他的黝黑的嘴裏掛出來，不住地動着，彷彿在嘲笑那殺人者。溫暖的唾液滴在伊利亞的手上，而在老頭兒的喉嚨裏，有種

（註）這些都是俄國從前的皇帝名字——譯者

什麼東西在洛洛地嗚嗚地叫着。伊利亞的頭顱似乎被冰冷的彎曲的手指扼住着，他咬緊了牙關，頭向後仰，再三搖撼着老頭兒的很輕的身體，並把他提在空中。假使這時有一個人從後面去毆打伊利亞，他也決不會放鬆。那在他的手指間格格作響的老頭兒的喉嚨的。他心中懷着一種熾熱的憎恨和恐怖，看見波魯克托夫的黯然無光的眼晴愈來愈大了，就把他的喉嚨擠得更緊；當那老頭兒的身體逐漸重起來時，伊利亞心中的重塊就似乎消失了。最後他推開了那兌換銀錢者，這老頭兒就輕輕地倒在櫃台裏邊了。於是伊利亞向周圍看了一下；在那空洞的街上，一切都無聲，一陣大雪正在不住地落下來。在伊利亞腳邊的地板上，躺着兩塊肥皂，一只錢袋，和一捲棉絨。他想起這些東西是從他的貨箱中跌出來的，就把牠們拾起來，放回在原處。於是，他從櫃台上俯身過去看那老頭兒；後者正蜷縮作一堆，躺在櫃台和牆壁間的那條狹窄的弄堂中；他的頭掛在胸前，只顯現着牠的發亮的輪廓。伊利亞的視線落在櫃台裏的打開着的抽屜上——金幣銀幣和包包的紙幣捉住了他的視線。他快活得發抖，急急地抓了一包，又抓一包，再抓一包，把牠們藏在襯衫裏，隨即又十分害怕地向四面望了一望。

他從容不迫地走出店門，在街上走了兩三步，就站住了，用油布把他的貨物好好地遮蓋好了，然後再在那從看不見的高處落下來的那濃密的雪花陣中前進。在他的周圍和他的胸中，都是一片冰冷的濃重的晦暗。他睜着眼睛，企圖參透那晦暗；突然他覺得他的眼睛在隱隱作痛，他伸上右手去一摸，就嚇得立刻站住了，彷彿他的兩腳突然凍住在地上了。他覺得自己的眼睛好像老波魯克托夫的眼睛那樣，突出在頭上，並且將始終這樣痛苦地凸出着，永遠不能再閉攏，而大家都將在他的眼睛上讀到他的罪狀。這對眼睛好像已經死了。他用手指撫摸着他的瞳孔，覺得有點痛，但不能放下他的眼皮來，他就嚇得呼吸急促起來了。最後他才設法閉攏了他的眼睛；他在那突然

包裹着他的黑暗中欣喜着，一動不動地站着，深深地呼吸着，什麼都不看見。有人撞了他一下。他很快地回頭一望：一個穿着一件短短的皮大衣的高個兒剛剛打他身邊擦過。伊利亞目送着他，直到他消失在那陣濃密的雪花中。於是伊利亞立即戴上了帽子，沿着鋪道走去，眼中覺得有點痛，頭裏覺得很重。他的肩膀抖動着，他不由自主地緊握着拳，同時有一種剛愎的、不顧利害的感情在他心裏湧起來，趕走了他的害怕。

他走到十字路口時，看到了警察的灰色的身影，他就不可解釋地、非常緩慢地一直向他走過去。他走着時，他的心正在往下沉。

「多大的雪啊，」伊利亞一直走到那警察面前，一邊注視着他，一邊這樣說。

「真——是，不住地下着呢！現在，謝謝上帝，天氣就會暖一點了，」警察愉快地回答道。他的臉大而紅，生着許多長的毫毛。

「現在是什麼時候？」伊利亞問道。

「讓我看看！」警察抖去了袖子上的積雪，伸手上衣裏面去。伊利亞站在這個人面前，心中感覺又懼又喜。他突然古怪地、不自然地笑起來了。

「你在笑什麼？」那警察一邊問，一邊用指甲把錶蓋挖開來。

「你身上的雪積得多好看啊！」伊利亞喊道。

「我也這樣想，落下來的雪多麼大啊。現在是一點半，到半點還差五分鐘，牠將把我遮蓋起來，老哥。你立刻就可以到一家酒店裏去，到溫暖的地方去，而我却不得不在這兒站到六點鐘。看啊，你的貨箱上積着多少雪啊！」

警察嘆了口氣，滴嗒一聲把鎖蓋關上了。

「是的，我正要到酒店裏去。」伊利亞說，接着勉強地微笑着，又說道：「對了，就到前面這一家去。」

「好，不要憂急。」

伊利亞走進酒店，坐在一扇窗口，從這窗口，他知道可以望見那小禮拜堂，隔壁就是波魯克托夫的小店。但是現在一切都披一片白茫茫的雪霧籠罩着。他注視着那些從窗口飛過的雪花，牠們落到地上，在一切事物上蓋了一重厚被。他的心臟很快地跳着，但是跳得却很有力而舒暢。他坐着，腦海中好像一張白紙，他靜待那將要發生的事，而時間慢慢地向前推移着。當堂倌替他送茶來時，他禁不住問道：

「現在外面街上怎樣，不很壞嗎？」

「暖一點了，暖得多了！」堂倌匆匆地回答後，就跑開了。伊利亞就又等起來，覺得自己很疲乏，而墮入了一種半昏睡的狀態中。他爲自己又倒了一杯茶，可是並不喝牠，却一動不動地坐着。於是他突然覺得熱起來了，就伸上手去解上衣的領結，他的手指碰着自己的下巴，不覺打了一個寒慄。他覺得這些似乎並不是他自己的手指，而是別人的，冰冷而含着敵意的手指。

他把自己的手舉到眼前，開始仔細地察看那些手指——牠們很乾淨，可是伊利亞暗想，最好用肥皂來把牠們洗一下。

「波魯克托夫被暗殺了！」突然有一個人喊道。伊利亞從座位上跳起來，彷彿受了這喊聲的召喚似的；但整個酒店已陷於騷亂中；誰都在向門口走去，一邊走一邊戴上帽子去。他在碟子上丟了一個十戈比的銀幣，把他的

貨箱上的皮帶套在肩膀上，就匆匆地跟着衆人走出去。

在那銀錢兌換店的附近，已聚集了一大堆人，警察們忙亂地跑來跑去，心神不定地叫喊着，而曾經跟伊利亞攀談過的那個有鬍子的警察也在他們中間。他正站在門口，不許人們走到店裏去；他用恐慌的眼光看着大家，一邊不住地撫摩着他的左頰，那是比他的右頰更紅。伊利亞站在看得見他的地方，傾聽着衆人的議論。在他旁邊，站着一個身材高大、臉色嚴肅而有黑鬍鬚的商人，正在繃着眉頭，傾聽一個穿着一件狐狸皮大衣的、頭髮白的小老頭兒的起勁的敘述。

「那孩子以爲他暈倒了，就跑到彼得·史丹芬諾維支那裏去，請他來替老頭看病。好，他立刻就跑來，一看，原來已經死了。是件命案呀！你想——多麼大膽啊！青天白日，在這樣熱鬧的一條街上，唔，我萬萬想不到！」

那黑鬍鬚的商人大聲地咳嗽了一聲，接着用粗澀的聲調說道：

「這裏面有上帝的意旨。那就是說，上帝並沒有接受他的懺悔。」

伊利亞跨上前一步，心想再看一看那商人的臉孔，就用他的貨箱撞了他一下。

「噲！」那商人喊着，用肘把伊利亞推在一旁，嚴厲地注視着他的臉孔。「你要做什麼？」

於是他又轉向那老頭兒：

「經上說過：不是上帝的意旨，你的頭髮也不會跌掉一根的。」

「這話是無法反駁的。」那老頭兒點着頭表示同意，接着又曇了一霎眼睛，低聲說道：「誰都知道上帝在惡人身上加有烙印。主啊，饒恕我講這樣的話是罪過的，但要管束自己的舌頭是很難的——真的！」

「記着我說的話，」那嚴肅的商人繼續說道。「犯這罪的人永遠不會被捉住的，你等着看吧。」

伊利亞微笑了一笑，傾聽着這番談話，他覺得有一種可怕的，然而却是愜意的力量和勇氣，從他胸中湧起來，假使這時候有人問他：

「是你扼死他的嗎？」

他覺得他恐怕將毫不畏懼地，堅決地答道：

「是我。」

他懷着這樣的感覺，從人叢中擠過去，一直走到那警察旁邊才站住。後者看了他一眼，憤怒地在他肩上推了一下，喊道：

「你要到哪裏去？你在這裏有什麼事幹，呃？走！」

他跟踉地跌過來，跌在一個人身上；那個人又推了他一下，同時有一個聲音喊道：

「他的頭頸！」

於是伊利亞從人叢中擠出來，坐在那小禮拜堂的階沿上，肚子裏暗笑着那班人。透過了雪地上的沙沙的腳步聲，和人們的嗡嗡的低語聲，他斷斷續續地聽到了幾句話：

「他一定要揀我值崗的時候來這亂子，這強盜！」

「他是這鎮上第一個做期票貼現生意的人。」

「啊啊！」

「雪正在下雪，這片店又在凹處。我什麼都看不見。」

「他毫無慈悲地剝削別人。」

「但他終究也是一個人，我爲他傷心。」

「當然，他也是可以哀憐的。」

「大家都餓餓而食得無饜。」

「看哪！他的老婆來了。」

「啊！」

「可憐的女人啊！」一個衣衫襤褸的農民大聲地嘆息道。伊利亞站起身來，就看見一個矮胖的中年婦人，穿着一件大衣，披着一個黑披肩，正在從一架寬大的、有熊皮篷的雪橇上艱難地走下來。一個巡長和另一有紅鬍鬚的人正在兩邊攙扶着她。

「天哪！天哪！」在空氣中迴响着她的發抖的、驚恐的聲音。大家都一聲不響。伊利亞望着那老太婆，想到了林畢達。

「他沒有兒子嗎？」有人低聲問道。

「在莫斯科，他們說。」

「我相信他正在期待着這樣的事。」

「當然囉！」



伊利亞聽着這議論，他的心不禁收縮起來。他聽見渡有一個人爲波魯克托夫悲傷，這固然是快意的事，但這班人除了那有黑鬍鬚的商人以外，在他看來都是愚蠢而甚且可惡的，那商人似乎還有一些嚴正真誠的精神，至於其餘的人完全好像是樹林中的樹樁，站在那裏用惡毒的舌頭說着惡意的話。

## 十五

伊利亞一直等到那兌換銀錢者的瘦小的屍體從店裏扛出來後，才走回家去；他凍得發抖，覺得很疲乏，但心中却很平靜。到了家裏，他就把房門鎖上了，數那些錢；在兩厚包小鈔票中，共有五百個盧布，在第三包中有八百五十盧布；此外還有一小包公債券息票，但他並不去數這些；他把所有的錢都包在一張紙裏，然後兩肘撐在禱子上，開始思考：他應該把牠藏在什麼地方？

他一邊思考，一邊覺得頭裏很重，渴想睡覺。他決定把那些錢藏在頂樓上，於是立刻就走，把那紙包堂堂地拿在手中。在門口，他遇見了雅各。

「啊！你老早就回來了。」雅各說。

「是的，我回來了。」

「你的臉色多麼蒼白啊！你覺得不舒服嗎？」

「有一點。」

「你手裏拿着的是什麼？」

「這個嗎？」伊利亞看看那包錢，問於是因為恐怕自己的事情敗露，突然打了一個寒噤，一邊揮舞着那紙包，一邊急急地說道：「這是帶子——沒有什麼重要東西——一些小東西。」

「你高興來喝茶嗎？」雅各問。

「我好的，我立刻就來。」

於是他很快地，脚步不穩地穿過了那過道，頭裏覺得昏暈而沉重，好像一個醉漢，從樓梯上走向頂樓去時，他把脚步放得很輕，怕敢發出聲響來，又怕遇見人。當他在烟囪旁邊的泥裏埋藏那筆錢時，他突然覺得似乎有一個人躲在頂樓角落裏，在暗中窺視着他。他很想朝着這個方向丟過一塊磚頭去，但立刻就醒悟過來，就悄悄地跑了下來。他不再害怕了，他好像已把他的害怕連同那些錢一併埋藏在那頂樓上，但是他覺得非常惶惑。

「我爲什麼要扼死他呢？」他問自己。

當他走進地下室時，瑪霞正在火爐旁忙着煮茶，她用一聲歡呼來迎接他：

「啊！今天你怎麼這樣早呀？」

「下雪。」他答道，但隨即惱怒地喊道：

「現在並不早了，我回來得跟平時一樣早，我每天這時回來的。多麼傻啊！你不看見天色已完全黑了嗎？」

「這裏在日中就天黑的。你幹嗎要這樣嘍呢？」

「我所以要嘍，爲的你正像一個偵探，要來盤問我：你爲什麼這樣早？你要到什麼地方去？你拿着什麼東西？這些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瑪霞注視着他，責備地說道：

「天哪，伊利亞，你變成多麼傲慢了呀！」

「啊！見你的鬼！」伊利亞罵道，接着就在桌旁坐下。瑪霞生氣地噙了一聲，就旋轉身子，背向着他，對着茶炊的煙囪吹起來。瘦而且小的她，不住地搖晃着她的黑頭髮，攢聚着她的眼睛，以避去那些煤煙，她的臉很瘦；她的眼睛周圍的黑圈，使她們顯得更有光彩；她身上有一種神情，使她顯得很像是一朵生長在幽僻的花園角落裏的亂草叢中的花兒。伊利亞看着她，暗想：這個小姑娘孤獨地住在一個洞裏，好像成人似地工作着，毫無樂趣，以後恐怕也不會有什麼樂趣，而將終身住在污穢的地方，這樣地生活下去。而他——如果他願意的話——却可以過他所希冀了好久的和平而清淨的生活。想到這裏，他覺得很愉快，但同時又在瑪霞面前感到一種內疚。他用一種低而親切的聲音叫她道：

「瑪霞！」

「唔，有什麼事——可恨的？」她答道。

「你知道嗎——我是——一個壞人。」伊利亞說到這裏就停止了，同時有一個問題好像籠中的鳥兒似的在他心中撲着翅膀：「我要不要告訴她？」

她挺直了身子，微笑着看了他一眼。

「沒有人來打你，這是事實。你這傻子啊！」

「不，等一等！」伊利亞嚷道。

「沒有什麼可等的。」瑪霞說着，就急急地走到他面前去，匆促地懇求地說道：

「聽着，伊羅夏，親愛的！請你要求你的叔叔帶我一道去，好不好？一定請你去要求一下！我願對你磕頭，真的，我願磕頭。」

「到哪裏去？」伊利亞懶懶地問道。他正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不明白她的說話。

「跟他一道，親愛的！一定請你去求一下。」

她合着掌站在他面前，彷彿他是一幅神像，同時眼淚充滿了她的兩眼。

「那是多麼好啊！」那女孩子嘆了一聲，說道：「在春天裏，橫過田野，穿過森林。我將一味向前走着，走着；我整天想着這事，我在夢中夢見自己在向前走着，走着。親愛的！這是多麼有趣啊！他會聽從你的——告訴他，他必須帶我去。我不想吃他的麵包我會求乞，人們會給我的——我很小，伊羅夏！如果你喜歡，我願吻你的手。」

她突然抓住了他的手，俯身過去吻他。伊利亞推開了這女孩子，很快地從座位上跳起來。

「傻子！」他叫道，「你怎麼可以我——扼死一個人！」

他聽了自己的話，不覺恐慌起來，就又急急地說道：

「也許——也許我用我的手幹過這樣的事——而你却要去吻他。」

「那沒有關係。」瑪霞說着，一直走到他面前去。「我仍然願意吻他的——這有什麼稀奇呢？潘屈羅哈比你更壞，但是他每次給我一點東西，我總要吻他的手——我雖然覺得討厭，但是他命令我這樣做——「吻他」他說。接着又渾身摸我，捏我——這不要臉的東西。」

不知道是因爲他已說了可怕的話呢，還是因爲他的祕密並沒有洩漏出來，伊利亞突然覺得心中輕鬆，快活起來了。他微笑着，用一種親切而低的聲調對那女孩子說道：

「好的，我去替你設法。憑着上帝說，我一定替你辦到。你這次就得動身去朝拜聖地，我還要給你一點錢，供你路上使用，並且叫我叔叔也給你一點。」

「親愛的！」瑪霞叫着，就跳起來，用兩臂抱住了他的頭頸。

「放手等一等！」伊利亞嚴肅地說，「我已對你說過——你可以去爲我所禱一下，瑪霞啊。」

「除了你，還要爲誰祈禱，天哪！」

雅各在門口出現了，他驚異的問瑪霞道：

「你在叫什麼？人家在院子裏都能聽見你的聲音。」

「雅夏！」那女孩子歡呼道，接着就氣喘吁吁地告訴雅各道：

「我要去了，再會吧。剛才他已答應去跟駝子說，他將去要求他。」

於是瑪霞笑起來了。

「你以爲你會得到他的同意嗎？」雅各沉吟着問他的朋友道。

「爲什麼不呢？她並不會妨礙他。而這對於她也有好處。你看，她的神色像什麼？她是七分像泥塊，只有三分像

人。」

「正是這話。」雅各說，沉默了一會兒，他就吹起口嘯來。

「你做什麼？」伊利亞問道。

「我完了。我將不得不孤獨地生活下去——孤伶仃地，好像那天上的月兒。」

「僱一個奶媽吧。」伊利亞噙的笑了一聲，勸他道。

「我要盪盪燒酒了。」雅各搖着頭說。

瑪霞看了他一眼，就垂着頭，走到門口去。從那邊，傳來了她的悲傷而帶着斥責的聲音。

「你是多麼懦弱啊，雅各。」

「而你是堅強的。你走了，丟下了一個人。見鬼，沒有了你，我不是很寂寞嗎？」

他憂鬱地坐在伊利亞對面的桌旁，說道：

「如果我悄悄地也跟但倫斯走了，你看怎樣？」

「去吧。我一定要去的。」

「你！但是我的父親將叫警察來追蹤我。」

大家都沉默了。於是雅各假裝快活地說道：

「喝醉了真好，弟兄們。你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去想牠。那真有趣。」瑪霞把茶炊放在桌上，搖着頭說道：

「你這不識羞的傢伙啊。」

「噲，閉你的嘴，」雅各憤怒的喊道，「你的父親簡直跟沒有他這個人一樣。他妨礙你的生活嗎？」

「哦，我的生活真好啊。」瑪霞答道，「要是我能够，我將脫離了這樣的生活，絕不回頭一下。」

「無論哪個的生活都很壞，」伊利亞平靜地說，接着又沉思起來。

「要是能夠脫離一切，那多好啊。去坐在森林附近一道河流旁邊的一個地方，靜靜地默想着。」

「這是一個多麼優美的逃避人生的方法啊，」伊利亞輕蔑地說。  
雅各注視着他的臉，帶着一種害怕的表情說道：

「你知道嗎？我得了一本書。」

「什麼書？」

「一本古書。牠是皮面的，好像一部『讚美詩』。但牠一定是一本異教徒所著的書，我是用了七十個戈比向一個鞑靼人買來的。」

「書名叫什麼？」伊利亞冷淡地問。他一點都不想講話，但是他覺得一聲不響是難堪甚且危險的，所以他強迫自己向他的朋友問話。

「書名已經撕掉了，」雅各放低了聲音說，「但牠是講到萬物的起源的。牠很難讀，而且可怕。書內說，米里都斯的推爾恩是第一個探問萬物的起源的人。他稱之爲水，說萬物都是從水轉變出來的，而推爾恩把上帝稱爲『思想』。即從水中變出萬物來的原動力。其次是無神的提阿哥羅斯：『他想像不到什麼上帝』——那就是說，「他並不信仰上帝。」還有愛璧鳩羅斯，他說：『真理即是上帝，但他並不給任何人以任何事物，對無論什麼都漠不關心而毫無好處。』那就是說——上帝雖然存在，但對於我們人毫無關係——這就是我的理解。因此你喜歡怎樣，就可以怎樣過活。絕沒有什麼人來管你。」



伊利亞從座位上站了起來，緊緊地繃着眉頭，打斷了他朋友的慢吞吞的談話，說道：

「我很想拿起這本書來，着力地打你一下耳光。」

「爲什麼呢？」雅各驚異地、憤怒地喊道。

「使你不再去看他。傻子啊！而寫這本書的人也是一個傻子！」伊利亞繞着桌子走過去，俯視着他的坐着的  
朋友，就帶着一種狂熱的怒氣講起話來，那些說話好像一個鐵槌似的一下一下打擊在雅各的大頭上。

「上帝是有的，他無所不見，無所不知，他以外，什麼都沒有！他給我們此生，是當作一種試驗，而罪惡是一種試驗品，要有我們能不能自制！如果我們不能自制，懲罰就會臨到我們頭上，不過有遲有早吧了。懲罰並非來自人們，而是從他那裏來的，你懂得嗎？等着，懲罰自會來的。」

「住嘴！雅各喊道。『我的意思並不如此。』」

「沒有關係，住嘴！你是什麼審判官呢？」伊利亞嚷道，臉色興奮得發青，一種莫名其妙的憤怒突然抓住了他。『不是上帝的意志，你的頭髮也不會跌掉一根的。你聽見過這話嗎？如果我犯過罪，那也是他的意志。傻子！』

「你發瘋了嗎？」雅各緊靠着牆壁，害怕地喊道，「你犯了什麼罪呢？」

伊利亞在耳鳴聲中聽到了這問話，牠的作用就像是一盆冷水灌在頭上。他猜疑地看着雅各和瑪霞，她也被他的興奮和叫嚷嚇壞了。

「我這樣說，不過是當作一個譬喻。」他用一種重濁的聲音說了，就在原位上坐下。

「你似乎不大舒服。」瑪霞怯生生地說。

「你的眼睛黯然無光。」雅各看着他的臉上說。

伊利亞不覺摸了一摸自己的眼睛，平靜地說道：

「那沒有什麼，不久就會好的。」

過了一會兒以後，他感逐漸覺得不安起來，跟他的朋友們在一起覺得很不自在，他就謝絕了喝茶，回到自己的房裏去。

他剛在自己的床上躺下，但倫斯就走了進來。自從駝子決定了去懺悔他的罪過的那時起，他的眼睛中就露着一種光輝而幸福的表情，彷彿他預感着解除了他的罪過後的快樂似的。他嘴角邊露着微笑，悄悄地走到他的侄兒床前，捧着他的參差不齊的鬍鬚，用一種親切的聲音開始說道：

「我看見你回來了，我就對自己說道，我要去跟他談一下。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已不多了。」

「你就要走嗎？」伊利亞冷冷地問。

「等到天氣稍暖，我立刻就動身。我希望在『復活節』前一星期到達基輔。」

「聽着！你把瑪霞帶着同去。」

「滾你的！」駝子搖着手嚷道。

「聽着，」伊利亞堅決地說，「她在此地沒有什麼可做，而她又是在這樣的年紀——雅各、潘屈羅哈等等，你明白吧？這所房子對於無論什麼人都好像是一個陷阱——一所該死的房子！讓她去吧，也許她去後就不回來了。」

「但是我怎麼能帶她去呢？」但倫斯可憐相地說。

「帶她去，帶她去！」伊利亞堅持着說，「把你那一百盧布也留給她，我不需要你的錢。而她將爲你祈禱她的祈禱很有效力。」

駝子沉思起來，說道：

「很有效力，喲——是的。你說的話，都很確實。不過我不能拿你的那筆錢，關於這個，我們決計照上次說定的那樣辦。至於瑪霞的事，我得再想一想。」

於是，但倫斯的眼睛裏突然放出快樂的光輝來，他俯視着伊利亞，興奮地低聲說道：

「唔，老哥，昨天我遇見了一個了不得的人，著名的傳道師彼得·華西利支。李索夫——你聽見過這人嗎？一個不可言喻的實人！那一定是上帝親自派他來慰藉我的靈魂，祛除我這個可憐的罪人對於上帝的慈悲所懷的邪惡的疑惑的。」

伊利亞一聲不響地躺着。他渴望他的叔父早些離開他，愈早愈妙。他半閉着眼睛，從窗裏望出去，看見外面的黝黑的高牆矗立在他面前。

「我們談論到非惡和靈魂的超度，」但倫斯興奮地低聲說道，「他對我說：『正如斧鑿必需用石頭來磨去牠的遲鈍一樣，人也必需罪惡來驚醒他的靈魂，而使牠卑下地伏在我們的大慈大悲的上帝腳旁。』」

伊利亞看了他的叔父一眼，惡意地微笑着，問道：

「你說的這位傳道師，樣子有點像魔鬼嗎？」

「你怎麼能說這樣的話？」但倫斯向後跳了一步，喊道，「他是一個很虔信的人。他的名聲正在日益大起來，

即使比你祖父的名聲也大呢——老哥啊！」

駝子斥責地搖着頭，嘖嘖地吮吸着嘴唇。

「哦，好好！」伊利亞粗暴地含着敵意說，「另外他還說些什麼呢？」

接着，他突然使人難堪地乾笑起來。他的叔父從他身旁走開一些，驚訝地問道：

「你做什麼？」

「沒有什麼。他說得很妙，你那位傳道師。那些話正合我的心意——你這鬼啊！我恰巧也這樣想！」

他沉默了，對着他的叔父注視了一下，隨即翻轉身子朝着牆壁。

「他又說，」但倫斯用一種怯生生的聲調重新說起來，「他說：『罪惡給靈魂以懺悔之翼，藉着這雙翼兒，牠

得飛昇到萬能之主的寶座前面。』」

「你知道嗎，你自己的樣子就像魔鬼呢！」伊利亞突如其來地打斷了他的話頭，隨即又輕輕地笑着。

駝子好像一隻大鳥撲翅勝似的，把兩臂揮舞了一下，就驚恐地，憤怒地坐倒了；但是伊利亞在床上坐起來，在

他叔父的身旁一推，厲聲說道：

「走開一點！」

但倫斯很快地跳起來，搖擺着他的駝峯，走到了房間中央。他有着他的侄兒，後者正坐在床上，兩手握著床沿，

肩膀聳起着，頭垂得很低。

「但是假使我不願悔改呢？」不久伊利亞就說道，「假使我對自己說道，我並不願意犯罪，一切都是自然而

然地發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我又何必煩惱呢？上帝知道一切管理着一切。如果那對於他是不需要的，他就會阻止我去幹。可是他並沒有阻止我，足見我是對的。大家都在罪惡中度日，但有誰悔改呢？唔，你對此有什麼話說？」

「我不懂得你說的話，願基督與你同在！」但倫斯悲哀地說，接着嘆了口氣。

伊利亞微笑了一笑。

「如果你不懂得，你就不要來跟我講話——至少在現在，」於是他又躺下了，同時對他叔父說道：

「我覺得不很舒服。」

「我早就看到有點不對。」

「我很想睡覺——去吧——我要睡覺了。」

當但倫斯走了以後，伊利亞覺得自己的頭腦中彷彿有一陣狂風在怒號。最近這幾小時的經歷，在他的腦海中古怪地混雜着；他覺得牠們似乎已融合爲一片火焰，在燒灼他的頭腦。他覺得他似乎已病了好久，而扼死那老頭兒並不是這大的事，而是好久以前的事。

他閉上了眼睛，一動不動地躺着；在他的耳朵裏，迴響着那老頭兒的尖銳的聲音：

「唔，你可以快點拿出來嗎？」

接着是那喉頭的咯咯聲。

「爲了愛情，爲了愛情——」

那黑鬚商人的嚴肅的聲音，跟瑪霞的懇求聲混合起來了；雅各的那本異教徒古書中的說話，跟那傳道師的議論相混雜着。他覺得周圍的一切事物似乎都在搖晃，動盪，而他正在被什麼拉下去。他並不害怕，只是渴望安靜；他很想睡覺，而把一切都忘却。最後他終於入睡了。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他看見對窗的牆上很亮，就知道天氣是清明而凍冰的。他的頭腦依舊很昏沉，但心地却很平靜。他記起了上一天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傾聽着自己的內心的說話，隱隱地覺得他對於自己的行爲早已打定了主意。半小時後，他已在明亮耀眼的街道上走着，頸上掛着他的貨箱；鷺白雪所眩，他攢聚着他的眼睛，鎮靜地注視他所遇見的人們。當他經過一座禮拜堂時，他就劃一個十字。他在波魯克托夫的關着門的小店隔壁的小禮拜堂前面，也劃了一個十字，就繼續前進，既不覺得害怕，也不覺得可憐，更沒有什麼不安的感覺。吃中飯時，他坐在一家飯店裏，讀着報紙上關於那大膽的暗殺銀錢兌換者案的記載。讀到「警察當局已採取切實辦法以查緝罪犯」云云。他不禁微笑着搖搖頭，因爲他深信在那犯人自己去投案以前，無論如何是偵緝不到的。

## 十六

就在這天晚上，奧林畢達派僕人送了一個字條來給伊利亞，上面這樣寫着：

「九點鐘，在庫斯奈茨基街角上，公共浴室附近相候。」

讀了這字條以後，他覺得他的心在戰慄，收縮着，彷彿受了寒似的。在他面前，湧現出他的情婦的輕蔑的臉色；在他的耳朵裏，迴響着她的嚴厲而侮慢的說話：

「你爲什麼不在旁的時候來？」

他看着那字條，不知道奧林畢達要他去幹嗎。他覺得怕敢知道，他的心就不安地跳躍起來了。在九點鐘前後，他來到了指定的地方；當他在那許多成對地和單獨地走着的婦人們中間看見了奧林畢達的很高的身影時，他的不安就更厲害了。奧林畢達穿着一件舊衣裳，她的頭裏在一條披肩裏，所以伊利亞只能看到她的兩只眼睛。他一聲不響地站住在她面前。

「跟我來！」她說道。接着又很快地低聲說：

「把你的臉藏在領頭裏。」

他們彷彿怕難爲情似的，遮掩着他們的臉孔，沿着浴室的走廊走去，很快的就消失在一間隔絕的房間裏。奧林畢達立刻拋去了她的披肩，伊利亞看到了她的凍得發紅的沉靜的臉色，就覺得他的勇氣又回來了；但看見她這樣的沉靜，他又覺得很不舒服。那女的坐在沙發上，他的身旁，親愛地注視着他的臉，說道：

「唔，我的乖乖，不久你我就要被拖到驗屍官的面前去了。」

「爲什麼呢？」伊利亞問道，一邊用手掌揩去他的鬍鬚上的融解了的冰霜。

「他倒像是一個傻子呢！」那女人輕輕地喊道，接着冷笑了一聲。

於是她皺着眉頭，一本正經地對伊利亞低聲說道：

「你知道嗎，今天有一個偵探來找我。你對這有什麼意見？」

伊利亞看了她一眼，冷冷地說道：

「聽着！你和你的偵探們的事，跟我沒有絲毫關係，爽爽快快地說吧！——你這樣小心翼翼地叫我到這裏來，究竟有什麼事？」

奧林畢達注視着他的臉孔，輕蔑地微笑着，說道：

「啊！是這樣嗎？——你生氣了，唔，現在我顧不得這些。聽着：當你被傳到驗屍官面前，而他問你在什麼時候認

識我的，是否時常同我會面等等的時候，你可以把全部的經過情形依實地、詳盡地告訴他——你聽見嗎？」

「聽見的。」伊利亞說。

「且慢！如果他問你關於那老頭兒的事——你就說從來沒有見過他。從來沒有。關於他的事，你什麼也不知



道。你並不知道我是被人供養着的。你懂嗎？」

那女人深刻地、憤憤地注視着伊利亞，而他覺得有件什麼東西熾熱地然而愉快地在他胸中跳躍着。他覺得奧林畢達似乎很怕他；他要挖苦她一下，就攢聚着眼睛，注視着她的臉，一言不發地微笑着。奧林畢達的臉孔戰慄着，臉色發了青，從他身旁縮退了一些，低聲問道：

「你做什麼？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伊利亞，伊利亞？」

「告訴我，」伊利亞露着牙齒說，「我爲什麼要撒謊？我曾在你家裏遇見那老頭兒，你知道我看見過他的！」於是，靠在那大理石面的桌子上，他慢慢地輕輕地繼續說下去，但不久又突然悲哀憤怒起來了。

「那時我看着他，對自己說過：原來這就是那個阻礙我的路，妨礙我的生活的人。如果我那時沒有把他扼死，那是因爲——」

「你瞎說！」奧林畢達大聲地說，同時用手掌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你瞎說！他並不礙你的路。」

「這話怎講呢？」伊利亞厲聲問道。

「他並不礙你的路。如果你願意的話，他可以不到我這裏來的。我沒有暗示過你，沒有對你說過嗎？我隨時都可以把他趕走的。你却一聲不響，只是笑笑，你從來沒有真心愛過我。你是自願同他兩人分享我的——不要臉的東西啊！」

「住嘴！不要響了！」伊利亞說。他從沙發上站起身來，隨即又坐了下去，覺得那女人彷彿用她的斥責來重重地擊了他一下。

「我不願不響，」她大聲地說。你是年青而強壯，又爲我所愛着，可是你爲我做過些什麼呢？你有沒有對我說過：「唔，奧林畢達，選擇一個吧——他或我？」你有沒有說過這話？不，你正跟其他的男子完全一樣。」

伊利亞氣得發抖，他的眼前發黑了，他緊握着拳頭，站了起來。

「且慢，你怎能？」

「啊！你要打我。儘管打吧，」那女的恐嚇地咬着牙齒說，眼睛裏放着閃光。「唔，你只要打我一下，我就會打開門，叫喊起來聽了我的慫恿而殺死他的就是你——好，打吧！」

最初伊利亞被嚇住了；但這恐怖只在他的心上刺了一下，就消滅了。他覺得呼吸很困難，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扼着他的喉嚨。

他重新坐在沙發上，沉默了一下以後，就好像哽咽着的格格地笑起來。他看見奧林畢達正在咬着嘴唇，似乎在那充滿着出汽的木頭和肥皂的溫暖氣息的不乾淨的房間裏尋找什麼。她坐下在門口的沙發上，低垂着頭，說道：

「儘管笑吧，儘管笑吧，小鬼！」

「我偏要笑。」

「當我遇見你時，我對自己說道：這個人，他會幫助我的。」

「林巴，」伊利亞低聲叫道。

她並不答應，一動不動地坐着。

「林巴」伊利亞又叫道，接着他覺得彷彿從一個懸崖上跌下來似的，慢慢地說道：

「但是扼死那老頭兒的就是我啊！憑着上帝說，確是我！」

她戰抖了一下，抬起頭來，用張得很大的眼睛凝視着他。她的嘴唇抖動着，她艱難地彷彿窒息似地說道：

「傻子，你害怕。」

伊利亞看見倒是她自己被他的說話嚇慌了，同時又不相信他的說話。他站起來，走過去坐在她旁邊，無可奈何地微笑着。她突然捧住了他的頭，把牠揪在自己胸前，吻着他的頭髮，用一種粗嘎而低的聲音說道：

「伊羅夏啊，伊羅夏啊！你爲什麼挖苦我？他被扼死了我是快活的——那條老蛇！」

「那是我幹的，」伊利亞點着頭說。

「不要響！」那女人担心地喊道，「他被扼死了我是快活的，我希望他們全體都被扼死！所有那些接觸過我的人。只有你是一個有價值的人，是我生平遇見的第一個有價值的人，我的愛人啊。」

她的這番說話不住地把伊利亞拉近她，他把臉孔緊偎在那女人的胸前，雖然覺得呼吸很困難，但是他却不能離開她，同時感覺到她是她所有的唯一的朋友，而現在他需要她的程度比以前更甚了。

「當你忿忿地看着我的時候，我的乾淨新鮮而且強健得像一株橡樹的人兒啊，我感覺到了我的可恥的生活，就更愛你了。我愛你，我愛你的純潔的高傲。」

大顆的眼淚跌在伊利亞的頭上，他覺得了，也就平靜地輕輕地哭起來。她從自己胸前推開了他的頭，吻着他的溼潤的眼睛，兩頰和嘴唇，說道：

「我知道你並不輕視我的美艷，但是你並不真心愛我，你賤視我。你不能原恕我的生活——和那老頭兒。」  
「不要提起他。」伊利亞說。他用那從她的頭上除下來的披肩揩乾了自己的臉孔，就十分平靜地站了起來。  
「必然要發生的事總要發生的。」他堅決地平靜地說，「如果上帝要懲罰一個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會找到他的。謝謝你的說話，林巴。你說了真心話，我在你面前覺得很慚愧。我本來以為你——不是這樣的——可是你一點也不錯。是我不好。」

他的音聲中斷了，他的嘴唇抖動着，他的眼睛充着血。他慢慢地用他的一只震抖着的手，梳理着他亂蓬蓬的頭髮；突然他搖動着他的兩臂，哀哭起來了。

「一切都是我的不是。爲什麼呢？鬼啊！」

奧林畢達握住了他的手，他就傍着她坐在沙發上，說道：

「你明白我扼死了他嗎？是我。你相信我嗎？確是我。」

「不要這樣大聲，」奧林畢達恐怕地低聲說，「你在想什麼？」

她用兩臂緊抱着他，注視着他的臉；她的眼睛已嚇得黯然無光了。

「等一等。那是偶然湊成功的；上帝完全知道。我並不想那樣。我想再看一看他的醜惡的臉，就走到他的店裏去。我心中並沒有想怎樣。於是，魔鬼突然地把我推上前去，而上帝也沒有來阻止。我後悔拿了那些錢。我實在不該拿的——啊！」

他嘆了一口輕輕的長氣，覺得他心上彷彿已釋去了一件重負。那女人聽了他的故事很驚駭；她戰慄着把他

向自己拉得更近些用一種斷斷續續的低語說道

「你拿了那些錢是好的。這樣就成了盜案。不然他們會疑心妒殺，那末——」

「我不願悔改，」伊利亞沉吟着說，「我不想悔改。讓上帝來懲罰我。人們不能審判我。他們怎能做審判者呢？毫無罪過的人，我一個也沒有聽見過，一個也沒有遇見過。我將等着。」

「天哪！」奧林畢達嘆息道，「這是怎麼回事啊！以後將有什麼事要來呢？親愛的，我什麼都不能做了——既然不能講話，又不能思想，我們應該離開這裏了，時候到了。」

她站起身來，搖搖欲墜地彷彿喝醉了似的。但在把她的頭裹在披肩裏之後，她忽然十分平靜地講起話來了：「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伊羅夏？我們將滅亡嗎？」

伊利亞否定地搖搖頭。

「那末——你就得把一切都告訴驗屍官，老老實實地——這就是說不要把你一切都說出來，但——」

「是的，你以為我不知道怎樣爲自己辯護嗎？你以為我將爲了那老頭兒和他的兩千盧布而到西伯利亞去嗎？決不在這件事上我還沒有說完我的話呢。你明白嗎？」

他的臉興奮得發紅，眼睛放着光。那女人向着他彎身下去，低聲問道：

「只有兩千嗎？」

「兩千多一點，見鬼的！」

「可憐的傢伙，而你竟連這一點都沒有，」那女人悲哀地說，眼中含着淚水。

「哦，親愛的，你以為我是爲了那筆錢嗎？你不明白嗎？且慢！我要先走。男人總是先走的。」

「明天就來看我，我們不該躲着。明天就來！」奧林畢達悲苦地說。

他們接了一個長久的熱烈的吻，於是伊利亞走了。他在街上僱了一輛馬車；他坐在車裏，一路不住地回顧着，恐怕有人跟踪他。他和奧林畢達的那番談話，已使他安靜下來了，而且使他對那女人發生了一種親切的感覺。當他自白的罪狀時，她並沒有用說話或臉色來譏刺他，也沒有推開他，反而似乎把那的罪過分担了一半去；然而，在一分鐘以前，什麼都不知道的她，竟想斷送他，而且會實地做到這一步——這是他可以從她的臉上看出來的。一路想念着她，他愛嬌地微笑着，但在同時他却感着一隻被獵人追逐的野獸的感覺。

十七

第二天早上，潘屈羅哈在自己的酒店裏遇見了他，對於他的問候僅答以一個幾乎看不出的點頭，同時古怪地注視着他。但倫斯也不住地看著他，嘆着氣，不說一句話；但雅各却把他招呼到瑪霞的客室裏去，帶着恐怖的眼色說道：

「昨天晚上，一個警官跑來，向我父親盤問你的一切。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問些什麼？」伊利亞沉靜地問。

「種種的事。你怎麼過活的？你喝不喝燒酒——還問起關於女人的事。他提出一個什麼奧林畢達來。你認識她嗎？」雅各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鬼知道！」伊利亞說了，就走了。

這天晚上，他又得到了奧林畢達的一張字條。其中寫着：

「今天我被盤問到你的事。我把一切都詳細地說了出來。那一點也不可怕，非常簡單。不要害怕。給你親吻，親愛的。」

他把這字條投入了火中。在菲利蒙諾夫的整幢房子裏和那酒店中，大家都在談論那暗殺案。伊利亞聽着那些各不相同的故事，而感到一種奇異的快樂。他樂於到這些對他所幹的事滲感興味的人們中間去，探問他們自己杜撰出來的那些情節；他深知道他只要說一聲：「幹這事的就是我」——就足以使他們全體大嚇一跳。

有些人讚美那殺人犯的機敏和勇敢，有些人惋惜他來不及把所有的錢全部拿走，還有些人又恐怕他被捕；沒有一個人哀憐那商人，沒有一個人說一句關於他的親切的說話。伊利亞在無論那個的議論中都找不到一點對那被殺死者的憐憫；這事實使他對他們發生了一種憤怒的感情，雖然他自己對於那商人也沒有絲毫憐憫之情的；他一點也沒有想到波魯克諾夫，他只想到自己的大罪和那正在等待他的報應。可是還念願並不使他感到苦惱；他十分安靜地伏在他心裏，似乎變成了他的靈魂的一部分。那好像是一個毆打出來的腫塊——如果沒有人去碰牠，是不痛的。他深信時候一到，上帝就會來懲罰他——上帝是無所不知而不會放過那罪犯的。這預備隨時承受他的刑罪的鎮靜而堅定的心情，使伊利亞的感覺似乎跟殺人以前完全一樣。他不過更細心地去觀察人們，而更其注意藏在他們裏邊的卑劣的時物吧；這能使他快樂，雖然他並不在意想爲自己開脫。

他一天一天地陰沉、乖僻起來，從早到晚帶着他的貨物在街上走來走去，或坐在酒飯店裏，觀察着人們，傾聽着他們的談話，正如從前一樣。有一天，他記起了那些埋藏在頂樓上的錢，決定要把牠們藏在別的地方，但是立刻他又對自己說道：

「這是不必的，讓牠放在那裏吧。如果那個地方被搜查起來，牠被搜出了，我就供認。」

但是並沒有人去搜查，而且過了好久，他還沒有被傳到驗屍官的面前去。最後，直到第六天，他才被傳了。在到



驗屍官的辦公處去之前，他穿上了一件乾淨的襯衫和他的最漂亮的衣服，把他的靴子擦得發亮，然後才坐上了一部雪車。那車子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跳躍着，他竭力想保持着筆直而穩定的姿勢，因為他的內部全體都緊張到極度，他覺得如果他的行動一不小心，他就會遭遇不幸的事，所以他從樓梯上走到驗屍官的辦公室去時，他毫不匆忙，謹慎得就像他是穿着玻璃衣裳似的。

那驗屍官是一個卷髮而生着鷹爪鼻子的年青人，鼻上架着金絲邊眼鏡。當他看見伊利亞時，他就搓着他的瘦而白的兩手，取下他的眼鏡來，用手帕揩着鏡片，同時用他的大而黑的眼睛審視着伊利亞的臉孔。伊利亞默默地向他鞠了一躬。

「早安！請坐這裏。」他的手一揚，指着一張鋪着紅布的大桌子旁邊的一把椅子。伊利亞坐下了，謹慎地用肘推開了放在桌子邊上的一些紙張。那驗屍官看到了這個，就很有禮貌地拿開了那些紙張，於是他坐在伊利亞的對面桌旁，開始默默地翻着一本簿子，時時從眉毛下面瞥視着伊利亞。這沉默使伊利亞很感不快，他避開了驗屍官的眼光，開始在那房間裏面四下看起來。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上等的傢具和真正的潔淨。牆上掛着裝在鏡框裏的肖像和圖畫；在其中的一幅中，畫着基督正在額垣斷壁之間低垂着頭沉吟地走着，神情是悲哀而寂寞；在他腳邊橫着許多屍體和殘肢，而在後方有一陣黑煙在沖起來——什麼東西在焚燒着。伊利亞對着這幅畫看了好久，心想了解其中的含義，他甚至想發問了，但正在這當兒，驗屍官拍的一聲闔上了他的簿子。伊利亞嚇了一跳，對他看着。那驗屍官的臉帶着一種矜持而沉悶的表情，他的嘴唇滑稽地噙出着，彷彿他在對什麼生氣似的。

「唔，」他說着，在桌上敲着他的手指。「伊利亞·約谷維支·勒納夫——我沒有弄錯吧？」

「是的。」

「你猜得到我爲什麼把你傳來？」

「不。」伊利亞答道，同時向那幅畫斜視了一眼。

在那房間裏，一切都是又靜穆，又潔淨，又美貌；伊利亞生平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潔淨和這麼多的好看的東西。從那驗屍官身上，有一種令人愉快的香氣傳送過來；這一切分散了伊利亞的注意而使他安靜下來，雖然同時使他發生一種妬意。

「這是人們生活的一法。我想，偵緝盜賊和殺人犯是獲利很豐的事吧。不知道他的薪水是多少？」伊利亞暗想道。

「不！」驗屍官似乎很驚奇地複述道，「怎麼！難道奧林畢達·彼得洛芙娜沒有告訴你什麼嗎？」

「沒有，我已好久沒有遇見她了。」

驗屍官向後靠在椅子裏，又滑稽地嚙出他的嘴唇來。

「多久呢？」

「我不知道——大約——八九天吧。」

「啊哈！告訴我，你在她家裏遇見過老波魯克托夫許多次吧？」

「那被人暗殺的老頭兒嗎？」伊利亞問道，一邊注視着驗屍官的眼睛。

「是的，是的，就是那個。」

「我一次都沒有遇見過他。」

「從來沒有！——嗎？」

「從來沒有。」

驗屍官裝作滿不在乎地，很快地發出他的問題來，而當不慌不忙地作答的伊利亞回答得過分遲緩時，那官更就不耐煩地在桌子上敲着手指。

「你有沒有覺察到，波魯克托夫是把奧林畢達當作他的情婦供養着的？」他從眼鏡上面注視着伊利亞的眼睛，突然問道。

「不。」對方用一種重濁的聲音答道。

「是的，他是把她當作情婦供養的。」驗屍官用一種不耐煩的聲音說道，「在我看來，這是非常不好的事。」他看見伊利亞並不預備回答什麼，就又這樣說了一句。

「當然，這中間沒有什麼好事的！」伊利亞低聲說道。

「我說得不對嗎？」

但是伊利亞又不作答。

「你跟她認識得久了嗎？」

「一年多些。」

「這就是說，你認識她是在她跟波魯克托夫結識以前？」

「你真是一條伶俐的狗！」伊利亞暗想道，接着就平靜地答道：

「我怎能知道呢？因為我並沒有覺察那死者是把她當作情婦供養的。」

驗屍官皺着嘴唇，呼嘯了一聲，就在一張紙上細看起來。伊利亞又開始注視着那幅畫，覺得他對於這幅畫的興趣能幫助他保持鎮靜。一個孩子的銀鈴似的歡笑聲從什麼地方傳了過來，接着就有一個歡樂而愛嬌的女人聲音，慢慢地唱了起來：

「梭因嘉，寶寶！親愛的，我的肉！」

「這幅影印的畫似乎使你感着很大的興趣呢？」驗屍官的聲音響了起來。

「基督要到那裏去？」伊利亞低聲問道。

那驗屍官用黯澹的、失望的眼色注視着他的臉，沉默了一會兒以後，才說道：

「啊，你看，他已降臨到地上來，來看人們怎樣實行他的教訓。他正在一個戰場上走着，看見周圍的人們都已死了，躺在地上，房屋都被毀壞了，焚燒和劫掠——

——但是他在天上不是也能看見這一切嗎？」伊利亞問道。

「嗯——」嗎。這就是所謂寓意畫——牠這樣畫着，使你能得到一個更深刻的印象——呃，使你能看到現實生活和基督的教訓間的矛盾。但是我還要問你幾個問題。」

伊利亞從那幅畫方面回過頭來，重新注視着驗屍官的臉。那官吏又滔滔不絕地倒出一大批瑣碎的、無關緊要的問題來，牠們好像秋天的蒼蠅似的騷擾着伊利亞。他被這些問題弄得厭倦起來了，他覺得牠們正在分散他

的注意力，而他的警惕的意識被他們的空洞的單調弄得麻木起來了。他知道驗屍官在故意使他疲倦起來，就對  
他憤恨起來了。

「你能不能告訴我，」驗屍官很快地，滿不在乎地問道，「禮拜四那天，三點到四點鐘的時候，你在哪裏？」

「在一家酒飯店裏喝茶，」伊利亞說道。

「啊！在哪一家什麼地方？」

「在普蘭娜館子裏。」

「你怎麼能這樣確定地說你那時候正在這家酒館裏？」

驗屍官的臉顫動着，他俯伏在桌子上，他的閃爍的眼睛似乎鉗住了伊利亞的眼睛。伊利亞沉默了幾秒鐘，於是嘆了口氣，不慌不忙地答道：

「在進酒館以前，我向一個警察問過時候。」

驗屍官又向後靠在他的圈手椅裏，隨即拿起一枝鉛筆來，在自己的指甲上輕輕地敲着。

「那警察告訴我，已經兩點多了——我記得是兩點二十分，」伊利亞慢慢地說。

「他認識你嗎？」

「是的。」

「你自己沒有錶嗎？」

「沒有。」

「以前你問過他時候嗎？」

「不時間的。」

「市政廳離那邊不遠，那裏的鐘塔上就有一隻鐘。」

「我忘記了看。」

「你在普蘭娜館子裏坐得很久嗎？」

「直到他們呼喊有人被暗殺的時候。」

「於是你到哪裏去了？」

「去看那被暗殺的人。」

「有沒有什麼人看見你在那邊——在那牙店附近？」

「就是那一個警察——他甚至於趕開我——推了我一下。」

「好得很！」驗屍官讚許地叫道，接着就眼睛看着別處滿不在乎地問伊利亞道：

「你問那警察時候，是在那暗殺案發生以前還是以後？」

伊利亞懂得這個問題的。他猝然地在座位上轉過身來，心中非常憤恨這個穿着雪白耀眼的襯衫的人，他的纖細的手指和乾淨的指甲，他的金絲邊眼鏡以及那對銳利的黑眼睛。他反問道：

「我怎能知道呢？」

驗屍官乾噎了一聲，隨即搓着兩手，使他的手指發出格格格的聲響來。

「好極！」他用一種不忙活的聲調說道。「妙極！不錯！」

接着他厭倦地在圈手椅裏伸了一個懶腰。

「好。再問你幾個問題，我就可以讓你走了。哼——那警察叫什麼名字？」

「安利民——馬脫浮·伊凡諾維支。」

那驗屍官現在是用一種沉悶的聲調來說話了，說得毫不匆忙，顯然是不希望聽到什麼有趣的話了。伊利亞一邊應對他，一邊始終期待着一個像那時間問題的問題。他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在他的胸中響着，彷彿在空谷中迴響着而在那裏敲着一根非常緊張的弦綫似的。但是那驗屍官並沒有問出什麼巧妙的問題來。

「那天你在街上走着時，你記得有沒有遇見一個穿短外套，戴黑皮帽子的高大男子？」

「沒有。」伊利亞陰鬱地回答。

「好，留心聽着你的供詞，然後簽一個字。」

於是驗屍官把一張寫滿着字的紙遮在前面，就用一種單調的聲音很快地讀起來；讀畢，就遞給伊利亞一枝筆。伊利亞伏在桌子上，在那張紙上簽了個字，就慢慢地從座位上站起來，一邊看着那驗屍官，一邊用一種重濁的聲音堅定地說道：

「再見。」

對方僅答以一個輕蔑的，傲慢的點頭，接着就伏在桌上書寫起來了。伊利亞站住了，他想對這個煩擾了他這麼久的人說幾句話。在靜寂之，可以聽見鋼筆的颼颼聲；從內室又傳來了一陣歌聲。

「跳舞吧，跳舞吧，洋娃娃。」

「你做什麼？」驗屍官突然抬起頭來問道。

「沒有什麼，」伊利亞用一種乖戾的聲音答道。

「我已對你說過，你可以去了。」

「我是要去了。」

「那很好。」

他們四目相向地彼此注視着，伊利亞覺得有種什麼沉重而可怕的東西正在他的胸中湧上來，他急急地旋轉身子，走出了門，一到街上，被一陣冷風一吹，他才突然發覺他已混身被汗水溼透了。半小時後，他已到了奧林畢達家裏。她看見他坐着車子來到門前，就親自出來爲他開門，用一種慈母樣的歡悅來迎接他。她的臉色很蒼白，她的眼睛變得比從前更大了，而且帶着一種不安的神情。

「你真是一個聰明人！」當伊利亞告訴她，他是直接從驗屍官那裏來的時候，她就這樣喊道，「那真不錯哩！唔，他說些什麼呢？」

「他是一個惡棍！」伊利亞惡毒地說，「他設了許多陷阱。」

「他不能不這樣做，」那女人有理性地說，「隨他去吧，這是他的卑鄙的職務。」

「他難道不能直截了當地說嗎？——某人你有嫌疑。」

「可是你也並不直爽呢，」奧林畢達微笑着說。



「我」伊利亞驚異地說。「不——錯，真的哦，見鬼！」他發生了什麼很大的感觸，沉默了一會兒以後，又說道：「不過當我坐在他面前時，憑着上帝說，我是自以為不錯的。而且——一般地說——」

「好了，謝謝上帝！」奧林畢達快活地喊道：「一切都平靜無事地了結了。」

伊利亞微笑着看了他一眼，慢慢地說道：「而且，你知道嗎？我幾乎一點也不用撒謊，我運道很好，林巴啊！」

接着他就古怪地笑着。

「那些偵探非常注意我的行動，」奧林畢達低聲說道，「對於你大概也很注意吧。」

「當然囉！」伊利亞冷笑道，「他們正在東嗅西嗅，想把我們圍困起來，像在森林中圍困一隻狼似的。這不會發生什麼效果的，這並不是他們的事！而我也不是——一隻狼，乃是一個可憐的人類。我並不想扼死什麼人，命運正在緊扼着我——如班許加的詩裏所說的。牠正在緊扼着班許加和雅各，以及每一個人。」

「不要担心，伊羅夏啊，」那女人一邊說，一邊在沖茶。「結局一切都會太平無事的。」

伊利亞從沙發上站起身來，走到窗口，向街上望着，一邊憂鬱地疑惑地說道：

「我有生以來，老是不得不同各種醜惡的事物發生關係。我就被推送到了我所厭恨的一切事物上去。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能使我看了高興的人。難道人生真的沒有純潔的事物嗎？你看，我扼死那個人，這對我有什麼好處呢？我只是沾污了我自己，毀傷了我的心吧了。我拿了那些錢，其實我是不應該拿的。」

「不要悲傷，」奧林畢達安慰他道，「我們沒有心腸來爲他傷心。」

「我並不是傷心，我是想給我自己開脫。無論哪個都竭力想證明自己的行爲是正當的，因爲人必須生活下去。那個驗屍官好像一條毯子裏的一個小虫似地生活着。他不會扼死什麼人，他可以規規矩矩地過活，清淨地度日。」

「稍爲等幾天，我們就一同離開這市鎮。」

「不——不，我無論哪裏都不去！」伊利亞轉身對那女人堅決地說道。接着，他彷彿威嚇什麼人似的，又說道，「不，等一等！我要等着看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奧林畢達沉思了一會兒，她正對着茶炊坐在桌旁，穿着一件寬大的白色寢衣，顯得又莊嚴又美麗。

「我要繼續奮鬥下去。」伊利亞說着，一邊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嚴肅地點着頭。

「啊！」那女人用一種被傷害了感情的聲調喊道，「你不願離開此地，莫不是怕我？你以爲現在我將把你永遠抓在我的掌握中，你以爲我知道了你的事，我就會利用牠來挾制你！你誤會了，我的好人兒啊！我決不會用強力來拉你跟着我的。」

她平靜地說着，但是她的嘴唇却似乎在痛苦地顫動着。

「你說什麼？」傾聽着她的說話的伊利亞問道。

「我並不強迫你，不要害怕，你喜歡到哪裏去，就請到哪裏去！」

「等一等！」伊利亞說道，同時就坐在她身旁，握住了她的手。「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講起這樣的話來了？——儘管裝假吧！」奧林達憤怒地喊道，同時把她的手掙脫了他的把握。「我知道——你是驕傲而殘酷的！」

你不能饒恕我跟那老頭兒的事，我的生活是你所厭惡的。你現在正在對你自己說那件事完全是因了我而發生的——你在恨我。」

「你瞎說，」伊利亞高傲地說道，「你瞎說，我一點也不怪你，我知道，純潔無辜的女人並不是爲我們這樣的人而存在的，她們是太貴了。你一定得跟她們結婚，而她們就要生育孩子。一切純潔的事物都是專門爲有錢人而存在的，只有用過的、被吮乾的、被弄髒了的東西，才留給我們。」

「好，隨我去，如果我是被弄髒了的東西！」奧林畢達從座位上跳起來，嚷道，「去罷！」但是她的眼睛裏充滿了淚水，她開始對他發出好像熾熱的煤炭似的話來：

「我是自願投到這火坑中來的，因爲其中有很多的金錢，我要靠着這些錢的幫助爬回去——把牠們當作一座階梯——再規規矩矩地生活起來。在這件事上，你是幫助過我的。我不愛你的美德，我愛你的高傲，你的青春，你的卷髮和壯健的胳膊，你的嚴厲的眼色；你的斥責，好像利刃似的刺入我的心中。爲了這一切，我將終身感激你，直到臨死的一天我要吻你的腳——現在！」她撲倒在他的腳邊，開始吻着他的兩膝，一邊嚷道：

「上帝是見證！我爲了自己的超度而犯罪，我不會終身在泥污中過活，我將通過了牠而重新變爲清白——這是上帝的意志。我要祈禱，直到他饒恕我才止，我不願終身受罪！他們已把我渾身弄髒了，他們已把我完全姦污了，我所有的眼淚不足以洗乾淨我自己。」

最初，伊利亞企圖推開她，並把她攙扶起來，但是她緊緊地抱住了他，把她的頭放在他的膝上，用她的臉摩擦着他的腿，一邊始終用一種重濁的、哽咽似的聲音說着話。他開始用一隻抖動的手撫拍着她，接着就把她從地扳

上扶起來，用兩臂環抱着她，而把她的頭放在自己的肩上。那女人的灼熱的面孔偎着他的面孔；她被抱在他的壯健的兩臂中，跪在他的面前，把聲音降低爲耳語，繼續說道：

「如果一個人犯了一次罪，就要終身被人們輕視，那有誰會比我好一點呢？當我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我的繼父不住地用他的猥褻的手段來向我求歡，我就用劈柴的短斧擊了他一下。我不願意。但是他們制伏了我，他們灌醉了我。我那時是一個小姑娘——清白而紅潤，結實得像一只蘋果，我哭得死去活來，我爲自己和我的美麗傷心。我不願意那樣，我不願意那樣。後來我明白那是完全沒有用的，已經無法挽救了。」至少我要把身價提得很高。」我對自已說道。我憎恨大家，我偷了錢，喝得酩酊大醉。在遇見你以前，我沒有用我的心靈來吻過任何人，我只是糟塌我自己吧了。」

她用極低的聲音說畢，就突然掙脫了伊利亞的擁抱。

「放鬆我吧！」

但是他把她抱得更緊些，接着就在她的臉上熱情地，無可奈何地吻起來。

「放鬆我——你傷了我的心！」她又說道。

「對於你的說話，我沒有什麼可以回答。」伊利亞熱烈地說道，「除了這一句話，就是：沒有一個人會哀憐我們。所以我們也不必爲任何人悲傷。你說得很好，至少讓我吻你一下。除此以外，我還能怎麼報答你呢？我的愛人哪，我很愛你，我說不出來我究竟多麼愛你！我不能夠用言語把他表達出來。」

她的說話和哀訴，使他對她發生了一種真摯的、溫暖的情感，她的悲哀似乎融解了他們中間的隔膜，而把他

們更緊地縛在一起了。他們彼此緊緊地擁抱着，低聲訴說着彼此的冤屈，這樣經過了好久時光，於是伊利亞的心中就發生了一種堅定的果決的勇氣。

「我們倆不會有什麼幸福了。」女的絕望地搖着頭說。

「好，那末我們就來慶祝我們的不幸吧。如果我們不得不到西伯利亞去——我們就一道去。你聽見嗎？至於目前，且讓我們忘記了哀悲，以及我們的愛情以外的一切。我不管將發生什麼事，如果你喜歡，儘可以用火把我把燒死。我的靈魂很輕鬆，我一點也不想悔改。」

被他們的話語所激動，被他們的相互的愛撫所興奮，他們倆似乎在一重雲霧中彼此相視着。他們擁抱得熾熱起來了，覺得被他們的衣服窒息着。

在外面，天色灰暗而沉悶，一重冷霧籠罩着大地，在樹枝上結成了白霜。在窗下的屋前花園中，一株嫩樺樹的樹枝輕輕地搖曳着，搖去了那些雪花，一個冬日的黃昏快要來了。

幾天以後，伊利亞聽說在那波魯克托夫被殺案中，警察機關正在探訪一個戴羊皮帽子的高大男子。當被暗殺者的店舖被檢查時，他們發現了兩件銀質的神像飾物，而那個似乎是偷來的贓物。在店裏服役的孩子，證明這些飾物是在暗殺案發生前兩三天，向一個穿短外套，名叫安德烈的高大男子買來的，並且說這個人曾先後賣給波魯克托夫多種金銀物件，而波魯克托夫曾經借錢給他。後來他們又查明，在發生暗殺案的那天和前一天，一個跟那孩子的描述相符的人，曾在一家妓院裏狂嫖。

伊利亞每天都聽到一些關於這件案子的新消息；金市的人都對這大胆的暗殺很感興趣，無論在酒飯店裏或樹路上，到處都在談論這件事。但是這些談論幾乎一點也引不起伊利亞的興味；一切危險的念頭，已好像瘡癩似的從他的心上脫落了，現在他僅僅感到一些不便而已。他留神傾聽着關於這件罪案的各種談話，但他的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他將怎樣生活下去呢？什麼在前途等待他？同時，他深信那兇手不會被破獲的信心也更其堅強了。

他覺得像是一個臨陣的新兵，又像是一個將要出發作渺茫的長途旅行的人。他比以前更其熱烈地渴望孤

獨地過一些時候，以便仔細反省一下；但是生活好像一把壺裏的開水似地在他周圍沸騰着，幾乎每天都有新事情來分他的心。他蒼白瘦削起來了。有好幾天，他被雅各纏擾着，雅各老是蓬頭散髮，衣服穿着得很隨便，茫然地在酒店和院子中間走來走去，心不在焉地用徬徨不定的眼光看着各種事物，好像一個正在心裏盤算着什麼的人。遇見伊利亞時，他往往用一種低聲或耳語神祕地、急急地問道：

「你有工夫同我談一談嗎？」

「等一等，我很忙呢。」

「天哪！那是很重要的呢。」

「那是什麼呢？」伊利亞問道。

「一本書！牠解釋種種事情，很可驚人的。」雅各恐怖地說。

「滾你的吧，你的那些書！你不如告訴我，你的父親爲什麼那樣兇狠地看着我？」但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並沒有引起雅各的注意。聽了他的朋友的問話，他惶惑地張大了眼睛問道：

「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這就是說，有一次我聽見——他正在對你的叔叔說——什麼你出售僞幣的事——但他是隨口亂說的。」

「你怎麼知道他是隨口亂說呢？」伊利亞微笑着問道。

「唔，那去管牠幹嗎呢？什麼錢這些都是空話。」雅各擺着手，就沉思起來了。

「你有工夫談一談嗎？」過了一會兒，他又問道，同時用徬徨不定的眼光從頭到腳地望着他的朋友。

「關於那本書嗎？」

「是——的。其中有一個地方，我不大明白——我的老哥啊。」

這位哲學家扮了一個鬼臉，彷彿灼傷了他自己似的。伊利亞把他的朋友看作一個古怪的——甚且瘋狂的傢伙。有時候，他覺得雅各似乎是盲目的，總是可憐而極不適於生存的。同屋裏的人們都在談着——住在這條街上的人們都知道——潘屈羅哈就要同他的姘婦結婚了（她是鎮上的一家最闊氣的妓院的老鴇），但是雅各却對這事漠不關心。當伊利亞問他結婚禮是否就要舉行時，雅各問道：

「哪個的？」

「你父親的。」

「啊！誰能說呢？——這正是一個不要臉的人！他以為自己找着了——一個漂亮的老婆——只配受人鄙夷的！」

「你知道不知道，她有一個兒子——一個大兒子在高等學校求學的。」

「不，我不知道——怎麼呢？」

「怎麼嗎？——他將變爲你父親的承繼人。」

「啊哈！雅各漠不關心地說。接着他突然快活起來了：

「你說有一個兒子嗎？」

「呃，是的。」

「一個兒子——也許這對於我是有利的呢！如果我的父親會指派這個兒子去站在櫃台裏，而讓我隨便到



什麼地方去——那才好哩！」

於是彷彿預先嘗味他的自由似的，雅各津津有味地舐着舌頭，伊利西惋惜地看着他，冷笑着說：

「他們說得真不錯：當一個笨孩子向人家討一個蘿蔔而人家給了他麵包時，他却並不打開口袋來接。你啊！我想不出你將怎樣度此一生。」

雅各豎起着耳朵，張大着眼睛，低聲答道：

「我已把這問題完全想過一遍，我已經知道第一，一個人必須把自己的頭腦弄清楚。他必須明白地認清，上帝要他做什麼。現在我已看清了一件事：人們全體都像絲線似的糾纏在一起，向四面八方被拉曳着，但是各個人究竟應該被拉到哪方面去，而他應該跟什麼東西黏得最緊——却沒有一個人知道。誰也不知道爲什麼而被生下來，誰也不知道爲什麼而生活着；於是死來到了，把一切都撕成粉碎。因此，我首先必須知道我是命定做什麼的。你明白嗎？」

「你怎麼會陷在這些議論中的？」伊利亞起勁地說，「牠們有什麼用處呢？」他覺得雅各的糊塗的議論，比從前更深刻地打動了他，而使他發生了許多奇異的思想。他覺得，那老是在向他的想，過乾淨生活的簡單快樂的念頭挑戰的黑暗勢力，彷彿在非常貪婪地傾聽雅各的說話，而好像胎兒在母親的子宮裏那樣，在他的靈魂中攪動着，這使伊利西很感不快，不覺狼狽起來，而又似乎是十分不必要的，所以他竭力設法避免跟雅各談話；可是要擺脫這位朋友，却不是易事。

「有什麼用處嗎？用處是極大的。不知道這些，就阻沒有火一樣，你要到哪裏去呢？噲！一個人必須時時知道自

己正在往哪裏走，以及爲什麼，而且正確不正確？」

「雅各，你像是一個老頭子，跟你在一起使人覺得很沉悶。照我看來——一只豬都要尋求幸運，而況人乎？如他們所說的，唔，再會。」

在這樣的談話以後，他往往覺得彷彿吃了過多的鹹東西似的，口渴得要命，渴想用什麼東西來消解牠。上帝正在準備懲罰他的念頭，熾熱地燃燒起來，燒灼着他的靈魂；他尋求孤獨而不能得到；因此他就到奧林畢達那裏去，藏身在她的懷中，丟開了一切的思想和煩惱。

有時候，他也跑去看維拉。那種放蕩生活正在逐漸把這個姑娘吸入她的深深的、淫穢的泥坑中去。她興高采烈地告訴伊利亞，她跟富商們、官僚們、軍官們歡宴的故事，以及關於競擲會和大餐館的故事。她把她的情人們送給她的禮物拿給他看——衣裳、掛子等等。豐滿、優美而健壯的她，自傲地誇說着她的崇拜者爲了爭奪她而口角而吵鬧的故事，伊利亞很愛慕她的康健、美麗和輕快，但是幾次警告她道：

「維洛契加在這場遊戲中，你終於要墮入悲境的。」

「那有什麼要緊呢？這是我的命運。至少我要出一下風頭，然後下去。我要儘量地享樂，於是——讓結局來好了。」

「唔，可是班許加——」

「聽到她愛人的名字，她的眉頭就繃着，她的快樂消失了。」

「但願他能拋棄我。」她說道，「他跟我在一起是很痛苦的，而且他是徒然自苦。假使他能滿足於現狀，那就」

好了，可是他要全部。但我已不能自制：蒼蠅已找到了糖漿。」

「你愛他嗎？」伊利亞問道。

「哪個能够不愛他呢？」她一本正經地答道，「他是了不得的。」

「唔，那末，你們爲什麼不同居呢？」

「跟他做他的重負嗎？啊，他所賺的錢幾乎連自己都不能飽，他怎能養活我呢？我可憐他。」

「留心防發生不幸的事——他是有一種特別性情的！」伊利亞警告她道。但是她却笑道：

「他嗎？他是很柔和的，我能夠任意彎曲他。」

「你將折斷他。」

「天啊！」維拉不耐煩地喊道，「那末，叫我怎麼辦呢？你以爲我是僅僅爲一個人而生的嗎？誰都想快樂地過

活的，誰都爲自己而生活着——照着自己的心意。他，你，我都如此。」

「這是很確實的！」伊利亞沉吟着，陰鬱地說，「我們大家——並不是僅僅爲自己而活着的。」

「那末爲誰呢？」

「你——爲那些商人和各種浪子。」

「我自己就是一個浪子。」維拉說畢，就大聲地歡天起來了。

伊利亞懷着一種悲哀的情感離開了她。在這期間，他曾和班許加遇見一兩次，但每次的時間都很短。當班許

加發見他的朋友跟維拉在一起時，他就縮着眉頭生氣。他一聲不響地坐在伊利亞面前，緊咬着牙關，面額上燃燒

着兩朵紅雲。伊利亞知道他的朋友在妬忌他，這使他覺得很快意。但是他又明白地知道，班許加已把自己的頭鑽入了一個圈套中；他究竟能否從這圈套中脫出來而自己不受重大的傷害，那是很難說的。他爲班許加傷心，更爲維持傷心，因此他就不再去看了。這時，他正在同奧林畢達重度他的蜜月。不過在這裏，也不時有一種冰冷的東西跳出來，使伊利亞的心收縮起來。有時候，正在談話之際，他突然沉思憂鬱起來了。於是奧林畢達往往用極低的聲音愛嬌地說：

「親愛的人兒！不要去想牠。在這個世界上，兩手不沾污的人是很少的。」

「聽着，」伊利亞冷冷地，嚴肅地說，「我請你永远不要再對我提起那件事。我並不是在想着我的手，乃是在想着我的靈魂。你雖然聰明，但是你却不能了解我的思想。告訴我——我該怎麼辦，才能正直地、乾淨地、安靜地過活而不致損害任何人嗎——是的。至於那老頭兒，不准再提起他。」

但是她不能絕口不談那老頭兒，却不住地勸伊利亞忘却他的事情。伊利亞往往生起氣來，就離開了她；等到他重新出現時，她將憤怒地叫喊起來，說他的愛她是由於恐懼，由於慈悲，而她不希望這樣的愛情。她要拋棄了他而離開這市鎮。接着她就號哭着，捏着伊利亞，咬他的肩膀，吻他的腳，隨即又發瘋地脫掉了她的衣服，赤裸裸地站在他面前，說道：

「我還不夠漂亮嗎？我的肉體不美麗嗎？我以我的每一根微血管——我的全部血液愛着你。殺死我吧——我將歡笑到死。」

她的蔚藍的眼睛發黑了，她的嘴唇抖動着，她的胸脯挺起來，彷彿在努力迎接伊利亞似的。他把她擁抱在懷

中，用盡全身之力吻着她；於是，在回家的途上，他暗想道：以她這樣熱愛而富於生氣的人，怎麼能忍受那老頭兒的可憎的撫愛呢？於是奧林畢達似乎是可厭而又可憐了；他記起了她的親吻，就厭惡地在地上吐了一口痰。有一次，在熱情爆發了一度以後，他被她撫愛得心滿意足了，就說道：

「自從我扼死了那老頭兒以後，你似乎更其愛我了。」

「唔，是的——怎麼呢？」

「沒有什麼，我覺得很有趣，當我想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人：他們愛吃臭蛋甚於新鮮雞蛋，而還有些人竟愛吃已經在開始腐爛的蘋果——這真怪呢！」

「每一刻鐘有每一刻鐘的怪想，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特別嗜好和口味；有的喜歡軍官，而有的甯願吃一只西瓜。」

於是兩人都沉思起來了。

有一天，當伊利亞從市上回家，正在脫衣服時，但倫斯悄悄地走到了他的房裏來。他隨手很小心地關上了門，又在門後站了幾秒鐘，彷彿在傾聽什麼似的，於是才搖擺着他的駝峯，搭上了門闕。伊利亞看到了這一切，就嘲笑地注視着他的臉孔。

「伊羅夏啊！」但倫斯輕輕地叫着，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

「唔！」

「謠言很多呢。他們在說你的壞話。」

那駝子嘆了一口長氣，眼睛看着地上。

「舉一個例看。」伊利亞一邊說，一邊脫去了靴子。

「各人有各樣的說法。有的說，你在那商人被謀殺的案子中有份。還有些人說，你出售偽幣。」

「那末，他們眼紅嗎？」伊利亞問道。

「有人來——那些人好像是祕密警察，這就是說，好像是偵探——不住地盤問潘屈羅哈關於你的一切。」

「唔，讓他們盤問吧。」伊利亞漠不關心地說。

「當然，我們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我們沒有虧心事的話！」

伊利亞笑了一聲，就在床上躺下了。

「現在，他們已經不再來了。可是潘屈羅哈自己却起來了。」但倫斯用一種怯生生的聲調斷斷續續地說道，「他不住地對人耳語着，那潘屈羅哈最好你換一個寓所，伊夏羅。如果你能找到一間房子來住，那才好！照現在這樣，潘屈羅哈時常在說『我不能』，他說『容留有嫌疑的人住在我的屋裏，我』，他說『是市議會的議員呢。』」

伊利亞氣得臉孔發黑，回轉頭來對他的叔父大聲說道：

「聽着。如果他愛惜他的擦亮的臉子的話，他還是不要開口的妙。你可以這樣告訴他。如果我聽到一句對我不敬的話，我就要把他的腦袋搗成粉碎。無論我是什麼，他這個流氓都管不着，我高興時，自會離開這個地方的。可是現在，我却不自願走。我還要跟清白而正直的人們再同住一些時候。」

駝子被伊利亞的暴怒嚇倒了。他沉默了一會兒，坐在椅子上輕輕地抓着他的駝峯，同時用張得很大，充滿着

恐怖和期望的眼睛望着他的侄兒。伊利亞緊閉着嘴唇，睜大着眼睛，注視着天花板。但倫斯仔細端詳他的全身，看着他的有卷髮的頭，漂亮而嚴肅的臉，以及臉上的小鬍鬚和那尖銳的下巴；望着他的寬闊的胸膛，打量着他的整個壯健而齊整的身體；於是嘆了口氣，輕輕說道：

「你已長得多麼漂亮了啊！要是在我們村裏，那些姑娘們將全體成羣結隊地來追求你了。只要我們能回到故鄉去，那是多麼好啊！」

伊利亞一聲不響。

「喲——是的，你將在那裏過一種很好的生活。我將爲你弄點錢來，你可以開另店，而娶一個有錢的姑娘！哈哈！於是你的一生就會像雪下小山似地飛馳過去了。」

「但是我也許願意在山上爬呢！」伊利亞陰鬱地說。

「啊，當然要往上爬的！但倫斯急急地說，「我那樣說不過是當作一個比喻了——我的意思是你的生活將很安逸，但牠是向上進行的。」

「可是到了山頂上，牠又將走到哪裏去呢？」伊利亞問道。

駝子看了他一眼，格格地怪笑着。於是他又講起話來，但是伊利亞並不聽他。他正在想着他所以經歷過的一切事情，以及生平的一切事物是安排得多麼巧妙，多麼玄妙，好像一張網中的絲綫似的。環境圍繞着一個人，正如警察帶領一個流氓一樣，把他帶到他所要去的地方去。例如，他正想離開這所房子，去獨住在外邊，機會立刻就來了。他以恐怖的眼色注視着他的叔父，但正在這時，有人敲門了，但倫斯驚駭地跳了起來。

「噲，開門呀！」伊利亞憤怒地大聲說。

當駝子撥開了門釘時，雅各就在門口出現了，手裏拿着一本黃面子的書。

「伊利亞，你聽我說，我們到瑪霞那裏去吧。」他興奮地說，同時走到了床舖前面。

「她怎麼了？」伊利亞急急地問。

「她嗎？我不知道。她並不在家。」

「她在晚上到哪裏去玩去了？」駝子帶着惡意問道。

「她跟着瑪帶蔡出去了。」雅各說。

「唔，她跟這個人在一起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但倫斯慢吞吞地說。

「不要緊的。來吧，伊利亞。」

雅各抓住了伊利亞的袖子，用力拉着他。

「且慢，伊利亞說，你剛才掙斷了鎖鍊嗎？」

「你知道嗎，牠簡直全是役使鬼神的魔術。」雅各輕輕地說。

「誰？」伊利亞一邊穿靴子，一邊問道。

「就是這本書，憑着上帝說，你就會看到的。來吧，我預先告訴你，這是一本了不得的書。」雅各繼續說道，一邊

帶着他的朋友穿過了那黑暗的牆門。「牠讀起來簡直是可怕的，牠好像一個爛泥潭似的要把你拉下去。」伊

利亞感覺着他的朋友的興奮，聽到了他的發抖的聲音；當他們走到了鞋匠的屋裏而點上了燈時，他看見雅各臉



色發青，眼光朦朧而快活，好像一個醉漢。

「你喝了酒嗎？」他懷疑地看着雅各，問道。

「我不，今天我一滴也沒有喝過。現在我不大喝酒了，僅僅當我父親在家時，我偶然喝一兩杯壯壯胆，但是在並沒有喝。我很怕我的父親，我只喝那些沒有燒酒氣味的酒。不過我們把這些丟開吧——聽着。」他很響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打開了書，俯身在書上，用手指指點着那因年代久遠而發黃的厚實的紙張，就用一種重濁而發顫的聲音讀起來了：

「第三章，人類的原始狀態——聽着！」

他嘆了口氣，把左手舉了起來，而把右手的手指在書頁上移動着，大聲地誦讀道：「據說那些哲人——聽見嗎？——那叢書書論述萬物之起源的哲人，都以爲人類的原始狀態，如狄奧度耳所說，是二重的。有些人以爲世界不是被上帝創造出來的，所以是不能毀滅的，而人類在古代是沒有起源的。」

雅各從書上抬起頭來，在空中擺着他的手，低聲說道：

「你聽見嗎？沒有起源的！」

「讀下去！」伊利亞懷疑地看着那本皮面子的古書，說道。於是雅各的低而不勝欣喜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抱着這信念的，如西塞羅所說，有沙摩斯的畢搭哥拉斯，泰倫汀的阿奇太斯，雅典的拍拉圖，齊諾克，拉底斯，史塔奇里脫的亞里斯多德，還有許多亞里斯多德學派的哲人都抱着同樣的信念，告訴我們說，「世界上現在以及將來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沒有起源的」——聽見嗎？又是一個——「沒有起源的！但是產生事物而又被產

生的各種事物有一種輪迴。從這裏我們才能獲得關於被產生的事物之起源與結局的知識。」

伊利亞伸出手來，闔上了那本書，冷笑道：

「把牠丟掉吧！見牠的鬼！有些德國人一直在窮究着：我們能獲得此種知識嗎？無論要了解什麼都是不可能的。」

「且慢！」雅各驚恐地向四下望着，喊道：「接着就用張得很大的眼睛注視着他朋友的臉，輕輕地問道：

「你知道你的起源嗎？」

「什麼起源？」伊利亞憤怒地喊道。

「不要亂喊。我們就拿靈魂來說吧，人生下來就有靈魂的，是不是？」

「唔！」

「那末他就該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怎樣來的？據說靈魂是永生不死的，牠是永遠存在的——啊！且慢！且慢！你怎樣生下來固然是不必知道的，但是你是怎樣活着的呢？你在什麼時候活起來的？你在什麼時候才知道你是活着的？你生下來時就已活了，但你在什麼時候才變成活的？在你母親的子宮裏嗎？好的！但是你爲什麼記不得你誕生以前的生活狀況呢？——就是你誕生以後的最初五年的生活狀況，你也一點都不知道呢？唔！而且如果有靈魂的話，牠是從哪裏進入你的身內的？唔！」

雅各的眼中放射着勝利的光輝，他的臉孔快活地微笑着，他以一種使伊利亞覺得詫異的高興叫喊道：

「這就是你的靈魂啊！」

「傻子！」伊利亞嚴厲地看着他，說道。「你爲什麼這樣快活呢？」

「可是——我並不是爲了什麼特殊的事而快活。我只是快活而已。」

「很好，只是快活聽我的忠告——把這本書丟掉吧，你看，牠是反對上帝的。跟明白我該怎樣生活比較起來，明白我爲什麼而活着是不算十分重要的。我該怎樣生活，才得什麼都乾淨、愜意，沒有人來干涉我，而我也不致損害任何人呢？爲我找一本說明這一切的書來吧。」

雅各低垂着頭，一聲不響地，沉吟地坐着。他的歡悅的興奮已因得不到反應而消滅了。沉默了一會兒以後，他才回答他的朋友道：

「我不住地看着，在你身上有種我不喜歡的東西。我不明白你的見解——但是我看到，自從某一時期以來，你有點驕傲起來了。你的態度好像自己是很正直似的。」

伊利亞笑了一聲。

「你笑什麼呢？那是真的。你嚴厲地批評每一個人。你什麼人都不愛，彷彿——」

「我什麼人都不愛，」伊利亞堅決地說。「我有誰可愛呢？爲了什麼？人們給了我些什麼呢？大家都想騎在別人的頭頸上去追求他的那份麵包，同時又說『愛我尊敬我！』我不是這樣的傻子尊敬我——然後我才會尊敬你！把我的那份給我——然後我也許會愛你！大家都要吃飯的。」

「唔，我想人們所追求的不僅是食料吧？」雅各含着敵意粗獷地答道。

「我知道的！每一個人都用一些什麼來裝飾自己的，但那只是一種假面具。我看出我的叔父想同上帝做交

易，正如一個彩計不得向他的東家報銷帳目一樣。你的父親捐了一面旗幟給教會，我推想他一定欺騙了什麼人，或者正要這樣幹。而且無論哪個都是一樣的，隨便你到哪裏去看。他們說：我給你一辨士，但是你要還我五個。你有沒有在報上看到，商人米古諾夫捐助了三百盧布給醫院裏，於是就向市議會要求豁免他的築築物上的欠款，其數計達一千盧布。這就是人們欺騙別人而使自己在旁人眼中顯得復正直的法門。而照我的見解，無論你是故意或不由自主地犯了罪，你都得伸出你的頭頸去挨打。」

「這是確實的。」雅各沉吟着說，「這話對於那駝子是確實的，對於我父親也是確實的。天哪！你我都生在不適宜的地方。你很惡毒；至少，你以批評別人來安慰你自己，而且批評得愈來愈苛刻了。但是我連這也做不到。啊！但願我能跑到旁的地方去！」雅各痛苦地喊道。

「你能到哪裏去呢？」伊利亞微笑着問道。

「嗯——是的。」

於是兩人都沉默了，沮喪地隔着桌子對面坐着。而在桌子上，放着那本皮面子的，裝着鐵圈的黃色大書。

有人在牆門間裏走動起來了，重濁的聲音迴響着，於是一只手在門上摸索了一會兒，在尋找那把手。兩位朋友一聲不響地靜待着。門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推開來了，潘費許卡脚步不穩地走了進來。他的脚在門檻上絆了一下，向下一撲，就跪倒在地上。他的右手高舉着，手中拿着他的手風琴。

「噯！」他喊了，照着醉漢的樣子狂笑了一陣子。在他後面跟着瑪蒂蔡。她立刻俯身下去，摻着那鞋匠的腋下，把他扶起來，同時訥訥地笑道：

「啊，他醉得多麼厲害呀——起來，醉漢！」

「媒婆，不要碰我，我自己會起來的——我自己。」

他搖來搖去，搖擺了幾次，於是努力站了起來，走到他的朋友們面前去，向他們伸出他的左手來。

「早安，我們向你們問候，你們也問候我們吧。」

瑪蒂蔡發出了一陣嘎聲的傻笑來。

「你們從哪裏來？」伊利亞問道。

「從哪裏來？從一個奇蹟來——哈哈！孩——子們！親愛的，啊哈！」潘費許卡開始在地上頓着足，唱道：

「小小骨頭，這樣稚嫩，

等這些骨頭長大了，

我要把牠們在貨攤上出賣。」

「媒婆把這一口氣說完不然，我們就唱你教給我的那只歌吧。來——吧——」他傍着瑪蒂蔡，把背靠在火

坑上，於是，肘輕推着那女人的腰部，就開始摸索他的手風琴上的音栓。

「瑪霞到哪裏去了？」伊利亞厲聲問道。

「喂，你！」雅各從座位上跳起來，喊道。「真的瑪霞到哪裏去了？」

但是那兩個醉漢並不理會他們的問話。瑪蒂蔡把頭歪在一邊，開始唱道：

「啊！談吧，談，這白蘭地很好。」

潘費許卡在空中揮舞着他的手風琴，用高音接唱下去道：

「讓我們喝一杯，話匣子因為今天是禮拜一。」

伊利亞站起來抓住了他的肩膀，着力地搖了他一下，以致潘費許卡的後頭部在火坑上撞了一下。

「你的女兒到哪裏去了？」

「他的女——兒在夜半東漂——西泊。」潘費許卡用手抱住自己的頭，神志不清地喃喃道。

雅各詢問瑪蒂蔡，可是她僅僅微笑道：

「我不高興告訴你。我不高興，我不高興告訴你。」

「說不定他們已把她賣掉了，這兩個鬼！」伊利亞掙笑着，對他的朋友說道。雅各驚愕地看了他一眼，用一種

哀愁的聲音問那鞋匠道：

「潘費利聽我說，瑪許加到哪裏去了？」

「瑪——許——加！」瑪蒂蔡冷笑了一聲，拖長聲音說道。「啊哈，你終於想到她了嗎？」

「伊利亞這是怎麼回事？我們該怎麼辦呢？」雅各狼狽地問。

「我們應該去報告警察。」伊利亞說道，同時憂鬱地看着那兩個醉漢。

「媒婆，」潘費許卡叫道，突然快活起來了。「你聽見嗎？他們要去報告警察——哈哈，哈哈！」

「警——察？」瑪蒂蔡險惡地拖長聲音說，滾着她的大眼睛，看看伊利亞，又看看雅各，接着突然狂暴地揮着

她的兩臂，用盡力量大聲喊道：「那末你們要親自到警察局去嗎？你們要去嗎？滾出我的小屋！這是我的小屋，我們

也要結婚了。」

「哈哈！鞋匠捧着兩脇大笑起來。」

「我們走吧，雅各！」伊利亞說道，「鬼也弄不清楚這事的究竟的。我們走吧！」

「且慢，」雅各茫然失措地說，「難道他們真的把她嫁了人嗎？她啊，她可以嫁人了嗎？潘費許卡，告訴我們

——你們真的把她嫁了人嗎？請你告訴我們，瑪霞到哪裏去了？」

「瑪蔡帶我的老婆啊，抓住他們。嘶——嘶——嘶。對他們狂吠，咬他們吧——哈哈！瑪霞到哪裏去了？」

潘費許卡縮進嘴唇去，想吹口嘯，但吹不響，就對雅各伸出他的舌頭來，又縱聲大笑起來了。瑪蔡向着伊利

亞走過去，怒吼道：

「你是誰？」

伊利亞推開了她，就走出了地窖。在門口，雅各追上了他，在暗中抓住了他的肩膀，說道：

「一個人能做這樣的事嗎？這是合法的嗎？她是一個小姑娘呢，伊利亞，難道他們真的把她嫁了人嗎？」

「噲，不要囉嗦了，」伊利亞猛然打斷了他。「現在多說已沒有用了。你早就應該注意他們的。你在尋求事物

之起源，而他們已在這期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雅各一聲不響，但是一會兒以後，當他跟在伊利亞後面穿過那院子時，他又說起來了：

「這不能怪我。我只知道她白天在什麼地方做打掃房間的工作。」

「滾你的蛋！我不管能不能怪你，」伊利亞站住在院子中央，粗暴地說道，「人必須逃出這座房子。人應該放

火把牠燒毀呢！

「天哪，天！雅各站在伊利亞後面，輕輕地喊道。

伊利亞轉過身來看他。他正垂着頭站在那裏，兩臂無可奈何地垂在身旁，彷彿在等待人打他似的。

「哭吧，」伊利亞譏嘲地說，接着就走開了，讓他的朋友獨自留在那黑暗的院子中央。

第二天早上，他聽潘費許卡說，他們真的已把瑪霞嫁給了一個名叫克雷諾夫的店倌，他是一個年約五十歲的鰥夫，不久以前才喪妻。潘費許卡躺在火坑上，搖着他的醉酒以後正在作痛的頭腦，不相連貫地敘述道：

「『這樣』他對我說道，『我有兩個孩子』他說，他有兩個男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三歲。『唔，』他說，『他們需要一個保姆，我就僱了一個保姆，一個陌生的女人，她就幹起偷東西等事來了。所以』他說，『勸勸你的女兒吧。』好，我就真個去勸她，瑪蒂蔡也勸她。瑪霞是很聰明的，她立刻就明白了。她無路可以轉灣，牠只能變得更壞，決不能——較好！』好的，』她說道，『我就嫁給他。』是的，她就嫁給他了。一切都在三天內弄好了。瑪蒂蔡和我，各人得到了三個盧布，我們倆都把這錢在昨天喝酒喝光了。唔，瑪蒂蔡真會喝酒，一匹馬也不能喝得更多！」

伊利亞聽着這些話，一聲不響。他看見瑪霞的境遇比他們所能期望的較佳。雖然如此，他還是爲那小姑娘傷心。最近幾天中，他幾乎完全沒有看到她，而他也沒有想到她；可是現在，她去了以後，那座房子似乎突然變成更其可惡，更其醜陋了。

鞋匠的發腫的黃臉孔從火坑上望着伊利亞，他的粗嘎的聲音好像秋天的枯枝的折斷聲。伊利亞心中懷着一種哀愁的情感，呆看着潘費許卡。



「克雷諾夫定了一個條件，不許我踏進他的家門。」你可以時時到我店裏來。」他說，「我當請你喝一杯酒；但是莫想到我的家裏來，那是跟登天毫無二樣的。」伊利亞·約谷維支！你可以給我五個戈比去解解我的酒病嗎？請你大發慈悲，給我吧。」

「等一下，我會給你的。」伊利亞說。「唔，現在你將做些什麼呢？」  
鞋匠在地上吐了一口痰，答道：

「我將變成一個十足的醉漢。當瑪霞還沒有有人供養時，我對於自己多少還有一點限制——有時我也做工——我對於她覺得有一種責任。但是現在，我知道她有得吃，有得穿，而且安穩得有如被封鎖在一只箱子裏一樣，這就是說，我可以終日沉醉了。」

「你不能戒酒嗎？」

「絕對不能。」鞋匠搖着他的頭髮蓬亂的腦袋，答道，「而且爲什麼呢？」

「你對於這一生，沒有絲毫願望嗎？」

「你可以給我五個戈比嗎？這就是我的全部願望。」

「我懂不來。」伊利亞聳聳肩，說道，「我懂不來，怎麼一個人能夠終身不希冀任何事物而生活下去的？」

「你是在說一個人而我是我。」潘費許卡平靜地，談哲理似地說，「當一個人渴望什麼時，命運就代替他而活動起來——就是這麼回事！如果一個人是稻草做的，你什麼東西都放不進去，那末命運又何必爲了他而勞神呢？我告訴你吧：有一次我想做一樁事業——那時候我的老婆還活著——我想偷一點葉連樨公公的財物。我對

自己說道：「如果我不幹，別人也要偷盜那老頭兒的。但是，謝謝上帝，這樁生意被別人搶先幹了。我並不懊喪。但是由此，我就明白一個人必須知道怎樣去渴望一件事物。」鞋匠笑了一笑，就從火坑上爬下來，一邊說道：

「唔，把那五個戈比給我吧。我的內部在燒灼着，要燒死我了。」

「錢在這裏，拿去喝一杯吧。」伊利亞說道。接着又微笑地看着潘費許卡，問道：「你知道嗎？」

「什麼？」

「你是一個大言不慚者，你是一件無用的廢物，一個可憐的酒鬼——這一切都千真萬確的。」

「千真萬確，」鞋匠應聲道。他站在伊利亞面前，手裏握着那五戈比的錢幣。

「但是有時候我又覺得，」伊利亞沉吟地用一種莊重的聲音繼續說道。「在我所認識的人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比你更好——憑着上帝說！」

潘費許卡看着伊利亞的莊重而又溫和的臉孔，不相信地微笑着。

「你在說笑話嗎，伊利亞·約谷維支？」

「信不信由你。我說這話，並不是想稱讚你，而完全是因為我要斥責人們。」

「這在我是大難懂了！我想我的頭顱不是生來搗糖的吧。我不明白你。我就要去喝一杯酒，喝後或許可以更聰明些。」

「且慢！」伊利亞抓住他的襯衫，阻止了他。「我要問你：你敬畏上帝嗎？」

潘費許卡從容不迫地把他的身體的重量從一只脚移轉到另一只脚，一半生氣地答道：

「我沒有什麼可怕上帝。我並不傷害任何人，而且從來沒有傷害過任何人。」

「你禱告嗎？」伊利亞放低了聲音問道。

「唔，我自然難得禱告的。」

伊利亞知道那鞋匠不高興談天，而在全心全意地渴想上酒館去。

「喂，潘費爾，這十戈比也給你。」

「這是另一種談話了！」後者快活得滿臉發亮，喊道。

「但是告訴我，你是怎麼禱告的？」伊利亞又問起他來了。

「我——簡單得很：我不知道什麼禱告文。」聖母瑪利亞，「我本來知道的，但現在早已忘記了。我相信我知道那叫化子的禱告文的——」「主耶穌，」等等，直到末尾，說不定到我年老時，牠將變爲很方便，現在我僅僅這

樣禱告：「主啊，哀憐我吧。」

潘費爾卡眼望着天花板，點着頭，深信地又說道：

「他明白的。我可以走了嗎？我亟想去喝一杯呢。」

「去，去，去。」伊利亞說道，同時沉吟地看着潘費爾卡。「不過還有一件事：日子到時，你將死去。到了那時，上帝將問你：『人啊，你的一生是怎麼度過的？』」

「我將這樣回答：『主啊，我出生時是一件小東西，我死時喝得酩酊大醉，所以我什麼也記不得。』」他聽了會

笑起來而饒赦我。」

那鞋匠快活地微笑着，就走了。

於是就只有伊利亞一人留在在審室裏。他覺得奇怪，怎麼瑪雷永遠不會再出現在這狹隘污穢的窟穴中了，恐怕潘費許卡不久也要被趕走吧。

一個四月裏的太陽從窗外探進來，照耀着那沒有打掃過的地板。審室裏的一切都很凌亂，顯得偏促不安而淒涼，彷彿一個死屍剛從這裏抬了出去似的。

伊利亞挺直了身子坐在椅子上，看着那白堊剝落的正方形的火坑；各種苦惱的思想接二連三地襲擊着他。「假使我去自首，不知怎樣？」這念頭突然鑽入了他的腦海中。

但是他立刻就憤怒地推開了這念頭。

## 十九

就在這天晚上，伊利亞不得不永遠離開了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的房子。其中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當他從市上回來時，他的叔父非常不安的樣子，在院子裏迎住了他，把他拉到旁邊的一堆木頭後面去，說道：

「唔，伊利亞，你一定得離開此地了。請聽我說一說這裏所發生的事。」

駝子恐怖地閉上了眼睛，又伸出兩臂去，拍着自己的大腿。

「雅書加嚇得酩酊大醉，一直撞到他父親的眼睛裏去，叫着牠——『賊！』和別的難聽的名字。『不要險的淫棍，』『毫無慈悲心的惡漢！』——總而言之，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一味狂吼着。因此潘屈羅哈在他的嘴巴上，擊了一拳；接着又抓住了他的頭髮，用脚在他身上踐踏起來；他毆打他，直到他渾身是血才止。雅書加現在躺在地，上，呻吟着，哭喊着！於是潘屈羅哈來攻擊我了。『把伊利亞趕走，』他說道，『因為唆使雅書加來反對我的乃是伊利亞，』他說。接着他又可怕地咆哮着，所以你得留心點。」

伊利亞把皮帶從頸項上取下來，一邊把他的貨箱遞給他的叔父，一邊說道：

「拿住牠！」

「且慢！你要到哪裏去？他會揍你的。」

伊利亞的兩手，因憐憫雅各和痛恨他的老子而抖動着。

「拿着牠，我說。」他咬着牙齒說，接着就向酒店裏走去。他的牙齒咬得這樣緊，甚至於他的頰骨和上下顎都痛起來，而他的頭腦突然昏暈起來了。在昏暈中，他聽見他的叔父在喊着什麼警察、毀滅、牢監之類的話，但是他仍然前進，彷彿覺得在從山上奔下來似的。

在酒店裏的櫃台後面，站着潘屈羅哈，正在跟一個無賴談笑。燈光落在他頭上的光禿的地方，他的臉上似乎在閃耀着一種心滿意足的微笑。

「老同啊！」看見伊利亞，他譏嘲地叫道，同時他的眉毛憤怒地扭動了幾下，「我正要找你。」

他正站在通到他的那些房間裏去的門口，用身子堵住了門。

伊利亞堅決而嚴厲地一直走到他面前，大聲地說道：

「讓開！」

「什——麼？」潘屈羅哈拖長了聲音說。

「讓我去看雅各。」

「我要給你一個雅各！」

但這時，伊利亞竟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一聲不響地伸出手來，用盡全身之力在潘屈羅哈的面頰上擊了一拳。僕僮們從各方圍奔過來，有一個人喊道：

「抓住他打他！」

在場的人們發生了一種極大的騷動，彷彿有滾水倒了在他們身上似的；但伊利亞却跳過了潘屈羅哈，跑到了門內，隨手上了門。

在這間塞滿着酒箱和衣箱的小房間裏，燃着一盞明暗不定的鐵燈。玻璃已被煙煤薰黑了。在那半明半暗和混亂中，伊利亞不能立刻發見他的朋友。雅各正躺在地板上。他的頭適在陰影中，他的臉似乎是黑而可怖的。伊利亞把燈拿在手中，然後蹲下去，使燈光照在被打的人的身上。傷痕和抓痕佈滿着雅各的臉，好像一副醜惡的黝黑的面具；他的眼睛浮腫着，他困難地呼吸着，而且顯然看不見什麼，後來他呻吟了一聲，問道：

「那是誰？」

「我。」伊利亞一邊低聲回答，一邊站了起來。

「給我一點喝的東西。」

伊利亞向四面一看，他們正在用力推着房門，有一個人正在喊着：

「繞到後門去！」

「警察趕快去叫巡長來！」

潘屈羅哈的尖銳的聲音，好像狼嗥似的，蓋住了那些騷音：

「大家都看見的。我並沒有碰他，呀呀。」

伊利亞惡毒地笑了一聲。他很快活，因為潘屈羅哈挨了打；他走到門後去，鎮靜地同那些圍攻他的人談判起

來了：

「喂，你們不要狂叫了。如果我在他的狗臉上打了一下，他也不會被打死的，而我將被帶到官長前面去受審。所以你們不必來管跟你們沒有關係的閒事，不要這樣用力推門，我立刻就會把門打開來的。」

他開了門，站在門口，就像站在一個櫃子裏似的，緊緊地握着拳頭，準備應付一切那些人向後倒退了一步，都被他的高大強壯的身材和他臉上分明地表現出來的預備作戰的決心嚇倒了。但是潘屈羅哈却開始把大家推在兩旁，同時怒號道：

「啊！你這流氓！我要給你——」

「請你們把他拉開了，走過來看一看！」伊利亞對那些人說着，就讓在一旁。「請看一看，他已把這人毀傷得像個什麼樣子。」

有幾個客人對伊利亞蹙着額，走進了房間，俯身去看雅各。其中的一個驚訝地說道：

「唔，他已把他鍛鍊完了！」

「這就叫『加意琢磨』！」另一人說道。

「拿點水來，去叫警察！」伊利亞說。

衆人是在他這一邊；他看出了，感到了這一點，就嚴厲地大聲說道：

「你們大家都認得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你們大家知道他是這條街上的最大的惡漢。但是關於他的兒子，誰能說一句壞話呢？唔，他的兒子現在這裏，殘廢地躺着，說不定要終身這樣躺着了，而他的父親並不會因此而



受到任何懲罰。我不打過了潘屈羅哈一拳，而我將被懲罰了。這是合理的嗎？這是公平的嗎？事情總是這樣的：有的人有充分的自由幹他所喜歡幹的事，而別的人却連眉毛也不許繃一繃。」

有幾個人感動地嘆息了一聲，其餘的人却一聲不響。伊利亞還想說幾句，但潘屈羅哈衝到了房裏來，銳聲叫喊着，用手把大家趕出去。

「走！走！這是我的事情，他是我的兒子！我是他的父親！我並不怕警察。我也不需要什麼審判。我用不着牠。不用什麼審判，我也能使你吃苦頭的，我的漂亮朋友啊！走！」

伊利亞跪在雅各身旁，正在給他喝水，他懷着滿肚皮的哀憐，看着他朋友的流血的青腫的嘴唇和他那被毀傷的臉孔。雅各把水吞了下去，低聲說道：

「我已把我的牙齒完全敲掉了——呼吸起來很痛苦——把我帶走吧，親愛的伊羅夏！把我帶走吧！」

眼淚從他的眼睛周圍的腫處淌下來。

「他必須送到醫院裏去，」伊利亞回轉頭來，對潘屈羅哈嚴厲地說道。

那酒店老闆看看他的兒子，急促地含糊地咕嚕了幾聲。他的一隻眼睛睜得很大，而另一隻却像雅各的眼睛一樣，腫得幾乎闔縫了——那是被伊利亞的一拳打腫的。

「你聽見嗎？」伊利亞喊道。

「不要喊！」潘屈羅哈突然悄悄地和平地說，「我們不能送他到醫院裏去，人們都將知道這事。你已經把這事情鬧得够糟了。我是市議會的議員，那對我不行的。」

「像這流氓！」伊利亞說着，在潘屈羅哈腳上鄙夷地吐了一口唾沫。「我告訴你——把他送到醫院裏去，如果你不送的話，我還要把這件醜事鬧大來。」

「好好，不要發脾氣——我相信他在裝腔作勢。」

伊利亞跳了起來，但潘屈羅哈就跳到門口去，喊道：

「伊凡！去叫一部馬車——十五個戈比，到醫院裏。雅各，穿起衣服來！你用不着裝腔作勢，打你的並不是陌生人，而是你的親生父親。是的，我小時候被打得比這樣還要厲害一點哩——哦呵！我被打得多麼厲害啊！」

「謝謝你。」雅各喘息着對伊利亞說道，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同時眼淚不住地從那些腫處和他的青腫的、血污的臉上淌下來。

但備斯站在櫃台後面，他的恭恭敬敬的、怯生生的聲音，不住地傳到伊利亞的耳朵裏來：

「你要三戈比的呢，還是要五戈比的？這就是——五個戈比。要一點魚子醬嗎？魚子醬完全賣完了。買一點青魚吧。」

伊利亞把雅各送到了醫院裏去之後，他知道再要回到潘屈羅哈的屋裏去是不可能的了，他就到奧林畢達那裏去過夜。他覺得他的內部似乎充滿了冰冷的污泥，而一種銳利的痛苦似乎在嚼着他的心，使他衰弱下去。他被一種極大的狼狽的感覺壓迫着，他的思想混亂了，他疲乏地走着，只有一件事他是明白的：這樣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所夢想的小店和清淨的生活，又帶着新的力量閃現了出來。

第二天，他僱自己找到了一個寓所——廚房隔壁的一個小房間。那是一個穿着一件紅色罩衫的少婦租給

他的；她的粉紅色的臉上，生着一個尖銳的，鳥兒似的小鼻子和一張小小的嘴巴；烏黑的卷髮美麗地籠罩在她的狹小的額上，她時常敏捷地伸起她的瘦小的纖手來把牠們掠上去。

「這樣一間好房子租五個盧布是不算貴的，」她活潑地說着，又嫣然一笑，因為她看到她的烏黑的活潑的眼睛正在惑亂那肩背很闊的年青人。伊利亞望着他的新寓所的牆壁，不知道這青年的女人究竟是什麼人。

「你看——那糊壁紙是全新的——窗戶朝着園子——你還要怎樣呢？早上我會把茶炊生着火，使牠滾起來——你就可以自己來搬牠到你的房裏去。」

「你是這裏的使女嗎？」伊利亞滿腹狐疑地問。

少婦立即歛了笑容，繃了一縷眉頭，挺直了身子，鄭重地說道：

「我並不是使女，而是這些房間的主婦；我的丈夫——」

「你難道已結了婚嗎？」伊利亞驚異地喊道，同時不相信地看着他那女房東的纖細優美的姿態。這一次她並沒有生氣，却大聲地快活地笑起來了。

「你是多麼滑稽啊！最初你叫我使女，現在你又不相信我已結了婚。」

「可是我怎能相信呢，假使你的樣子很像一位少女？」伊利亞也微笑着說。

「我告訴你，我已結婚三年，我的丈夫是警官。」

伊利亞注視着她的臉，輕輕地笑了一聲——爲什麼要笑，他簡直自己也不知道。

「你是多麼古怪啊！」那女人叫着，聳聳肩，好奇地看着他。「唔！你要不要這房間呢？」

「要的，這樣就算說定了！你要我付你一點定洋嗎？」

「當然！至少付我一盧布。」

「我在兩三個鐘頭之內就搬進來。」

「很好。我得到了這樣一位房客，我很高興——你似乎是很輕鬆的。」

「不十分。」伊利亞微笑着說。

他走到街上時，依然愉快地微笑着。他喜歡那間糊着淡藍色壁紙的房間和那嬌小玲瓏的女人；但是不知怎麼，最使他覺得快活的，是他將去住在一個警官的屋裏。他想到這中間有一點滑稽和可笑，而且說不定對於他自己還有點危險。他想去看看雅各，他叫了一部車子把他送到醫院裏去。他爬上了馬車，心中仍在暗笑着，一邊就開始考慮他該怎樣處置那筆錢，他該把牠藏放在哪裏。

當伊利亞到達醫院裏時，人們告訴他說，雅各剛洗過澡，此刻正熟睡着。伊利亞站在走廊上的窗戶附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立刻就走呢，還是等他的朋友醒來，穿着黃色睡衣的病人一個一個地打他身旁走過，他們的拖鞋輕輕地敲着地板，他們的黯淡無光的眼睛瞥視着他。他們在悄悄地彼此交談，他們的很低的嗚喘聲同遠處的呻吟聲混雜着。回聲把各種聲音放大了，在那很長的走廊上回響着。彷彿像有一個悲哀而看不見的人在這醫院裏的悶熱的空氣中慢慢地飛來飛去，悲哀地嘆息着。伊利亞心想立刻離開這些黃色的牆壁；但突然有一個病人走到了他的面前，一邊向他伸出手來，一邊悄悄地道：

「早安！」

伸利亞抬起眼睛來一看，不覺驚駭地倒退了一步。

「班許加耶蘇基督啊！他也在這裏？」

「還有誰呢？」班許加急急地問道。

他的臉孔是灰色的，他激動地不安地眯着眼睛。

「雅各——他的父親毆打了他。你怎麼到這裏來的？你已在這裏住了好久嗎？」

接着他又用一種哀憐的聲調說道：

「嘔！老哥！你改變得多麼厲害啊！」

班許加嘆了口氣，他的嘴唇抖動着，他的眼睛黯淡起來了。他低着頭，彷彿做了虧心的事似的，嚥聲地答道：

「改變了——是的——」

「你怎麼了？」伊利亞用一種不安的聲調，關切地問道。

「唔——什麼？你彷彿不知道似的。」

班許加看了伊利亞一眼，又垂下了頭。

「你受了傳染嗎？」伊利亞低聲問道。

「當然囉。」

「難道是維拉傳染給你的嗎？」

「除了她還有誰呢？」班許加陰鬱地答道。

伊利亞搖搖頭；沉默了一會兒以後，就堅信地，惡狠狠地說道：

「我早晚也要受到傳染的一定的。」

班許加苦笑着，走到伊利亞面前去，知己地看着他的眼睛，說道：

「我以為你要看不起我了，我正在踱來踱去，忽然看見了你——我覺得很不好意思，旋轉身子就走開了。」

「多麼聰明啊！」伊利亞責備地說。

「我怎麼能知道你對於這個的看法呢？我們不承認——這是一種可惡的毛病。是不是，老哥？我已在這裏住了兩個禮拜，那真沉悶，這樣的難堪！無論是走來走去或是躺着，你總是想着那同一的事。尤其是夜裏——你就像是在熾熱的煤炭上被烤着似的。時間長得像你頭髮的一根頭髮一樣。同時你覺得自己彷彿正在一個泥淖中沉陷下去，而且四顧無人，沒有人可以求救。」

班許加說話的聲音簡直輕得跟耳語一樣，他的臉孔全部顫慄着，他的兩手拘攣地摺弄着他的睡衣的領頭。他搖着頭，輕輕地說道：

「如果命運不喜歡一個人而跟他開起玩笑來——那就像有一個鐵鎚在你的心上敲着。」

「維拉在哪裏呢？」伊利亞沉吟地問道。

「只有鬼才知道。」班許加苦笑着說。

「她沒有來看你嗎？」

「她來過一次。我把她趕走了。我不要見她這不要臉的賤貨！」班許加野蠻地低聲說。

伊利亞責備地看着他的變相的臉孔，說道：

「唔，你說的話毫無意識。如果你要別人拿公平來待你，你自己就應當做得公平。她有什麼可以譴責呢？想想看。」

「除了她，我還能怪誰呢？」班許加熱烈地低聲喊道，「怪誰？告訴我。我整夜問我自己：我的一生爲什麼完結了？因爲我愛上了維拉嗎？——正是。她是我的一切！——母親，姊姊，老婆，朋友。我的愛情，即使使用星把牠寫在天上，也不能表示出來的，文字更不必說了！」

班許加的眼睛紅起來了，兩大顆眼淚沉重地滾了下來。他用睡衣的袖子把牠們揩去了，比較安靜地說道：

「她好像是在我的路上的一塊石頭，我在她上面絆倒了。」

「你的說話是不公平的，」伊利亞說，他覺得替維拉比替班許加更傷心。「你的路在哪兒？你並沒有路，這些全是廢話。你喝着蜜酒，稱讚牠道：『牠很濃。』於是你喝得太多了，就把責備加在牠身上，說道：『牠害我醉了。』而她是怎樣的呢？牠也是從別人染來的呀！」

「牠也是，牠也是！」班許加說道，接着又用一種斷斷續續的聲音問道：

「你以爲我不替牠難過嗎？」

「啊哈！這樣還好。」

「我對她感到一種憎恨，除她以外，我還能奈何誰呢？我把她趕走。但當她要走時，她就哭起來，她哭得這樣的輕幽淒楚——我爲她悲痛起來了。我自己也幾乎要哭出來，但是我覺得我的心中似乎充滿着磚頭，而並沒有淚。」

水。於是我就開始把這一切事情思量了一遍。天哪，伊利亞啊！我們這種人是永遠沒有好日子過的。」

「不！」伊利亞慢慢地說，同時古怪地微笑着。「那是我所想不到的。似乎有一種什麼力正在摧殘着大家。難各爲了他的父親，不能太平地過日子，瑪霞被他們送給了一個老鬼做老婆，而你在這裏。」

他忽然輕輕地笑起來，放低了聲音說道：

「我是你們中間唯一的幸運兒！真的，我只要想着一件事情——他就成功了。」

「真有這樣的事嗎？」班許加不相信地，好奇地問道。

「我向你担保，確是這樣的！幸運站在我這邊。牠引導我一步步地向前走。」

「你的說話使人討厭。」班許加一邊說，一邊偷偷地看着他。「你在嘲笑你自己嗎？」

「不——雖然另外有人在嘲笑我！」伊利亞說着，陰鬱地繃了一繃眉頭。「他在嘲弄我們大家。你知道嗎？我可以告訴你許多事情，我向人生觀察，我發見——世界上是沒有公道的。」

「我也發現這樣！」班許加悄悄地但却十分懇切地喊道。「喂，我們到那邊的那只角落裏去吧。」

他們就並肩地沿着走廊走去，彼此互相注視着。班許加兩頰紅暈，眼睛裏放射着活潑和勇敢的光芒，正像他患病以前一樣。

「我看你像我們這樣的人，什麼都被剝奪去了。」他對着伊利亞的耳朵說道。「我們無論伸手要什麼東西，都被拒絕了。」

「正是這話！」



「沒有一樣是給我們的！我可以舉一個例：我戀愛着一個女子。雖然我們沒有結婚，她對我是同老婆一樣。我要她的全身心！無論哪個男子都要一個女子的全身心的！但是我不能獨自佔有她！她也一樣。她也需要我的全身心的。這是怎的呢？啊！我窮嗎？不錯！但是我做不做工作呢？我自從十歲起，始終在勞苦地工作着！現在也讓我過點好日子吧。」

「而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却安安逸逸地，一點工作也不用做，他無論要什麼都可以得到，他喜歡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爲什麼呢？」伊利亞這樣補足了他的朋友的意思，憎恨地露了一露他的牙齒。

「那醫生對我亂喊，彷彿我是一個囚犯似的，我做了什麼壞事呢？」班許加繼續說道，「他是有教養的，他對符無論哪一個人都應該合乎禮貌。我是不是一個人呢？問題就在這裏。我趕走了維拉，但我並不是傻子，我知道是不能怪她的。」

「打人的並不是棍子，而是那拿着棍子的人。」

他們已走到了走廊的一個半暗的角落裏，在一扇窗玻璃上黃色的窗子附近，他們緊貼在牆上，就熱烈地談起來，你一句我一句地彼此搶白着。從遠處，有一種拖長的呻吟聲傳過來。這單調的呻吟聲，好像是一根低音的弦綫，在一定的時間被撥動着，沒精打采地顫動着而發出來的絕望的聲調，彷彿他知道沒有一個親熱的心能够了解他並安慰他的痛苦的顫動和哀哭似的。班許加因爲想起了人生的無情的手掌所給他的損害而憤激着；他也因激動而震顫着，好像一個弦綫似的；他急促地，不相連貫地把他的一切不平等和推測輕輕地告訴他的朋友。而伊利亞覺得班許加的說話彷彿正在他的心上擊出火花來，已經燃着了那存在於他的胸中一直在折磨着他

的黑暗的、矛盾的要素；現在牠正在燃燒着，快要消滅了。他覺得，代替了他那對於人生的痛苦而憤怒的迷惑，已有一種別的東西輝煌地放出光來，這東西將照耀他的靈魂中的暗處，解除牠的痛苦，而使牠永遠安靜。

「如果你有吃有喝，爲什麼你就無罪？如果你受過教育，爲什麼你總是不錯的？」班許加低聲說道，他正站在伊利亞面前，心對着心。他又回顧了一下，彷彿他覺得那破壞他的一生的不相識的敵人正在附近的。「唔，我們這樣吧——我餓着肚子，我是沒有知識的，但是我不是也有一個靈魂的嗎？或者，說不定一個餓肚子的人是沒有靈魂的吧？我看出我是永遠沒有真正的生活可過的——我的一生已被截斷了，我的全部希望都被打消了，我的四面都矗立着牆壁，爲什麼呢？」

「沒有人能回答這問題！」伊利亞堅決地喊道，「而且也沒有人可問。哪個會了解我們呢？對於無論哪一個，我們都是路人。」

「不錯。這是確實的。我們可以對誰講話呢？」

班許加搖搖手，就沉默了。伊利亞沉吟地望着那走廊，嘆了一口長氣。當他們默不作聲時，那呻吟聲就可以聽得更清楚了。發出這呻吟來的胸膛一定是大而且強的，而牠的痛苦一定也是極大的。

「奧林畢達依舊跟你在一起嗎？」班許加問伊利亞道。

「是的。我依舊跟她同居着。」伊利亞答道。

「你知道嗎？」他繼續說道，同時古怪地微笑着，而且放低了聲音，「雅各已經讀書讀得開始懷疑上帝的存在了。」

班許加看了他一眼，茫然地問道：

「有這樣的事嗎？」

「是的。他找到了這樣的一本書。你對這問題有什麼意見？」

「我，你知道，」班許加悄悄地、沉吟地說，「我不知怎樣還沒有想過這問題。我並不去做禮拜。」

「但是我——却想的。我時常在想。我不明白上帝怎樣應付這懷疑。」

於是他們又作了一番不相連貫的、急促的談話。他們談得十分起勁，一直談到醫院裏的僕役走過來，嚴厲地

問伊利亞道：

「你爲什麼躲在這裏，喂？」

「我並不是躲着。」伊利亞說道。

「你不看見客人大家都去了嗎？」

「不，我沒有看見。再會，班許加。去看看雅各吧。」

「好了，好了。走吧！」那僕役喊道。

「明後天再來吧，看基督的面上！」班許加說。

「我叫你走了，怎麼還不走！」那僕役堅持道。於是他跟在伊利亞後面，嘴裏咕嚕道：

「無賴漢，躲在角落裏！」

伊利亞走得慢一點，等到那僕役趕上來時，就冷冷地野蠻地說道：

「不要噁哩咕嚕，你這可憐的丘八，不然，我要對你說了，『不要吵，狗！』」

僕役突然站住了，伊利亞就很快地向前走去，心中感到一種銳利的快意，因為他已辱罵了一個人。

到了街上，他就開始想到他的朋友們的命運。班許加已經流氓化了，進過牢監，從小就做種種的苦工。他忍受多少的饑寒和鞭打啊！而現在——他已進了一個醫院。瑪霞恐怕將永遠不知道幸福的生活是怎樣的。雅各也是一樣。雅各怎麼能立身處世呢？

伊利亞看出在他們四人之中，要算他的生活最好，但是知道了這一點，他的心中也沒有發生什麼快感。他不過微笑了一笑，懷疑地向四面看了一眼。

伊利亞在新的住處，開始了安靜的生活；房主人夫婦倆，引起了她很大的興趣。房主婦的名字叫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那女人跟小鳥兒一般的快活，又喜歡講話，勃納夫住落到那碧色的房間裏沒過幾天，她就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經歷都講給他聽。

朝上伊利亞在房間裏喝茶的時候，泰蒂婀娜圍了圍裙，袖子捲到胳膊上，在廚房裏跳來跳去；她喜洋洋地探頭到伊利亞的門口，活潑潑地對他說：

「我的丈夫和我哪，都不算有錢，不過因為受過教育，所以也可以說是有素養的人。我進的高等學校的預科，我的丈夫進過陸軍學校，不過他沒有畢業。我們想有錢，不久一定會成功。我們還沒有孩子，孩子是最化錢的。我自己做飯，自己上街；至於那些髒的事情，我僱一個女孩兒替我做，講定每月一個半盧布，不供膳宿。您可知道我這麼省了多少錢？——她站在門口，一邊揮着髮，一邊扳着指頭計算。

「一個燒飯媽子得三盧布的工錢；而且，就得給她吃飯——七個——十盧布！她每月一定會措兩三盧布的油——十三盧布。我把她住的房間借給了你——十八盧布！一個燒飯媽子得化這許多，而且，我什麼東西都是大

批的買奶油——一下子買十二磅，麵粉——一整袋，砂糖——一整塊，是這樣子的啦！這麼，我又在這些裏面省下十二三個盧布，假使我到警察所或者電報局去做了事，我賺得的祇能化在廚子身上，而現在，我却不要我丈夫一個錢，我以此很驕傲！一個人該這麼生活才對，你學習學習吧！」她以一對靈活的眼睛，俏皮地望着伊利亞的臉；他困惑地對她笑着。他喜歡她，她喚起了他的崇敬之念。伊利亞每天朝上醒來，她總已經領着那不做聲的，半成熟的麻臉姑娘，那以一對沒有光彩的眼睛望着她和周圍的東西的姑娘，在廚房裏忙着了。日暮回來，她嗟嗟地替他開門；她總是乾淨，整潔，漂着一股芳香的味兒。她丈夫在家的時候，男的彈六弦琴，女的朗聲和着他唱；要不然，兩個人便坐下來玩紙牌，以接吻打賭，玩着「捉傻子」。伊利亞在自己房間裏，可以聽到一切的聲音——或悲或喜的弦聲，牌的聲音，接吻的聲音。他們住的屋子有兩間，——一間是臥室，另外一間是接着伊利亞的房間當餐室又兼客堂用的一間。傍晚時，夫婦倆是在這一間裏過的。每天朝上，這房間裏充滿了響亮的鳥叫聲——山雀不住地吱吱喳喳，青雀和金翅雀，像比賽似地，儘着喉嚨，互相爭鳴；大鸞以一種傲慢的，年高自居的腔調啼着；有時還有那柔和而淒涼的紅雀的啼音，在那些高朗的叫聲混雜中。

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的丈夫契利克·尼古迪米契·阿美托諾穆夫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男子，高大，粗壯，有大的鼻子，黑的牙齒。他的溫良的臉上，滿生着風疹瘡，沒有光彩的眼睛裏，含着一種泰然鎮靜的表情。他的油光光的，剪得短短杓領髮，像一柄毛刷似地筆直豎起，粗大的身姿，略略帶着幾分粗笨而滑稽的神氣。走起路來，步子很重。他第一次看到伊利亞的時候，就這麼問：

「你愛小鳥兒麼？」

「呢。」

「捉不捉？」

「不。」伊利亞驚異地望着那警佐答道。那個皺起了鼻子，想了一會兒，又問道：

「你從沒有捉過鳥麼？」

「沒有。」

「一次也沒有？」

「一次也沒有。」

說到這裏，契利克·阿芙托諾穆夫謙遜地笑笑，說道：

「那就表示你並不喜歡鳥，假若你沒有捉過的話。我是喜愛的，我捕鳥兒，甚至因此被陸軍學校開除。就是現在，我還是想捉啦，不過不願被長官看輕。就是因為愛歌鳥固然是——一種高尚的嗜好，然而去捉，對於沉着的人却是一種不大相稱的娛樂！如果我做了你，那我一定去捉金翅雀。那是可愛的小鳥兒！稱牠爲『神的小鳥兒』，真是——一點也不錯。」

阿芙托諾穆夫說着，茫然地釘着伊利亞的臉孔看。伊利亞聽了他的話，感到不舒服。他彷彿覺得那警佐是在打響地說着捉鳥的話，而暗中指着什麼旁的事情。伊利亞的心縮緊了；他側起了耳朵。可是阿芙托諾穆夫的沒光彩的眼睛鎮靜了他；於是他忽然肯定了那警佐是毫不狡猾，是個十足的傻瓜。他溫雅地笑了笑，默然不答。契利克的話，那個呢，顯然是滿意於他房客的謙遜的沉默和嚴謹的臉色，於是他笑了笑，又開口說：

「哪天上來和我們一道喝茶吧。我們是老實人，別客氣地來吧，我們可以玩玩紙牌——玩玩捉傻子。」我們很少有客來。招待客人是快活的，可是你總得拿些東西請請客人啊！這一點可不愜意，因為要化錢！」

伊利亞愈是看他的房主人夫婦的幸福的生活，他就愈愛好那兩個人。什麼都是整潔，完美，什麼都過得安靜和平，而且一望而知，他們是互相愛着的。那活潑的小婦人，像隻鬧熱的山雀，丈夫像隻粗笨的紅雀，他們的家，像鳥窩一般地舒適。一天傍晚，勒納夫坐在自己房間裏，聽他們講話，心裏想：

「人是應該這麼生活的啦！」

他艷羨地嘆了口氣，希望着他有天能夠自己開另舖子，有一間小小的整潔的房間；那時，他要飼養小鳥兒，單身一個人，過着睡眠一般的安穩甯靜又和平的生活。隔壁，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在告訴她丈夫，買了什麼，噉化了多少錢，噉了多少钱，她的丈夫大聲笑着，誇獎她道：

「喔！聰明的姑娘！我最親愛的小鳥兒，來給我吻一個吧！」

接着，他就把鎮上發生的種種事情，他寫的公事報告，所長或旁的上司對他說的話，開始講給他的妻聽。他們又說不久大概就可昇級；於是討論到假若那樣的話，就有沒有搬房子的必要。伊利亞躺下了，還是聽他們的話，直到他突然爲一個奇異的煩惱的感覺所襲。他在那碧色的小房間裏，覺得窒息和壓迫；於是他好像要尋找他的煩苦的根源來似地，焦灼地望着四周；當他覺得胸中的煩苦一刻也不能再忍的時候，他往往到奧林畢達那裏去，或者到街上，去蕩得很久很久。

奧林畢達變得愈來愈古怪，愈來愈妒嫉心重起來了；因此他常常和她吵嘴。她臉色蒼白，眼睛窪陷失色，膀子



也顯然瘦了——伊利亞不喜歡這些了。而尤其使他不高興的，那是近來，她開始說起良心啦，上帝啦，她想進修道院啦，這種種的話。他不相信她的話是出於真誠；因為他知道她沒有男子就不能生活，他知道她不能乞氣她那難解的求男性情愛的飢渴。

「什麼也不用爲我禱告，」一天他嘲笑着對她說。「我的罪孽，我自己負責。」  
她害怕地、憂鬱地望着他。

「要小心啊，伊利亞！這可不是講講玩的哩！」

「我也覺得如此。」

「你不信我好，再過幾天——你就相信了。」

「不爲什麼？我相信——有些人爲了怨憤而進修道院是可能的。而且實際也有那麼的人。」

奧林畢達對他發了氣；於是兩個人的語氣都粗暴起來了。

「你這個可鄙的傲慢的傢伙！」女的閃爍着眼睛叫道。「看就是，你現在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強——可是到頭，你得低下頭來。你要彎到地上！你在神氣什麼？漂亮還是年青？一切都要過去的，一切那時候，你便要蛇一樣的爬在地上求人家的憐憫；你求人家，說：『可憐我吧；可是誰也不會可憐你。』」

她譴責他，眼睛裏好像不是眼淚而是要迸出血來似地充斥着血。在他們吵嘴的時候，她從沒有提起過波魯克托夫暗殺的事件，倒是在心情好的時候，她常常勸伊利亞，告他忘記那件事。伊利亞覺得她的不講很有些不可思議，於是有一天，吵過了嘴，他問她：

「李巴爲什麼你在火冒的時候從不提到那老頭兒的話？」

她毫不躊躇地答道：

「因爲，那既不是我的事，也不是你的事，假使你不被發覺，那就表示這不過是他受自己的報應；在那種情形之下，你不過是被借用的手，而並非真正的力。你並沒有勒死他的必要——你自己那麼說的。因此，你不過當了他受罰的工具罷了。」

伊利亞不敢相信似地笑起來了。

「什麼？」女的問他。

「沒有什麼。我不過在想，世界上的人，要不是傻瓜，便是壞蛋——哈哈！哈哈！一個人能够替一切辯護——祇要是對他有那必要的話，並且，他又能够非難一切。」

「我不懂你的話，」奧林畢達搖着頭說。

「什麼不懂呢？」伊利亞一邊嘆着氣，一邊聳聳肩膀問她。「那是很簡單的，就是這麼：拿出一件永世不變的東西來給我；找出一件叫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施盡狡計也既不能辯護又不能非難的——不動的東西來給我。替我找出件那麼的東西來吧！這是辦不到的事。全世界也不會有那麼的東西。一切東西都蒙着種種色彩。而人的靈魂，也蒙着種種色彩——是這麼的！」

「我不懂！」那女人沉默了一下。

「我可懂，關鍵就在這一點上——就是這東西把我們壓得粉碎。」

和奧林畢達吵了嘴之後，伊利亞有四天沒去看她。一天，接到她的一封信，她寫着：

「親愛的伊羅夏，永別了；我們再也見不到面了。不要找我吧——我也是沒有用的。我將乘第一班開的汽船，永遠離開這使我心碎的討厭的市鎮。我去了永不回來——不要夢想我會回來，也不要等待我！你對我的一切情愛——我由衷感謝；不好的地方——我不會記住心頭。另外，我還得向你告白：我並不是隨便到什麼地方去，祇不過已和年青的阿那甯親密了起來。他曾經追求了我很久，他說假若我不肯和他一道生活，我就成了他一生破滅的根源。因此，我也就答應了。那反正是一樣的。我們預備到海邊去，到阿那甯有一個漁場的村子去。他是個很單純的人，甚至要求和我結婚，那傻子！再見吧！我覺得我彷彿做了一個夢，見了你，醒來——什麼也沒有了。也請恕我吧。你可知道我的心多疼！吻你，我唯一的人兒，不要煩惱；我們都是可憐者。你的李巴已經沒有一點生氣，在忍受着彷彿頸子被推到鎗靶上流血那麼的心痛。」

奧林畢達·雪莉考夫

「我寄了一個小包郵件給你——一個作爲紀念品的指環。請帶着吧——奧·雪。」

伊利亞讀着信，咬着唇皮，直咬到痛。於是他讀第二遍。那封信愈讀愈使他高興——讀了那字跡粗大不整齊，簡單的語句，在苦痛中感到一種喜悅。伊利亞以前從沒有想過這女人的愛的真誠；可是到了現在，他却覺得她是深深地熱烈地愛着他的，再把信重讀一遍，他又感到了一種傲慢而愉快的心情。但是漸漸地，那失了一個親愛的朋友的意識，來代替了這個快感。於是伊利亞悲傷地心緒煩亂起來了。從今以後，他覺得無聊的時候，將到那裏去，到誰的地方去呢？她好像還站在她面前，他記起了她的狂烈的情愛，她的多智的議論和笑談，於是他心中深深地

起了一陣劇烈的悔恨之情。他站在窗前，聳着眉凝望着庭園。那裏，接骨木的叢林在薄明中靜靜地沙沙作聲，絲那麼細的樺枝，在空中搖曳。隔壁，六弦琴的弦絲憂然作聲，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高聲唱着：

「讓那願望者，

去搜尋珍貴的琥珀！」

伊利亞握着那封信想道：

「她常對我說她有她的主見，又說我曾給她幸福——可是——她已經去了。顯然，這幸福並不是怎麼大的。」他對奧林畢達感到歉仄，而悲憫的感情，重重的壓住他的胸口，使他窒息。

「但要給我找還我的指環，

從深深的海底！」

歌聲從隔壁響了過來。這時候警佐嘎聲笑了起來，那唱的一個也高聲笑着，奔到廚房裏去了。她一進廚房就站住；伊利亞覺得她就在他的近邊，雖然他知道自己的門是開着的，可是並不想回頭去看她。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傾聽着自己的思念，覺得有一種寂寞之感包圍着他。窗外的樹，依然在搖來曳去，伊利亞覺得他自己的身體，彷彿已離開地面，在寒冷的薄明中飄來蕩去。

「伊利亞·雅各維利基！您不喝茶麼？」房主婦嚷道。

「不，謝謝！」

窗外，禮拜堂的宏亮的鐘聲響着；那深沉的聲音，低柔可又有力量地傳到玻璃窗上，玻璃極輕微地震撼着。伊利亞

亞割着十字，記起他已好久不去禮拜堂了，於是高興着有了離開這屋子的口實。

「我想做夜禮拜去。」他回頭向門口說道。房主婦正站在門口裏，兩手攀在柱上，帶着沒有掩飾的好奇心望着他。伊利亞被她釘着看得催促起來，就辯解似地說道：

「我好久不去禮拜堂了。」

「啊，好吧！那末我到九點鐘把茶坎預備好吧。」

勒納夫在去禮拜堂的路上，想着年青的阿那甯的事。他認識阿那甯：他是一個富商，是漁業公司「阿那甯兄弟公司」裏的年青的股東；是一個臉色蒼白，眼睛碧色的漂亮青年。他到這鎮上來得不久，而一來，就過了放蕩的生活。

「人就是這麼生活的，跟鷹一樣。」伊利亞苦痛地想道。「他才長起了翅膀——馬上就攫了一隻鴿子去。」氣憤地進了禮拜堂，他爲種種念頭苦惱着，走到一個放着一架爲點枝燈用的梯子的角落裏去。

「主，垂憐我們。」左邊的唱詩班裏這麼唱着。有一個孩子，因爲不知道怎麼才能把自己的聲音和旁的歌者的嘶啞重濁的聲音相和，就拉起了使人不愉快的叫聲唱着。那聲音好像一個錐子似的打進伊利亞的頭裏。

那難聽的歌唱，益發使他焦躁起來，他很想去打那孩子幾個耳光。他站的那個角落，因爲燃着火爐，很熱，並且有一股燒破布的氣味。一個披斗蓬的老婦人，走到伊利亞身邊，釘着他的臉，不客氣地說：

「這不是你的地方呢！年青的先生。」

伊利亞望着她那飾着燕尾羽的漂亮斗蓬的領子，默然移步到一邊，這麼想：

「商人在教會裏好像也有特別的地位。」

伊利亞自從殺了波魯克托夫以來，這是第一次進禮拜堂，他想起這，就發抖。他光是想着自己的罪，旁的一切都忘了；他不覺得害怕，祇覺得悲傷和不幸。

「主垂憐我！」他囁囁着，一邊劃十字。唱詩班高朗和諧地應答着他。高音部的聲音，清晰地唱出讚美詩的字句，在圓屋頂裏漂盪着鈴也似的颯颯愉快的音響；中音部好像一根響朗的緊張的琴弦似地震顫着，在還小溪似的流動着的深沉悠揚的音調後面，高音部好像澄淨的小溪中的日光反映似地震顫着。低音部的深沉的調子，像是在幫助孩子們的歌唱，在空氣中莊嚴地響着；有時候，中音部的高朗悅耳的音調，響過了旁的一切，一會兒，孩子們的歌聲又響朗的發射了出來，上昇到圓屋頂的薄明中，那裏，那衣着白袍的全能之神，露着沉思憂鬱的顏色，俯瞰着下面，雙方尊嚴地伸在集着做禱告的人們頭上，歌唱的音波和焚香的烟雲，上昇到神的身邊，圍着他，而神呢，彷彿在其中悠然身動，昇往天上去似的。突然，那合唱的聲音溶合成了一個光耀的音團，那音團酷似一片在落日中映成緋色，紅玉色，和紫色，而在陽光中展盡了壯麗的雲朵似的，以它自身的美麗與祝福相融合。

歌聲利的停了之後，伊利亞霍的噓了一口氣。他快活了，恐怖，悔恨，和他進禮拜堂時感到的心情，統統不覺得了，而且不知怎麼他不再凝思在他的罪孽上了。那歌聲好像減輕了他心魂上的重荷，並且潔淨了他的靈魂。他感到了那麼意想不到的快樂，他倒非常困惑起來了；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覺，他想喚起一種後悔的情緒，可又不能。

假使房主婦出於好奇，到他房間裏去東搜西探地發見了那些錢，那怎麼辦？

伊利亞飛也似地離開了他的座位，走出了禮拜堂，於是喚了部馬車，趕到家裏。一路上，這個念頭一點點強大

起來，使他成爲瘋狂的樣子。

「假使她看到了——哦，那怎麼呀？他們不會告發我，他們祇不過自己偷了那錢去。」

而這一個他們不會告發他，面光是偷他錢的想頭，更刺激得他厲害。他覺得假使有這種事情發生，那他就立刻坐了這馬車趕到警察所，自認他曾殺死波克托夫。眼見別人藉了他曾經犯了那麼大罪才得來的錢而過着和平舒適、整潔的生活的時候，他是再也不願意被煩惱着，過着污穢和煩苦的生活了的。這念頭在他胸中湧起一種冷的狂亂之感。車子到了門口，他就拚命的拉鈴，於是咬緊了牙關，握着拳頭等開門。門是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開的。

「噢，您拉得得多響！你怎麼了？」她瞟着他，害怕地叫道。

他一聲不響地把她推在一邊，到了房裏；可是眼睛骨碌地一轉，知道他的憂急全變爲無謂的了。他的錢是藏在最上一架窗框裏的，上面還輕輕鬆鬆地放了一點兒絨毛，所以假使有誰推動了一下那些錢，那一點兒絨毛是一定會掉下的。但是他那時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那褐色窗框上的一個小小的白點。

「不舒服麼？」房主婦現身，在門口，關心地問他。

「哦，我覺得不大好。對不起，我推了你。」

「沒有什麼。不錯——馬車上應該給他多少？」

「哦，多少嗎？勞你請你給他吧！」

她跑出去之後，伊利亞馬上跳到一把椅子上，從窗框上攫着那錢，手一摸，知道完全在，於是把它擲進了衣袋，

這才霍的噓了口氣。他覺得自己慌張得難爲情。那一點兒絨毛和旁的一切，都顯得蠢笨和滑稽的了。

「壞兆頭，」他對自已說着，一邊心裏好笑。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來到了門口。

「我給了那馬車夫二十個戈比克，」她急急忙忙地說。「你怎麼了——頭暈？」

「哦——你知道——我站在禮拜堂裏，忽然間——」

「躺下吧，」她說着，走進了房間。「躺下吧，不要顧到我。我可以稍微陪您一會兒。我一個人在家——我丈夫在俱樂部當班。」

伊利亞往床上坐了下去，她就坐在那房間裏唯一的一把椅子上。

「麻煩你了，」伊利亞羞澀澀地微笑着說道。

「哪裏沒有什麼，」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毫不拘謹地注視着他的臉答道。兩個人沉默了。伊利亞不知道該對她說些什麼話才好。她呢，依然在釘着他看，並且奇妙地對他笑起來了。

「什麼？」伊利亞低着眼睛問她。

「要我說麼？」她俏皮地問道。

「說吧。」

「您不會假裝——不是嗎？」

伊利亞怔了一怔，心神不安地望着那女的。

「真的，您不會假裝。您裝成了害什麼病的您一點兒病也沒有，祇因爲接到了一封不快樂的信。我知道，我知



「是的，我得了一封信，」伊利亞小心謹慎地低聲說道。

窗外，樹枝在沙沙作聲。她目光銳利地隔着玻璃窗望了望，又掉過臉來向着伊利亞。

「那是——風吧，或是鳥兒喂，你要聽我的話嗎？我年紀雖然輕，我可並不傻呢！」

「請吧！」伊利亞好奇地望着她。

「聽吧，」房主婦以一個動人的口調開始說道。「撕去這封信，~~丟掉~~她拒絕了麼，那真是個聰明姑娘幹的事，真是您結婚還太年青，您的力量還不够養活一個妻子。沒有錢的人是不應該結婚的。你身體很好，如果你能够好好工作的話，而你又漂亮——隨便什麼時候都有人愛。可是現在，可小心別掉在愛裏。做事，作賣買，把錢積起來，努力擴大的生意，希望開一月店，於是，有了靠得住的事業，你就結婚。你一定成功：你不喝酒，你不驕傲，而且是單身一個人。」

伊利亞低頭傾聽着她的話，在心裏笑着。他想大聲地歡笑出來。

「這麼低着頭是不好的，」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以一個經驗者的口調繼續說道。「這不久就會過去的！戀愛是一種容易好的病。我在結婚以前，曾經三次墜入深到想去投水的戀愛，可是也過去了！但是，等到我真心想「這該是我結婚的時候了」的時候，——我却毫無愛情地結婚了。」

伊利亞倏的抬起頭來望着她。

「什麼事？後來我愛起我的丈夫來了。一個女人，有時也能和丈夫講愛情的。」

「你說的什麼意思？」伊利亞睜大了眼睛問她。

泰蒂婀娜微笑着。

「我說着玩的。不過現在，我正經地說吧：一個人沒有愛情也可以結婚，而可以過後講起愛來。」

接着，他帶着閃爍的眼色，講了許多空談。伊利亞含着很深的興味，熱心地聽她講，一邊帶着尊敬和驚異之念，望着她那小小的樣子好看的身姿。她雖然看來是那麽小，然而是那麽健美，真實，聰明。

「一個人有了這樣的妻，就永遠不會吃虧了。」他這麼想。

伊利亞想到一個有教育的女子，一個合法的人妻——不是外妾——一個整潔，俏巧的真正的太太，不搭一點架子，坐在他傍邊，而且甚至對他那麼一個平民，不呼「你」而稱「您」地和他講話，想到這心裏就很快樂。這念頭引起了他對房主婦的感謝之情；當她站起身來要走的時候，他就跳起身來，對她行禮，說道：

「謝謝你，承你不棄，對我講話，安慰了我！」

「我安慰了您，您看！」她盈聲笑了笑，兩頰泛起了紅潮，一時凝視着伊利亞的臉。「好，那麼再見！」她異樣地說了，就踏着小姑娘似的輕輕的步子出去了。

伊利亞一天比一天更甚地喜歡起阿芙托諾穆夫的家庭來了，對於他們的和平生活的羨慕之情，漸次地在他胸中強大起來。他不喜歡普通的警察，因為他曾經在警察的手裏吃過種種的苦頭；但是契利克對他似乎祇是一個和善的，才能有限的普通的公務人員。假使說泰蒂婀娜是靈魂，那他便是身體；他難得在家，在家也沒特別意義。泰蒂婀娜對伊利亞的態度，逐漸直率起來了。她叫伊利亞幫她做種種的事：劈柴，提水，出清廢水啦，凡是她

請他做的，他什麼都高興做，不知不覺地，這些零星雜役竟成了他的本分。於是泰蒂婀娜就辭退了那麻臉的姑娘，祇有星期六才叫她來。

有時，阿芙比諾穆夫家裏也有客來——副警佐柯爾沙考夫，一個畜長口髭的瘦漢子。他戴黑的眼鏡，抽粗的烟卷；最討厭馬車，提起馬車，總是怒氣沖沖地說的。

「再沒有東西像馬車那麼地損害市鎮美觀，擾亂秩序的了。」他說。「那些簡直是銅面的野獸，從維持欄道秩序上說來，步行者倒是大可獎勵的，祇要警察署長發布這麼一條規則：『下行者靠右側，上行者靠左側。』交通立刻就規矩了。但是，馬車一來，就什麼規則也不發生效力了；馬車——鬼知道馬車是個什麼東西！」

他會整個黃昏講着馬車的事；伊利亞從沒有聽見他講過旁的話。有時候，幼稚院的監督葛利斯洛夫來；他是一個黑髯的沉默漢。他愛以低音唱「碧兮，碧波之上。」他的妻子，是一個牙齒很寬，高大粗壯的女人，常常把泰蒂婀娜拿出來的糖果吃得精光，因此，阿芙托諾穆夫夫人常在她走後說她的乖話。

「菲利沙達·愛葛洛芙娜故意使我罵雞。祇要檯上有好吃的東西，她總把它吞光的。」

還有阿歷克山特拉·維克多洛芙娜·脫拉芙基娜同她的丈夫。她又瘦又高，有大的鼻子和紅的短髮。她的眼睛很大，聲音很尖，常常發出撕洋布似的怪聲音，醒着鼻子。她的丈夫——他有喉痛毛病——說話的聲音很低，

可又幾個鐘頭不斷地講着，嘴裏好像含着乾稻草似地沙沙地響。他的境遇很好，他在稅務所做事，又是什麼慈善協會的會員；他倆常常講起慈善事業的話。

「你們想想看，我們的會裏碰到了什麼事情！」

「是啊，是啊——猜吧！」他的妻就叫起來。

「我們突然接得一個申請救助的請願書。」

「據我的意見，覺得這些慈善協會，祇是把人們引入邪路的東西。」

「有一個女人這麼寫：『我的丈夫死了，我又有三個孩子，而沒有一點麵包。』」

「那是常有的事，你們知道。」

「於是乎給了三個盧布。」

「可是我，我不信這些個寡婦！」阿歷克山特拉·維克多洛芙娜意氣揚揚地叫道。

「於是乎我太太就對我說：我想去看看她的究竟。」

「你們想那結果是怎麼的？第一，那丈夫是五年前死的。第二，孩子祇有兩個。」

「你們覺得如何？」

「並且，她自己是一個健康的女人。於是乎我就對她說：『你這麼欺騙人，是不是願意拉到警察署裏去？』她

就撲在我的腳邊。」

「哈哈，哈哈！」契利克·阿芙托諾穆夫大笑道。

於是，大家都稱贊着阿歷克山特拉·維克多洛美娜的精明和辱罵窮人的話：責難他們是扯謊的又是貪心重，而且不尊敬爲他們謀福利的人們。

勒納夫坐在自己房間裏，熱心地傾聽他們的談話，想知道他們的人生觀；可是他們講的話他不懂。所有的這些人，好像老早就討論過一切事情，決定了一切的問題，知道了一切事情；於是苛刻地非難所有的生活得和他們不同的人。他們講的大半是各個家庭的醜事，主教主事的禮拜，和別人間男女的壞品行，伊利亞聽得厭倦起來了。有時，傍晚時，房主人請他去一道喝茶。在喝茶的桌子上，泰蒂婀娜·伊萊西芙嬌高興地說笑着；她的丈夫樂着空中樓閣，他想着，如果能够拋棄職業，一下子成爲富翁，買一所房子，那才多好呢！

「我要喂養雞，」他對這個念頭高興得眇着眼睛說着。「種種的：交趾鷄，變種鷄，雌的和雄的火鷄——還要養一隻孔雀。是啊，穿一件睡衣，坐在窗口，一邊抽着香噴噴的紙煙，一邊看我的孔雀，展開了扇子似的尾巴，趾高氣揚地走着，那多好啊！完全好像警察署長那麼地趾高氣揚地走着，大聲叫着：勃爾呂，勃爾呂，勃爾呂！」

泰蒂婀娜·伊萊西芙嬌好像賞識她丈夫的話似地低聲笑着；她瞟了一下伊利亞，也舉起空中樓閣來了。

「那麼，夏天我要到克里米亞，或者高加索去；冬天就出席慈善協會去。我要縫一件黑羅紗的衣服，要儘可能地樸素，除了一隻紅寶石的胸針和一對真珠的耳環，什麼裝飾品也不要，我曾經在 *Anna* 裏讀到一小節兒詩，那詩裏說窮人的血和淚，在到來世就會變成紅寶石和真珠。」她輕聲嘆了口氣，結束道：

「紅寶石對皮色黑的人非常合式。」

伊利亞默然笑着。房間裏復暖和，又乾淨，漂着好的茶香和旁的悅人的氣味。小鳥們蹣跚成絨球一般，睡在籠裏；

鮮豔的圖畫，掛在壁上。一個小小的古玩架，放在窗與窗的中間，上面擺着可愛的藥匣子，瓷母鳥，還有糖製的和玻璃製的種種顏色的復活節彩蛋。所有的這些，都使伊利亞高興，並且颯起一種甯靜而甜蜜的悲哀，輕輕地包圍着他。

可是有時候，尤其是在他生意做得不順的日子，這悲哀就變成了一種焦躁不安的心情。母鷄，匣子和彩蛋都使他煩燥，他很想跑過去把它們統統摔在地板上，把它們踏得粉碎。這心情使他驚異，又使他害怕！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那好像是別人的心情似的。

他每逢處到這種心境的時候，因為怕冒犯這些好人們，就凝視着一個方向，話也不敢講地，繼續着執拗的沉默。可是有一天，他和阿芙托諾穆夫玩牌的時候，他却抑制不住自己，眼睛釘着契利克·阿芙托諾穆夫的臉孔，冷冷地問題：

「倒說，契利克·尼可迪米契，你還沒有發見陀蓮斯基街勒死那商人的傢伙麼？」

他問了這句話，胸中就覺得一種說也說不上來的愉快和燃燒似的發痒的感覺。

「你說的是波魯克托夫？」警佐望着紙牌，沉吟地說。於是馬上又反覆着說：「你說的是波魯克托夫——夫——夫——我還沒有發見波魯克托夫——夫——夫——夫——還沒有發見哩！朋友，不是波魯克托夫，是誰啊——那個人因為我不想找他，所以沒有找出來，我不要他，但是我知道的，倒是誰有『鑿形皇后』？鑿形皇后，鑿形皇后，泰尼亞，你剛才給了我三張牌——三葉形皇后，鑿形皇后，還有一張——是什麼？」

「鑿形七點，快點想吧。」

「於是那傢伙就完全消聲匿跡了。」伊利亞冷笑着說。

可是那警佐專心在牌上，毫沒有注意到他。

「於是乎他就完全消聲匿跡了。」他也順口說了一遍。「於是乎大家都不管波魯克托夫——夫——夫了。」

「契利亞，不要夫——夫了吧。」泰蒂婀娜說。「快點！」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一定是個手快的傢伙，那殺他的傢伙。」伊利亞沒有住口。他們的沒有注意他的話，更引起他想講那暗殺的欲望。

「手快？」警佐咕嚕着。「哪裏，手快的是我。喏！」

說着，就拍喇地把牌丟在檯上，以所有的五張，裹着伊利亞。伊利亞比不過他就剩下了「傻子。」他們夫婦倆笑着，這一笑使他更焦燥起來。於是他一邊分牌，一邊頑強地說：

「一個人應該有勇氣。大白天在大街上殺人。」

「運氣，不是勇氣。」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校正他的話。

伊利亞吃驚似地望着她；她的丈夫就輕輕地笑了笑問道：

「有運氣去殺人？」

「還用到說，當然啦！我是說——殺了人沒有捉到牢裏去。」



「你又給了我菱形的一點！」警佐說。

「那應該是我得的！」伊利亞嚴謹地說道。

「你殺了那商人就得到！」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考慮着自己的紙牌，一邊這麼允許他。

「好，殺了他你會得一個布製的一點。」（註）但是，現在，就給你硬紙的吧！」契利克說着，就把兩張九點和一張一點擲給伊利亞去，突然發出一聲響的笑聲。

勒奈夫重又望着他們的欣喜愉快的臉，於是，他想要講那殺人事件的願望消失了。他住在這些人的近腳邊，跟那清靜甯靜的生活，祇隔一重薄薄的牆壁，他是愈來愈感到壓迫不時的襲來。那壓迫好似一股又濃又冷的溼氣，塞在他胸中，可是他又不知道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一方面感到壓迫，同時又想到生活的矛盾，想到上帝，那無所不知可又靜待着沒有降罰他的上帝。上帝在等待什麼呢？勒奈夫沉悶不過，又讀起書來了；他的房主婦有幾冊 *Niva* 和 *Jivjancje Obzorene*（兩種都是有插畫的雜誌）和幾本旁的破書。他和兒童時代一般，祇喜愛那些描寫奇異未知的生活的故事和小說，而不喜歡那些描寫他身邊的不公平的實生活的。他讀到那些描寫實生活和描寫普通人生活的故事，他就覺得無聊和不真實。有時，那些故事他也覺得有趣，有時，他覺得這些故事，不過是聰明的人們想用以粉飾緩和實生活的黑暗和苦療的東西罷了。對於生活的知識，他彷彿長進得很快，好像一天比一天懂得更清楚似地。他每天在街上走，看到種種引起他批評情緒的事物，他跑到病院去，冷笑着對保

羅說：

註：因殺人而受宣判的囚犯，背脊心綴一塊四角的紅布，那紅布很像菱形的一點。

「所謂法律和秩序，全是這樣的東西！一天，我看見幾個木匠和泥水匠在鋪道上走。突然間——一個警察喝聲：『喝，豬獯！』把他們趕開了鋪道。那簡直是說，『你們這些東西，往馬道上走去，要不然，你們的醜醜衣服會弄髒上流人的身上。你們固然爲上流人造房子，但是造好了，就得縮攏身子，小心別走近去。』——哈！」

保羅聽了這話，氣極了，彷彿是火上添了柴。他在病院裏住得無聊極了，簡直和在監獄裏一般，種種的思慮不給他以絲毫的寧靜，眼睛爲苦痛和毒念燃燒着。維拉在哪裏，她怎麼了？這不斷的念頭，使他陷於茫然的狀態；他的身體，好像在融化似地逐漸瘦下去。他不喜歡雅各·菲利蒙諾夫；他雖然覺得無聊，可和他合不上來。

「那種傢伙，謝謝吧！那是個半癡半瘋的傢伙。」伊利亞問起雅各的話，他這麼回答。

雅各，因爲斷了兩條肋骨，躺在醫院裏，過着幸福的日子。他和旁邊床上的一個禮拜堂的看門的做了朋友，那個人的腿因爲發腫截去了。他是一個矮胖子，巨大的頭禿了，長的黑鬚垂到胸前。蓬鬆的眉毛和口髭一般地蓬，亂他不住地捻着；他的聲音很重濁，好像是從胃裏發出來的。勒納夫每次到病院去，他總看見雅各坐在那看門的床上。那看門的靜靜躺着，一抽一抽地動着眉毛；雅各細聲讀着一部形狀和那看門的同樣矮胖的聖經。

「摩阿伯的災難。一夜之中，摩阿伯的阿爾被蹂躪，滅亡了；一夜之中，摩阿伯的基爾被蹂躪，滅亡了！」

雅各的聲音很柔弱，像鋸子解木材似地響着。他舉起了手，好像在喚起病房裏所有的病人聽衣賽亞的那本古的豫言似地，讀着聖經。他的臉上還是滿面的打傷的雀斑，那中間的一對夢幻似的大眼睛，更增加他臉上的可怕的表情。他見了伊利亞，立刻拋下書本，常常很關心地问着同一個問題：

「你看見瑪蘇加沒有？」

伊利亞沒有遇到瑪霞。

「天哪！」雅各往往悲傷地說。「一切都像一個故事。她本來在這兒，可是突然，一個變魔術的把她偷了去，不見了。」

「你父親來過沒有？」

「哦，他祇來過兩次。」

雅各的臉顫慄着，眼睛裏含着一股害怕的表情。

「他拿了一磅 *Cinza* 和茶葉糖來，他說：『你已經住得久了，你應該得到出院的許可了。』可是，我懇求了醫生，請他不給我離開這裏。這兒是好地方呢，又靜，又不擺架子。這位是倪契泰·歐葛利基，我們一塊兒讀書——他有一部聖經。他讀了八年聖經，他都背得出，並且能够解釋所有的豫言。我好了，要和倪契泰·歐葛利基一塊兒走。我要離開我的父親。我願意到禮拜堂裏去，幫倪契泰·歐葛利基做事，在左邊的唱詩班裏唱詩。」

那看門的悠悠挺了挺眉毛；在眉毛的下面，他那深陷進眼窩裏的黑的的大眼睛，慢鈍鈍地轉動着。那一對眼睛毫無閃光，一動不動，呆鈍鈍而鎮定地凝望着伊利亞的臉，使他起了一個想掉開頭去的念頭。

「聖經真是好書，」雅各忘記了瑪霞，忘記了他的父親和夢想，高興得喘着氣說。「你想那裏面有些什麼多寶貴的話？」

他的睜得很大的眼睛，從書頁上射到了伊利亞臉上，於是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他興奮得渾身發抖。

「你可記得飯店裏那個講福音的人說的話？那句話就在聖經裏，『強盜的幕屋繁昌。』在這兒，我發見了，而

且事情還更壞呢。

他閉起眼睛，舉起了手，以嚴肅的音調背誦道：

「『惡人的燈火會滅熄過幾次？惡人滅亡又是臨到過幾次？上帝在忿怒中使他們蒙受苦難。』你懂不懂？上帝將惡人的報應施在他們的子孫身上，並且使他們知道這報應在自己身上。』」

「當真有那麼的事寫着麼？」伊利亞不敢相信似地問道。

「一字一句也沒有錯。」

「據我想，那是不好的，是要不得的！」伊利亞說。

那看門的動了動眉毛，又閉起了眼睛。他一邊動着鬚鬚，一邊用一種奇異的、清晰而深沉的聲音說道：

「人大胆探求真理，算不得罪惡，那種人是藉着上天而降的聖靈而行動的。」

伊利亞吃了一驚。那看門的嘆了口長氣，用着和剛才同樣的清晰的口調，慢慢地接着說：

「真理對人輕輕地說——我求我吧。因為唯有上帝才是真理，聖經上說，『聽從主的人有大的榮耀。』」

伊利亞覺得那看門的披滿了濃厚的頭髮的臉上，喚起了他一種膽怯和尊敬之心。他那臉上有一種感銘而峻嚴的神色。

看門的掀起了眉毛，定睛在天花板上，於是他臉上的頭髮又動起來了。

「雅沙，把約伯記第十章讀給他聽吧。」

雅各趕忙翻了幾頁，靜靜地顛聲讀着。

「我的靈魂厭倦於生命；我要毫不隱瞞地說出我的憂愁；我因為靈魂的苦痛所以要說。我要對上帝說，求主別把我定罪，求主啓示我，這爲什麼要和我作鬥。難道壓迫，輕蔑你親手的作業，對你有好處的麼……」

伊利亞伸長了子，眼睛一霎一霎地望着書上。

「你不相信吧？」雅各叫道。「多怪的人！」

「那不是怪人，而是懦怯者，」那看門的泰然答道，「因爲他不能夠直面的看上帝。」

他慢慢地把他的凝視在天花板上的呆鈍的視線轉到了伊利亞臉上，彷彿想以自己的話壓碎伊利亞似地，嚴峻地繼續說道：

「還有比剛才讀的更苦痛的句子哩。第二十二章第三節，直說着：

「『縱使你爲人正直，也能給全能者以什麼快樂？即使你有完善的行爲，也於他有何益處？』這幾句話，應該多多地思量，免得有所誤解。」

「那麼你懂不懂呢？」伊利亞鎮靜地問他。

「他麼？」雅各嘆道。「倪契泰·歐葛利基什麼都懂。」

但是那看門的更放低了聲音說道：

「那對於我是太遲了——我應該懂的是死。雖然他們把我的腿截去了，可是，又腫起來了，另外一隻腿也在

腫——我的胸部也腫了——我不久就得死了。」

他的眼睛壓住了伊利亞，他慢慢靜靜地繼續着說：

「可是我還不願意死！——我的一生，是可憐的，全是冤屈和悲哀；說到快樂！——我一生中一點兒也未曾有過。年輕的時候，和雅各同樣地，在父親手底下做事過活。父親是個酒鬼，並且很殘忍。他三次打傷我的頭；一次甚至用開水燙傷了我的腳。我沒有母親；她在生我的時候死了。我結婚，我的老婆被強迫地結了婚！——她不愛我。結婚第三天，她就縊死了。哦！我有一個姊夫，他常常偷我的東西；我的姊姊，說我的妻子死全是因為我；大家都那麼說，雖然他們都知道我沒有碰過她，她死的時候還是個純潔的少女。此後我光身子一個人生活了九年工夫。一個人的生活是可怕的！我一逕等着幸福的到來。而現在，我已經要死了，已經完了。」他瞑上眼睛，不做聲了；接着，不看一對方問道：

「你們替我想，我是爲了什麼活着的？」

伊利亞聽着他的悲傷的故事，顏色轉了青，恐怖侵入他的心胸。雅各的臉色暗澹起來了，淚珠在眼睛裏閃着光。兩個人都沒有做聲。

「我問，我爲了什麼才活着的？我被上帝冤屈了。我不想求上帝延長我的生命。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話才好。我躺在這兒想！——我爲了什麼才活着的？」

那看門人的聲音沒有了。那聲音突然中止，恰似一條在地上流着的濁流，突然被吸入地下，不見了。

「人和活的東西連繫着的時候，還是有希望的；一條活的狗勝於一匹死的獅子。」看門的熬不住沉默，又說了他又動了動眉毛，閉上了眼睛。鬍鬚也動了動。「傳道書上也說：『幸運的日子要快樂，患難的日子要細想；上帝把兩者交錯着賜給人們，爲了元頁底不知道以後的事。』」

伊利亞聽不下去了。他靜靜地站起身來，和雅各握手，又好像對死人行禮一樣地深深地對那看門的行了禮。他不知不覺地這麼做着。這時，他心中感着一種不慣而不愉快的不安，離開了病院。他和看門的講的話，雖然並沒有在他頭腦裏喚起任何明確的觀念，可是那個人的陰沉的樣子，已深深地刻在他腦中。在他知道的爲生活所冤屈的人數裏，又加了一個進去了。看門的說的話，他完全記得，他老是在心中反覆着，想懂得其中隱祕的意義。那些話攪亂他的思想，刺激他那潛藏着對上帝的正義的信心。他不但不懂那些話，並且又喚起了那常使他思量考慮生活中的一切見聞和經驗。

他對上帝的正義的信仰，現在彷彿在動搖起來了，是可沒有以前那樣穩固了。好像被什麼東西剝蝕着，恰似銹蝕蝕鐵一般。他分明覺得他的心靈中起了這東西；由看門人的怨言所引起的狼狽的混亂這樣在說服着他。兩種力量好像在他胸中猛鬥，像水與火似的不能相容；於是一種對他的過去，對所有的人，對生活的整個系統的憤怒，在他心裏以新的力量抬起頭來。他憤憤然對自已說：

「你心中的思想，倒像是地下的樹根那麼地伸展着，但是果實在哪兒？」

他想拉掉所有的這些感覺，希望儘快地組織起一種整潔，單獨而甯靜的生活。

「一個人應該防止和旁人交結。那是對己或對人一無利益的事。像這樣子生活是不行的。」他在街上蕩了很久，疲倦而又沮喪地回到了家。

阿芙托穆諾夫夫婦倆，對他更其親熱起來了。奧利克對他取着保護者的態度，輕輕地拍拍他的肩膀，和他說笑，他神氣活潑地說：





「契利克，莫吵！」泰蒂婀娜，佛萊西婀娜肅然道。她的臉色嚴厲起來了，而且愈變愈嚴峻了。

「我們差不多積了一千個盧布，」她把身子側向伊利亞，一邊用她那銳敏的小眼睛注視着伊利亞的眼睛，一邊低聲說着。

伊利亞靜心坐着，但是覺得胸中有件東西在跳。

「這錢現在存在銀行裏，有四分利息。」

「這一點利息太少，見鬼！」契利克把一隻手攔到桌子上叫道。「我們想——」說着，被他妻的一個嚴厲的  
眼色阻止了。

「當然四分是已經很不少了。不過我們總希望幫助你有所發展。你是那麻穩健的人。」她稍稍恭維了一下  
伊利亞，又接着說：

「你說過雜貨店會生兩成的利，照着你的本錢的多少，或者會賺得更多些也說不定。因此，我們願意把錢  
借給你，假若你給我們一紙憑單——見票即付，條件不是旁的，是你用那錢開一另鋪子。你將在我的管理之下，做  
買賣賺得的——我們平分。貨品，你統統可以用我的名字去保險，此外，你還得另外給我一紙證書，那證書並沒有  
旁的意義，不過在形式上是必要的。好吧，你細細地考慮一下，回答我『好』『不好』吧。」

伊利亞聽了她那冷靜而高朗的聲音，擦着額角。在她說話的時候，他屢次瞟着房間裏的一個角落，那角落裏，  
有鍍金的聖像的裝飾品，為兩邊的花燭閃耀着。他並不驚奇，不過覺得有幾分不安，甚至也有些害怕。這一個提議，  
意外地實現了他長時期所抱的夢想，使他感到一種昏頭昏腦的喜悅。他困惑地笑笑，望着那小婦人，心中想道：

「我的運道來了。」

泰蒂婀娜以一個母親似的口調說道：

「好好地考慮考慮，把各方面的情形都調查一下。你能够辦這事情嗎？你有那自信和經驗嗎？請對我們說——你除了以身體辛苦之外，在這樁生意裏面你還能夠放什麼別的下不去？我們的錢是不夠的，你說不是麼？」

「我可以，伊利亞慢吞吞地說，「放五百盧布下去。這一點我的叔父會給我的。我有一個叔父，我曾經和你們談起過他，這一點他會給我的。也許再多一點也說不定。」

「好！契利克·阿美托穆諾夫叫道。

「那你已經答應了？」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問。

「我答應了。」勒納夫說。

「那還用得着說，當然啦！」契利克吆喝着，他把兩手插進了衣袋，開始興奮地大聲說道：「那，我們開香檳吧，香檳，好伊利亞，你到酒店裏去，拿香檳吧。我們來乾一瓶吧。我們請你，你說要桐公司出的九十戈比克的，並且，你說，是阿美托穆諾夫要的，那麼樣他們就可以六十戈比克賣給你，去吧，快點！」

伊利亞笑着望了望夫婦倆的容光煥發的臉孔，出去了。他想，命運會使他備嘗了種種艱苦，糟塌他，使他墮入深重的罪惡裏面，沾污了他的靈魂；但是現在，命運却好像在對他求恕，對他笑着，要恕對他賠種種不是似的了。走向人生潔淨的一角的路，現在已經爲他開了；向那裏走去，他就能夠過一種甯靜孤獨的生活，靈魂也得到安慰。他曾經奪去了一個人的生命，可是今後，他要幫助許多的人，這麼，他才能够和上帝算賬。上帝不會向他要多的。上帝



着甯靜而整潔的生活的人。」

他暢爽地微笑着，望着他們，深深地向他們行禮。

「謝謝你們。我有了你們兩位朋友，我減輕了我靈魂上的重負，真的！你們一下子把我的一生救出了。現在我能够往前走了。現在我懂得生活的方法了。這對於我是有益處的，而對於他人並沒有害處。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可憐的人！有多少人冤枉死了！我看了來，而且都明白。」

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好像一隻貓兒，眇着一隻專心歌唱着的小鳥似地，釘着伊利亞望。她的眼睛裏閃爍着綠光；她的嘴唇震顫着。這時候，契利克一個人拿起了酒瓶，夾在兩膝間，伏身在那上面。他的頸子紅了，耳朵動着。

「我的朋友裏面，有兩個男朋友和一個姑娘——」

瓶塞從瓶子裏跳到了天花上，又落了到桌子上。那塞子碰到了一個杯子，叮地響了起來。

契利克把酒傾到了各人的杯子裏，於是刮地噉着嘴唇，說道：

「喝吧！」

當他的妻和勒納夫拿起酒杯來的時候，他就把酒杯高高地舉到了頭頂上，叫道：

「祝泰蒂婀娜，阿芙托諾穆夫，勒納夫公司成功！——萬歲！」

一連好幾天，伊利亞和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仔細商議着他們所計劃的事業。她什麼都知道，並且以一種好像她曾經開了一生的雜貨店似的自信，談着一切。伊利亞默然微笑着聽她，心裏覺得驚奇。他要立刻去找一間房子，要儘可能地及早開業；他對阿芙托穆諾夫夫人的條件，意義也不大思索地就完全答應了。

終於一切都安排定當了——似乎連房子的事，泰蒂婀娜也參加了意見。那完全和伊利亞所夢想的一樣：在一條整潔的街上，開一月小店，店面有一間房間給店主住。伊利亞熟識這個店面，以前是一月牛奶店，他常常來賣東西的一切，都利地進行，甚至那些細小的瑣事，勒納夫非常欣喜。

他充滿了勇氣和快樂，到病院裏去看他的朋友；他在那裏遇見保羅，那個也很高興。

「明天我要出院了！他興奮得不得了，連「早安」都未曾說，就通知了伊利亞。「我接到維拉的一封信。她罵我——你害了我，她這麼寫着那小鬼！」

他的眼睛閃爍着，兩頰漲緋紅，他不能够靜站着，一邊用拖鞋拍搭拍搭地踏着地板，一邊揮着兩臂。「當心！伊利亞對他說，自己要小心！」

「我麼？我一切都已經打定主意了。我打算這麼問她：『維拉·嘉比多莉諾芙娜小姐，你和我結不結婚？但願你答應不肯嗎？』」

保羅的身體和臉孔起了一陣抖索。

「哎呀呀！」伊利亞笑着說。「當真是刀子發昏啦！」

「不，我已經够了。我沒有她是不能生活的；她沒有我也不成什麼事。她已經看够了壞的事情——她應該厭足了；至於我，我已經十分厭足了。明天就可決定走向哪條路子。」

勒納夫望着他朋友的臉孔，心中想道：

「他是做得到把她殺死的。」

於是突然一個清晰而單純的念頭閃過了他的腦際，他紅着臉，微笑着。

「誰許！你知道嗎，我碰到運氣了！」於是勒納夫就幾句話把那事情統統告訴了他的朋友。

保羅聽了他的話，垂下了頭，嘆着氣說：

「哦——哦，你是幸福的。」

「你羨慕嗎？」

「當然啦——鬼！」

「我是太幸福了，我甚至對你覺得慚愧，真的，我說的全是實話。」

「謝謝。」保羅陰氣沉沉地說。

「你知道嗎？」伊利亞鎮靜地說。「我不覺得神氣，我實在是覺得慚愧——真的！」  
保羅默然望了他一眼，又深思似地垂下頭去。

「所以，我要對你說，我們一道苦了過來，今後我們也來一道享福吧。」

「哦——哦——」保羅嘟囔着。「可是，我聽見人家說，除了女人之外，福是沒有人能够分享的。」

「能够的！告訴我，開一引鉛器工場要些什麼？要什麼機器，原料，和種種一切，那需要多少錢？那個錢我可以給你。」

「喔——喔——喔——」保羅不大相信似地聳聳着。勒納夫緊緊地攥住了他的手，熱情地握着它。

「你這個人多怪！我一定給你。」

但是，要使保羅相信他是真心有這意思，却很費功夫。那個老是搖着頭，聳聳着說：

「那種事好像是不會有的。」

勒納夫終於說服了他。於是這一次輪到保羅來擁抱他，聲音深沉而斷斷續續地說：

「謝謝你，兄弟。你把我從坑裏拉出來了。不過，聽我說：我不要鉛器工場——工場這些東西真是見鬼！我很明白，那還不如給我些錢，那末我可以帶着維拉往別處去。那麼樣對你也比較好——我要的錢比較少——而對我是更其方便。我可以到什麼地方去，進一個工場。」

「胡扯！」伊利亞說。「你自己當主人不最好嗎？」

「我能夠當什麼主人呢？」保羅喜氣洋溢地叫道。「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和我的工人們合得來，我自己的

事業和旁的一切都不在我的意中。兄弟，我知道當主人是怎麼回事！我不配！你不能叫一匹山羊變成豬。」

保羅對於自己主有事業的一點所抱的態度，伊利亞雖然不大明白，可是他喜歡它；因此他更其想幫他的忙。他溫順地，喜氣洋溢地望着他說：

「你可真的像一匹山羊呢！——你瘦得像。你知道你有點鬼像那鞋匠潘費許卡呢，真的！那麼，明天來拿錢吧，目前你未曾找到職業的時候所需要的錢！現在我要看雅各去。」

「好吧！謝謝你，兄弟！」

「你和雅各的感情怎麼？」

「不知道怎麼我們總合不上來。」葛蘭丘夫笑了笑。

「他是個可憐的傢伙。他過的日子很苦。」伊利亞深思似地說。

「啊，我們誰都已經够了啦！」保羅聳着肩膀說。「我總覺得他是轉錯了念頭。他是個獸子。」

「那末，我走了。」

「好。」

伊利亞離開他的時候，他在走廊的正中央又叫了一次：

「謝謝你，兄弟！」

伊利亞笑笑點點頭。

伊利亞看見雅各很悲傷煩悶，他臉孔向着天花板，躺在草鋪上，眼睛睜得很大地望着上面；伊利亞進來的時



候他也沒注意到。

「他們把尼克泰·歐葛利基搬到別的病房裏去了，」他淒愴地和伊利亞說。

「那倒好，」伊利亞贊成似地說。「他太可怕了。而且他說的話也是——讓他去吧，天哪！」

雅各譴責似地望著他，於是默聲不響了。

「你好了點嗎？」伊利亞問。

「哦，」雅各嘆了一口氣回答他。「我連病都不能舒暢地生！我父親昨天又來過了。他說，『我買了一所房子。』他想另外開一個飯館。那邊所有的事都掉在我身上。」

伊利亞想以自己的快樂使他的朋友高興，可是有什麼東西阻止他，使他講不出來。

悅人的春日，從窗外探了進來，使病院裏的黃牆壁顯得更其黃了。灰泥的斑點和裂縫，被日光照得更顯明了。兩個病人，正坐在草舖上，一心專注在紙牌的勝負上，一聲不響地打着牌。一個瘦長的傢伙，低垂着縛着綳帶的頭，在病房裏輕輕踱着。四周十分靜寂，連哪裏傳來的一聲悶塞的咳嗽都聽得到，連病人穿了拖鞋在走廊上拖擦的聲音也聽得到。雅各的萎黃的臉孔，毫無生色；黯然的眼睛裏，有一種沮喪的表情。

「我倒不如死了！」他聲音乾燥地軋軋地說道。「我躺在這兒，心裏想：死是有味的事。死了一定是完全不同的，誰也看不到，變成一個非常異樣的東西。那裏是寂靜無聲，一切都容易懂，顯明，光耀。」他的聲音漸漸低下了。「天使都很溫柔。你問的問題，她們統統回答你，解釋給你聽！——天使。」他住了口。於是一邊瞬着眼睛；一邊開始望着一縷被什麼東西反射在天花板上跳動着的暗淡的光線。

「你知道嗎……」勒納夫說。

可是雅各打斷了他。

「你看到瑪蘇加沒有？」

「沒——沒有。」

「喔——勒！你應該去看看她啦。」

「不知怎麼，我總沒有想到那事。」

「你應該想到的。」

勒納夫覺得慚愧，不作聲了。一個拄着拐杖的、口髭的尖端捻得尖尖的矮子，從走廊上走了進來，對一個臂上縛着綳帶的病人說：

「蘇爾加那赤佬到底歸天了。」

雅各望了他一眼，嘆了聲氣，於是開始不安靜地在枕頭上動着腦壳。

「尼契泰·歐葛利基不想死，唉，他偏死了。那外科醫生的助手對我說過他會死的，可是，我要死，却又死不掉。病好了又得到飯店裏去。我將喝酒來毀滅自己。」

他的雙唇徐徐地展開了一個悽慘的微笑。他異樣地望着他的朋友，又開口說道：

「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你非有鐵似的肋骨和鐵也似的心不可，否則你就得跟世上一般的人一樣地，不加思索又沒良心地生活下去。」

伊利亞因爲覺得雅各的話中有敵意和冷意，就皺起了眉頭。

「我好像夾在石頭中間的玻璃，一動就碎。」

「你愛說些怨話！」伊利亞含糊地說。

「那你呢？」雅各問。

伊利亞掉開了臉，不做聲了。後來他見雅各不想說什麼話，他就沉思似地說：

「那是誰都困難的，譬如說保羅。」

「我不喜歡他。」雅各皺起了臉孔說。

「爲什麼？」

「哦——我不喜歡他。」

「我可喜歡他。」

「那——也好啦！」

「噯，我得走了。」

雅各默然遞出手去，忽然，好像一個要飯吃的似地哀求道：

「打聽打聽瑪霞，噯，做做好事吧！」

「好好！」伊利亞說。

他聽見雅各說那些陰鬱的話的時候，覺得苦痛而厭煩；出來了，才霍地舒了口氣。雅各要他去探聽瑪霞的要

求，因了他自己對瑪霞的態度，而使他私自起了一種很像羞慚的感覺；於是他決心想到瑪蒂蔡那兒去，她一定知道瑪霞的現狀的。每星期六，瑪蒂蔡總要到商人克蘭諾夫家裏去洗地板，連和他睡覺的報酬也包括在裏面，一共得二十五個戈比克；鎮上的人大家都知道這事，伊利亞也知道。

他對菲利蒙諾夫飯館那方面走去；未來的夢想，一個一個地湧上了他的心頭。未來在對他微笑，他一心想着他的念頭，不覺走過了那飯館；等到他發覺的時候，他也不想打回。他就那麼地走到了郊外：一片爲昏暗的樹林的障壁遠遠環圍着的田野，展開在他的眼前。太陽在沉下去了，稚嫩的綠草上，橫着一片粉紅色的反照。伊利亞抬頭走去，一路望着天空；在遠遠的地平線上，一動不動地停留着幾團紅豔豔的雲朵，燃燒在日光中。他走得很高興，每跨一步路，每呼吸一口氣，都喚起他一個新的夢想。他幻想着自己成了富人，成了有勢力的人，於是打倒潘屈羅哈。

·菲利蒙諾夫。他好像已經把他打倒了；於是潘屈羅哈到他面前來，哀哭着，而他，伊利亞·勒納夫就說：

「難道找應該哀憐你嗎？你可有沒有哀憐過人家？你不是虐待了你的兒子嗎？你不是叫我的叔父犯了大罪麼？你不曾嘲弄我嗎？你那討厭的屋子裏，沒有一個人是幸福的，沒有一個人是有快樂的。你的屋子是腐爛的，是誘害人們的陷穽，是牢獄！」

潘屈羅哈駭得打着抖，好像一個要飯的那麼可憐，在他面前呻吟着。於是伊利亞更加對他發起怒來：

「我要燒掉你的房子，因爲那房子是人的禍患；你得在地上流浪，向那些被你冤屈的人們哭訴——流浪

到死，最後，跟狗子一樣，要餓得吐出心來！

暮靄籠罩着田野，遠處的森林變得墨黑，像一座山。一隻蝙蝠好像一個小小的黑點似地，不聲不響地在空中削來削去；黑暗彷彿是牠撒出來的似地。遠遠的河上，傳來了汽船的外輪在水中響着的聲音；這響聲，像是一隻很大的鳥，在遠遠的空中飛着，而是牠那有力的大翅膀的鼓動使空氣震顫着。納夫想起了所有的毀壞他生活的人，並且在想像中毫不容赦地罰了他們。因此他感到了一種更大的喜悅和輕快的心情；於是，獨自一個人站在那黑暗從四處襲來的田野中間，輕輕地唱起歌來了。

突然，空中漂起了一股腐爛的和肥料的氣味。伊利亞停止了歌唱；這氣味喚起了不快的回憶。他不知不覺地走到那堆積全城垃圾的地方來了，那山谷是他以前和葉連梅公公常常翻弄的地方。那股腐爛的氣味，伊利亞覺得比幼年時候的更濃烈更刺人了。那揀垃圾的老頭兒的身姿，突然浮上了他的記憶，於是他骨碌地望了一轉，想在黑暗中認出老頭兒從前愛憩坐的那塊地方來。但是那塊地方已經沒有了，一定是被垃圾填滿了。伊利亞覺得彷彿有什麼東西從他胸中逃跑了，又覺得好像有件東西被埋藏進黑暗裏去了，他不覺嘆了口氣。

「如果我不勒死那個商人，我現在的生活就徹頭徹尾的幸福了。」他突然這麼想；於是他心中好像有個東西這麼回答他：

「那商人算得什麼呢？他是我的不幸，可不是罪。」

昏暗中起了聲音；一條小狗從他腳底下溜走了，牠低聲吠了一聲就不見了。他怔了一怔；那好像是有一部分夜氣的黑暗，變成了活物東西，呻吟着躲起了。

「反正都是一樣的。」他對自己說。「有商人沒有商人，我的心裏總歸是沒有平靜的。我不知道曾經被侮辱了多多少少，我也不知道看了別人被侮辱了多多少少。人的心遭了一次傷害，就得永遠痛着。」

他慢慢地山谷邊走着，脚踩到垃圾裏，木片什麼的就在脚底下喀拉喀拉地作聲，紙頭漸漸沙沙地響。一塊沒有堆垃圾的地面，好像一條狹窄的海岬似地嵌進山谷；他沿着山谷，走到了盡頭，於是坐了下去，兩腿從邊上掛了下去。這裏的空氣比較清新，伊利亞俯瞰山谷，望見了在遠處的一條鋼鐵色的線也似的河流。那靜止得凍了似的河面上，船身是看不見，却有燈光幽幽地打着；有一個火光，好像一隻紅的鳥似地在空中動着；還有一個，是綠的陰慘的，沒有光芒，一動不動地點燃着。伊利亞腳邊的山谷的廣曠之中，充滿了濃密的黑暗，那很像是一條河流，裏面靜靜地流着黑空氣的波浪。一陣劇烈的悲哀把勒納夫包圍住了，他俯望着下面想道：

「一忽兒之前我正覺得幸福，輕鬆，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對我微笑，可是——一下就看見爲什麼生活硬要把人推向一個不願意去的地方？世界的一切都是可憐的，不公平的，而且是不可解的。雅各說人第一應該先懂得自己，那也許是的確的，可是，也許人第一應該先懂得別人吧！他們是怎麼生活的？依照着什麼規則？」他想起了今天雅各對他說話的態度是那麼地不親熱，覺得更悲傷了。山谷裏有什麼東西在吵吵地響，怕是邊上崩下泥土去的聲音吧！伊利亞伸長了頸子，向黑暗裏望下去。一陣夜晚的濕氣襲上了他的臉孔。他仰頭望望天空，星星正在羞答答地出現；一輪又像大紅皮球又像一隻非常大的呆鈍的眼睛似的月亮，從林間慢慢昇起不了。憂鬱的思想和記憶，正如同那蝙蝠在薄明中削來削去一截地，在伊利亞的心中閃過；他們來了，又不給一個解答地去了；他靈魂上的黑暗，變得更濃密，更苦痛了。「人們互相搶劫，互相苦擾，互相撕殺，誰也不幫助別人的生活，大家祇想自己占

到一個安樂的地位。實在，我也在爬向那麼的角落裏去。世界上哪有真實和牢不可破的東西！」

他坐在那兒，望望下面的山谷，又看看上面的天空，沉思了很久。田野間萬籟無聲。月光探進了山谷的黑暗中，照出谷邊深的裂縫和叢林。可怕的蔭影從這些叢林落到了地上。天上祇有星星和月亮。伊利亞漸漸覺得冷起來了；他站了起來，夜氣的清涼使身體起了抖索，他向着城市的燈火那方面慢慢地穿過田野去。他什麼也不願意想了，這時候，他心中祇有冷冷的空虛。

他因為回家得晚，躊躇地站在門前，覺得不好意思拉鈴。窗上沒有燈光，屋子裏面的人已經睡了。他不願意打擾泰蒂婀娜；她常常替他開門的。但是他又非進屋子去不可。勒納夫輕輕地拉了一下子的拉手。一下子門就開了，房主婦的穿着雪白睡衣的苗條身姿，站在他面前了。

「快點關門，」她對伊利亞這麼說，那聲調是他從未聽到過的。

「啊，冷！我沒有穿衣服——我丈夫不在家。」

「對不起你，」勒納夫囁囁着。

「你多晚哪！你從哪兒回來的，暖？」

伊利亞鎖上了門，掉轉身來正想回答她，却見她的胸部正攔在他的面前。她沒有後退給他一點空隙的地方，而且好像向他越逼越近了。他也不能後退，因為後面是門。突然，她盈聲笑起來了，是一個抖動的笑聲。伊利亞舉起雙手，小心翼翼地把兩個手掌按到了女的肩上。他激動得兩手發抖，要想擁抱她。於是她立刻直起了身子，用她的纖細而暖烘烘的兩臂圍住了他的頸子，顫聲說：



「你每天晚上在哪兒浪蕩有什麼事情啊？你不用遠遠的跑出去，那個不好好地在你手邊嗎？親愛的，我漂亮的傢伙！我結實的傢伙！」

伊利亞做夢似地吻她，吻她，因了她那柔軟的身體的顫動，他搖搖幌幌地幾乎倒了下去；她呢，好像一隻貓似地撲上他的胸口，不住地吻他。他把她抱在兩支健壯的臂彎裏，抱到了他的房裏，步子輕飄飄地，好像騰空似地。

第二天朝上，伊利亞心裏害怕着醒來了。「現在我怎麼見得來契利克的面呢？」他一睜開眼睛就心裏還麼想。他覺得對那警佐，除了恐懼之外，還感到一種慚愧的情緒。

「至少，如果我是對他有所憎恨，或者是不歡喜他，但是我侵犯了他，而且是多麼厲害，多麼嚴重，不為別的，祇爲了——」他這麼想着，心裏覺得害怕，並且燃燒着一股恨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的向他挑情的情緒。他覺得契利克一定會發覺他妻的不忠實，而他不能想像將發生怎麼的事。

「而且，她爲什麼要像飢渴着似地把身體交給我呢？」他在悲楚的困惑中這麼問着自己，但同時，他又感到了一種引起他自負心的喜悅之能。那厚待他的不是奧林畢達之流的偷偷叫喚來的賣淫婦，乃是一個真真的太太——一個潔白、受教育的、合法的人妻。

「那表示我有些非凡的地方，」他起了虛榮心。「還是可恥的，可恥的，可是我不是石頭做的，我不能讓她走。」

年青的熱血在伊利亞身體裏面燃燒着。他回味着那女人的愛情，那總覺得有點特別的和以前經驗過的不同。但是他是一個實際的人，他不知不覺地想到了由這親密的關係而帶給他的種種利益；但是在這些思想後面，

接着又來了旁的思想，好像驟雨的烏雲似地包圍住他。

「我又被擠進暗角裏去了。我連想也沒有想過。我尊敬她，我的頭腦裏從未對這女人起過壞念頭，可是，現在却成了這麼個樣兒！可是不久他心中所有的苦痛和矛盾，被一個「馬上自己要開始一種真正的整潔的生活」的喜悅的念頭壓倒了。但是立刻一個如刺的念頭又湧上來了：

「沒有這一樁事才好啦！」

在阿芙托諾穆夫出去辦公之前，他故意不起來，他聽見他好像什麼東西好吃似地吮着嘴唇，在對他妻說：

「喂，泰尼亞，中飯做些肉餛飩，好不好？多放些豬肉，稍稍烤一烤，曉得吧。那麼樣那些傢伙就會跟粉紅的小豬一樣地從碟子裏望着我，嗯——嗯——呢！還有，寶貝，肉裏再放些胡椒。那麼，我也買好吃的東西給你，好不好？」

「好好，懂了你去就是！倒好像我是不知道你的口味的。」他的妻嬌滴滴地說。

「親愛的，泰尼亞，給我一個吻兒！」

勒納夫聽到接吻的聲音，不覺怔了一怔，這聲音在他聽來，是既討厭又發笑的。

「好好，好好！」阿芙托諾穆夫吻着他的妻，一邊這麼說。

她笑了。她在丈夫後面關了門，跳進了伊利亞的房間，跳到他床上，快樂地叫着：

「快點吻我——我急得很！」

伊利亞陰鬱地說：

「你不是剛和你丈夫接過吻麼？」

「什——麼？你你倒在吃醋！」女的喜了上來，笑着跳開了床，於是伸手去拉窗帷，這麼說：

「吃醋，那是好的！會吃醋的人愛起來是熱情的。」

「我不是爲了吃醋才說的。」

「不准開口！」她嬉戲地命令他，一邊用手按住了他的口。

當他們接吻的時候，伊利亞笑嘻嘻地望着她，不禁說道：

「哦，你是可愛的——真是個性急鬼！當着你丈夫的面幹這種事！」

她激動地閃着藍眼睛，叫道：

「那是很平常的事，一點也不希奇的。你以爲女人們都沒有戀愛事的嗎？那祇有醜的和病的那些個才沒

有。漂亮的女人總喜歡講講愛情的。」

那天整個朝上，她講了種種女人們欺騙自己丈夫的手法，越講越發瘋。她穿一件紅外套，又罩了一

個圍身，捲高了袖口，活潑輕巧，小鳥似地在廚房裏跳來跑去，替她丈夫做肉餡；她那響亮的聲音，不絕地流進伊利

亞的耳朵裏。

「那末，你以爲一個女人祇要有一個丈夫就夠了麼？丈夫這個東西，那怕你是愛他的話，有時也要覺得很討

厭的。而男的呢，祇要一有合適的對手，就會毫不躊躇地幹着對妻不忠實的事。假使一個女人，一生祇惦記着丈夫，

丈夫，丈夫，那不無聊嗎？偶而跟旁的男子玩玩，也是有趣的呢！一個人至少應該知道人是有多少種類，並且其中有

怎樣的區別。就是凡斯（酒）末，不也有種種色色的嗎？有普通的凡斯，有巴伐利亞的凡斯，有杜松和野漿果製的

凡斯。考是喝普通的凡斯，是很蠢的。」

伊利亞一邊聽她，一邊喝茶；茶好像比平常的苦。她的話裏，在他聽來總覺得有些不愉快的、刺耳的、新奇的地方。他不知不覺地想起了奧林畢達，想起了她那輕幽的聲音，沉着的舉止和熱情的說話；這些裏面有時覺得有一種動人的強力。當然，奧林畢達是一個沒有什麼教育的人，是一個小店員的女兒，是一個單純的女人。恐怕，正因為如此，所以她雖然做了可恥的事，比較起來倒反而乾淨。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的話，祇能使伊利亞苦笑。他一點兒也不覺得高興，只因爲不知道怎麼回答好，所以才笑着。她的話甚至使他感到悲傷；但是他依然熱心地聽她講，於是終於沉思地說道：

「我想不到你們的漂亮的生活裏會有那種事！」

「你真是所謂生活的規律，到處都是一樣的。生活的規律是男人做的；個個男子都想生活得好好的。大家要過一種像人的生活——安樂、滿足、舒服；但是這些都是需要錢的。因此，男子第一須要有錢。有的從遺產得來，有的從幸運得來，有的從勞苦得來。其中有彩票的人，就希望得到幸福。女人是生來就有彩票的——就是所謂漂亮。漂亮的人就佔便宜。所以，既沒有關的親族，也沒有彩票，又不漂亮的人，就祇好一生勞苦。要勞苦一生，是多麼倒楣的事。我雖說有了兩張彩票，可是還工作着。我決計要把這兩張東西賭給你的店子。兩張彩票是不夠的。做做囚籠，吻吻長面醜的警佐是很無聊的，所以我要吻你。」

她盯住伊利亞的臉，欣然問道：

「你覺得討厭嗎？你爲什麼這麼發氣地望着我？」

伊利亞站在自己的房門口，罩着眉望住她。她走過去，兩隻手按在他肩上，莫明其妙地望着他的臉。

「我沒有發氣。」伊利亞說。

她哈哈地笑了出來，高興得叫起來：

「真的？喔，謝謝你，你真是多麼溫柔！」

「我是在想，」伊利亞慢慢地，口齒很清楚地說，「你說的話似乎是真的——可是，總覺得不大好。」

「噯，你這個刺蝟！有什麼不好呢？說出來聽聽看！」

但是他什麼也不能解釋給她聽。他自己也不知道她的話裏面那幾點是他所不喜歡的。奧林畢達說的話着實還要下流，還要粗暴，可是她却從來未像這隻秀麗的小鳥似的，使他感到那麼的不快過。他整天凝想着，因這媚人的新關係而起的奇異的感覺，但其他一點兒也不能了解它是從哪裏來的。

他回到家裏，奧利克在廚房裏碰到了他，高高興興地對他說：

「喂，伊利亞，你想，泰尼亞今天爲我們做了什麼菜！那麼的肉餡——真是吃起來都有點捨不得的！吃的時候，簡直好像吃的是活生生的夜鶯似地覺得可憐和可恥的。我給你剩了一盤呢！來，把你頸子上的店子放下了，坐下來吃吧；還要你看看我們的本領呢！」

伊利亞羞愧地望着他，溫和地笑着說：

「謝謝你，奧利克·尼古迪米契。」他噓了口氣，接着說：

「你真是個好人。」

「哪裏，你說什麼話！」契利克好像在防衛什麼似地揮着手嚷道：「一盤肉餡又算得什麼呢！哪裏哪裏，朋友，如果我是警察署長啦——吧——那你或者還可以對我說『謝謝』——吧——是的，可是我決不像是會當署長的人，所以我要辭掉警察所的職務了。我恐怕還是當個把商人的祕書來得好吧！商人的祕書是很有勢力的。那是一個重要的地位呢。弄到了那麼的地位，馬上就可積起一點兒財產。」

泰蒂婀娜柔聲唱着歌，在爐邊忙著。伊利亞瞥了她一眼，又感到了難堪和困惑。但是，漸漸地，這心情，因了新的印象和新的思想而消失了。他因為不得不忙着整頓店堂和進貨，現在很少沉思冥想的工夫了。不知不覺，他對那女的漸漸覺得慣了，如同喝酒的人慣於「伏得加」一樣，漸漸地，泰蒂婀娜成了他的情婦，不再使他起厭惡的感覺；可是她的愛情，却常使伊利亞起慚愧和恐懼的念頭。那愛情和她的會話聯結在一起，漸漸打消了他以前對她的尊敬之念。每天朝上送她丈夫走後，或在她丈夫當值的晚上，她便把伊利亞喚到她房間裏，或者自己到他房間裏來，向他講種種人間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怪卑野的，好像惟獨逼住着赤身裸體滿處跑而以肉慾為唯一樂事的男女無賴的地方才會發生的似的。

「那都是真的麼？」伊利亞暗然問道。他不敢相信她的話，可是他又覺得一點沒有法子，連駁也不能駁她。她笑了，並且爲了要使他信服地說服他，一邊吻着他。

「那末，先從那些地位比我們高的人說起吧：知事呢，和財政科長的太太住在一起；那科長呢，不久以前橫奪了一個書記的老婆，在蘇白乞沛呂洛克替她租了房子，公開地每星期到她那裏去兩次。那女的，我認識她的，真還是個小姑娘哩，結婚還不到一年呢；於是她的丈夫就被派到地方上去當了稅務監督。那個人我也認識的，他會當

什麼監督呢？——是一個教育也沒受好多人，是一個蠢子，一個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走走的人。」

她又告訴他：商人買了年青的姑娘使她們墮落；商人的妻偷漢子；又告訴他良家的姑娘懷了姙想法子打胎。

伊利亞聽了，覺得人生簡直像一條泥溝，人們就好像蠕蟲似地在那裏面蠕動着。

「噫！——他厭倦地說。『但是哪裏可有真實的和純潔的事沒有告訴我吧！』」

「真實的事！你說的什麼意思？」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吃驚地問。

「就是，真實的事呀！」勒納夫性急地叫道。

「可是，我是在對你講真實的事啊！怪傢伙。我一點也沒有假造。」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什麼地方可有真實的東西沒有，那就是說——純潔的東西。那樣的東西到底有沒有呢？」

她不懂他，祇望着他笑。有時候，她的談話轉到了別的方向。她閃爍着可怕的綠眼睛，盯住他的臉問：

「告訴我，你第一次接觸女人的時候是怎麼的？」

那記憶使伊利亞覺得羞慚；他覺得那很討厭。他掉開了她的討厭的視線，以一個深沉的聲音，譴責似地說：

「你問出那種討厭的事來，真不要臉。像這種事，就是男子同男子，也是不講的。」

然而，她依然笑嬉嬉地逼着他；有時勒納夫覺得她那不知羞恥的話，好像松脂似地粘到他心上。她一看到伊利亞的冷淡的臉色和厭倦而苦痛的眼色，就斷然使出男女間最後的手段，打消了他對她的一切嫌惡之情。

有一天，木匠在店裏裝攔板，伊利亞事情完了回到家，發見瑪蒂蔡在廚房裏，他吃了一驚。她坐在桌子前面，

一雙大手攔在桌子上，和站在爐邊的泰蒂婀娜談着話。

「這兒，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露了個笑，向瑪蒂蔡那邊點頭示意：「這位等了你好久了。」

「日安！」瑪蒂蔡很費勁地從凳上站了起來。

「啊，伊利亞叫了起來，「你到還活着？」

「爛糊糊是豬也不要吃的哩，」瑪蒂蔡嘎聲答道。

伊利亞好久沒有見到瑪蒂蔡了；此刻他用一種愉快和憐憫的心情望着她。她穿着破爛的斜紋布衣服，頭上裹一個舊得發黃的圍巾，赤腳。她扶着牆壁支住身體，費勁地在地板上拖着一雙腳，慢慢地蹣跚到伊利亞的房裏；於是撲通地擱到椅子裏；毫無生氣地嘎聲說：

「我就要死了。因為兩隻腳快要沒用了；因為等到它們完全不行了，我就不能找飯吃，於是乎就死了。」  
瑪蒂蔡的臉腫得可怕，滿面長着黑的斑點，她那大眼睛腫得陷了進去，變得狹窄了。

「你爲什麼盯着我的臉孔望？」她問伊利亞。「你以爲我被人家打了？沒有那種事，那是因爲病痛在一步步往我的身體嚼進去。」

「你怎麼生活的？」伊利亞問。

「我嗎？鼻站在禮拜堂門口討銅板過活啊，」瑪蒂蔡滿不在乎地聲音低濁地說。「我到你這兒來是有事情的呢。我因爲聽班許加說你和一個警官住在這兒，特地來的。」

「要我給你喝茶嗎？」勒納夫擺出來問她。他聽到瑪蒂蔡的聲音，看到她那活着就在開始腐爛的鬆弛的大





她帶回老頭子家裏，於是聽說老頭子又抓她，還不給她吃東西。她過的日子就是這麼的！

「喂，你跟潘費許卡幹的好事！」伊利亞冷冷地說。

「我原以為那麼幹是對她有好處的！」瑪蒂蔡聲音毫無生氣地說。她的臉，好像是石琢的，一動也不動，她那死氣沉沉的聲音，壓迫着伊利亞。

「我原以為那麼樣是比較得純潔！可是到了現在，覺得倒不如幹得更壞一點來得好。譬如像我最初所想的，把她賣給一個闊人，倒好了。因為闊人會給她房子，給她衣服，和種種一切。而且如果改天分了手，也能像普通人一樣地過活。有許多人是在這麼生活的咧——起初是跟老頭子的。」

「喂——那末你來是爲的什麼？」伊利亞問。

「你不是住在警察的家裏嗎。啊，他們老是要捉住她啊。你跟他講不要捉她。讓她跑了吧！也許她能夠逃到什麼地方去。一個人總有個把地方好逃的吔！」

「你真的爲了這事來的？」

「當然啦！所以要你求求他們，請他們輕輕放過了她吧。」

「啊，可憐哪！」伊利亞叫了起來，於是他開始考慮着能爲瑪霞盡力的事。

瑪蒂蔡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當當心心地在地板上移動着她的脚。她嘆着氣，呻吟着；那動作不像一個活人在移動，簡直像一根古老的爛木頭，在慢慢地往地下倒下。

「去了！我們不會再見的了。我不久就要死了。」他喘喘着，「謝謝你，你這漂亮的有錢人，謝謝你，謝謝你！」

瑪蒂蔡一走出廚房門，泰蒂婀娜就趕到伊利亞房裏，兩臂圍着他的頸子，笑着問道：

「這是你的第一個情人吧，是的吧？」

「哪——一個？」伊利亞慢吞吞地問，他一心一意地在回想着瑪霞。

「那個大個子女人。」

伊利亞推開了緊緊地圍在他頸子上的她的手臂，退開身子，粗暴地說：

「她差不多脚也拖不動了，可是她還在替可憐的人們焦心着。」

「是誰？你說的可憐的人？」她端詳着伊利亞的憂愁的臉色，吃驚而好奇地問他。

「別嚷，泰蒂婀娜，」伊利亞說。「等一下！不要開玩笑。」

他簡短地把瑪霞的事全盤講了給她聽，然後問她：

「到底怎麼辦好呢？」

「那是沒有辦法的，」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縮縮肩頭回答他。「依照法律，妻是隸屬於丈夫的，誰也沒有

權利把她隨便帶走的。」

於是阿芙托諾穆夫夫人就神氣十足地，好像一個通曉一切法律而確信其永久性的人似地，和伊利亞講了很久，告訴他瑪霞應該服從她丈夫所要求的一切。

「現在，她應該忍耐着，叫她等着。那男人年紀已經大了，不久就會死的；那時候，她就自由了，他所有的財產都會落到她的手裏。於是乎，你便跟這有錢的年青寡婦結婚——那是一定的！」

她笑着，繼續教訓伊利亞。

「但是，最好是你完全拋棄你的舊朋友。現在你已經和他們不同了，這是和你的面子有關的。那一批人統統是骯髒的，粗蠻的——譬如，來跟你借錢的那個人，就是那麼的瘦得那個樣子，齷齪齷齪的眼睛。」

「格蘭丘夫嗎？」

「是的。爲什麼一批窮人都要姓些古里怪氣的鳥名，格蘭丘夫啦，勒納夫啦，班杜哈夫啦，斯克伏爾脫索夫啦，這等等（註）在我們的社會裏的人，可都有漂亮的姓。阿芙托諾穆夫啦，考爾薩訶夫啦。我的父親是姓福祿利亞諾夫。不錯不錯，還有我做姑娘的時候，一個姓葛洛利安托夫的法律家，向我獻過殷勤。有一天，在滑冰的時候，他把我的吊襪帶拿了去，還恫嚇我說，如果我不親自上他家裏去拿，他就要說我的壞話。」

伊利亞聽了她的話，就回想着自己的過去，於是覺得彷彿無形中有幾根錢索，把他緊緊地和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的屋子牽連在一起，而這屋子，彷彿永遠堵塞在他和安樂生活的中間了。

英譯者註 這些名字，是從葛蘭契，勒恩，柯伏列茲，班杜等語轉來的，這些都是鳥名，意思是——白嘴鴉，禿鷲，

掠鳥，雄鷄等等。

終於，伊利亞的夢想實現了。

他滿心是甯靜的喜悅，從朝到晚，站在店櫃後面，喜歡地望着他的鋪子。各種各樣的木匣子和硬紙匣，整然排列在他四周的欄板上；櫥窗裏面他陳列着漂亮閃閃的帶扣、錢袋、肥皂、釦子，並且還掛着一些鮮豔的絲帶、花邊、帶子。一切都是整潔、漂亮，在日光中閃閃地作着種種虹色。他自己也是嚴肅而又漂亮，無論對什麼顧客都懇懇地行禮，很靈巧地把他的貨色的樣子攤在店櫃上。花邊和絲帶的沙沙之聲，在他聽來好似一種悅耳的音樂；就是僅僅來買幾個戈貝克東西的女裁縫，他也覺得她們個個都是悅人的、可愛的。生活一下子變得愉快和平了，在這生活裏顯露出一種單純而明晰的意義，「過去」好像被隱沒在霧裏了。他除了做買賣、商品和顧客之外，什麼也沒有想。他雇了一個孩子做助手，給他穿一件灰毛的上衣，儘可能地把他也管得整潔。

「茄非利克，因為我們要拿乾淨的貨色，」他常對孩子說，「所以我們身上也應該弄得乾乾淨淨。」

茄非利克是個十一二歲的健壯的孩子，略微有些麻皮，獅子鼻子，一雙灰色的小眼睛，臉色很有生氣。他剛從市內小學校畢業出來，自以為已經是一個儼然有介事的大人了。他高興在這整潔的小店裏做事，很起勁地搬弄

那些木的和紙的盒子，對待顧客也想和他的老闆一樣地慳。但是這一點他可沒有做到十分成功；他的模倣的本領發展得太利害了；各種各樣的歪臉，多少有一點成功的顧客們表情的重演，不絕地浮現上他那粗糙的小臉。遇到女孩子們，他最難和她們合調；動不動就抑制不住想攆她們，推她們，或拉她們頭髮的難忍的慾望；所以遇到了這種小顧客，他總要被引起種種不快的念頭。伊利亞望着這孩子，想起自己在魚店老闆斯脫洛蓋諾夫的店裏當學徒時的光景；於是對這孩子起了一種特別的好感，店裏沒有主顧的時候，便關切地和他講話，也和他說說笑笑。

「茄弗利克，有空看看書，那麼就不會覺得無聊了。」他這麼忠告他的助手。「看書是很有趣的，不知不覺時間就過去了。」

勒納夫對誰都溫和慳起來了；他的微笑，就好像在對人家說：

「我現在幸福了，你知道。可是，忍耐吧。因為不久幸運一定會光顧你的。」

他每天朝上七點鐘開店，晚上十點鐘關門，顧客並不多。勒納夫坐在門口的椅子上，曬在春日的陽光中，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希求，這麼靜靜地休息着。茄弗利克也坐在門口，望着一個個的行人；學他們的樣子；他有時戲弄着狗，有時向鴿子或雀子擲石子；要不然就很興奮地起着鼻息看一本書。有時，伊利亞叫他讀出聲來，但是讀書對於勒納夫已經什麼興趣也沒有了；他常常傾聽着自己心中的安靜與和平。他把自己沉浸在這平靜中，欣然傾聽着它；這平靜他覺得是很新鮮的，而且是無可名狀地可愛的。但是有時候，這可愛的平靜中被一種奇特的、不大覺察得到的、煩惱的預兆似的感覺混了進來；不過這感覺並沒有破壞他靈魂中的平靜，祇不過像一個影子似地微

微觸動了一下靈魂。

伊利亞往往在這種時候，便開口和那孩子講話。

「茄弗利克！你父親是幹什麼的？」

「父親是郵差——是送信的。」

「那麼，你家裏人很多吧？」

「是很多的。邪氣多呢。有幾個已經大了，有幾個還是小孩子。」

「小的有幾個？」

「五個。三個已經大了。大的幾個都有事情做。我在你這兒，乏西里在西伯利亞的郵政局裏做事，蘇恩加在教書。蘇恩加是了不起的！她每月要拿十二盧布到家裏來。另外還有米希卡，那傢伙是不成器的。他比我大，可還在中學校裏念書。」

「那麼，大的是四個，不是三個。」

「爲什麼，那是怎麼的？」茄弗利克叫了起來，於是又解釋似地說。「米希卡還在念書，做事的才算是大人。」

「你們窮嗎？」

「喔，當然窮的。」茄弗利克靜靜地回答了。他於是唏呼唏呼地出着鼻息，開始講他未來的計劃。

「我大了要去當兵。一發生戰爭就出去打仗。我胆子很大的——我要趕在大家的前面衝到敵軍裏，奪到他們的軍旗。我的叔父曾經那麼樣奪到過一面軍旗的，因此，戈爾加將軍給他獎章，還賞他五個盧布。」

伊利亞一邊望着茄弗利克的麻臉和老是在掀動的寬鼻子，一邊聽着他的夢想，微笑着。晚上鋪子關了門，伊利亞進帳台後面的小房間去。那裏，茄弗利克預備好了的茶坎沸騰着，麵包和香腸擺在桌子上。茄弗利克喝了杯茶，吃了一點麵包，就往店堂裏睡覺去了；而伊利亞却一逕坐在桌前，有時要這麼坐上一兩個鐘頭。

兩把椅子，一張桌子，一架床，和一個放杯盤的碗櫥，包括了他新住處的全部家具。房間窄而且低，靠街有一個四方的窗子，從窗子裏望出去，看得到行人的腳，街對面的人家的屋頂，和那上面的天空。他在窗上掛了一幅白洋紗的窗帷；窗外面，嵌着一個伊利亞非常討厭的鐵格子。床的上端，他掛了一張做「人生階段」的圖畫。伊利亞很喜歡這張畫，老早就想買它來的；雖然那祇賣十個戈貝克，可是在開店之前，他一逕沒有買。

「人生階段」被描在穹門上下面；穹門上面截畫着天國，那裏，環繞在花朵和光輪中的撒鮑斯神，在和亞當、夏娃講話。階段總數是十七個：最初是一個抱在母親懷裏的小孩子，下面用紅字標記着「第一級」；第二級是一個孩子在打鼓跳躍，下面的題句是「五歲遊戲」；七歲是「開始教育」；十歲是「入學」；二十一歲的時候，手裏拿着鎗，笑嘻嘻地站着，下面寫着「入營」；上去是二十五歲，是身穿禮服，臂下挾着帽子，手持花束的「新郎」。這時候，他已經蓄了鬍子，穿着長的外套，結着粉紅色的領帶，和他身邊的一個健壯的穿着黃色服裝的女人握着手。再上去便到了卅五歲，那人捲起了襯衫的袖子，站在鐵砧前面，在鍛冶。在最頂上的一級，那人是坐在一把紅的靠手椅裏，讀着報紙，妻和四個孩子在聽他；他和他的家族都穿得很整潔，臉上都有一種健康而滿足的神色；這時候是五十。但是以後，階級就開始往下降了，那人的鬍子灰白了，穿着黃的長衣服，手裏提着魚籃和罐頭；上面寫着「家庭的服務」。往下去，在照料孫子；再下去是八十歲，被人家帶領了。最後的一級已經到了九十五歲，坐在



一把靠手椅裏，兩隻腳已經伸進了棺材，而背後站着手執鐮刀的死神。伊利亞坐在茶桌上，望着這幅圖畫；他看到那圖畫是那麼正確而簡單地測量出人的一生，覺得很愉快。這圖畫有一種鎮靜他心情的力量，那鮮豔的色彩好像在他微笑。他確信這畫爲了要告訴人家人生是怎麼回事，它是巧妙而簡易地把實生活的一切如實地描寫出來了。他望着這人的一生的圖畫，心裏想着過去自己所希望的一切都已經得到了，那末，將來的生活也一定是照着這畫中所畫的一樣地進行的。是會往上昇的；等到昇到最頂上的時候，那時他已經積了充分的錢，就和一個善讀善寫可並不傲慢的姑娘結婚。

茶炊嗚嗚地悲鳴，還不時地發出嘯聲。透過玻璃窗和洋紗的窗帷，朦朧看得見窗外的天空，星星幾乎是不大看得見的。在星星的閃爍中，好像老是有一種不安的東西潛藏着。

「恐怕還是到四十歲結婚來得好吧，」伊利亞這麼想。「和女人一道生活，實在是樁累墜，女人常帶來不必要的喧嚷，與許多無意思的事件。我應該和三十來歲的姑娘結婚。但是如果結婚得太遲，要在孩子還沒有能穩穩地立足於世的時候就死了。」

茶炊響得更輕柔，但是也更刺耳了；那刺激神經的尖嘯的聲音，好像蚊子哼似地擾亂他的心。然而伊利亞並不想把那蓋蓋上，因爲茶炊停止了音響，房間裏太靜了。勒納夫在他的新居裏，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以前他常常和人家祇有一層薄板之隔地住在一塊兒——現在是被石壁圍着，連牆壁外面的人息也覺察不到了。

「爲什麼人一定要死？」勒納夫望着那從幸福絕頂下降到坟墓去的人，突然這麼自問。於是他想起了那老是想着死的雅各·菲利穆諾夫以及他說的「死是有趣的」的話來了。

伊利亞焦燥地推開了這些追憶，想避開它們。

「班許加和維拉現在怎麼了？」另外一個無益的疑問又湧了起來。

一輛馬車在街上過去了。窗上的玻璃爲車輪在鋪石上滾過震得格格地響了起來，從壁上吊下來的燈也震搖着。茄弗利克好像在說夢話，異樣的聲音從店堂裏傳了進來。房間角落裏的濃密的黑暗好像在波動。伊利亞兩肘支在桌上，兩隻手掌壓在額膀上，坐在那兒細看那圖畫。搗鮑斯神的身邊，畫着一匹雄壯的獅子，烏龜在地上爬，蠅在跳，善惡的知識樹上，覆滿了碩大的血紅的花朵。那兩隻腳伸在棺材裏的老頭兒，很像波魯克托夫——他也是那麼的禿，那麼的瘦，頸子也是那麼的細。慢鈍鈍的腳步在鋪道上響着；有人從他的鋪子面前慢慢地走過了。茶炊熄了，室內寂然無聲，連那空氣也彷彿凝固了，彷彿成爲牆壁似的形狀了。

波魯克托夫的回憶並沒有攪亂伊利亞的心情，旁的種種思想也沒使他苦痛；這些思想祇不過像雲蒙住月亮似的蒙住他的心，輕柔而謹慎地觸動一下他的心而已。這些思想使「人生階段」畫這幅的色彩稍稍褪了一點；那畫上好像起了一個污點。四周的寂靜好像更深沉了。伊利亞往往在想：暗殺波魯克托夫的事情之後，便鎮靜而滿不在乎地自說道：在人生中心中一定有公道的——所以，一個人遲早總要因了他的非受罰的。但是這般想過了之後，他常常要灼灼地凝望着黑暗的屋角裏；那裏是很靜很靜，黑暗彷彿要成一個固定的形狀了。於是伊利亞就脫衣服，爬上床，熄了燈。他並一下子就把燈熄滅，先扭轉着使燈芯上下的螺旋。燈裏的火焰起初好像已經完全不見了，接着又顯了出來，於是黑暗就一下子在床的四周跳躍着。從四處衝過來，一下子又跳回角落裏去。伊利亞注視着那要來蓋住他的摸不着聽不見的黑浪，這樣的看着了好一會，好像想望能以他的凝視捉住什麼似

地，睜大了眼睛凝望到黑暗的極底。

燈光終於打了最後的顫動熄滅了，黑暗立刻占領了全個房間，在黑暗與光明苦鬥之後還沒有回復靜止的時候，似乎依然在顫動。接着，朦朧的淺藍色的窗形，顯在伊利亞眼前了。有月光的晚上，鐵格子的黑影就會落到桌上和地板上。房間裏的一切都變得那麼的靜寂，要有誰嘆一口氣，便一切都會震動似的。勒納夫把身體緊緊地裹在毛毯裏，特別小心地蓋好了頸子，祇露上一個臉孔，凝望着房間裏的黑暗，直到睡去。第二天朝上，他清新而甯靜地醒了來，一想到上一晚的蠢相，暗自覺得羞慚。他一邊和茄弗利克在櫃台上喝茶，一邊好像有什麼非常新奇的東西似地望着他的鋪子。有時保羅在工作的空當裏跑來看他；他總是渾身沾滿了灰塵和油脂，穿着燙破的工衣，臉孔被煤烟弄得墨墨黑。他又在鉛店裏做工了，手裏提着的鉛壺，許多鉛管，接鑄藥的鐵器。他老是急於要回家，如果伊利亞要他再講幾句話，他便做一個偏僻的笑臉回答他。

「不行！兄弟，我好像家裏養着一隻童話裏的鳥兒，她的籠不大牢。那鳥兒整天一個子關在籠裏，誰知道她在想些什麼了？她現在的生活很無聊。這一點我是很知道的。只要有個把孩子就好啦。」

說罷格蘭丘夫就嘆了口長氣。有一天，他憂鬱地對伊利亞說：

「我把水引進了院子，可要不成洪水才好。」

又有一次，伊利亞問他還寫不寫詩，格蘭丘夫就笑着說：

「嘿，寫的。用指頭寫在天上。別提起，穿了破皮鞋，喝濃厚的菜湯，不是我們這種人。我的貨船已經擱淺了。我的頭腦裏已經一點兒火花也沒有了！我一天到晚祇想着她。譬如，我工作的時候，一動手扞白蜡，對她的幻想就好

像溶化了的鉛一樣地流進了我的腦袋。你以為這又是詩了——哈，哈當然，能把全身心傾注在一樁事情上是好的。堂堂正正的事，但是，你知道——我就是那麼——她可跟我不同。唔——是啊，那在她是覺得苦的。」

「那你呢？」伊利亞問。

「在我也是因為這個緣故，也覺得苦痛。祇要能稍微把她的生活弄得活潑一點就好了！她是過慣了快樂的生活的，那是的確的！她老是想著錢。她說：『假若我們能够從哪兒弄些錢來，那就什麼都可變換個樣子了。我是個傻瓜。』她這麼說，『我應該扒個把商人的錢的。』她因為哀憐我，竟講了這些無聊的話。我是懂的。在她是苦痛的。」

保羅突然不安起來，跑出去了。

那衣衫襤褸得差不多裸出一半肉，的鞋匠，常常挾了他那片刻不離身的手風琴，來找伊利亞。他告訴伊利亞，菲利穆諾夫飯館中發生的一切事和雅各的消息。又瘦又髒，亂髮蓬蓬的潘費許卡，常是倚立在門邊，滿臉是笑，講異聞似地說：

「潘屈羅哈那傢伙討了老婆呢；是個活像甜菜根的貨色，那跟來的兒子——是條胡羅葡，簡直像拖了只菜園進來。末他的老婆又壯又矮，紅臉皮，臉孔是分做三截的，下巴也有三個，嘴巴總算祇有一張。兩隻眼睛細得像純種豬的，小得不能仰上看的。她的兒子長得老高，黃臉皮，還帶眼鏡的哩！那傢伙驕氣十足，名字叫沙伐，講起話來是從鼻子裏出聲的。在娘的面前裝得很像人，背了娘可什麼壞事都幹。這一套傢伙還說是上流社會的呢！說到雅各他才真像一匹受驚的蜚蠊啦，老是一付想躲到什麼洞裏去的樣子。他偷着喝酒，那可憐的傢伙，並且拚命地咳嗽。」

我看他的父親已經把他肺腑都打得統統翻身了！他們大家在吞吃他一個。呖，真的他是個揉順的孩子，所以——他們淨息他是大概還不至於，不過把他囫圇吞是作興的。你叔父從葛輔也有信來。據我的意見，他是在白吃苦頭。那駝背是不能進天堂的，我想。還有瑪蒂蔡的脚已經完全不行了，她坐在一把椅子裏，下面裝了輪，叫人家車來車去。她從養育院裏喚了個瞎子來，叫他拉繩，好像一匹馬一樣地驅使着他！——那是夠使人發笑的！但是吃的還是她自己去找的。是個了不得的傢伙呢！所以，要是我以前沒有那麼一個了不得的好妻子，那我一定是跟瑪蒂蔡結婚的了！叫我確確切切說起來：世界上祇有兩個真的女人！——就是說有一顆溫柔的心的女人，那樣的女人祇有我的妻子跟瑪蒂蔡兩個人。當然，瑪蒂蔡是喝酒的，可是爲什麼好人就喝不得酒？好人往往是喝酒的。」

「那瑪蘇加呢？」伊利亞提醒他。

一提到他的女兒，那鞋匠的一切戲言和笑臉統統消失了，就好像一陣秋風吹散了樹上所有的枯葉似地。潘費許卡的脣皮顫動着，黃臉孔陰沉了下去，張惶失措地低聲說：

「她的消息我一點也不知道。真的。克蘭諾夫和我斬釘截鐵地講定了的，他說：「門口也不准過，否則我要把她弄掉的！」好啦，好啦，伊利亞·雅各夫，給我幾個錢讓我去喝點酒吧。」

「你已經不行了，潘費里。」伊利亞愛憐似地說。

「我已變得不行了，真的。」鞋匠鎮靜地表着同意。「我撓了辮子，一定有很多人要可惜我的。」他堅信地接着說。「爲什麼呢，因爲我是一個快樂的人，喜歡使人發笑的！人家祇曉得哭，喔啦，啊啦，罪啦，上帝啦。我却爲他們唱歌，對他們笑。你幹了一個戈貝克的壞事！——是死，你幹了一千個盧布的壞事！——也是死，惡魔是同樣的使你吃

苦。所以，世界上也應該有快樂的人，應該有的。」

他帶着激動的表情笑着，說着趣話，樣子像一隻脫了毛的老蠟嘴，這麼着就回去了。伊利亞目送他們到門口，微笑着，搖搖頭。他很哀憐潘費許卡，可是又覺得哀憐是無益的事，而且那念頭也使他覺得煩惱。勒納夫遠離不開過去，一切便他想起過去的事，都引起他心中的不安。他好像是一個疲乏透了的人，想沉入酣睡休息休息身體，可是一隻秋天的蒼蠅嗡嗡嗡嗡在他頭邊討厭地哼着，不給他一點安靜。他和保羅談天或聽潘費許卡講話的時候，常常感興地笑着，點頭稱是，或者附和着說些話，可是心裏却老是不耐煩地在等他們走。有時他聽了保羅的話，心裏感到憂鬱和不安；在這種當兒，他就急急地塞些錢給他，縮縮肩頭說：

「此外我又有什麼法子幫你忙呢？我勸你早點和維拉分手吧！」

「我不能和她分手，」保羅鎮靜地說。「一個人可以把不要的東西丟開。可是我要她，而且別人家也都要她。他們在拚命地把她從我這裏拉開——的確是如此，所以實在我的愛她恐怕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出於惱怒與憎恨的。在我的生活裏面，她是最最重要的東西，是我唯一的一點幸福。難道我真的非丟開她不可嗎？丟了她我還剩些什麼呢？我無論如何不把她讓給那些傢伙，不打擾我！我寧可殺死她，可不願讓給別人。」格爾丘夫漲紅了鐵青的臉皮，握緊了拳頭。

「你看到有人在她身邊打轉嗎？」伊利亞沉思地問道。

「那倒不覺得。」

「那你說的誰呢？你說他們在拉開她？」

「有一種力要想從我的手裏把她拉出去。哦，見鬼！我父親爲女人毀了，我想我大概也要遭到這一場。」

「我沒有法子救助你，伊利亞這麼說，並且感到一種滿足。他覺得保羅比潘費許卡更其來得可憐；在格蘭、丘夫咆哮憤慨的時候，伊利亞的心裏也燃起了一種對什麼人的怒火。可是那迫害着破壞着保羅的生活的敵人，他可沒有發見——那是眼睛看不見的傢伙，於是伊利亞就覺得他的惱怒正如他的哀憐別人或同情別人一樣地是藉無益的事。所有的這些感情，他覺得統統是沒有用的，多餘的。

而保羅又皺着眉頭沮喪地說：

「我知道你是沒法救助我的。你怎麼能救助我呢？誰能救我呢？我們在這世界上統統是孤獨的。命運對我們說：勞苦，忍耐，莫做聲，然後吐出你的靈魂死去！」

於是他凝視着伊利亞的臉，陰沉地，堅定地接着說下去：

「你看，你現在是爬進了一個角落，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可是我告訴你——一定有人在日不休夜不眠地在想法要從那角落趕出你。」

「瞧不見得嗎？」伊利亞冷笑着說。「我會保護自己的！要打敗我是不容易的。」

「喔，這姑且不談，可是你打算一生一世做這買賣嗎？」

「旁的叫我做什麼呢？」

「你要被驅逐出去的！要不然就是你自己拋棄它。」

「那就請你看我拋棄吧！」伊利亞笑着說。

可是格蘭丘夫還不肯歇。他好像針刺似地盯住伊利亞的臉，固執地爭論着。

「告訴你，你一定會拋棄這生活的。你不是能夠一生靜坐在一箇角落裏的性格。所以你一定或者沉在酒裏，或者墮落——兩者之間一定會發生一樁的。」

「那又爲什麼呢？」伊利亞驚異得叫了起來。

「那是這麼的。這種和平的生活跟你不適宜的。你是個多情的好人。可是世上却有那麼樣的傢伙；他們一生健康，從不生病，可是突然倒了下去。」

「怎麼『倒了下去』？」

「他們倒下去死了啦！」

伊利亞笑了，舒展了一下，他挺直了強壯的筋肉，又噓了口長氣。

「胡扯！」他哼道。

但是到了晚上坐着喝茶的時候，他却不知不覺地想起了格蘭丘夫的話，因此想到他和阿芙托諾穆夫夫人在買賣上的關係上來了。他起初聽見她說要開店，因爲太高興了，竟答應了她所有的條件；現在他突然明白起來了，雖然他在這買賣裏放了四百盧布光景的從波魯克托夫那裏偷來的錢進去，可是他什麼都得報告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他哪裏還像個股東，簡直是跟夥計一樣的。一發覺了這，他是又吃驚又惱怒。

「啊！你是爲了想容易點伸手到我袋子裏，才來吻我的！」他在心裏對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這麼咆哮。於是，他當場決定要把所有的剩下來錢統統放在買賣裏面，從她的手裏盤過店來，然後斷絕兩個人的愛情關係。



這決心是容易做到的。以前，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對他彷彿是一件多餘的東西，現在，甚至成了重負了。他過不慣和她兩個人的愛情生活，於是有一次他直捷痛快地对她說：

「你真不怕羞，泰尼亞。」

可是她祇對他笑笑，沒有作答。

她還是和以前一樣地把她們社會裏的人們的生活講給他聽；於是有一天，伊利亞很煩亂地对她說：

「假若你講的都是真話，泰尼亞，那末，你們的上流生活是一個屁也不值的！」

「爲什麼？那不快樂嗎？」阿莘托諾穆夫夫人聳聳肩頭說。

「哦，真是快樂。我該說：白天光是爭着麵包屑子，晚上——光是些齷齪里齷齪的事情。難道說這是不錯的？」

「你真是單純！」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叫道。「好，聽我講吧！」

於是她又讚美起中流社會生活是多麼清楚，多麼有禮儀來了；而在這讚美之中，伊利亞又看出了那社會中所有的殘忍和卑污。

「那是好的嗎？」伊利亞問。

「怪傢伙！我又沒有說好，不過我說假若不是這麼，生活就會很無聊。」

有時，她對他說教：

「現在你可別穿這些印花布的襯衫了。上等人應該穿亞麻布襯衫的，還有我的用語，也請好好聽着記好吧。別說『一吊』說『一百』還有『勿』啦，『嚙』啦，這些也別說吧——這些都是鄉下話，你現在已經不是鄉下

人了——雖然你還沒有完全修練成上等入。」

她再二地指摘着鄉下人出身的他和有教養的她之間的不同，這可使伊利亞冒了火。他和奧林畢達在一起的時候，有時常覺得她對他是可親的，是他的一個好朋友，而且有時常覺得他是體貼入微地愛着她的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可從未使他起過一種認她爲好朋友的感覺，他覺得她比奧林畢達有趣，常常以一種好奇心去觀察她，可是他對她的尊敬已經完全消失了。他住在阿美·諾穆夫家裏的時候，時或聽見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在就寢前這麼禱告：

「我們天上的父，」她的響亮而急促的哼唧聲從間壁響了起來，「賜我們日用的糧食，饒恕我們的罪過。……喂，契利克起來，去鎖上廚房門吧；哨地板上有一個將棋盤呢！」

「你爲什麼要跪在光地板上？」契利克的聲音懶懶地問她。

「莫做聲，別打擾我。」於是伊利亞又聽到了那急促的一心不亂似的聲音。

「上帝，請賜安息給你卑賤的僕人們的靈魂！佛拉斯，尼古拉斯，瑪爾達里博正，于陶克西亞，瑪利亞，主，賜泰蒂婀娜，契利克，緩，芬康吧！」

伊利亞不喜歡聽她那慌慌張張的禱告；他明白泰蒂婀娜並不是從心裏禱告出來的，祇不過因爲習慣，才這麼做着。

「你相信上帝的嗎，泰蒂婀娜？」有一天他問她。

「暖，你問得多怪！」她驚異得叫起來。「當然是相信的。你爲什麼問我？」

「不爲什麼，就這麼問問！你禱告的時候，想那氣快地和上帝打好交道。」伊利亞微笑着說。

「第一，你不應該說『邪氣快』，說『很快』吧？第二，我做了一天的事，已經累透了，所以上帝一定會饒恕我的粗忽的。」

於是她夢幻似地現起眼睛來，又確切地說：

「真的，上帝會饒恕一切的，上帝是慈悲的。」

然而奧林畢達禱告起來，是好久好久默禱着的。她跪在聖像前面，垂下了頭，好像要變成石像似地，是一動不動。她的臉上瀰漫着悲哀和嚴肅的表情，你即使問她話，她也不回答你的。

如今伊利亞覺察了，在店務上自己蒙了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的欺騙，他對她實在感到了一種厭惡。「若是她對我是一個不認識的生人，那倒還可以這麼幹，」他這麼想，「因爲反正人都是要欺騙他人誇。可是她對於我是妻那麼的人，她吻我，愛我，可惡的貓，祇有賣淫的才幹這種勾當，可是賣淫的也並不全都這麼的。」

他對她懷疑而且冷淡起來了；他用種種藉口拒絕和她相會。

恰巧那時，另外一個女人進到他生活裏來了。那是茄弗利克的姊姊，有時到店裏來看她的弟弟。她是個高高的纖細的，身段好看的姑娘，臉孔可並不怎麼美，茄弗利克說她是十九歲，可是在伊利亞看來彷彿她的年紀還不止這一點。她的臉是狹長的，又瘦又黃，額上有很多很小皺紋。她的烏鼻子似的鼻孔，張開着好像在發怒，小嘴上的薄薄的嘴唇，老是緊閉着。她好像不大喜歡開口似地，可是一開口講話，卻從齒縫裏清清楚楚地發出爽朗的字句來。她走起路來，好像自負着她的相貌似地昂着頭走得很快；不過這也許是她的又粗又長的頭髮把她的頭拉

到後面去的緣故。這姑娘的烏黑的大眼睛裏，有一種嚴肅沉着表情，她的全體風度，給人家一種正直而懶惰的印象。勒納夫在這個似乎很高傲的姑娘面前，感覺幾分羞慚，引起他尊敬之念。每次她到店裏來的時候，他總很懇懇地送一把椅子過去說：

「請坐。」

「謝謝。」她簡短地作答，對他點一個頭，就坐了下去。勒納夫偷偷地望着她的臉，那臉是和他以前看到的所有的女人的臉顯然不同的，他看她的很合身的衣服，補過的皮鞋，和陳黃的草帽。她坐着和她弟弟講話；右手的長手指常常不出聲地在膝頭上很急地一叩一叩，左手揮着書本上的皮帶。伊利亞覺得那麼高傲的姑娘而穿着那麼破舊的衣服，很是奇怪。她往往在店門口坐上一二分鐘，就對她弟弟這麼說：

「那麼，再會，別胡鬧。」

於是默然向伊利亞點個頭，踏着一種好像勇敢的兵士去進攻似的步子走出去了。

「你的姊姊好嚴厲！」有一天勒納夫對茄弗利克說。

茄弗利克皺起鼻子，睜大了眼睛又緊起了嘴唇，臉上做出一付怪激烈的表情，那表情非常像他姊姊臉上的那種表情。於是他微笑着對伊利亞解釋。

「人家看起來是這麼的，可是那是故意裝出來的。」

「那爲什麼要裝呢？」

「那，她喜歡這麼裝，像我，還不是也可以隨心隨意做種種險的。」

這姑娘引起了伊利亞非常的興趣，他和以前想泰蒂婀娜·佛萊西美那一個樣地想着她。「討一個這麼的女人才好。那是一定的，她一定是鍾情的。」

有一天，她帶了一本厚的書來，對她弟弟說：

「喏，讀這個，是很有趣的。」

「那是本什麼，我可以看看嗎？」伊利亞客氣地問。

她從她弟弟手裏取過書來，遞給伊利亞說：

「唐·吉訶德，是一個勇敢的騎士的歷史。」

「啊！我也讀過很多的講騎士的書。」伊利亞望住她的臉，斯文地笑了笑說。那知她却皺着眉，冷聲冷氣而愈

匆匆地發表起意見來了。

「你讀的是童話一類的東西吧，這可是一本有趣的書。這書裏描寫的那個人，他捨身去救一切爲人間的公正所迫害的悲慘的人們；他老是爲了人家的幸福準備着犧牲自己；你懂不懂？這本書雖然是用滑稽的文體寫的，但那是因爲在當時是不得不如此寫的緣故；所以讀的時候應該嚴肅，用心。」

「不錯，是應該這麼讀的。」伊利亞回答她。

這是她第一次和他講話，因此他感到了一種非常的愉快，微笑了起來。可是，她却瞥了他一眼，冷冷接着說：

「我想你是不會喜歡這本書的。」

說了這話就出去了。伊利亞覺得她把「你」字說得特別分明。這攪亂了他的心情，於是他憤憤地對那一心

看着書上插畫的茄弗利克說：

「喂，現在不是看書的時候！」

「現在又沒有客人。」茄弗利克沒有合攏書，這麼回答他。伊利亞望着他，沉默了。在他的頭腦裏，還纏着那姑娘談論這書的話；可是一想到那姑娘本身，他就不爽快起來了：

「多高傲的東西！」

時光逐漸流去。伊利亞站在店櫃後面捻捻鬚髯，賣賣東西；可是他總覺日子過得很慢。有時他還關一下店門出去散散步，可是他知道那是要影響他的生意的，就沒有出去。晚上出去也不方便。把茄弗利克一個人留在家裏，他是會害怕的，而且把鋪子交給了他自己，是很危險的。說不定一個不測會弄開火來，或是讓什麼壞人進來。生意並不壞，因此伊利亞就想到也許一個助手是少不來的了。他和阿芙托諾穆夫夫人的關係，自然而然地淡薄起來了；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也並沒有什麼反對的意思。她活潑潑地笑着，細心地查看一天的眼目；當她坐在伊利亞的房間裏查賬目的時候，他覺得這臉孔好像小鳥似的女人實在討厭。但是，有時候，她活潑潑地跑到他跟前，和他說笑，眼光閃閃地凝望着他，稱他股東。於是他又被迷住了，於是那個被他叫做可怕的蜘蛛網的東西，又回復了新的力量。有時契利克也到店裏來，他隨隨便便地坐在櫃台邊的椅子裏，如果湊巧有年青的女裁縫之類的人來買東西，他就和她們七七八八地胡扯，和她們戲嘴。他已經脫掉了警察的制服，穿上生絲的衣服，自誇着在昇商店裏得着好差使。

「我的薪俸是六百盧布；旁的還有種種愜意的事情；那也有這麼一點數目；這不算壞，對不？我賺的錢是很

小心正當的——呵，阿！我們搬了家，你知道嗎？這次的房子好極了。我們僱了一個燒飯的——她的菜做得很好。到了秋天，我們要請客人來打牌，那是非常有趣的。這麼，時間既過得快，樂而錢又贏了；因為打牌的人有兩個，就是我的妻和我，兩個人中間總有一個贏的。於是乎，贏來的錢就作請客用——呵，呵，老朋友！這才叫經濟的愉快生活吧。」他坐在椅子裏，越坐越隨便起來了，嘴裏抽着煙，一邊噴着煙，一邊放低了聲音接着說：

「我最近到鄉下去過，你知道嗎？我可以告訴你鄉下姑娘是這樣的——赫！你知道，自然之子；是那樣的結實，你簡直捏不動，她們這些賤婦人，然而那班東西，却是非常便宜，真是思想不到的！祇要有一瓶酒和一磅薑餅，就弄得到手。」

勒納夫默默地聽着他。他不知怎麼總覺得有點可憐契利克，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要可憐這個強壯而單純的傢伙。同時，他一看到阿美托諾穆夫，差不多老是忍不住要笑出來的。他不相信契利克講的他在鄉下幹的偉業；伊利亞覺得他不過是在吹牛，在背誦着從別人聽來的話而已。他在心情不好的時候，聽了這種話，常要這麼想：

「搶麵包屑子的東西。」

「唔，不錯，老兄，像書上說的大自然的懷抱中，在草屋的蔭處，講起戀愛來真是妙到極點的。」

「假若泰蒂姆聽到了這話怎麼呢？」勒納夫問。

「她是不想知道這種事的，老兄。」契利克狡猾地霎着眼睛回答道。「她懂得她是不應該知道這些事的——呵，呵，男子是天生來跟雄雞一樣的那末，你呢，老兄，你有沒有中意的女人？」



「也許是有的。」伊利亞裝着笑臉說。

「是那個小小的女裁縫吧？是的，是那個黑而俏美女人。」

「那裏，不是女裁縫。」

「那末是燒飯的。燒飯的也好，胖胖的，開胃的，又暖和。」

伊利亞好像着了什麼鬼迷似地笑着，這笑使契利克確信了廚娘的存在。

「常常換換，常常換換啊。」他用一副經驗者的語調勸告伊利亞。

「但是你爲什麼以爲那是燒飯的或是女裁縫？我不配有稍爲上等一點的對手麼？」

伊利亞從笑聲中問他。

「因爲她們最適應你的生活程度。你不能和上流社會的什麼太太或年青的小姐講戀愛的，現在你能嗎？」

「爲什麼不能？」

「喔，這不是很好懂的事嗎。我並不是要侮辱你，可是明白地說來，老朋友，你應該知道你是下層社會的人，就

是說，是一個鄉下人。」

「可是——可是她——是個太太呢。」伊利亞笑得噁不過氣來似地說。

「笑話！契利克叫着也哄笑了起來。」

可是，阿芙托諾穆夫走了之後，伊利亞一想他的話，就覺得自己是蒙了非常的傷害。那很顯明，雖然契利克是一個好好人，是一個令人發笑的傢伙，然而他却自以爲優越者，是伊利亞的同等者，而是比伊利亞更高級更優

越的人同時，他和他的妻子還靠了伊利亞獲很多的利。潘屈羅哈曉得了他在開店，就嘲笑他，還叫他壞蛋；雅各對潘費許卡說，以前伊利亞這個人要好得多，忠厚得多，不像現在這麼神氣的。茄弗利克的姊姊也看不起他。雖然她是一個郵差的女兒，身上穿着幾乎可說是襤褸的衣服，可是她對她擺出一付好像是在怨憤着有他這麼一個人同住在这个世界上似的樣子。自從開了店以來，伊利亞的自我意識比以前更銳敏了。他對這個平凡的而對他很冷淡的姑娘所感的興趣，逐漸濃厚了起來，他要知道這個站在她面前使他起畏縮的，服裝很蹩腳的窮女孩子，她的傲慢是從哪裏來的。她從未對他先開過口，這簡直刺透了他的心。她的弟弟是這店裏的學徒，單就這一點原因，她也應該對他這個店主比較客氣一點。有一天他對她說：

「我在讀你的那本唐·吉訶德呢。」

「噢，你覺得有趣嗎？」她望也不望他一眼地問他。

「真是，非常有趣的呢——他真是個怪物！」

於是他把臉孔朝向他。伊利亞覺得她那對高傲的充滿了憎惡的黑眼，彷彿是膠粘在他臉孔上似地。

「我知道你是要這麼說幾句話，」她慢慢地，口齒清晰地說。

伊利亞感到這話裏面有侮辱，不責和不友誼的意思。

「我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他縮縮肩膀說。

她沉默着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

於是會有二個長期間沒有侵襲過他的心境又點領了他，他充滿了對人們的憤怒之情，很久地沉思着世間。

的不公正，自己的罪惡，和未來等待着他的事情。而最後的一個問題，是特別固執地苦惱着他。近來，他常常對於自己的店，自己的生活方式，覺得有趣。和以前的生活一比，現在的生活是整潔和平，而自由自在的。可是這樣的生活能夠長久繼續下去嗎？一天到晚黏住在店裏，晚上孤零零一個人想想種種事情，坐着喝喝茶，然後就睡覺；第二天朝上醒來，又到店堂裏。他想，大概商人都是過着像他這樣的生活的。然而他們大概都是結了婚，有了孩子的，他們也喝酒，也打牌，所以像他那麼的人，恐怕在他們中間是一個也沒有的。無論從他外部的生活說，或從他內面的生活說來，他有種種理由把自己看成優越的人，有點與眾不同的人。買賣人不能使他滿足，有的像契利克，他們誇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除了生意經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話講，有的也是公然欺騙人。有一天，他想着這事時，又記起了雅各的話：

「你還是不遭到運氣的好——你是慾望大的人。」這些話他覺得是含着深重的侮辱的。——我豈是慾望大的，我祇不過希望過一種整潔和平的生活，我祇不過希望爲人家看重，而不至於每走一步路就被人家說：

「我比你強，伊利亞·勒納夫，我要比你好。」

「一會兒他又沉思起自己的前途來了。——我會不會因爲殺了人而遭罰？有時他細想，如果因了他犯的罪而有懲罰掉到頭上來，那是不公道的。——我並沒有想勒死克托夫，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發生的。」他這麼對自己說上了無數遍。——市內不是住着不少殺人的無賴和盜賊嗎？每人都知道他們是自願當殺人的無賴和盜賊的，然而他們依然活着，享受着人生所有的快樂，而什麼懲罰也沒有臨到他們。

可是，公正地說起來——凡是加在別人身上的侵害，都應該由那侵犯者償還的。聖經上也這麼說的：『倒不

如將這報之於他自身，而使他知道。」

這些思想重又揭開了他心上舊的傷口，對那些毀壞他生活的人們所懷的憤恨，激成了復讐的願望，在身心中燃了起來。有時，這願望驅使他想去做什麼自暴自棄的事——去放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家的火如何；一燒起來，人們從四處八方跑來，於是我就喊：

「放火的是我！勒死波魯克托夫的也是我！」

——人們一定會捉住我，審判我，於是把我充到西伯利亞，跟以前他們充我的父親一樣。這使他憎惡，他把復讐的渴望推到了別的方面——去把和泰蒂婀娜的關係全盤告訴契利克吧；或到克蘭諾夫老頭子那兒去，揪他一個死去活來爲了他叫瑪霞吃苦。

有時，他躺在床上，全身心沉浸在黑暗與靜寂裏面；於是，一下子，好像一切東西都動搖起來了，倒了下來，砰砰，噹噹，旋轉成一陣可怕的旋風。這旋風把他捲了起來，好像是一片落葉似的；它使他骨碌碌地打轉，並且毀了他，於是勒納夫就感到了一種什麼異兆似地，身體顫慄了起來。

一天傍晚，伊利亞正要關店門的時候，保羅跑來了，他什麼寒暄也沒有作，就冷靜地說：

「維拉跑了。」

他坐到椅子裏，支肘在店櫃上，一邊凝望着街上，一邊輕輕吹着口嘯。他的臉彷彿要變成石頭的了，祇有那種淡的貓毛似的口髭，在微微顫動。

「一個人呢，還是有人同道的？」伊利亞問。

「不曉得，已經跑掉三天了。」

伊利亞默默望着他。保羅的沉着表情和緩慢的語調，使伊利亞難以斷定他對於他女人的逃跑作何打算。可是他覺得在這沉靜的底裏，有一種不能更改的決心潛藏着。

「你打算怎麼辦呢？」他因為見保羅不想說話，也就小聲地問他。格蘭丘夫住了口，噤着也不對伊利亞看的，簡短地說：

「我要殺死她！」

「嘿，老脾氣又來了！」伊利亞焦急地揮着手喝道。

「我的心已經被她弄得一團糟了！」保羅低聲說。「刀子已經備好在這兒。」

他從襯衫裏取出一柄小小的切麵包的刀來，在面前擡着。

「我要一刀戳穿她的喉嚨。」

伊利亞馬上捉住他的手，奪下了他的刀子，把它擲到了櫃台後面，憤憤地說：

「你簡直是匹和蒼蠅作對的牝牛！」

保羅從椅子上跳起來，轉向了他。他的眼睛閃着怒火，臉孔歪扭着，全身打着顫：一會兒又落到椅子上，亂噉地

說：

「你是個蠢子！」

「嘿，你聰明！」

「力氣不在刀上，是在手裏。」

「嗯，還有呢？」

「如果我的手沒有了，就用牙齒咬斷她的喉管。」

「啊，多可怕！」

「不要開口，伊利亞。」保羅又沉靜了下來，低聲說。「信不信是隨你，可不要攪擾我。我已經被命運攪得夠了。」

「但是再想一想吧，你這個怪傢伙。」伊利亞柔聲勸說他。

「我已經想了兩年多了，我什麼都想透了；總之我是要走了。和你講有什麼用？你是滿足了的人，因此跟我不是一路。」

「無論如何，瘋瘋癲癲的事還是不要幹罷！」伊利亞叱責似地叫道。

「但是我的肉體和靈魂都空了啦！」

「我覺得人家嘮嘮叨叨說的一些話真沒有道理。」伊利亞聳肩頭，以一種嘲笑的口吻說。「叫男子說起來，女人簡直是一匹牲畜——像一匹馬。男的說『你願意曳我走嗎？那麼用勁，這麼我就不打你。啊，你不願意？』這麼就打她，踢她，可是你們這批鬼叫女人也是一個人，她也有自己的人格的啊！」

保羅瞥了他一眼，咬聲笑了起來。

「那我是什麼？我不也是人嗎？」

「可是你應該走正當的路子。不是嗎？」

「啊，你的這種正義，對不住吧！」格蘭丘夫狂暴地叫起來。「你是可以走正路子的；那對於一個滿足的人是容易做到的。你知道嗎？那麼再見！」

他飛快地從後裏走了出去，一走出門，就脫下了帽子。伊利亞從店櫃裏跳出身來，追趕上去，但是格蘭丘夫已經走過了街上，一路興奮地在揮他手裏的帽子。

「保羅，」勒納夫喚他，「等一等！」

保羅沒有站住，連頭也沒回過來看一看。他彎進了橫街，不見了。伊利亞慢慢地回到了店櫃裏面，覺得他朋友的話，使他的臉好像探頭到火爐裏去過了似地發着燒。

「好兇的人！」茄弗利克開口說。

伊利亞笑笑。

「他要去殺死誰？」茄弗利克走到櫃台邊這麼問。他反搓着手，仰起了頭，漲紅了凹凸不平的臉。

「他的妻子啊，」伊利亞望着他說。

茄弗利克不作聲了；過了一會，他沉思地費勁地低聲說：

「我們家裏的一個隣舍，男的也被女的用砒霜藥死了呢；剛巧是聖誕節邊——男的是一個裁縫，因為他常

常喝酒。」

「嗯，這種事是常有的，」勒納夫慢吞吞地說，他一心在想保羅。

「剛才這個人——他真的要去殺他的妻嗎？」

「討厭，茄弗利克！」

孩子轉了個身，往門口走去，嘴裏咕囔着：

「但是人家還是在結婚，見鬼！」

暮色漸漸瀰漫了街道，伊利亞的店門對面人家的窗上都亮着燈光了。

「可以關門了，」茄弗利克低聲說。

伊利亞在凝望那些個燃着燈火的窗子。窗子的下半截，被種種的花木，上半截被遮陽的白幔遮住了。從花枝的空隙裏，望得見牆上的金色的畫框。窗子一開，就有「吉塔」的聲音，唱歌的聲音，和哄笑的聲音溢到街上來。這  
份人家差不多每天晚上要唱歌彈琴，大聲笑鬧的。勒納夫知道這屋子裏住着一個地方法院的法官，叫葛洛摩夫，  
他是一個強壯的，赭色的臉皮，蓄着許多黑鬚鬚的男子。他的女人樣子也很康健，而且很美，有一對溫柔的藍眼睛。  
她在欄上走的時候，顯出一副童話裏的皇后似的神氣；說話的時候，是帶着笑容的。葛洛摩夫還有一個妹妹，是一  
個黑頭髮，糙皮膚，高身材的年青姑娘；許多年青的法官都來向她獻殷勤；他們差不多每天晚上聚集在葛洛摩夫  
家裏笑笑，唱唱。葛洛摩夫家裏的廚娘，有時來買線，便說主人的怨言，說他們給傭人吃得很壞啦，並且剋扣她們的  
工錢。伊利亞想道：

「例如那裏就有安樂的人們。」



「真的好關門了呢，茄弗利克再三地說。

「恩，那末，關上吧！」

孩子關了門，店裏就變得很黑了。他噤噤喳喳地拉鐵的門門。

「簡直像個牢獄。」勒納夫這麼想。

格蘭丘夫說他是滿足的侮辱話，好像用木片割傷了他的心。他一邊坐在桌前喝茶，一邊憤憤地想着保羅，他不相信他會殺死維拉。

「啊，算了吧，任它怎麼，都跟我有什麼關係。担心全是多餘的事。這些東西，既不知自己好好地生活，也不曉得讓人家生活。」他憤憤地這麼想。

茄弗利克呼啦啦大聲地在喝茶，兩隻腳在桌子底下蕩着。

「不曉得那個人去殺了沒有？」他突然問他的老闆。

勒納夫陰鬱地望了望他說：

「快點喝了茶去睡。」

茶炊噹噹哦哦地響，好像馬上就要從桌上跳出去似地。隔壁人家閉着的窗子裏，傳出呖喝的聲音：

「尼封尼——封！」

突然，一個黑的人影站住在窗前，頓聲問着：

「這裏是伊利亞·雅各維利基的家嗎？」

「是的，」茄弗利克嘆道，一邊從椅子上跳了起來，飛快地連伊利亞話都來不及對他說，就奔到了門口。  
「那一定是她！」他握着門的把手，大聲嘟囔着。

「是誰？」勒納夫也壓低了聲音問他。

「是他要去殺死的那個女人吧。」

他推開了門，一個穿印花布衣服的，頭上裹一方手帕的纖瘦的女人的身姿出現在門裏。她一隻手鑿在門上，一隻手拉住裹在頭上的手帕的兩角。她好像馬上走開似地，側着身子站在那兒。

「請進，」勒納夫好像認識這個女人似地，硬生生地說。

女的聽了這聲音吃了一驚，抬起了頭，蒼白的小臉上浮起了一點微笑。

「啊，是瑪霞，」伊利亞從椅子裏跳起身來。

她溫柔地笑着，關緊了門，然後向他走去。

「你忘記了，你甚至不認識我了，」瑪霞站住在房間中央這麼說。

「真的，不過你叫我怎麼能認得你呢？你怎麼會成了這個樣子！」

他顯出一副過分慇懃的樣子，握住她的手，拉她到桌邊來；於是俯身在她面前，細細望着她。不知道說她變得像個什麼樣子才好。她瘦得像枝枯木，走路的時候，兩條腿搖搖晃晃，彷彿因為上體的重量要斷下來似地。

「你從哪兒來的累吧？你到底怎麼了？」他小心謹慎地讓她坐在一把椅子裏，注視着她的臉這麼說。

「那是因為他——」她仰起頭來，視線碰到了伊利亞的眼睛，微微笑了笑。這動作使他的心充滿了痛苦的

感情。

剛好她坐在燈光中，所以伊利亞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身姿。她癱軟地坐在椅子裏，兩隻瘦的手臂直垂在下面，頭側在一邊，凹陷的胸膛急促地呼吸着。她好像是無實體的，不然，她便像祇有皮跟骨頭。從她的印花布的衣服裏，顯出了骨棱棱的肩頭，肘節和膝頭的輪廓；枯瘦的臉孔是有了令人害怕的發青的皮膚，緊貼在她的頸膀上，頰骨上和顎上，因此，她的口是半開着的。薄薄的脣皮蓋不住她的牙齒。在那不小的長臉上，凝固着一種舌痛、恐怖和倦怠的表情。她的眼睛黯然失色，「像死人似地。」

「你有沒有生病？」伊利亞問。

「沒——有，」她慢吞吞地回答。「我沒有什麼病，祇不過被他弄成這個樣子吧了。」

「你的丈夫？」

「是的。」

她的慢幽幽的話，聽來似乎是一種呻吟聲；露出的牙齒，浮現着一種死人臉上常有的硬梆梆的笑形。因此，她的臉很像是死人的或者是魚的。

茄弗利克站在瑪露旁邊，緊閉着脣皮，懼恐地望着她。

「去睡覺，」勒納夫對他說。

孩子往店堂裏去了，在那裏咕咕啼啼動了一陣子，又探頭到門口來了。瑪露端坐在那裏，祇有一對眼睛費勁地在眼窩裏動着，這樣那樣地看着過手。勒納夫替她倒一點茶，望着她，他不知道話從那兒說起才好。

「他真是——那麼虐待我。」她開口說。他的嘴唇打着顫；她閉了一閉眼睛。眼睛一睜開，兩顆粗大的眼淚便從睫毛底下滴了下來。

「別哭，」伊利亞沒有對她看，這麼說。「還是喝茶吧，然後把你的一切告訴我，那麼樣你也許會好過一點的。」

「我怕他追來，」瑪霞搖著頭說。

「來了就趕他出去，」伊利亞說。

「他是強強的，」瑪霞警告他。

「你是不是他那兒跑出來的？」

「是——是的，已經是第四次了。我真是忍受不住哪！上一次，我想去投井，可是給他捉到了，而且仍舊打我，虐待我。」

她一回憶起來害怕得睜大了眼睛，下顎格格答答地發着抖；於是垂下了頭，囁囁地說完她的話：

「他差不多打得斷似地打我的腳骨。」

「什麼！」伊利亞叫起來。「那你爲什麼不想法子呢？你不是也有舌頭的嗎？你對警察說——『他虐待我，」

這麼說，那麼樣他就會被審問——關到監獄裏去。」

「是——啊，可是他是法官呢，」瑪霞絕望地說。

「克蘭諾夫他怎麼會是法官呢？怎麼的？」

「我知道他是的！最近他有兩個禮拜每天到裁判所去——審判。肚子餓了回家來，就發脾氣。他用鐵鉗挾住我的胸膛，好像我是一塊破布似地扭着，轉着——你看！」

她用顫動的手指解開了衣服，給伊利亞看那好像是被咬過的滿面是黑色斑點的瘦小的胸膛。

「把衣服扣起來，伊利亞暗然說。他不忍看這可憐的鱗傷的身體，他真想不到坐在他面前的人，就是他幼時遊玩的伴侶，是那魅人的可愛的小瑪霞。她露出了肩膀，聲音平淡地說：

「你看，他把我的肩膀打成這個樣子！過身——擰得我黑一塊青一塊。」

「但是到底爲了什麼呢？」勒納夫問。

「那傢伙不是人，他常說『你不愛我』，說了就擰我。」

「你到他那兒去的時候，怕已經不是處女了吧？」

「爲什麼，那是怎麼的？我不是跟你和雅沙在一塊兒的嗎，誰也沒有碰過我。就是現在，我也覺得受不住呢。」

「把我身體弄得很壞，真討厭，好像生了病似的。」

「好好，安靜點吧，瑪霞。」伊利亞柔聲請求她。

瑪霞不做聲了，她坦着胸膛端坐在椅子上，好像又要變成石頭了。

伊利亞從茶飲的後面，對她的滿目傷痕的瘦身體望了一眼，又說：

「把衣服扣起來。」

「在你面前我是沒有什麼害羞的，」瑪霞提起顫動的手指來扣她的上衣的釦子，一邊濁聲這麼說。

一切都靜寂了。於是，店堂裏傳來了響的抽泣聲。伊利亞站起身來，走到門口，陰鬱地說：「別哭，茄弗利克，睡吧。」於是關好了門。

「是剛才的那個孩子嗎？」瑪霞問。

「是的。」

「他在哭？」

「是的。」

「他怕嗎？」

「不——是，他大概是在難過吧。」

「爲誰難過？」

「爲你。」

「爲我？」瑪霞漠然地說；她的沒有生氣的臉依然沒有動一動。她拿起茶來喝，一雙手打着抖，茶碗和牙齒碰得咣咣地響。伊利亞從茶飲後面注視着她，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爲她悲傷；可是他總覺得和她在一塊是苦痛的，並且一想到她的男人，就憤恨起來。

「你打算怎麼？」沉默了好一會之後，他這麼問。

「不知道。」她嘆了口氣說。「我怎麼辦好呢？我想休息，可是過一會，他們又要來把我捉去了。」

「你應該起訴，勒納夫堅決地說。「他爲什麼要虐待你到這個樣子？誰有虐待人的權利？」

「他待以前的妻也是這麼的。」瑪霞說。「他把她的頭髮縛在床架上，也是這麼擰她的。有一次我睡熟在那兒，突然覺得身上痛，驚醒來一看，不覺叫了起來。他擰了一根火柴抵在我身上。」

勒納夫從椅子上跳起身來，粗暴地大聲吼起來。他說她明天就應該到警察所裏去，把所有的傷痕統統給他們看，要求他們審問她的丈夫。

她聽了他的話，開始不安似地在椅子裏掙動着身子，害怕地望着四周，一邊說：

「不要那麼喊——不要那麼喊，做做好事，要給他們聽見了。」

他的話祇使她害怕。他馬上明白了這一點，而且他漸漸明白了這個不久以前還是那麼生氣勃勃而歡樂的姑娘，現在已被折磨得跟死人差不多，已被打得那麼朦朧，連人樣子也沒有了。

「好，不要緊的。」他從新坐到椅子上。「這事情由我去辦。我總會想法子，你，瑪霞，你今晚歇在這兒。知道嗎？」

「好的。」她環視着房間，低聲作答。

「你睡在我的床上，我睡到店堂裏去。明天，我——」

「我現在已經要想睡了——我累透了。」

他默然從床邊推開了桌子，瑪霞就往床上倒了下去；她想把身體裹在毛毯裏面，可是不能，於是柔弱地笑着

說：

「真是怪，我簡直像喝醉了酒似的。」

伊利亞替她蓋上了毛毯，把枕頭塞在她頭下，然後想到店堂裏去，可是她不安地說：

「別走，稍微在這兒坐一會兒。我一個人就要害怕。彷彿所有的東西都擁到眼面前來了似的。」

他在她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去，於是，望了望她的披着卷髮的蒼白的臉孔，掉開了頭。他看了面前這個半死了她，不知怎的突然感到了一種羞慚。他濕起了雅各對他的懇願，想起了瑪蒂蔡告訴他的瑪霞的生活情形，於是垂下了頭。

「雅沙他遭他父親毒打了呢，瑪蒂蔡告訴我的。啊，怎麼會吃到那麼的苦！」她說。

「這種老子，」伊利亞打斷了她的沒有生氣的低語，咬緊了牙齒叫道，「這種老子應該把他們充到西伯利亞去的。像你的父親和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之類的傢伙。」

「我的父親祇不過懦弱一點，倒並不是什麼壞坯子。」

「不會養育孩子，就別生他們出來。」

鋪子對門的那份人家，有人在唱二部曲，歌詞從開着的窗戶漂向伊利亞的房間裏來。一個強烈的充滿了力的低音，激動地唱出那詞句：

「失望的人是不會懂的。」

「我要睡熟了，」瑪霞喃喃地說。「啊，這兒真好，幽幽靜靜的——他們唱得好聽。」

「嗯——是的，在唱歌。」伊利亞說着，慘然微笑。「有的人被活活的剝皮，而有的人却在歌唱。」

「而我不能再委身於你。」

高的音調輕輕地飄揚到了極頂，在夜的靜寂中微妙地響着。



勒納夫站起來，激動地關好了窗子。他覺得唱歌和這兒是不配的，不知怎地他聽了總覺得有點煩惱。關窗的聲響驚醒了瑪霞。她睜開眼睛，抬起頭來說：

「誰在那兒。」

「是我關窗。」

「啊，啊！你去了嗎？」

「哪裏沒有走，別怕。」

她的頭在枕頭上轉了一會，又睡去了。祇要伊利亞稍微動一動身子，或是外面街上的一點脚步聲，就會驚擾到她，她馬上睜開眼睛，朦朦朧朧地叫起來：

「立刻，啊，立刻。」

要不然就伸出手去，問伊利亞：

「有人在敲門吧？」

他從關後窗又打開了的窗子裏望着外面，當心着不叫身子動一動，凝思着打救瑪霞的最好的辦法；於是陰鬱地打定主意，要不讓她在警察來管這事件之前離開這兒。

「這事情應該託契利克去。」他決定。

「我們求你，我們求你。」

高揚的歌聲，從葛洛摩夫家的窗子裏溢了出來，什麼人正在拍手。瑪霞呻吟了一聲。歌聲又繼續了下去。

「一對栗色的馬兒，

拂曉配上了鞍子。」

勛納夫幾乎是絕望地搖着頭。這些歌聲，鬧熱的叫聲和笑聲，攪亂了他的心。他支肘在窗檻上，不愉快而激憤地望着對門的燃着燈火的窗子；他心裏想：

——假若跑到街上，拿起一塊鋪石來投到窗上，諒必是很痛快的。或者，如果有鎗，就對這些鬧熱的人打射一個落花流水。接連地射發，一定會打中他們的。

他暗自描想着那些血污的戰戰兢兢的臉和發出驚慌的叫聲的光景，於是心裏起了一種憎惡的快樂，微笑了起來。雖然他心裏這麼想，歌詞却依然鑽進他的耳朵來；他獨自把那歌詞重唸一遍看，發覺了那些歡樂的人們是在唱募賣淫婦的歌，復以為奇。這事情使他驚異。於是他更熱心地傾聽起來，心裏想：

——他們為什麼唱的？這種歌有什麼趣？那是什麼意思，這些蠢東西唱募歌，而且又是一個賣淫的女人，而這兒，和他們祇有數步之差，不是就有一個人被人家打得死去活來地躺在這兒嗎！

「好好！街上起了叫好的聲音。」

勛納夫微笑着，先看看瑪雷，然後去望望街上。他覺得人們唱賣淫婦的募歌而能够欣然喧嚷，是很新奇的事。

「乏西甲，乏西里基」瑪雷喃喃着。「不要——啊，上帝！」

瑪雷好像身上着了火似地在床上翻動着，把毛毯丟到了地上，於是伸出了兩臂，又不動了。她的口半開着，喘息着睡在那兒。勛納夫急忙彎下身去看她，怕她不要死了；他看到她在呼吸，這才放了心，於是替她裹上了毛毯。然

後他扒上了窗檻，把臉孔抵在鐵格子上，望着葛洛摩夫家的窗子。

那邊，他們依然在繼續歌唱——最初是一個人的聲音，繼而兩個人，然後成了合唱。起了樂聲和聲，窗前走過穿白的，緋色的，和淺藍色的服裝的女人。伊利亞聽了這些歌聲，很煩亂，他滿心詫異着他們怎麼會唱那些個調子，緩慢陰沉的伏爾加河歌啦，送葬歌啦，荒野的歌啦，而且怎麼每唱完一隻歌，會若無其事地，好像剛才唱歌的不是他們似地哄笑呢？他們是能够在悲苦中找快樂的吧？

伊利亞不時地注意瑪霞，望着她，想着種種問題：

「她今後將遇到怎樣的命運？」

假若泰蒂婀娜突然跑進來，看到了瑪霞？

我應該對瑪霞怎麼才好？」

他這麼想着的時候，覺得好像被木炭的烟窒息了。他爲歌聲，瑪霞的呻吟，和自己的苦痛的凌亂的思想苦惱着。

不久，他也渴睡起來了；他從窗檻上下來，用上衣作了枕頭，直躺在床邊的地板上。他夢見瑪霞死了，橫在一所大的破房子中央的地上；她的周圍，站着穿白衣服，緋色衣服，和淺藍色衣服的漂亮的婦人，俯視着瑪霞唱着歌；她們唱着傷的時候，大家發出和歌調完全不合的聲響，唱快樂的時候，大家苦痛地哭起來，一邊用白手帕拭着眼睛，一邊悲傷地搖着頭。破屋裏又暗又溼，鐵匠沙凡爾站在屋角裏，高聲地用鐵槌打着燒得血紅的鐵條，在鐵鐵格子。突然有人在屋頂上走來走去，叫着：

「伊利亞！伊利亞！」

這時候，他伊利亞也緊緊地被縛住了，躺在破屋裏，幾乎動也動不來，話也講不出口。

「伊利亞，起來，喂。」

二十六

他睜開眼睛，認得是保羅·格蘭丘夫，他坐在椅子上，用腳推着伊利亞的腿。一道閃耀的陽光射進屋子來，照在桌上沸騰着的茶炊上。那光線使伊利亞眩眼，他攢緊了眼睛。

「聽着伊利亞！」

保羅的聲音粗嘎，好像是久醉之後似的。他的臉孔焦黃，頭髮蓬亂。伊利亞瞥了他一眼，就從地板上跳起來，低聲嚷道：

「什麼事？」

「她被捕了！」保羅搖着頭說。

「什麼？她在哪兒？」伊利亞向保羅俯身下去，抓住了他的肩膀。格蘭丘夫搖搖幌幌，茫然說道：

「他們把她關進監獄去了——據說是昨天早上送進去的。」

「爲什麼？」伊利亞帶着大聲的低說問。

瑪霞醒來，一看到保羅嚇了一跳，睜着驚恐的眼睛注視着他。茹弗利克在店門口窺探着，不大贊成似地翹着

嘴唇。

「據說她偷了一個商人六百盧布——他的袖珍簿，一些支票啦。」

利亞在他朋友的肩膀上推了一下，猝然離開他的身旁。

「她被搜查時，查到了那些贓物。」保羅重濁的說，「據說她將副警佐打了一記耳光呢。」

「哦，自然。」伊利亞說着，陰鬱的微微一笑。「假如你被捉進監獄去，你大概很得意地進去吧。」

瑪雷知道這事情與她無關，就微笑着低聲說：

「我是巴不得闖到監獄裏去呢。」

保羅瞥了她一眼，然後又看看伊利亞。

「你不認識她了嗎？」伊利亞問，「是瑪雷，派費許卡的女兒啊，你忘記了麼？」

「啊，啊。」保羅慢條斯理地漠然地說，險從瑪雷這邊掉開——她認得他，在對他微笑。

「伊利亞，」格蘭丘夫陰鬱地說，「假如她幹這事爲的是我，她常常談起它。」

「嗯，我不知道她幹這是爲誰——爲你呢，還是爲她自己——然而現在反正是一樣，她的可敬的時代已經

完了。」

伊利亞還沒有完全清醒。他沒有睡足，於是往瑪雷的腳邊那自己的床上一坐。臉也不洗，頭髮也不梳，先望望

瑪雷，又望望保羅，完全茫然了。

「我知道，」他慢慢地說，「就整個事情說不會有好處的。」

「她總不肯聽我的話。」保羅重濁地說。

「是啊，」伊利亞嘆着，冷冷一笑。「整個的事情都壞在這裏——她不聽你的話！你能够對她說些什麼呢？」

「我愛她。」

「你的愛有什麼鬼用？你能够憑這買些什麼！旁的不講，你靠工作還賺不到足夠她糊口的錢哩。」

「那是真的。」保羅說着，嘆了一口氣。

伊利亞激憤起來了。那些保羅和瑪雷的生活上的事件，引起了他的激怒，且使他憎惡；然而他不知道將這些感情向什麼地方發洩，他就向着他的朋友出氣。

「每個人都想過整潔愉快的生活，維拉也是這樣。你却老是說：『我愛你，』那就是說，『跟我一道過活，而無論缺少什麼都得忍受。』你以為這是對的麼？」

「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保羅溫順地低聲說。

這問題使伊利亞冷靜了一點。他不覺沈思起來。

「要是我早用自己的手把她殺死了還來得舒服些。」保羅說。

茄弗利克從店裏窺探着。

「伊利亞·雅各維利基，開店吧？」

「見鬼！」伊利亞暴躁地嚷着。「在這種情景之下能做什麼生意！」

「我妨礙你麼？」保羅說。

他坐在一隻椅子上，彎着腰，把肘節撐在膝頭上，眼睛望着地板。一條青筋，因為血湧到頭上，在他的額頭上鼓起，畢畢地跳着。

「你？」伊利亞望着他叫道，「你不妨礙我，瑪霞也不；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樣什麼東西，我對你講過多次，妨礙我們大家的出路！——你的路，瑪霞的路，各人的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因為我們的愚蠢，只是要舒舒服服地生活簡直不可能。」伊利亞朝他的小房間環視一下；他朝瑪霞看了一眼，她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帶着沮喪的臉色，再望望店裏，茹弗利克在那裏喝茶，再從嵌着鐵柵子的窗口向外望到街上，然後用一個暴躁、憤怒、嘶啞的聲音，幾乎絕望似地說下去：

「簡直活不下去。地方不夠，並且什麼東西都是糊裏糊塗，不可理解。當一個人自己找到一個清淨的角落時，他還是沒得安靜。一切不知怎麼都是假的，痛苦的，不愉快的。你什麼事都不懂，每一件事都傷你的心，你聽人家唱歌——那表示他們覺得快樂。然而當你心痛時，聽他們的歌是苦痛的。」

「你在講什麼？」保羅沒有看他，這麼問。

「講到無論什麼事情！」伊利亞叫道，「我覺得無論如何似乎沒有一件東西有一點鬼好處。也許我是什麼也不懂，唔，就讓它怎樣罷，我不懂。但是我却知道我所要的：我要生活得舒適、整潔，正直而且愉快！我不要看任何悲哀或醜惡，罪惡或任何卑鄙的事。我不要看我自己……」

他住了口，臉色變青了。

「怎麼？」保羅問。



「不，不是那個。我並不是有意幹的。」伊利亞壓低了聲音繼續說。

「你老是祇講你自己的事。」保羅說。

「那末你又在講誰呢？我倒要聽聽。」伊利亞說着，冷笑一聲。「講她那末她對誰是必要的——對你，還是對我？每一個人都因了自己的傷處而苦痛，爲他自己而呻吟。我不是在講我自己，而是講每一個人，因爲每一個人都使我苦痛。」

「我要走了。」格蘭丘夫說完，慢慢地從椅子上站起來。

「哦，親愛的，」伊利亞叫道，「試着想想我的話吧，不要生氣。我也是被損害的，被損害的人應該彼此了解，那麼，就會明白誰是損害我們的人。」

「我覺得，老弟，我好像頭上挨了一擊，我什麼都不懂得了！我爲維拉難過，而我也什麼都完了。我該怎麼辦呢？我不知道。」

「你一點辦法也沒有！」伊利亞堅決地說，「當她死了吧。她要受懲罰，她是連同賊物一起被捕的。」

葛蘭丘夫又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那末如果我說，她是爲我幹了這事的呢？」他問。

「你是皇太子麼？你那麼一說，馬上也被拖進監獄去。但是你應該把身上弄得整潔一點，還是自己去洗一洗的好。你也是瑪霞——我們到店裏去，你就自己整頓一下給，我們弄點茶，像你在自己家裏那樣做事吧。」

瑪霞吃了一驚，從枕上仰起頭來，問伊利亞。

「那末我也得回家去嗎？」

「不必回去，一個人的家至少是他不受痛苦的地方。來吧，班許加。他們走進店堂，保羅就陰鬱地問：

「她怎麼會同你在一處？她已經是半死不活了。」

伊利亞用幾句話把全部情形都告訴了他。

很奇怪，瑪霞的故事似乎把格蘭丘夫激勵了起來。

「這老鬼！」他罵那商人，甚至微微一笑。

伊利亞站在他身邊，朝店舖裏環視一下說：

「劫掠，搶奪，偷竊，酗酒，各種各樣的卑鄙和亂暴的事——我們的生活中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你不要任何樣的這種事情——可全是一個樣子！你得跟別人一道在河裏漂流下去，被同一種水所淹透。你得照好像給大家規定了的生活而生活。沒有一個可以躲避的地方，森林裏也不行，寺院裏也不行。不久以前，你曾經和我說過，我的買賣不會使我滿足。」

他用手在店堂裏揮了一轉，露着不快的微笑，點着頭。

「的確，這不能叫我滿足。靠着站在一個地方做買賣，我能得到什麼呢？我有許多煩惱，而且失去了我的自由，我簡直一步也不能出去。以前，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從這條街走到那條街，我往往找到一個舒適的角落，坐下來欣賞四周的一切，而現在我只得天天粘住在這裏，沒有別的了。」

「如果你能够用維拉做女店員。」保羅說。

伊利亞瞥了他一眼，不做聲了。

「進來吧！」瑪霞喚他們。

喝茶的時候，他們一個人都不作聲。外面街上，陽光燦然照耀着，赤腳的孩子拍噠拍噠地在鋪道上走，賣蔬菜的人經過窗前。

「洋葱，綠洋葱！」一個女人大聲叫着。「新鮮的黃瓜！」

那是一個令人想起是美好、溫和而明媚的春天似的日子，可是這擁塞的房間裏，却有潮溼的氣味；有時響着一聲失望的低語；茶炊反射着日光，在唱歌。

「我們倒好像在陪死人。」伊利亞說。

「陪維拉，」格蘭丘夫補充着說。

他像是完全被壓倒了，兩手無力地動着，臉上露出沮喪的神色，說話重濁而緩慢。

「你自己打起精神來！」伊利亞對他冷淡地說，「這麼下去有什麼用處？」

「我在受良心的懲罰，」格蘭丘夫搖搖頭說，「我坐在這裏自語着，也許就是我被她進監獄去的！」

「也許確是這樣的吧。」伊利亞冷酷地肯定道。

格蘭丘夫抬起頭，證實似地望着他的朋友。

「你望什麼？」

「你是怒氣直衝。」

「我爲什麼要發好心腸呢？我爲什麼要溫和呢？」伊利亞噙道，「誰給過我一點好意？誰在我頭上撫摩過一下？也許有一個人曾經愛過我——可是那算不得什麼——是一個賣淫的啊！每個人都可以打我們，然而我們依然非順從不可嗎？我不願意謝謝你吧！」

燃燒似的忿怒抓住了他；他的臉孔漲得血紅，眼睛充了血，在一陣憤怒之中從椅子上跳起來，心中被一種悲呼號，呪咀並用拳頭拍桌子敲牆壁的願望抓住了。

他把瑪霞嚇壞了，她孩子似地大聲而可憐地哭起來。

「我要回家去，讓我去吧。」她哭着用一種顫抖的聲音說着，並且擺動着頭好像她要躲到什麼地方去似的。伊利亞默不做聲了，他看見保羅也怒氣沖沖地望着他。

「喂，哭有什麼用呢？」他憤怒地說，「我又並不是在罵你，而且你也沒有地方可去。我可要走，一定要走。保羅可留在這裏和你在一起。茄弗利克！如果泰蒂婀娜來：此刻誰來了！」

門外有人在敲門。茄弗利克不知如何是好地望着店主。

「開門吧！」伊利亞說。

門檻邊出現了茄弗利克的姊姊。有幾秒鐘功夫她一動不動地筆直站着，昂起了頭，楞起眼睛望着大家。接着她的平板而冷漠的臉上又顯出一種厭惡的表情。伊利亞跟她點頭，她也不回禮，就對她弟弟說。

「茄弗利克，到外面來一下。」

伊利亞的怒氣冒了起來。這侮辱有這樣的力量，使他的血衝上頭來，眼睛也溼潤了。

「年青的小姐，人家和你點頭，你也得回禮。」他莊嚴而慎重地說。

她把頭昂得更高，緊蹙着眉頭。她緊閉了嘴唇，把伊利亞上下地打量着，一句話也不說。茄弗利克也憤憤地望着他的店主。

「你既不是到流氓的，也不是到酒鬼的地方，」伊利亞緊張得發抖，繼續說「人家對你客氣，你如果是一個受教育的年青小姐，也應該同樣的還禮。」

「別擺架子吧，蘇恩加！」茄弗利克突然以一個和解的口吻這麼說，並且走到她身邊，握住她的手。

一陣難堪的沈默。伊利亞和那位姑娘挑戰似地互相望着，等待着。瑪霞悄悄地走到一個角落裏，保羅睜着眼睛。

「喂，說幾句話吧，蘇恩加！」茄弗利克不耐煩地說，「你以為他們要侮辱你嗎？」他問道，於是突然微笑着補充道：

「他們是一羣怪物呢！」

他姊姊拉住他的袖口，冷淡而尖銳地問伊利亞：

「你要我怎麼樣？」

「沒有什麼，祇不過……」

突然，一個明朗的念頭閃進他的頭腦。他向她跨前一步，儘可能地謙恭地說：

「我可以請問你一聲麼？這就是說，你看，我們這裏有三個人，我們都是無知無識的人，而你却是受過教育的。」

他急於想把他的意思講出來，然而不能。他在她的黑眼睛的誠實與嚴肅的眼光之前畏縮了；那兩隻眼睛一動不動地停住在他身上，好像在推開他。她的鼻孔振動，手指用力捏住她弟弟的手。伊利亞垂下了眼睛，狼狽焦急地囁嚅道：

「我不知道一下和你怎麼講才好。如果你有功夫，就請裏面來坐吧。」

說了就退後幾步，讓她進來。

「你站在這裏，茄弗利克。」她說着，把弟弟留在門口，走進房間去了。伊利亞向她推過一隻凳子，她坐了下來。保羅走進店堂裏，大瑪霞縮在一個角落裏，靠近暖爐邊。伊利亞兀立在離她兩步的地方，關不出口講話。

「怎麼樣？」她說。

「這——事情是這樣的，」伊利亞深深地噓了口氣，開始說：

「你看——這個女孩子——那是說她不是一個女孩子了，而嫁給過一個老頭兒。那老頭兒虐待她——弄得她周身是傷，周身擰到，她逃出來，到了我這裏。也許你以為有什麼壞事，其實並沒有那種事。」

他很費勁地找字眼，話也說得疙疙瘩瘩。一心分爲二用，既要敘述瑪霞的身世，又想在她面前說出自己對這問題的意見。他尤其是想把自己的意見告訴她。她望着他，臉色漸漸柔和了，雖然她的眼睛是異樣地閃着光。

「我懂了，」她插嘴說，「你不知道怎麼辦？第一，你應該先到醫生那裏去——請他檢查她的身體。我認得一

個醫生——如果你們願意我可以領她到醫生那裏去。茄弗利克，看看幾點鐘了？十一點好，此刻正是他看病的時間。茄弗利克，去喊輛馬車。那末請你——把她介紹給我吧。」

可是伊利亞沒有動。他想不到這個外貌端莊嚴肅的姑娘會用那麼溫柔的聲音講起話來。她的臉孔也使他驚異，平常總是高傲的，現在却滿臉只顯得非常憂慮。雖然她的鼻孔是比平常張得更開，她臉上却有一種伊利亞從未見過的善良、率直而誠懇的表情。

但是她已經從他的面前走開，走到瑪霞身邊去，開始低聲地和她說：

「別哭，親愛的，不用害怕。那醫生是一個好人——他會替你檢查，給你一張紙，這就完啦！我會帶你回來的。好親愛的，別哭吧。」

她把兩隻手按在瑪霞肩上，想把她拉到身邊來。

「哦，我這有點痛。」瑪霞輕輕地呻吟。

「你肩上怎麼的？」

伊利亞聽着，不住的微笑。

「那——惡鬼！」她恨恨地叫道，於是離開了瑪霞的身邊。她的臉色因這慘狀而轉青了，眼睛裏也閃着憤怒的光芒。

「她受傷到那個樣子！」伊利亞叫着，又激動起來。你看，我還可以給你看另一件事，跟這一樣壞，讓我把我的朋友保羅·沙凡利維基·格蘭丘夫介紹給你吧。」

保羅慢慢地從店裏走進來，把手伸給那姑娘，眼睛却不去望她。

「梅特浮台夫·蘇菲亞·尼古萊芙娜，」她注視着保羅的沮喪的臉說。接着她又掉頭向伊利亞說，「那末你是叫伊利亞·雅各維利基吧，是不是？」

「一點不錯，」伊利亞敏捷地肯定道，緊緊地攥住了她的手不放，繼續着說，「聽着——如果你喜歡——那就是說，如果你給自己担當了一件事，就不要輕視另一件。這也是一件爲難的事。」

她莊重而熱心地望着他的漂亮而興奮的臉，想輕輕地從他的手中露出自己的手來。他把維拉和保羅的事統統告訴了她，他興奮而熱情地談着，覺得心上的重負減輕了似的。他劇烈地搖着她的手說：

「他以前常常寫詩，而且寫得多麼好！但這件事把他完全佔住了，也把她佔住了。你也許以爲她既是這樣，就一點美點也沒有了麼？不要這麼想。一個人決不會把自己所有的長處或短處統統露在外面的。」

「怎麼呢？」她問。

「那就是說，假如一個人是壞的，他也有好的地方，如果有好的——也就有壞的。我們的靈魂是染着各種各樣的顏色的——大家都是如此。」

「那是很實在的，」那女學者贊同地說，沈思地點着頭。「那才是真正的人。可是請你把我的手放開吧——因爲痛。」

伊利亞開始道歉，但她沒有聽他的話，却說教似地對保羅說話去了。

「這是可恥的，格蘭丘夫！做人不應該這樣。一個人應該行動，一個人應該常常行動——不論是保護自己或



者攻擊別人。你應該想法子找一個人替她辯護，找一個律師，懂不懂？我可以替你去找一個，聽見嗎？那末她就沒有事了，我敢担保——她就要被釋放的。」

她的臉孔紅了起來，頭髮蓬在額頭上，眼睛爲一種奇異的喜悅閃爍着。瑪霞站在她身邊，懷着一個孩子的信心和好奇心望着她；而伊利亞却得意而傲慢地望着瑪霞和保羅，覺得她的房間來，非常榮幸。

「如果你當真能够幫助我，」保羅斷斷續續地說，「就請這麼辦好了。我是永世不會忘記的。雖然我不相信這事會有什麼好處，不過我還是願意相信它。」

「七點鐘到我那裏來——好不好？這裏的茄弗利克會告訴我住的地方。」

「我會來的。我找不到什麼話來感謝你。」

「爲什麼要感謝我？」

「但是我覺得應該這樣。」

「聽着，讓我們別講這種話吧，人們是應該互相幫助的。」

「且等着幫助大家吧！」伊利亞譏刺地嚷道。

她很快的向他轉過頭去，可是茄弗利克他自以爲在這騷動中的唯一鎮靜而有理性的人，拉住他姊姊的手，

說：

「回去吧，你這話匣子。」

「好，瑪霞，穿衣服吧。」

「我沒有什麼可穿的。」瑪霞怯懦地回答。

「啊，那麼好，我們走吧。你來的吧，格蘭丘夫，是不是再見，伊利亞·維各維利基。」

兩個朋友恭敬地默然握了她的手，她牽着瑪霞的手去了。但是走到門口，她又回轉身來，昂起頭對伊利

亞說：

「我忘了，而這是很重要的！我進來的時候沒有對你說早安，那是很失禮的，請你原諒吧。你聽見嗎？」

她的臉漲得血紅，她困惑地垂下了視線。伊利亞望着她，好像心裏有什麼東西在唱歌似的。

「我真的非常抱歉！我以為你們是在作樂——那是我的胡塗，不過——」

她住了口，好像把有些話吞了下去似的。

「當你因為我不對你行禮而責備我的時候，我以為那是一句在說話，可是我弄錯了！我很高興，使你那麼的

是一種尊嚴的感情。」

她的臉上突然浮現了一種溫柔而燦然的微笑，就是彷彿在嘗味着自己的言語似地熱誠地說：

「啊，遇到一個有尊嚴心的人，是多麼好啊！我是非常非常高興，每一件事情都發生得好極了好極了！」

於是她好像一團小小的爲朝陽照着的灰色的雷雲似地不見了。朋友俯目送着她。兩人的臉孔都現得很

嚴肅，但稍微有點滑稽。接着，伊利亞望店裏看了一轉，就推推他的朋友說：

「嚇呆了！」

那個柔和地笑笑。

「喂——喂，她是一個腳色呢！」伊利亞安心地噓了口氣，接着說，「她怎麼樣——喂——」

「簡直像一陣風，把什麼都掃開了！」

「喂，你曉得吧？」伊利亞把手插進他的捲髮裏，得意洋洋地說。

「你看她怎麼地道歉，嗚！那才是一個真正受教育的人，她尊敬每一個人，可從不先對人行禮。你懂不懂？」

「是一個好入。」格蘭丘夫微笑着肯定了。「她在這兒停留了多久？差不多有一個鐘頭吧，但過得像一分鐘」

「一樣。」

「她閃了一閃就去了，像一顆星——哈——哈！」

「唔——是的，並且馬上就看到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做些什麼。」

伊利亞興奮地笑着，他很高興，這個傲慢的姑娘已經變得這樣率直而活潑，並且他又很高興，自己曾對她表

示了尊敬的態度。

「啊，呵！」他懊悔地叫道，「我忘了，她的道歉的話把我弄昏了！」

「你忘了什麼？」保羅問。

「我應該吻一下她的手的，在他們的社會裏，有教養的社會裏，那麼吻一下是一種特別尊敬的表示。」

茄弗利克在他們周圍踱着，覺得無聊。

「喂，茄弗利克！」伊利亞抓住了他的肩頭說，「你的姊姊是個出色的人！」

「是的，她還好！」孩子謙遜地肯定說，「今天我們要不要開店？否則如果休息，我便要往野外去散會。」

「今天不做生意！保羅，讓我們也去散一會步吧！」

「我要到警察所裏去。」格爾丘夫說着，重又皺緊了眉頭。「也許他們會許我見她。」

「那我去散步了。」

伊利亞滿懷着快樂與勇氣，走下街道去，一邊想着那姑娘，並把她和從來所遇見的別的姑娘們來比較。他明白，她是比任何姑娘都好，而且對他最親切。她那道歉的話語在他的記憶中響着；他描想着她那鼻孔張大的臉，那臉孔在每種表情裏都現出一種不屈不撓的追求着什麼的熱望。

「不過當初她怎麼看不起我呢？」他回想着，微微一笑，於是又深深地默想着：她既不知道他，又沒有坦白地和他說過一句話，爲什麼便對他那麼高傲那麼忿怒呢？

週遭是騷擾的生活。學童們高聲笑着走過，載着貨物的車子一輛輛的過去，馬車馳過，一個乞丐跛着腳在他前面走，用他的木脚篤篤地扣打着鋪石。二個囚犯在一個獄卒的監視之下，用一根棒抬着一桶什麼東西。賣梨的大聲嚷着走過——

「新鮮的甜蒸梨！」

一隻小狗拖着舌頭懶懶地跟在賣梨的後面。轆轤聲，碰礮聲，叫擾聲，脚步声，這一切融成一片生動而使人興奮的擾攘。溫暖的塵埃在空中飛舞，刺癢他的鼻孔。晴朗的青空中，太陽燦爛地照耀着，給街道鋪滿了灼熱的光亮。

勒納夫以一種好久不曾體味到的快感眺望着這一切。街上的一切東西都顯得希罕而有趣。一個險孔活潑紅潤的，可愛的女孩子，用一種跳舞似的步法匆匆走過，活潑而親切地望着伊利亞，好像要對他說：

「你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人啊！」

勒納夫也望着她微笑。

一個馬車夫高舉着帽子，從車台上俯下身來，在和一位站在鋪道上的矮胖的女人露露牙齒說——

「這點太少了，太太，再加五戈貝克罷。」

伊利亞從他的眼色，知道那混蛋在扯謊，那位女人是給了他相當的數目的。一個商店學徒手裏提了一把銅茶壺在跑，讓冷茶全都流出來，潑在行人的腳上，而銅壺盞叮叮通通悅耳地響着。街上是又熱，又悶，又鬧，市內墓地中老菩提樹上的茂葉，誘人到那蔭涼和靜謐中去。圍繞着白石的牆壁的老墓地中，鬱蒼繁茂的樹木興起巨大的波浪聲入天際，頂上戴着宛如浪花的花冠。在高處，每一片葉子爲青空分明地襯托出來，柔和地顫動着，像要融解似的；而那浪花的上頭，禮拜堂的黃金色的十字架輝煌地閃耀着，牠被包圍在返射的光線中，由於那返光的悸動彷彿帶給了生命似的。

一進墓地，勒納夫便吸着開着花的菩提樹的縹郁的香氣，慢慢地走上那條寬闊的林蔭路，大理石和花崗石的墓碑笨重而蒙着青苔，在樹木間，在枝葉的陰影中豎立着。在神祕的薄明中，到處朦朧地閃耀着被時光剝蝕過的鍍金的十字架和碑銘。忍冬，荊球花，白荊棘和接骨木生長在短圍裏，兩牠們的樹枝遮蔭着墳墓。在濃密的葉叢之間到處可以瞥見一個灰色的木十字架；細小的樹枝從各方面把十字架包圍，幾乎隱沒在那裏面。年數不

多的樺樹的白幹子，天鵝絨似地，從縱橫交錯的茂葉中間閃着微光，又美麗又柔和。牠們似乎是爲要顯得更好看，才躲在陰影中的。圍柵後面的綠的土墩上，開滿了美麗的花；一隻胡蜂在靜寂中嗡嗡地哼着，一對蝴蝶在天空飛舞，蛾不出聲息地飛來飛去。草和樹叢勃勃地從地下向着光明挺出來，遮蔽着那些淒涼的墳墓。墓地裏所有的草木，都充滿了一種緊張的衝動，在生長，伸張，吸收光與空氣，將肥沃的大地中的水氣變成彩色，香氣和美麗，以悅心靈與眼睛。生命征服了每個場所，並且要征服一切。在靜寂中散步，深深地呼吸着各種花草和菩提樹花的芬芳的香氣，在勒納夫是一件快事。他心裏一切都已平靜而安寧了，他的靈魂安寧了，他什麼也不想，體味着他生疏了好久的靜寂的歡樂。他從林蔭路彎到左邊一條窄狹的小徑上，沿路讀着十字架和墓石上的碑銘。墓地的柵欄四處緊緊地圍着，他這是一些富麗的柵欄，用加工的上等的鑄鐵造成的。

「這十字架下安息着上帝卑微的僕人維尼芬丁的遺骸。」

他讀着，微微一笑，他覺得這名字很可笑，在波尼芬丁的遺骸上面安置着一大塊灰色的花崗石。他隔壁的另一個柵欄裏安息着二十八歲的彼得·巴波西金。

「一個年青人，伊利亞默想着。

在一個樸素的白大理石的圓柱上，他讀到：

「失去了一朵馨香的花，大地貧乏了，

而天國則富有了——爲了增添了一顆星。」

勒納夫默想這對句，有點感觸。但是，突然好像有一個東西直刺到他心裏。他踉踉跄跄，緊閉上眼睛，但是即使

閉上眼睛，那使他大吃一驚的碑銘仍然看得清清楚楚。一塊褐色的大石碑上的光耀奪目的金字，似乎刻進了他的頭腦中。

「第二公會的商人華西里·嘉佛里洛維基·波魯克托夫之遺骸，安眠於此。」

但是瞬息間，他對於自己的驚恐之色覺得害怕起來，急忙睜開眼睛，疑慮地窺視着他四圍的樹叢。不見一個人影。只有遠遠的什麼地方在唱挽歌。牧師的微小的次中音在靜寂中響着：

「我——我們——禱——禱告罷。」

一個深沉的聲音，有點不愉快似的，應答着：

「願主垂憐我們！」

於是極輕微的香爐的叮噠聲傳了過來。

勒納夫背負着一棵楓樹幹，仰着頭站着，望着被他弄死的那個人的墳墓。他的帽子被後腦亮壓在樹上，前面翹起，露出了前額。他的眉毛皺上，唇顫抖，露出了牙齒。他把兩手深深地插在上衣袋裏，兩腳牢牢地站定在地上。

波魯克托夫的墓碑作成棺型，在蓋上刻着一本打開的書，一個頭蓋骨，和二個交叉着的骸骨。（註）在同一個柩欄裏，還有一個較小的石碑在他的墓旁，碑銘上刻着此處睡着上帝卑微的女僕幼泊拉刻霞·波魯克托夫，年二十二。

註：兩根交叉的腿骨上架一個頭蓋骨，是死於非命的表誌。——譯者



「他的髮妻，」勒納夫默想着。這念頭祇是佔領着沒有被他的緊張的回憶工作佔去的極小部份的頭腦而已。他爲波魯克托夫的回憶壓倒了；他的初次遇見他，他怎麼勒死他，老頭兒又怎麼用他的唾液弄溼他的手。回想起這一切，勒納夫覺得既不恐懼，也不後悔，他帶着憎恨、痛苦和感覺心靈受傷的心情，望着那墓碑；於是默默地，充滿了猛烈的憤怒，並且確信自己的話是正常的，在心裏對商人這麼說：

「由於你，我毀壞了我的一生。你這該遭罰的！你這老惡鬼，由於你的罪過，現在我怎樣生活呢？由於你，我永遠損污了自己。」

「由於你，」在他心裏像鐵鎚似的響着。他想要盡他所有的力量，叫出這三個字來，而使大家聽見，他幾乎抑制不住這個瘋狂的慾望。緊咬着牙齒直到牙齒切切作痛，他依然望着種種關於他自己生活的念頭，火似的在他魂靈中伸張開去。波魯克托夫的討厭的小臉孔，浮現在他的眼前，而且不知怎的斯脫洛蓋諾夫的長着紅眉毛的禿頭，潘羅維哈的自慢的豬鼻頭，蠢笨的契利克，生着獅子鼻，小眼睛，灰色頭髮的克萊諾夫——他所認識的全套臉孔，都挨近波魯克托夫的臉孔站立在他面前。他耳朵裏起了一陣鳴響，覺得好像所有這些人都包圍着他，在迫近過來，直向他爬過來。

他從樹幹上掀起身體，帽子便落了下去。他俯下身去拾帽子時，眼睛依然離不開兌換店老闆與贓品收買者的石碑。他覺得熱得不堪，並且不舒服，臉紅漲得血紅，眼睛緊張得發痛。終於他費了一大股勁，把眼睛吊開了墓碑，走到柵欄緊邊，握住柵欄的橫木，憎恨得顫抖着，吐唾沫到那墓上。當他離開那墳墓時，他又重重地踩着地面，好像他要給它傷害似的。

他不想回家去，覺得心很沉重，並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森冷的疲勞壓迫着他。他慢慢地走去，不看任何人，對任何事物都不感興趣，並且什麼都不想。他走完了一條街，機械地轉了灣，又稍稍走過去一點，發覺離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的飯館已不遠了，於是他突然想起了雅各。他一走到潘屈羅哈的房子的門口，覺得必須進去一下，雖則他本沒有一點要進去的意思。走上了後門的石階，他聽到潘費許卡的聲音——

「喔，啊！好先生，放手吧，別折斷我的肋骨啊！」

勒納夫站在打開的門口，從摩埃和烟草的雲霧中，看見雅各站在櫃台裏面。他頭髮梳得光光，穿着一件短袖的外套，在忙着灌茶到茶壺裏，數方糖的塊數，倒伏特加，很響地把櫃台抽斗一開一關。堂倌跑到他那裏，去取眼單，叫喚着：

「半瓶兩瓶啤酒，十戈貝克的烤肉！」

「他已變得這樣了！」勒納夫煩躁地默想着，看見他的朋友的一雙紅紅的手在空中敏捷地揮着。

「唔，我要叫他記到那個五十戈貝克！」有人粗野地大聲嚷着。

「哈囉！」勒納夫走到櫃台邊，雅各愉快地叫起來，但同時不安地回頭去看着他背後的門。他的前額汗濕着，兩頰黃黃的，却燃燒着兩個紅塊。他抓住伊利亞的手來握着，起了一陣乾咳。

「你好麼？」勒納夫問道，強作笑容。

「正像你看到的，我在做生意。」

「他們強迫你做生意。」

「有什麼辦法呢？」

雅各的兩肩低垂，他似乎更瘦小了。

「我們好久不見了，」他說着，用憂傷而親切的眼光望着伊利亞的臉孔。「能談一會話多麼好——我父親剛巧不在家。噲！到那裏去，我去請繼母來站一站櫃台。」

他打開了門走進父親的房間，用很恭敬的口氣叫道：

「媽媽，請到這兒來一下。」

伊利亞走進那間從前原是他和他叔叔的房間，仔細地四下一看，什麼東西都照舊，除了牆上糊的紙變得更黑了，原來的三隻床鋪變爲一隻，床的上頭裝着一個書架。在伊利亞從前睡的地方放着一隻高高的笨重的箱子。

「唔，我可以自由個把鐘頭了！」雅各愉快地說，一進來便把門門上。「你要喝茶麼？不錯，伊凡——茶！」他叫着，一陣咳嗽襲了上來。他咳了一些時候，低下了頭，手抵着牆，彎着身子，好像要從胸口吐出些什麼來似的。

「唔，你咳得很利害！」勒納夫說。

「我是完了。我很快樂又看到你。那末你現在怎麼樣啦——又整潔又神氣。唔，你現在過得怎樣？」

「關於我有什麼話可說呢？」勒納夫躊躇了一下，答道。「我只是活着，但是你過得怎樣，那不是更有趣麼？」勒納夫不想講到他自己，甚至壓根兒什麼也不想說。他望着雅各，並且看到他那麼消瘦，爲他的朋友難受，但是這是一種冷心的悲傷——一種無意味而空虛的感情。

「我，兄弟，多少總得忍受着這種生活啊！」雅各低聲說。

「你父親把你的血抽乾了。」

「但是他自己現在也遭着了那樣的毒手。」

「活該！」

「現在，一切權柄都操在繼母手裏。她的意志便是法律。」

「你爲什麼一定要錢，

不要錢的抱我，愛人！」

潘費許卡和着手風琴的伴奏，這樣唱着。

「那隻箱子是什麼？」伊利亞問。

「那隻？那是風琴。我父親化二十五個盧布買給我的。他說：『喏，你學學風琴，過後我要給你買隻好的。大概要三百盧布，我們把它放到飯店裏，你可以彈給大家聽。否則，』他說，『你沒有一點用處。』這是一個聰明的想頭，家飯店都有一架風琴，我們却沒有，而且我又是喜歡彈風琴的。」

「他是一個多麼壞的傢伙！」勒納夫說着，微微一笑。

「不爲什麼聽憑他吧，的確，我沒有一點用處。」

伊利亞凝視着他的朋友，橫蠻地說：

「你這樣勸告他：『我臨死的時候，親愛的爸爸，拖我到飯店裏，把我的死相給人家看，點人頭每人收五戈貝克。』這樣，那末他可以從你弄到點好處。」

雅各不舒服地笑笑，又咳嗽起來，就接着他的胸口與喉嚨。這時候潘費許卡却用活潑潑的調子向人唱着：

「我嚴守着禁食，

每天祇吃一點子。

胃臟餓得在哭，

心却是潔白的。」

「噲，這就是你的神聖！」於是他那響亮的手風琴用刺激人的顫聲把那歌曲中愉快的辭句淹沒下去了。

「你和你那油瓶兄弟弄得怎樣？」雅各的咳嗽停止了，伊利亞問道。雅各抬起因用力咳嗽而變成青色的臉

孔，窒息地說：

「他不和我們住在一起，他的主義不讓他這樣。這是飯店，他們說。他並不壞，只是非常神氣，把自己裝成一個貴族。然而爲了錢他常到母親這裏來——他是很需要錢的。」

雅各放低了聲音，憂愁地說——

「你記得那本書麼？唔，他從我這裏把它拿走了。」這是一本難得的書，」他說，「是很值錢的。」他把它拿走了。我求他留給我，但是不聽。」

伊利亞迸出了一聲大笑。於是兩個朋友開始喝茶，糊在壁上的紙破碎了，飯店裏的聲音與氣味自由地從隔板縫隙裏流進來，一個尖銳的激昂的聲音在響着，壓沒了其他的聲音——

「密忒爾·尼古拉維基別把我的真心真意的話作惡意的解釋！」

「我在讀一個故事，兄弟，」雅各說。「題名裘亞，又名瑪西尼的土牢。這故事非常有趣，你書讀得怎麼樣？」

「我唾棄你的「土牢」，可是我的生活並不離地面有多少高，」勒納夫用着粗暴的聲調說。

雅各後悔地望着他問道：

「你也有什麼不如意的事麼？」

勒納夫不回答。他在想應該不應該把瑪霞的事情告訴雅各。但是雅各却柔聲說起來：

「伊利亞，你總是在發怒，並且滿肚子的怨恨。唔，據我的意見，那完全是沒有用的。因為你看，所謂人——誰也不該爲了什麼而受責難的事物是被注定了的，並不是人造成的。它們起初就被安排定當，不能變動的。」

勒納夫喝着茶，沉默着。

「因此，」我要按你們各自的工作，給你們各人以報酬，」這話完全是真的。譬如說，我的父親。人可以直捷爽快的說他是一個逼人在生活得苦痛的傢伙。但是推克拉·諦摩菲埃佛娜翻轉來，他俯服在她腳下了。現在他的生活是够苦了，他開始爲了那悲痛喝起酒來了，而他們結婚還沒多久哩。所以無論誰幹了惡事，都該期待着將來要有這樣的一個推克拉·諦摩菲埃佛娜的。」

伊利亞漸漸聽得倦了，不耐煩地把茶杯拿到茶盤裏，於是突然連自己也完全沒想到的，問道：

「你現在在期待着什麼？」

「這話是要從那方面來說？」雅各靜靜的說，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

「唔，從——將來——你期待着什麼？」伊利亞尖銳而嚴厲地重覆着他的問話。

雅各默默地垂下頭，深思起來了。

「唔。」伊利亞低聲的問，感到一種燃燒似的焦灼的感情，想要離開這飯店。

「我有什麼可期待的呢？」雅各開始歛聲說着，並不去望他。「我沒有什麼可期待的。我快死了，就是這麼回事。並且我馬上就要死，那是千真萬確的。」

他把頭投到後面，憔悴的臉上顯得安靜的，滿足的微笑，往下說——

「我夢見許多青夢。你知道，好像每樣東西都是淡青色的。不僅是天，而地面，樹，花卉，草，都是！而且一切都那麼甯靜，一切都是一動不動的——那倒好像你前面什麼也沒有，而一切都是青青的。你覺得那麼輕飄飄的，好像一個人走着遠路，走不完，而不感到一點疲乏。也無從知道有沒有活着的。你是那麼輕飄飄。一個人快要死的時候，才夢見青夢的啦。」

「再會！」勒納夫從椅子裏站起來說。

「你到那裏去？再留一會罷！」

「不再會！」

雅各也站起來了。

「好，那末再會罷。」

勒納夫握着他的灼熱的手，默默地注視着他的臉，不知道最後該對他的朋友說點什麼。

「爲什麼你這樣的看我？」雅各問，微微一笑。

「饒恕我，兄弟，」勒納夫艱難地說，垂下了眼睛。

「爲了什麼？」

「只是這麼——饒恕我。」

「難道我是牧師麼？」雅各柔聲地笑了！

「噲，等一下。我忘記了告訴你一點瑪霞的事。」

「什麼？」

「據說她的生活也很苦。」

「是的，我也聽見這樣說。」

「顯然的，所有我們幾個人的命運都是同樣的。你的是，我知道——是苦的，不是麼？」

他帶着淡淡的微笑說着；那聲音和說話好像沒有生氣也沒有色彩。勒納夫鬆開了手，雅各的便無可奈何地

落了下去。

「唔，雅沙，饒恕我。」

「上帝會饒恕你再來吧！」

伊利亞沒有回答他就走了。

一到街上，他馬上覺得輕鬆了，舒服得多。雅各顯然馬上會死去，而這個念頭，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種對誰的游怒的感情。他並不爲雅各難過，因爲他想像不出，這正直溫和的孩子怎麼能生活在人們中間。他把他的朋友看做



一個命裏早該離開這個世界的人。但是有一個思想反對他：爲什麼這樣一個無害的人要受這樣的苦痛，而時候沒有到就被驅逐到死神的門口呢？一想到這裏，此刻成爲他的魂靈的中心的，那反抗人生的怨憤，便燃燒起來，並且在他心中聚集起力量來。

那一晚他睡不着覺。窗子雖則打開了，房間裏却還是沉悶的。他走到庭園裏，躺在榆樹下井旁的地上。他仰天的躺著，望着清澄的天空，他愈釘着看，看見的星星也愈多，銀河宛如一疋銀色的織物，從天空的這頭橫伸到那頭！——那從樹枝中間望來，是既愉快而又憂傷的。爲什麼沒有人住的天上，要裝點着閃亮光耀的星星，而這地上却裝點着什麼呢？伊利亞眯着眼睛，覺得那些愈升愈高。在那點綴着星星的藍色天鵝絨似的天空的背景上，樹葉的黑色輪廓，手似的伸向天空，企圖達到天空的高度。伊利亞想起了他朋友的青夢，雅各的身影便浮現到他的面前來，也是青的，輕飄飄而透明的，有星星似的明亮而溫柔的眼睛。這裏是一個人因要和平地生活而受苦到死。而那些虐待者却任他們的高興生活着，而且將長久地活着。

## 二十八

正在這時候，有點新鮮而不安的東西進到伊利亞的生活中來了。茄弗利克的姊姊差不多每天到他店裏來。她往往心神不定地，對伊利亞說一聲早安，給他好好地握一會手，和他應答了幾句，便走了，常常在他心中留下一點新的感覺。有一天她問他：

「你喜歡你的買賣嗎？」

「不大喜歡。」勒納夫聳聳肩膀答道，「但是是一個人依然總得用這樣或那樣的法子來活命啊。」她用嚴肅的眼光注視着他的臉孔，她的臉孔似乎變得更聰慧了。

「一個人總得生活。」伊利亞嘆息了一聲，重複說。

「你從沒有想要靠勞動來生活嗎？」她問。

伊利亞不明瞭她的問話。

「你說什麼？」

「你曾經工作過嗎？」

「常常工作了一生。現在我做買賣，」勒納夫困惑地答道。

她却微微一笑，而在她的微笑中有着刺他的東西。

「你以為買賣是一種勞動嗎？你以為那完全是一樣的嗎？」她急匆匆地問。

「要不是倒是什麼呢？我買賣也做得厭倦了。」

勒納夫對她的臉看了一眼，發覺她是在認真地說，並不是開玩笑。

「唔，不！」姑娘謙遜地微笑着繼續說。「當一個人化力氣上去製造什麼東西，當他製造帶子、緞帶、椅子、碗櫃

——那才叫做勞動，你懂得嗎？」

勒納夫默默地點點頭，臉紅了他恥於自認不懂得。

「但是買賣里面有什麼勞動呢？它對人們一無貢獻！」那姑娘確信地說，一邊探索什麼似地觀察着伊利亞

的臉。

「當然，」他慢慢地小心地開始說，「那是真的。做買賣對於一個做慣它的人是並不苦的。但是買賣也是有所貢獻的；如果它沒有貢獻一點好處，那買賣有什麼用呢？」

她不做聲了，從他那裏掉轉身，對他弟弟說起話來了，不久，祇對伊利亞點一個頭作為告辭，就走了。她的臉和瑪霞的事件之前同樣——又冷淡又高傲。伊利亞開始驚異着他有沒有說過什麼不小心的話觸犯了她的。他回想他對她說過的所有話，覺得沒有什麼觸犯了她的。於是他開始仔細思想她的話，他愈想那些話，那些話便愈引起他的興趣。她覺得買賣與勞動之間有什麼不同？她愈來愈引起他的興趣，但他不明白為什麼，她為人那麼

親切，不但顧惜人，還知道怎樣去救濟他們，却有着那麼一副忿然而激怒的臉孔。保羅常到她家裏去，總是歡天喜地地講着她和她家裏的情形。

「你一到那里馬上就是『啊，早安！』如果他們在吃飯，便說——『坐下來吃點飯吧！』如果他們在喝茶！——你必須和他們一起喝茶！一切都非常單純！那里往往有很多人都是愉快的。他們歌唱，叫嚷，談論着書本。書是到處堆積着，好像書舖裏一樣。擠滿了人，大家你推我擠，大笑着。那里的人都受過教育；一個是律師，還有一個馬上就要當醫生，還有學生和諸如此類的各色各樣的人。你完全忘記自己是個什麼人了，和他們一起笑，抽烟，做一切。他們都是好人！愉快而真摯。」

「她不會來邀我，放心罷。」伊利亞陰鬱地說，「她是驕傲的。」

「她？」保羅叫道。「我告訴你——她是再爽直也沒有的！不要等着來邀請，逕自去罷。你就完了！那簡直和另一飯店一樣，真的！誰都很隨便。我告訴你——我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去過兩次以後，我便覺得跟在家里完全一樣了。那是有趣的！充滿了喧嚷和吵鬧——說話好像在到處飛。他們似乎是在玩着過活。」

「唔，那麼瑪蘇加怎麼着？」伊利亞問。

「還好，她身體復原了一點。現在她坐着，笑嘻嘻的。她由一個醫生診着，還有牛奶給她喝。克蘭諾夫要受罰了。律師說他們要好好懲罰這老鬼。瑪雷被帶到豫審官那里去過。他們也在照管我的事件，並且設法快點宣判。那里是好的！那屋子很狹小，人像火爐裏的木塊似的塞在裏面，全都燃燒着。」

「那末她自己呢？」勒納夫問。

保羅使用那往常講他兒童時代曾經教他過寫讀的犯人們的，同樣的調子來講她。他緊張到極點，動人地說着，說話之間夾着嘆聲。

「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老兄！她雖則還是個女學生——她却指使着每個人，什麼人說了不合她脾胃的話——她馬上上火——非爾——爾——爾！像貓似的。」

「那個我知道，」伊利亞微笑說。

他覺得有點豔羨保羅，他很想去看看那個高傲的女學生，但是他的虛榮心不准他去。他站在櫃台裏面，這樣想：

「這世界上有許許多多人，每個人都想從別人弄到一點什麼。但是她去照顧瑪蘇加和維拉有什麼好處呢？她窮，我猜想他們家裏每一口糧食都要計算一下。那表示她是非常和善。但她却那樣地跟我說話。我哪一點不如保羅呢？」這些念頭完全捉住了他，他差不多對此外的一切都變得冷淡了。在包圍他生活的黑暗中，似乎有一條裂縫打了開來，從這裂縫中，與其說他看見還不如說他感到，有些他從未接觸過的東西在遠處閃着微光。

「我的朋友，」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冷淡而嚴正地對他說，「你應該多買一些細辨線。花邊也差不多快完了。五十號的黑繞絲管也不够。一個公司里贈送一些青貝鈕扣給我——一個跑街今天到我那裏去。我叫他到這里來。他來過嗎？」

「沒有，」伊利亞簡短地回答。這個女人他已經覺得討厭了。他懷疑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已把最近昇任爲警佐的柯爾沙考夫作爲她的情人了。她不常給他約會，雖則她對待他還是像從前一樣地親切，一樣地嬉皮笑。

臉。勒納夫藉着種種口實，想要逃避這些稀少的約會，而見她並不對他生氣，他便在肚子里罵她：

「淫婦——蟲子！」

她到店裏來檢點貨色的時候，他覺得她特別討厭。她陀螺似地在店里打着旋，跳上賬台，從上邊架子上取下硬紙盒來，給灰塵弄得打打噠，搖搖頭，還要麻煩茄弗利克。

「一個學徒應該纖敏而又應該服從。他不是懶來整天坐在門口挖鼻子的；女主人和他講話，他應該好好地聽着，不應該做出不高興的樣子。」

可是茄弗利克也有他自己的個性。他聽了女主人的嘮嘮叨叨，依然滿不在乎；祇在她爬上去從上頭架子上取下東西來，裙子擦得高高的時候，茄弗利克才惡作劇地對他的主人看一眼。他粗鹵地和她說話，一點也沒有當她是女主人那麼尊敬她的樣子；她一走，他便對主人說：

「她走了，那小賤貨！」

「你不應該那麼謬說你的女主人，」伊利亞勉強忍住了微笑，想要開導他。

「她是什麼女主人？」茄弗利克抗議着。「他來了，噤噤啞啞饒一會舌，又衝了出去。你才是主人。」

「她也是，」伊利亞軟弱地回答着，因為他喜歡這個堅強正直的孩子。

「她是一個小賤貨，高低是，」茄弗利克固執着。

「你不教這孩子規矩，」阿芙托諾穆夫夫人對伊利亞說，「而且，我得說，你近來對於買賣總好像沒有熱忱，也不愛好。」勒納夫不做聲，他整個心魂憎恨她，心里說：

「在這里跳來跳去，但願懲罰你的腳，你這連天罰的！」

他接到他叔父一封信，知道但倫斯不但去過基也夫，而且也去過聖塞耳席安斯，他剛出發上所羅美基，却又折回之蘭姆去了，並且不久就要回來。

「又多了一種快樂，伊利亞煩悶地想，「他一定要來和我一同生活的。」

於是他開始想着能夠和他叔父分居的最好的辦法；但是他不能久長地凝思在這一件事上，因為顧客們來了，而正在和他們打交道的時候，茄弗利克的姊姊又來了。她累得透不過氣來，跟他打了個招呼，便向房門那邊點點頭問：

「那裏有水嗎？」

「馬上替你去打一點來吧。」伊利亞說。

「我自己會拿。」

她到房間里去了，在那裏直就到勒納夫照顧完了他的主顧進來。他發見她站在「人生階段」的前面。姑娘向伊利亞轉過臉來，用眼睛指示着那圖畫說：

「多麼淺薄。」

勒納夫被她的批評窘住了，感到歉仄似地微笑了。

「呀——多麼平凡，」她厭惡地說，並且還沒有來得及要求她說明，她已走了。

過了幾天，她帶一件亞麻布襯衫來給她弟弟，並且責罵他不當心自己的衣服——把衣服撕破啦，弄髒啦。

「好好，茄弗利克不馴順地說，「去你的。女主人老是罵我，現在你又來開場了。」

「他很淘氣嗎？」女學生問伊利亞。

「不——不，沒有過分。」勒納夫慇懃地答道。

「我很柔順的。」孩子說。

「舌根子長一點。」伊利亞說。

「聽見嗎？」姊姊皺着眉說。

「是，我聽見的。」那個氣憤憤地回答。

「沒有什麼。」伊利亞讓步似地說。「一個知道露出他牙齒的人是勝得過別人的。有的人挨打的時候不做

聲，便被打死了。」

女學生聽了他的話，臉上顯出了一點歡喜的神色。伊利亞注意到了這點。

「我想問你一點事，」他惶惑地說。

「什麼？」

姑娘走近他身邊，筆直望着他的眼睛。他受不住她的注視，便低下頭，往下說：

「我知道，你是不喜歡商人的吧？」

「不大喜歡。」

「爲什麼？」



「他們倚賴別人的勞動而生活，」姑娘清清楚楚地說明了。

伊利亞拋起頭來，揚着眉毛。這句話非但叫他吃驚，而且使他惱怒，而她却那麼簡單清楚地說了出來。

「那不對，」勒納夫隔了一會高聲說。

她的臉抖抖地紅起來了。

「那緞帶你化了多少錢？」她冷淡而峻嚴地問。

「緞帶這個嗎？十七戈貝克——阿爾辛。」

「你賣它多少錢呢？」

「二十七貝克。」

「哈，你瞧，你所拿到的三戈貝克不是屬於你的，而是屬於織緞帶的人的。你懂嗎？」

「不懂。」勒納夫承認。

姑娘的眼睛里閃着一種敵意的神色。他明白地覺察到這點，而在她之前畏縮了，可是同時他又對自己的粗性生氣起來。

「是的，我想你是不容易懂得一件這麼簡單的事的，」她說着，從眼台邊向門口後退過去。「想像想像你是一個工人，而做了所有這些東西。」

她在店裏圍轉地揮着手，繼續告訴他，勞動是如何地使每一個人發財，除了實踐勞動者自己。起初，她和平常一樣地又冷淡又清楚地講着，平板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但是立刻，她皺起眉毛，蹙着額，鼻孔張大了，向後拋轉頭。

夫，對伊利亞發出露骨而有力的話，充滿了年青的，執拗的自信。

「商人站在工人和買客之間，他不做任何工作，祇是提高了物價——商業是一種合法的盜劫。」

伊利亞覺得被侮辱了，但是他找不出什麼話來回答這個當面說他不做事而是一個賊的不客氣的姑娘。他咬着牙齒聽着她，他不相信她的話，也不能相信。而當他尋思着一句能够推翻她全部理論而使她住口的話時

——他又佩服了她的勇敢，而那些使他吃驚的侮辱的話，在他心中喚起了那不安的問題——「爲什麼？」

「完全不是那樣的！」他終於大聲地打斷了她，因爲他覺得再也不能默默地聽她的話了。「不，我不同意！一種暴風雨似的煩躁在他胸中升起來，臉孔一陣紅一陣白。」

「駭倒它！」姑娘坐到一張檯上，泰然說着，於是把她的長髮辮從肩上拋到膝上來，開始玩弄着。

勒納夫老是驚轉着臉，爲要不碰見她那敵意的視線。

「我要駭倒它——用我的一生！也許我在達到現在的境地以前，曾犯過重大的罪。」

「這更其不行。不過，那不是一個反駁。」姑娘說，伊利亞覺得彷彿被她澆了一臉冷水。他兩手撐在檯台上，像要跳出檯台去似地，彎着身子——和她生氣，並吃驚于她的冷靜——搖着他的捲髮的頭，默然看了她一會。她的冷冷的視線和頗有自信的臉抑制了他的憤怒，而且窘住了他。他覺得她有一種堅定而無畏的神情，而那些反駁她所必需的話，却無從說出口來。

「怎麼了？」她問着，冷冷地向他挑戰。她隨即微笑着，得意洋洋地說：

「你不能駭倒我，因爲我說的是真的。」

「我不能」勒納夫發生重濁的聲音問。

「是，你不能！你能說什麼？」

她讓步似地又微笑了。

「再見，」她的頭比往常昂得更高地出去了。

「都是胡說八道！不是真的！」勒納夫在她後邊喊道；可是她並沒有因他的叫喊而回過臉來。伊利亞倒在一隻檯上，站在門口的茄弗利克在看他，顯然是非常高興着他姊姊的態度，因為他臉上有一種自信和勝利的表情。

「你在看什麼？」勒納夫忿怒喝道，他討厭那孩子的凝視。

「不看什麼！」孩子答道。

「那才好！」勒納夫威嚇地說，停了一會又加上說：

「你可以去散一會步！」

他要一個人就着；可是即使一個人了，他還是集中不起他的思想。他不去探究那姑娘對他說的話的意義，而祇覺得她的話是侮辱人的。他支肘在櫃台上，心里想：

「她爲什麼要罵我？我對她做了什麼？然而她是親切的。她跑來責罵了我就走了，沒有一點公道，也不問一句話。這有教育的東西好，再來來看我，我一定回答你。」

他威嚇她，而在內心裏找尋着她所侮辱他的缺點。他記起了保羅曾怎麼地講到她的才氣和率直。

「她是不碰班許加的，當然！」他抬起頭來，在鏡中看到了自己。他逼近地看着自己的影子，好像在問它一個

問題。他的黑的口髭在上唇動着，黑眼睛顯出疲倦的神色，頰骨上燃燒着兩個紅塊。可是即使是現在，他的臉孔——因那侮辱而煩惱着而又有點陰沉——依然是漂亮的，有着野生生的農民相的美點，而勝過保羅·格蘭丘夫的憔悴的，黃黃瘦瘦的臉。

「她能够棄我而就班許加嗎？」他想。可是立刻，他又回答自己：

「我的臉孔和她又有什麼關係？我不是她的對手。她會嫁給一個醫生或是律師，或是官員。像我這樣的人在她能有什麼興趣？」

他苦笑，又自問起來了：

「可是她爲什麼邀請班許加啊！她爲什麼說一些話來侮辱我？商人是和賊一樣的他？不工作，是真的嗎？我靠別人的勞動過活！但是從早到晚貼在這里的是誰？我倒要知道知道！」

他現在才反駁起她來了，而且找到了許多替他的生活辯護的話；可是她又不在那兒，這些話祇是激怒了他，熄滅不掉那一種燃燒在他胸中的侮辱感。他站起來到房間裏去，喝了一杯水，四下看看。在這窗外嵌着鐵格子的矮小的房間裏，是陰沉而悶氣的那張畫的鮮明的色彩吸住了他的眼睛。他站在門框裏，注視着那測劃得那麼正確的「人生階段」想着：

「這是胡扯。人們豈是這樣生活的？」

他好久望着那圖畫，暗自把那張用那麼生動的色彩畫出來的尺度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上來。

「是那樣的嗎？」他繼續自言道，突然又無可奈何地忝說道：

「假使是這樣子的——那同樣是無聊的工作。潔淨是潔淨，可是不快樂的。」

他慢步到牆邊，把那張畫撕下來，帶到了店裏。他把它展開在櫃台上，重新細看着畫在那上面的人生的變遷，而這一次，他是冷笑着看的。他看着，一邊老是想着茄弗利克的姊妹。

「倒好像她是知道我勒死了那老頭兒的。她說了那麼許多，是不會喜歡我的。」

種種念頭在他頭腦里滯重地打着旋，那張圖畫使他的眼光模糊了起來，他把它團纏了，丟在櫃台上，它却滾下到他腳邊去了。他因此更加憤怒，重把它拿上來，團得更緊，拋它到門外街上去了。

街上瀰漫着騷擾。對面的一邊，有人拄了一枝手杖在沿着鋪道走去。手杖在他的脚步之間叩打着石板，倒好像他是有三隻腳的。鴿子在咕咕地叫，遠處有一種鐵的隆隆聲——大概是一個掃烟突的人在屋頂上走吧。一輛馬車從店門前經過，馬車夫在打瞌睡，頭顛搖着，圍繞在伊利亞四周的一切都搖擺起來。他拿起算盤來，對它看看，打上了二十戈貝克。他又看看，然後去掉了十七。剩了三戈貝克。他用手指甲橫掃了一下那些圓珠，它們就柔聲地在金屬絲上旋轉，於是散開，停止了。

伊利亞嘆息一聲，推開了算盤，把胸膛抵在櫃台上，一動不動地傾聽着自己心房的跳動。

第二天茄弗利克的姊妹又來了。她和往常一樣，穿着同樣的舊衣服，帶着同樣的表情。

「你來了。」勒納夫從房間里望着她，忿忿地咕囔着。他低下頭來，不情願地回答那姑娘的招呼。她却忽然溫順地微笑起來，沉靜地問道：

「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白！不好過嗎？」

「我很好，」伊利亞簡短地回答，想要不露出爲她的關切所引起的感情；那是一種高興而快樂的感情；姑娘的微笑和說話，柔和而溫暖地觸動了他的心，但是他却暗自希望着她再說點溫順的話，再對他微笑一下，而決心要裝出他是在發氣。他打定了主意，便噘着嘴，看也不看她地等着。

「你好像在跟我生氣？」她的聲音斷然地響着。那語氣和她的第一句話是那麼地不同，因此，伊利亞不安地仰看着她。現在她是和往常一樣地高傲，黑眼睛里有一種藐視和激怒的表情。

「我是常常被侮辱的，」勒納夫說了，直對她的臉給了她一個挑戰的微笑，同時又感到一種森涼的失望。

「啊！你在開玩笑，」他想。「你先撫摩一下，隨後又打一拳呢，那不行。」

「我並沒有想侮辱你。」

伊利亞覺得她把「你」這個字，用着眷顧似的口氣說得特別大聲。

「你要侮辱我是相當難的，」他不客氣地大聲說。「我知道你的價值：你不是一隻高飛的鳥！」

她聽見這話，便挺起身來，吃驚得睜大了眼睛；但是伊利亞却什麼也沒有看見；一個要報復她的願望，火似地控制住他，於是故意緩慢地，向她發出沉重而粗暴的話：

「你這些假裝的風雅和傲慢並不值錢，誰都在高等學校學得到的。若不是進過高等學校，你就得做裁縫或者使女，旁的你什麼也不能做，因爲你窮——不是真的嗎？」

「你在說什麼？」她低聲叫道。

伊利亞望着她的臉，高興見她鼻孔張大和臉頰發紅。

「我說我所想的，而且依我的意見，你那所有的低賤的假裝都不值一個銅板！」

「我沒有假裝！」姑娘銳聲叫道。她的弟弟趕到她身邊，抓住她的手，用憤怒的眼光看着他的主人叫道：

「我們走吧，蘇恩加！」

勒納夫看他們一眼，充滿了憎恨，冷冷地說：

「是的，你們可以走。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

他們兩個人很奇怪地在他眼前一閃便不見了。他在他們後面笑着。於是一個人就在店里，一動不動地站了幾分鐘，鴿營着如願報復了的愉快。姑娘的激憤，狼狽而又稍微有點吃驚的臉，深深地印在他記憶中，他自己滿足了。「什麼崽子！」這一個念頭散散亂亂地在他頭腦中打着旋，茄弗利克的舉動稍微攪擾着他的心，而且損壞了他的心境。

「那傢伙也是高貴的，」他想，在心裏笑着。「要是泰恩加來，我也這麼對付她。」

他感到一種慾望，想要從自己身邊推開每一個人，粗暴地，侮辱地推開他們，並且覺得自己能够這樣做。

可是泰蒂婀娜沒有來；他終天一個人耽着，而那一天他覺得分外的長。上了床，他覺得寂寞，這寂寞比那姑娘說的話更其苦惱他。他想起奧林畢達，並且對自己說，在所有的人之中，這個女人對他最好。他閉着眼睛傾聽着夜的寂靜，期待着聲音，而一有聲音傳過來，他却吃驚着，從枕上怯恂恂地抬起頭來，睜大了眼睛凝視着黑暗。直到早上，他不能入睡；他被一種期待着什麼的，和彷彿被鎖閉在地窖中因空氣不足而窒息着的感覺，以及別的無系統的煩惱之感壓迫着。他起身時有點頭痛，想要燒茶炊，却沒有燒喝了一杯水便去開店門。

約摸在中午時分，保羅氣忿忿，板起臉孔進來了。他對他朋友「早安」也不說便直截地問：

「你那麼樣不顧自己是什麼意思？」

伊利亞明白他在指着什麼說，便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沉默着，心里想：

「這傢伙也是反對我的。」

「你爲什麼要侮辱蘇菲亞·尼古萊美娜？」保羅站在他面前，嚴厲地問道。在格蘭丘夫的含愠的臉色和責難的眼光中，伊利亞覺察了他的責難，但是並不怎麼介意。他慢慢地懶聲說：

「你至少應該先說一聲早安，而且應該脫下你的帽子，這里有聖像。」

但是保羅捏住帽沿，徧把它戴得牢一點，於是激怒地擡起嘴唇，開始急匆匆而激昂地顫聲說：

「擺你的架子去吧。你有錢了，你的肚子吃飽了。記記看你怎麼說的：『沒有一個替我們着想的人！』而有人出來了，你又趕走了她。喔，你這商人！」

一種絕對的冷漠阻止伊利亞回答他的朋友。他冷地望着保羅的激昂而嘲笑人的臉，而覺得他的責難並沒有給他任何印象。格蘭丘夫的口髭和鬍子的黃毛，黴點似地長在他的瘦臉上，勒納夫看着他，漠然忽道：

「他罵我。那表示她哭訴過他。但我，曾經大大地侮辱了她嗎？我還可說得更凶呢。」

「她什麼都懂，什麼都能够解釋，而你却那麼對待她——喔！」保羅和往常一樣，在語句裏夾着叫歎聲。「他們統統是好入聰明的，他們能够背誦所有的法律——！你本該拉住她的，可是你——」

「住口，班許加！」勒納夫慢慢地說。「你爲什麼要向我說教？我愛怎麼就怎麼做。」



「你幹麼？噪起來了。」

「我愛怎麼就怎麼過活。你們這些人我統統受不了。你們來了就說話。」

勒納夫困憊地靠到架子上，白開似地沉悶着說：

「你還能說些什麼？」

「她什麼都會，」保羅堅信地叫道，他甚至舉起了手，好像要起誓似地。「他們什麼都知道。」

「好，到他們那里去，那麼，」伊利亞漠然勸他。他討厭保羅的話和他的激昂的聲子，他沒有心向去回答他。

「我要去的，」保羅威嚇地說。「我要去的，因為我覺得祇有在他們身邊，生活才是可能的，在他們身邊，可以

找到你需要的一切，<sup>！</sup>他們知道真實的事。我從沒有現在這麼好地生活過。從來有誰會敬過我。」

「別叫喚，」伊利亞以一個低低的無力的聲音說。

「你這個木頭！」保羅嚷道。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女孩子到店里來。要買一打襯衫鈕扣。伊利亞從容不迫地給了她所要的，收了她一個二十戈貝克的錢幣，在指間一摸。又還給了她說：

「我沒有找的，下次拿來吧。」

櫃子裏有找頭，不過鎖匙在房間里，勒納夫不想去拿。女孩子去了以後，保羅並沒有重提那話。他站在櫃台裏邊，用頭上脫下來的帽子拍着膝頭，好像在等待什麼似地望着他的朋友。勒納夫却面向別處，從他咬緊的齒間輕

聲吹着口嘯。車子的轟轟聲和匆忙的脚步聲從街上響過來，灰塵飛進來。

「怎麼？」保羅挑激地問道。

「沒有什麼。」勒納夫過了一會答道。

「什麼也沒有。」

「讓我安靜一會罷，做做好事！」勒納夫不耐煩地叫喚道。

格蘭丘夫一句話也不說，拋也似地戴上了帽子就快快出去了。伊利亞沒有轉過頭去，慢慢地轉眼過去目送他。

「莫非我身體有點不好過吧，那麼？」他自問道。

一條棕色的大狗在門口往里望一望，搖搖尾巴走開了，接着，一個灰髮大鼻子的乞丐婆來到了門口。她彎着腰，低聲說：

「布施點罷，小老闆，做好事！」

勒納夫默默地搖頭拒絕了她。街上，工作日的騷擾在熱空氣中悸動。那彷彿是一隻巨大的火爐被燃燒着，那被火吞噬的薪柴，爆炸着，吐着熱的火焰。鐵在轆轤作響——運貨馬車路過着，從車上垂下來的細長鐵條，碰到鋪石上，發出叫苦似的深澈的聲音，轟響着。一個磨刀的在磨一把小刀，那發氣似的咻咻的聲音劃破了空氣。

「倭拉底米爾櫻桃。」一個叫賣的用悅耳的聲音叫嚷着。

時刻都有新的和意想不到的事物出現，生命用它種種的聲音，它的不倦的運動，和它的永久的創造力震盪

着空氣。但是在勒納夫的靈魂里，一切都靜止死寂。一切都好像在他心里停止了。既無思想，也沒有欲望。祇有一大股倦意。他在這樣的心境中過了一天一晚，通夜是夢。接着又過了幾個同樣的晝夜，人家來，買了需要的東西走了，他目送着他們，心裏起着陰沉的念頭：

「他們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他們。祇有開頭才覺得這樣，過後我就會慣了的。我要孤獨地生活，我要。」

房主人的廢娘，一個乖戾的，紅臉孔的瘦女人，當了茄弗利克的替身來燒茶炊，並送飯來給他。她的眼睛沒有生色，也沒有表情。有時勒納夫看她一下，便在心底感到一股憤怒。

「我一生中將永遠看不到一點好的東西了嗎？」

他隨即又陰鬱而無可奈何地自言道：

「我的生活，在胡亂過着。」

他已經受慣了種種異樣的印象，那些印象雖然擾亂他，激憤他，但是他依然覺得有了它們而生活要比沒有它們的要強。人們把這些印象帶給他；可是現在，他的朋友們不見了，祇剩下一些買客來。寂寞之感和憧憬着良好生活的願望，不久都被他的對任何事物的冷漠所淹沒了，日子過得很慢，充滿了一種壓迫。

## 二十九

一天傍晚，伊利亞闖上店門往庭園裏去，躺臥在一株榆樹底下；他聽見隔牆有聲音。有人鼓着舌頭在低聲說：「喔，喔，我的小狗。我可愛的小狗。」

伊利亞從牆縫裏，瞧見一個高高的，灰髮長臉的女人。她坐在一隻長椅子上，一條大黃狗，脚搭在她膝上，鼻子仰了天，想要舐她的臉。女人掉開了頭，微笑着，拍拍狗。

「他們撫愛一條狗，這就是說他們沒有什麼別的可撫愛。」伊利亞這麼想。他心中起了一陣深切的痛楚。他想起了茄弗利克和他的姊姊，還有班許加和瑪霞。

「他們用得着我的時候才來。見你們的鬼！明天我要到雅各那裏去。」

「我的好小狗！」女人在牆外尹唔着。

「有泰恩加來才好！」伊利亞幽鬱地自言道；可是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此刻留滯在遠離城市的鄉間。他也不能去看雅各，因為叔父但倫斯回來了。他是早晨到的。伊利亞剛剛醒來，坐在床上正在想：又來了一天非捱過不可的日子。

「一個人生活得簡直像在秋天穿過一個沼地。又冷，又濕，疲乏透了，而老是走不到頭。」

有人在庭園裏急促地一次次輕聲敲着門。

伊利亞以為這是廚娘來取茶飲，起來打開了門，却和他叔父碰了一個面。

「喔，喔！」但倫斯搖着頭嘲弄地微笑着說，「馬上就要九點了，你的店却還沒有開，你這個商人！」

伊利亞不讓他進來似地，擋在他前面，也笑着。但倫斯的臉曬得黑黝黝的，可是總好像年青了一點，眼睛又快樂又明亮。行囊和包裹放在腳邊，而他站在這些東西之間，自己也像一個包裹似的。

「你好嗎，侄兒？那裏讓我進你的洞去吧！」

伊利亞讓到了一邊，開始默默地把叔父的行李拿進去；但倫斯向四處探索着聖像，畫着十字，一面彎下身子說：

「讚美主，我又回家來了！好了，早安！伊利亞！」

勒納夫擁抱他叔父的時候，覺得駝背的身體又結實，又強壯。

「我要洗洗臉，」但倫斯看着室內，高聲說。他不像以前那麼彎曲了；揹着他的包裹旅行彷彿把他的駝峯曳下去了——他的身體比以前直了，頭也挺到了後邊。

「你過得怎麼樣？」他問他的侄子，一邊掬水到臉上。

伊利亞見他叔叔那麼改變了，心裏高興着。他忙着在桌上預備茶，樂意地回答他叔叔的問話，雖然帶着一點顧慮和小心。

「那麼，你怎麼樣？」

「我是好極了。」但倫斯閉上眼睛，露出滿足的微笑搖着頭。「我的巡禮非常成功——再沒有比這更好的了。總括一句話——我喝到了生命的泉水。」

他坐到桌前，把鬍子捲在指頭上，側着頭開始講：

「我到了望·阿塔內細耶那裏，還到過皮里亞斯拉夫的奇術師們那裏，服洛涅日的聖·梅脫洛法尼斯那裏，和沙洞的聖·底洪那裏。我去過乏拉姆島。我到過許許多多地方；我向許多聖徒禱告過，最後的是聖·彼得和謬龍的聖·番勃龍紐斯。」

當他一個個數說着聖徒和城市的時候，顯然是感到了非常的高興；臉上浮現着輕快的滿足之色，眼睛漸漸潤濕了，閃着誇耀之光。他如同熟練的講故事者敘述聖徒們的一生似地，單調地講着他的故事。

天下起雨來了。起初，雨點小心不迫地落到窗玻璃上，接着便濺拉濺拉逐漸下得急起來了，玻璃爲之震動。

「聖廟的岩窟裏，永遠是肅靜無聲，漆黑的，令人毛骨悚然，但是神龕的小燈盞，却像孩子的眼睛似地在黑暗中裏閃亮着，並且發出聖油的香氣。」但倫斯用單調的聲音說着，這時雨下得更急了。外面，風時而悲訴，時而怒吼；屋頂上的鐵板響着；雨水帶着嗚咽的聲音從屋頂上流下去；而空中，彷彿有一張粗厚的鋼絲網在顫動。

「聖徒們的頭上散發出聖油的香氣。」

「那麼，」伊利亞慢吞吞地說。「那麼，你心上的重担卸下了沒有呢？」

但倫斯沈默了一會，又在椅子裏挺了挺身子；然後向伊利亞俯下身去，放低了聲音說：

「我用一個比喻來告訴你吧，我的並非出於本意的罪孽，正像一隻太小的靴子挾着你的腳，緊壓在我的心上。那不是我自願幹的，因為我假若不聽從潘屈羅哈，他會把我趕出去的，他會把我擲到門外頭去的，那不是真的嗎？」

「真的！」伊利亞同意他。

「是啊，但是我一上旅途，我的靈魂便輕鬆起來了，我走在路上這麼說，『主，你看見我嗎？我要到你的聖徒們那裏去，我知道自己犯的罪過。』」

「那表示你已經清算了你自己。」伊利亞微笑着問他。

「那得看上帝的意思了。上帝以為我的禱告怎樣，那是我所不知道的。」駝背的眼睛仰着天這麼說。

「那麼你的良心怎麼了呢？」

「你說『怎麼』是什麼意思？」

「平靜嗎？」

但倫斯彷彿在傾聽着似地沉默了一會，然後說：

「安靜的。」

勒納夫嘲弄地微笑了。

「如果一個人虔誠地禱告，便能够常常得到安慰。」駝背用種低低的動人的語調說。

伊利亞從椅子上站起身來，走到窗前去。寬闊而渾濁的水流，在沿着鋪道邊奔流；路上，石頭的中間有了小小

的泥水墜；雨落到那裏面使它們起了顫動，而整條街路也好像起了抖動。面對着伊利亞店鋪的房子，森嚴而濕淋淋地站在那裏，窗玻璃模糊糊糊，透視不了裏面的花。街上空空寥寥，祇聽見雨聲和水流的潺潺聲。一隻孤另另的鴿子，歇在隱蔽在屋簷下的窗格上；滿街是一種陰濕和苦重的淒涼。「已經是秋天了，」這一個念頭從伊利亞的頭腦裏掠過。

「若不是禱告，一個人還能憑什麼來矯正自己？」但倫斯解開着他的行囊，一邊這麼說。

「那是太簡單了，」伊利亞也不向他叔父回過頭去，便陰鬱地批評道。「犯了罪，禱告，於是又潔淨了！那便是說你可以再犯罪。」

「爲什麼你可以嚴正地生活？」

「天知道那是爲什麼啊？」

「爲什麼？」

「是啊。」

「你以爲潔淨的良心如何？」

「那又有什麼用？」

「是——吧，」但倫斯不以爲然地懶聲說。「你怎麼說？」

「說我所要說的，」伊利亞背了他叔父站着，堅強固執地接着說。

「那是罪過的！」



「好的，讓它去罪過吧。」

「你會遭罰的！」

「不會。」

他從窗那面轉身過來，望着但倫斯的臉。駝背正在望着他侄子的結實的體格。他舐着嘴唇，久久地搜索着，一句反駁他侄子的話，後來找到，便語氣動人地說：

「怎麼不會的！你看——我犯了罪，所以遭了罰。」

「怎麼樣的罰？」伊利亞用一種乖戾的聲調問他。

「害怕！我老是害怕着那事情會突然被人家知道。」

「可是我幹了壞事，却一點兒也不害怕。」伊利亞說着，露了一個肆無忌憚的微笑。

「你好蠢！」但倫斯嚴正地說。

「不錯。我一點兒也不怕。不過生活是艱苦的。」

「啊——啊！」但倫斯從地板上站起身來，得意洋洋地叫道。「你說苦？」

「是的。大家都拋棄我，倒好像我是害疥瘡的。」

「這裏面就含着刑罰。啊哈！」

「爲什麼？」伊利亞幾乎瘋狂地叫起來。他的顎部打着顫，反在背後的兩隻手抓着牆壁。但倫斯怯恂恂地看  
着他，一邊揮着一條繩。

「別叫，別叫！」他低聲說。

可是伊利亞依然叫喚着。他好久沒有和任何人講話了，而現在却把所有的，當他一個人在的時候積下來的一切，全從靈魂裏吐出來了。他激情而忿怒地對他叔父說：

「你的巡禮是完全不必要的，對你又不曾發生什麼事。一個人可以搶奪人家，也可以殺死人，而不發生什麼事。沒有人來罰你的，祇有那些不懂得怎樣幹這工作的人纔遭受刑罰，那些懂得的人，却可以幹他們愛幹的一切。」

「伊利亞」但倫斯小心翼翼地走近他身傍說，「等一會，不要那麼着急。坐下來，我們平心靜氣地來談吧。」突然，什麼東西響起大聲音沉重地倒了下來，空噏空噏地滾到店門的緊邊停下了。兩個人都吃了一驚，靜默了下去，一下子外邊又安靜了，祇有雨依然瀑布似地在傾注下來。

「是怎麼回事？」駝背怯恂恂地輕聲問。

伊利亞悄悄地走到門口，開門望望庭園裏。輕微的呼哨，喘氣似的聲音和颯颯之聲，許多聲音的全音階，融合成一個單調的，苦重的呻吟聲，流進室內來。

「箱子翻下來，」勒納夫說着，關上門，回到窗邊老地方去。

但倫斯重復坐在地板上，動手去解他的行囊。沈默了一會以後，他說了：

「不，你想想吧。喊出那種話來，老弟！啊，啞，啞！你的不信上帝倒還不至於觸犯上帝，祇是毀去了你的靈魂。明白這點——這是好話。這些話是我在旅途中從一個人聽來的。啊！我不知道聽了多少金言啊！」

他斜望着伊利亞，又講起他的旅行來了。伊利亞聽他的故事，正好像聽雨聲一個樣，心裏想着他和叔父將怎麼生活下去。

兩個人一道生活並不壞。但倫斯用一些舊箱子爲自己做成一隻床，把它擱在角落裏火爐和門之間，那一個角落，到晚上比室內旁的部分都來得黑暗。他一方面監視着勒納夫的生活，一方面擔任了茄弗利克做的職務；他燒茶炊，打掃店堂和房間，在飯店裏去拿飯，常常一個人哼着讚美歌。晚上他和他的姪子講哈里路亞的妻把自己的孩子投在燃燒着的火爐裏，換着把基督抱在懷裏，藉此從敵人手裏把基督救出來。他講一個和尚聽了三百年的鳥叫；講聖·契利克和聖·烏利泰，還講旁的許多事。勒納夫一邊聽他，一邊想着自己的念頭。現在他能够在傍晚的時候出去散步了，他老是渴望着到市外去。市外夜的原野恰如他的靈魂，是寂靜，暗黑而荒涼的。

但倫斯回家了一星期，去看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回到家裏却又氣憤又沮喪。但是伊利亞問他是怎麼回事，他却急急慌慌答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到那邊——遇見了大家。我們談了天，當然——嗯，是啊。」

「雅各怎麼了？」伊利亞問。

「雅各？雅各快死了。他講起你，他臉色黃黃的，咳嗽着。」

但倫斯不做聲了，他開始咬着嘴唇，凝望着一個角落，又悲傷，又可憐。

他們的生活，過得平靜而單調。一天的日子，好比一年裏鑄造出來的許多五戈貝克的銅板，彼此相同。隱在勒納夫心底的陰鬱的忿怒，像一條巨蛇，吞嚥盡了那些日子裏的印象。舊的熟人一個也不來看他；保羅和瑪霞好

像已經找到了另外的生活路徑；瑪蒂蔡被馬踢倒，死在醫院裏了；潘費許卡好像攢下地底去了；壓根兒不見人面。勒納夫去看雅各，但是又覺得和這垂死的朋友沒有什麼可說，下不起決心來。早晨看看報紙，日間坐在店裏望望被秋風吹落在街上急捲而去的黃葉。有時，也有樹葉吹進店裏來。

「最最神聖的父庇洪，爲我們禱告上帝！」

但倫斯一邊在房間忙裏着什麼，一邊發出枯葉似的沙沙聲，哼唧着。

有一個星期日，伊利亞打開報紙，在第一面上看見有一首詩——「過去和現在」——署名 P·塔蘭丘夫。往昔的日子，有如悲哀的鳥們，

思想常撕裂我的心；

生活空虛，期望低微，

憂愁苦痛乃我之分。

保羅這麼寫着。勒納夫讀了這詩，他的眼前就浮起了他朋友的善感的，有着明亮而果敢的眼睛的臉孔，那一對眼睛，每當沉思着什麼的時候，便時而焦急，時而憂愁，時而陰鬱。保羅在詩裏寫着，他曾經衣衫襤褸而孤伶地徬徨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那裏既無人對他親切，又無人歡迎他；可是突然，當他飢餓疲乏得快死的時候，却遇見了一些好人，那些人對他很好，他便「藉一句溫愛的話而蘇甦」，那句話好像燃燒着的火花，迸在他心上。

心中重又充溢了希望，

思想往胸中注入歡喜的歌曲。

勒納夫讀到末尾，氣憤憤地把報紙推開了。

「儘你歡喜的去空想，去杜造吧！等着吧，這些好人們就要向你顯出本性來了。親切，當真是！」他憤憤地笑着。可是突然，一個好像是從全然不同的心胸中湧上來的念頭，進到了他的頭腦裏。

「可是假如我到了他們那裏呢？我要過去和他們說，我來了！饒恕我吧！」

「爲什麼啊？」立刻他又這麼自問道；於是堅決而陰鬱地說完了他的話：

「他們一定把我趕出去。」

他含着憤怒和嫉妒，又把那首詩讀了一遍；於是想到了那姑娘。

「她是高傲的。她祇看你一眼，於是你祇好走着原路回來。」

在同一報紙的情報欄裏，他讀到九月廿三日，維拉·嘉比泰諾伐被控竊盜罪的案子將在地方法院開審。一種痛楚的心情在他心中燃燒起來，心裏對保羅說：

「她在監獄裏，你倒能夠寫詩。」

「主啊！賜恩惠給我這個可憐的罪人，」但倫斯憂鬱地搖着頭，嘆着氣低聲說。然後瞥了一眼那正在嚟嚟響着報紙的侄子，叫道：

「伊利亞！」

「唔？」

「想想潘屈羅哈看。」

駝背慘笑着不做聲。

「唔？」納天問。

「他強霸了我的去，」但倫斯用一個低低的自疚的聲音說，又做了個悽愴的笑臉。

伊利冷冷地看看他的叔叔，一句話也不說，祇是想：

「活該！」

「喔，唉！他騙了我啊。」

「你們一共偷了多少？」伊利亞鎮靜地問。

叔父把自己的椅子從桌前移開了一點，低下了頭，然後把兩手攔在膝上，一闌一合地開始動着他的手指。

「大約有一萬吧？」勒納夫重又問他。

駝背立刻抬起了頭，驚異地低聲說：

「一——萬？」

於是向伊利亞搖手說：

「你在想什麼，上帝保佑！一共祇有三千多一點，你却說一萬。你怎弄的？」

「公公有一萬多呢，」伊利亞冷嘲地笑一笑說。

「你不扯謊嗎？」

「我爲什麼要扯謊？他親口告訴我的。」

「他會計算嗎？」

「不會比你和潘屈羅哈差。」

但倫斯沈思起來。頭又低下去了。

「潘屈羅哈吃沒你多少呢？」伊利亞問。

「七百光景。」但倫斯說，嘆着氣。「那麼有一萬多？」

勒納夫不做聲了。他不高興看見他叔父的苦惱而失望的臉孔。

「可是，那麼一堆的錢藏到哪裏去了呢？」駝背沈思着，驚異地問。「覺得是全都拿了。可是也許那時潘屈

羅哈欺騙了我，是吧？」

「這些話可以不講了吧！」伊利亞嚴厲地說。

「是的，如今說這些話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了啊。」但倫斯同意他，深深地嘆了口氣。

勒納夫深思着人類的貪慾，人們爲了金錢，幹出多多少少卑劣的事來；他又想，如果他也有這些錢，有幾萬或幾十萬的話，他便要給人們看看他的顏色。他要叫人們在他面前四肢爬着走，他要他爲復讎的心情所驅使，滿肚子的憎恨，便用拳頭照着桌子擊了下手，擊得驚跳了起來；他朝叔父瞥了一眼，見他正半開着口，以可怕的眼色望着他。

「我在想，」伊利亞從桌前站起身來，用使氣的聲調對他說。

「那是常有的事；」但倫斯疑懼地表着同意。

伊利亞往店堂裏去了，駝背好奇地在後面看着他，不出聲音地動着嘴唇。那多疑的神氣，伊利亞雖然沒有看見，他在背後却是感覺得到。他有時注意到，他的叔父是對他一點極微的動作也留心看着，像要偵察什麼，還要問問那事情似的。這使勒納夫避開了和他叔父的任何談話。他一天清楚一天地感到駝背在妨礙着他，「這將繼續到幾時」的問題，老是浮到他面前來。

他的靈魂裏面，好像有一個瘡疤在潰爛着；生活越過越無聊，而最壞的，是什麼事也不想做；什麼也引不起他的興趣，有時彷彿自己是一天深似一天地在慢慢陷到無底的暗洞裏去。他想到自己是大受了冤屈，便集全心的在這冤屈的苦痛的感覺上，老是想想着，致使這感覺激奮了起來，想從中找一個他從來所犯的一切罪惡的辯解。但倫斯到了不久，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離開了一時城市以後出現了。她一眼看見了穿着棕色斜紋布襯衣的駝背地下倦，便厭惡地緊閉着雙唇，問伊利亞道：

「……的叔父？」

「是的。」勒納夫簡短地回答了她。

「他要和你一同生活？」

「當然。」

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在對方的答話裏，意識到有一種不愉快而挑戰的意味，她便不再注意駝背了，但倫斯呢，替代着菲弗利克站在門口，在捻他的黃鬍子，並且好奇地望着那穿灰色衣服的女人的瘦小的身姿。勒納夫也在看着這麻雀似地在店裏跳來跳去的女人，靜候着她有什麼話問他，便準備用幾句嚴重的侮辱的話來氣倒



她可是她斜着看他那冷冷的粗野的臉孔什麼話也沒有問。她站在眼台後面，一邊細看那記着每天收入的眼簿，一邊講在鄉間過的一兩個禮拜是多麼高興，生活是多麼便宜，而且對於身體是多麼好。

「那裏沒一條小河，是一條那麼靜靜的河流，還有有趣的人——一個電報局裏的辦事員，提琴拉得好極了。我學了划船，但是鄉下的孩子啊！討厭極了，他們簡直蚊虫似的圍着你，哭叫着要錢：『給點，給點吧。』爹娘教他們那麼幹的——很討厭。」

「並沒有人教他們，」伊利亞冷淡地說。「他們的爹娘都工作着，孩子剩下來沒有一個人看管他們。你說的不對。」

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吃驚地瞥了他一眼，開口想說什麼，這時但倫斯却微笑着恭恭敬敬地說：

「現在，總難得見到有身分的人了。從前，有身分的人們都是一生住在鄉間的，現在却祇不過去玩幾天。」  
「阿美托諾穆夫夫人先看看他，又看看伊利亞，然後盯着眼簿，一句話也沒有說。但倫斯弄得很狼狽，拉着他的衣服。一時大家都沉默着，祇聽見眼頁的沙沙聲和一個摩擦聲——但倫斯在門框上摩擦駝峯的聲音。」

「喂，」突然響起了伊利亞的冷冷的鎮定的聲音，「和你上頭的人說話的時候，應該先請一聲准許：『請容許我說，』你應該說，『請寬宥我，』還得彎下你的膝頭。」

眼本從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的手裏脫出滑下台去，可是她拍韃一聲用手把它按住了，笑起來。但倫斯低着頭，走到街上去了，於是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微微一笑，對伊利亞的使氣的臉孔斜看了一眼，低聲問：

「你在對我發氣爲什麼？」

她臉上帶着狡辯的神氣，眼睛柔和而惱人地閃着光。勒納夫伸出手臂，捉住了她的肩膀。對她的憎惡和想要抱住她把她壓在自己胸膛上聽她的瘦骨頭格格作響的一種狂野殘酷的慾望，在胸中燃燒了起來。他露着牙齒，把她拉到自己身邊，她便捏住他的手，想要從她肩上把它拉下來，小聲說：

「啊，放開我！痛你瘋了嗎？這兒不能抱，還有——聽着！留你叔父在這兒是不便的；他是一個駝背，人家見了都要害怕的。放開我，那麼！你應該把他安頓在一個什麼地方——聽見嗎？」

但是他已經撲抱起她，眼睛睜得大大的，在把自己的顛俯到她臉上。

「你在想什麼？這裏不行——離開我！」

她突然彎到地上，滑溜得魚似的從他的手臂裏滑了出來。勒納夫隔着一層蒙住他眼睛的翳，看見了門旁的她。她正在兩發顫的手整着她的上衣說：

「喔，愛的，你多麼粗暴！你不能等嗎？」

他滿頭響着聲音，好像有溪水在裏面奔流着。他緊緊地交叉着手，一動不動地站在眼台後面看着她，好像在如一個人身上看出了他一生中所有的罪惡和重負。

「情熱固然也好，但是親愛的，你得抑制自己。」

「去吧！」伊利亞說。

「馬上要去了。今天我不能請你去，可是後天，廿三號——我的生日——你來吧？」

她這麼說，一邊用手指摸索着胸針，沒有對他看。

「走吧。」他又說了，爲那想要捉住她來苦惱她的慾望而發着抖。她去了。但倫斯立刻進來，懇懇地問：

「那是——合辦的人嗎？」

勒納夫點點頭，霍然吐了口氣。

「她是個高貴的女人，是非常好的。雖然個子小一點，但是——」

「討厭！」伊利亞噁聲說。

「喂——」但倫斯疑懼地蠕蠕着。伊利亞覺察到了他叔父的好奇多疑的臉色，便冷冷地問：

「喂，你在看什麼？」

「我？我的天！我什麼也沒有看。」

「我知道我在說什麼。我說她討厭，那還祇是一點零頭。我可以說得更壞，而且是真話。」

「啊——喔是——是嗎？」駝背同情他似地慢吞吞說。

「什麼？」伊利亞厲聲叫了起來。

「就是說——」

「就是說什麼？」

但倫斯站在伊利亞面前，爲他的粗暴的語氣弄得又嚇又傷心，他不住地把體重從這隻腳移到那隻腳，臉色

是怪可憐的，迅捷地閃着眼睛。

「就是說——你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他沉默了一會之後，這麼說。

「就祇這一點嗎？」伊利亞叫喚着。「我知道他們——祇是外表乾淨。」

「我曾經和一個看門的談過一次話，」駝背坐到椅子上討好似地說，「講到他的弟弟。保安官判了他七天罪——唔！看門的說，他是個又柔順，又溫和，又穩重的孩子。他說，可是突然，他一陣癲氣發作，喝了酒打起人來了——他打他主人的巴掌，也打伙計。但是過去，據說他的主人時常打他，却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他總是不做聲的。」

勒納夫聽了他叔父的話，心裏想着：

「我非拋棄一切出走不可。見他鬼的清淨的生活！我沒有可過的生活。我要拋棄了一切出走。我將四處徬徨，在這裏是要死的。」

「他容忍又容忍，可是終於爆發了，」但倫斯說。

「誰？」

「啊。我在講看門人的弟弟。保安官因為他打架關了他七天。」

「啊！」

「七天。他好好地容忍容忍，像煤烟積在烟囪裏似地都鬱積在心裏，於是一下子全着了火，燒起來了。」

「叔叔，你站一站櫃台！我要出去。」勒納夫說。

但倫斯的說教似的單調的聲音，像四旬齋（註）禮拜堂的鐘似的在他耳朵裏陰沉沉地響着，店裏又冷又

註：復活節前四十日間之齋——譯者

悶氣；可是走到街上，也是沒有樂趣。下過了幾天雨。灰色潔淨的鋪石，宛如人們的臉，陰鬱地凝望着陰暗的天空。鋪石之間的窪洞裏，滿貯着污泥，這使鋪石的潔淨益發明顯地顯了出來。空中瀰漫着一股悶人的溼氣，一些房子好像潮溼得重重的。樹上的黃葉，在呻吟待斃中顫動。什麼地方在急拍絨毯和毛皮的外套之類，那短促的聲音一響，便像石子落水似地消逝了。在街路的盡處，恰當伊利亞的眼前，濃密的白色和紫色的雲，從人家屋頂後面昇了起來。那些雲彼此濃重地爬攀着，上去，上去，時刻改變着樣子，或像大火中的烟，或像山，或像河流中攪亂了的水。一片白雲爬了出來，接着一片蔚藍色的雲動得更快地昇了起來，它濃重地疊上那白雲，蓋住了它。它們彷彿專是爲要更濃重地落到家屋、樹木和大地上來，而昇到灰色的上空。勒納夫望着眼前這生動的障壁，疲倦起來了，便回向店裏，寒冷疲勞得發着抖。

「我非把一切丟開下可，鋪子和一切。叔父可以和泰恩加一道做生意，我要出去。」他心中描想着一片被露落得溼淋淋的田野，蒙蔽着灰色雲片的天空，和兩邊長着樺樹的寬廣的路。他措了一個包裹走着，兩腳陷到污泥裏，冷雨打到臉上；田野間和路上沒有一個人，甚至樹上沒有一隻烏鴉。

「我上吊吧。」他漠然自言道，覺得他沒有去處，也無處可去。

第三天的朝上醒來，他看到了日歷上「二十三」這幾個黑字，記起了今天是維拉審判的日子。他高興得到離開鋪子的機會，並且對維拉的命運感到一種燃燒似的好奇心。他趕快穿好了衣服，急急忙忙地喝了茶，跑也似地往法院去，可是到的太早。誰也沒有准許進去，一批人羣集在階台上，在等着開門。勒納夫也站在門口，背倚在那房子的牆上。一片廣場展開在法院前面，中央有一所大的教堂。陰影沿着鋪石移動。太陽的圓面蒼白而疲倦，從雲底下忽隱忽現。差不多時刻都有陰影從遠處落到廣場上，沿着石頭爬行，攀到樹上，而且彷彿很重，重得那些樹枝要爲它的重量折斷了似的。於是那陰影又從牆基直到十字架包圍着教堂，爬過了這，便無聲不息地向着法院和門口的人們這邊移過來。

大家都神色憂鬱，而且有着飢餓的臉相，他們互相以倦怠的眼色相看，慢吞吞地說着話。有一個身穿薄外套，領子遮到額上，戴一頂彎扭了的帽子的長頭髮的人，在用他的寒凍的手指捻着光光的紅鬍子，不耐煩地在地上踏着他的穿着破皮靴的脚。另外一個穿着補過的鄉下大衣，帽子拉到眼睛上的人，低頭站在那裏，一隻手插在袋裏，還有一隻插在襯衣裏，他好像在打瞌睡。一個穿粗絨厚外衣和長統靴，身材小小的黑皮膚的甲蟲似的人，好像

很不安的樣子；他不時抬起他的蒼白的光光的臉，望望天空，吹吹口嘯，皺皺眉頭，想用舌頭舐舐口髭，話比誰都說得多。

「要開了吧？」他叫道，同時把頭側到一邊傾聽着。

「不，哼！可是時候很遲了呢。你去過圖書館嗎，孩子？」

「不，時候還早。」長頭髮的人發出毫無變化的單調的聲音回答着。

「見鬼，好冷，不是麼？」

長頭髮的人有所感似的咕囔着，深思地說：

「然而如果沒有法院，又沒有圖書館，我們將在哪儿裏暖我們的身體？」

黑皮膚的聳聳肩膀不做聲。伊利亞觀察着這些人聽他們講話。他覺得這些都是流氓或扒手——靠黑暗事件過活的，替鄉下人寫狀紙和各種文件而欺騙他們的，或是拿了求救的信到一份份人家去的。以前，他是怕這種人的，現在却祇引起他的好奇心而已。

「這種人是爲什麼活着的？然而他們還是活着啊！」一對鴿子在離階台不遠的鋪石上飛了下來。那隻膝囊掛下的肥的鴿子，搖搖擺擺蠢笨地走着，鴿鳴的高叫着去圍繞別一隻。

「噓！」黑皮膚的銳聲吹着口嘯。穿鄉下上衣的人吃驚着抬起了頭來。他的臉孔腫而發青，眼睛是呆鈍的。

「我最討厭鴿子。」黑皮膚的望着正在飛去的一對鴿子叫喊着。「牠們胖胖的，像有錢的商人，牠們鴿鳴的叫——叫得使人心煩。你在和誰打官司麼？」他突然問伊利亞。

「不。」

「你不是被告嗎？」

「不。」

黑皮膚的把伊利亞從頭到腳望一下，哼着鼻音說：

「這才怪。」

「怪什麼？」伊利亞笑了笑，問道。

「你有被告的險相。」他油嘴滑舌地回答。

「啊，開了！」

他第一個從打關的門裏擠了進去。伊利亞被他的話刺了一下，跟上他去，在門口用肩頭把長頭髮擠了一下。一睜開點眼睛走。蠢胚，長頭髮的泰然說着，把伊利亞推了回去，走在前面。

這一推可並沒有叫伊利亞忿怒，祇是怔住了他。

「多怪，」他想。「他撞我，倒好像一個大紳士，無論到那裏都該走在最先頭似的，而他祇不過是一個扒手。」法庭裏陰暗而寂靜。一張罩着綠布的長抬高背的靠手椅，鑲金框的巨大的等身像，陪審官坐的大紅椅子，欄杆後面的一條大的木長檯，一切都巍巍然引起崇敬之念。窗子深嵌在灰色的牆壁裏，帆布的窗帷打着深大的摺，幾掩在窗上，窗玻璃模糊不明。重實的門輕聲打了開來，穿制服的人們走出來，快步而同是輕聲地走來走去。這大房間裏的一切東西，都在無言中令人取靜肅的態度。勒納夫看看四周，一股懷然之氣使他的心起了收縮，役吏一



喊「法官出庭，」他便吃驚地在任誰之先跳了起來，雖然他並不知道該不該站起來。這法庭來的四個法官之中的一個，是葛洛摩夫——住在伊利亞舖子對面的。他坐在中央的靠手椅裏，用兩手梳着頭髮，鬆解着用金線細繡的領子。他的臉孔使伊利亞安心一點，那完全和平常一樣的紅，一樣的善良，祇是擡高了鬍鬚的尖梢。他的右邊坐着一個蓄着一點灰色鬍子，獅子鼻，戴眼鏡的面相溫和的小老頭；左邊坐着一個有八字的紅鬍子和一張沒有表情的黃臉孔的禿頭。桌邊站着一個圓頭，頭髮剪得很短，黑眼睛骨溜溜的年青法官。他們大家一時沉默着，通覽桌上的文件；勒納夫恭恭敬敬地看着他們，等待着其中有一個站人起來高聲宣告什麼重要的事情。

伊利亞偶然掉頭到左邊，看見了那熟識的，胖胖的，好像磨過似的發亮的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的臉孔。潘屈羅哈坐在前排的大紅椅子裏，頭枕在椅子背上，泰然觀察着羣衆。他的視線有一二次落到了伊利亞臉上，而伊利亞兩次想站起來對潘屈羅哈或葛洛摩夫或對法官席全體說些什麼話。

「他是一個賊！他曾經把他的兒子打到死去活來！」——這在他頭腦裏燃了起來，喉嚨裏也感到有一種燃燒似的感覺。

「那麼，你被控的——」葛洛摩夫響氣溫和地說着，可是伊利亞不知道他是在對誰說；他看着潘屈羅哈的臉，精神爲苦痛的迷惑大受挫折，不能甘心於菲利蒙諾夫是法官的事實。

「招來被告，」主判摸着前額懶聲說：「你對店主阿尼希摩夫說過了」等一下。我會還你的。」麼。

一扇窗扉，吁——吁——吁——吁地輾轉成聲，在來回地搖動。

伊利亞在陪審官中間，又看見了兩張認識的臉。比潘屈羅哈高一段的後面，坐着一個泥水匠——承造人希

拉乞夫——一個有長胳膊，小小的乖戾面孔的鄉下大漢子，是菲利蒙諾夫的朋友，常常來下棋的。據說有一天，希拉乞夫在作業中和一個工人吵架，把那個人從踏足台上推了下去，那工人便因受傷而死。第一排裏從潘屈羅哈數過，第三個坐着大的服飾名老闆杜諾夫。伊利亞是從俄進貨的，知道他是一個殘酷的吝嗇鬼，曾經二次破產，每次祇能給債權者償還一成。

「證人你幾時看見阿尼希摩夫的小房子着火的？」

「呵——呵——一窗扉哀泣着，於是伊利亞的胸中便有東西回應着那聲音。」

「傻瓜！」他旁邊起了一聲低低的私語。他四處一看——那身材短小，黑皮膚的人，輕蔑地擡起了嘴唇坐在他旁邊，「傻瓜！」他又說，向伊利亞點着頭。

「誰——伊利亞驚疑地望着他小聲說。」

「被告，他有極好的辯護證人的機會，他却失去了，要是我——」

伊利亞望被告。那是一個頭角顯著，高高的，骨格粗大的鄉下人。他的臉色陰沉，且瀰漫着恐怖之色；他露着牙齒，恰如——匹被人家打得死去活來的狗，已經沒有了自衛的力量，被敵人包圍着，畏縮在角落裏露着牙齒。他的陰沉的臉孔帶着一種完全動物的恐懼之色。潘屈羅哈，希拉乞夫，杜諾夫，以及其餘的人，都以泰然而滿足的臉色看着他。納夫彷彿覺得他們肚子裏都在說：

「他捉到了，因此他是有罪的。」

「無聊！」他旁邊的人低聲說。「這種案件一點兒也沒有趣。被告——是個蠢貨，法官——是鈍傢伙，證人——」

——照常是些木頭。要是我早已把他收拾乾淨了。

「他是有罪的嗎？」伊利亞小聲問，好像害癩疾似地顫抖着。

「不會的吧，但是定罪是會定的，他不知道替自己辯護。鄉下人總規不知道替自己辯護的。他們一點兒也不中用，他們有骨頭和肉，可是腦子和心機，却一點點兒也沒有。」

「那是真的，唔——是的。」

「你有二十五戈貝克嗎？」那個人突然問。

「有。」

「給我吧。」

伊利亞拿出錢包來，還沒有想一想該不該給，便把那錢幣給了出去。但是一經給了出去，他才斜看着那個人，對他起了不由自主的敬佩心，一邊在心裏這麼說：

「好像伙，人們原是應該用這種方法來生活的——出人小意去撲攬你的鄰人。」

「那是個蠢貨，一點也沒有錯過的。」黑皮膚的用眉眼指着被告又囁囁了。

「噓——噓——噓！」庭丁制止着。

「陪審諸君！」檢察官語氣動人地輕聲說。「請看這個人的臉吧——這臉孔比曾經確認被告的罪的一切證人的證言更能說出他的罪來——嘔，嘔，這使我們不得不相信，我們面前站着一個典型的犯人，一個社會秩序和法律的公敵。」

社會秩序的公敵，坐下了，可是也許他覺得人家叫他立，他却坐下了，有點不安，便低垂着頭慢慢地站了起來。他的兩臂軟垂在兩邊，整個高高的老身軀彎曲着，好像就要投進法官們的口中去一般。

勒納夫也俯下了頭，他感到不安，邪惡而不快的念頭，在頭裏慢慢地攪動；他找不到可以表現這些念頭的說話，他們互相吞沒，壓迫着他。潘屈羅哈的不安靜的紅臉孔，突進他的思想中，像驟雨雲中的月亮。

葛洛摩夫宣告了一時退庭，伊利亞便和那黑皮膚的一同走出到廊下來。小個子從厚絨上衣的袋裏掏出一支摺燭了的烟捲來，用手指弄一弄直說：

「怪傢伙，他賭咒說『我沒有放火。』在這裏賭咒有什麼用，倒不如剝出背來準備挨打吧——嘿——嘿，這是件大案子呢！一個商人遭了害，那你的有罪或沒有罪是無足輕重呵！祇是總得罰一個人——你捉到了，你使得遭罰。」

「照你的意見，那鄉下人是有罪的麼？」勒納夫沉吟了一下問。

「我以為他是有罪的，因為他蠢。機敏的傢伙是從來不會有罪的。」他泰然滔滔地罵人，一邊神氣十足地抽着烟捲。他的眼睛又黑又小，像老鼠的似的，牙齒也是又小又尖。

「喂，法官中間，」伊利亞用着勁，低聲說，「有老百姓——」

「大半是商人，」黑皮膚的語氣鎮靜地校正了他。伊利亞瞥了他一眼，又說：

「商人我認得幾個。」



碎了他心中的一切。這個念頭彷彿一個鐵圈似的緊纏着他的心，不給旁的什麼留一點間隙。

當他走近法庭門口的時候，他在眼前的羣集中看到了保羅·格蘭丘夫。格蘭丘夫的後腦袋和兩隻小耳朵，他很高興，拉拉保羅的上衣袖子，對着他微笑，保羅也微笑着——可是並不出於本心的，顯然是費勁的。

「早安！」

「早安！」

他們默默地面對面站了幾秒鐘，也許大家都在這時候感到了什麼，致使他們同時開起口來。

「你來看麼？」保羅苦笑着。

「那末她也在這兒？」伊利西惶惑的問。

「誰？」

「喔，你的蘇菲亞·尼克。」

「她不是我的。」保羅淡然答着，打斷了他。

兩個人默默地進了法庭。

「我們坐在一起吧！」伊利西提議道。

保羅躊躇了一下，答道：

「你知道我是有伴的。」

「喔好。」

「喂，保羅生氣地勸說，「聽聽法庭律師辯護點什麼？」

「我會聽的，」伊利亞低聲說了，更低低地附帶說。

「好，再見兄弟。」

「再見，下次再見。」

梅蘭丘夫轉過身去，匆匆地去了。伊利亞望着他，覺得保羅似乎曾經用手在他身上的一個痛處重重地滾了  
一下。一陣燃燒似的苦痛貫穿着他的心身，而當他看到保羅身上的上好的新外套和幾個月來比較又健康又寬  
淨的面孔時，便起了一陣又嫉妒又苦痛的感覺。菲弗利克的姊姊和保羅坐在同一個座位上。他對她說了些什麼。  
她便馬上朝勒納夫這邊掉過頭來。一看見她的來勢凶凶的臉，他掉開了自己的臉，他的心便被那些損傷，忿怒，而  
困苦陰暗的感覺更其深重地包裹着了。種種的念頭激烈地湧起來，攪混着，旋風似地在他頭裏打着迴旋。於是  
突然又停了下來，消失了；他覺得心裏的空虛，外面，所有的一切好像成了一條粗的線，在向後移動過來，他理會不  
到眼前發生的什麼事情了。

這時維拉帶進來了：她穿一件拖到腳跟的灰色長衣，頭上蒙一方白的手帕，站在欄杆後邊。一束金黃的捲髮  
覆在她的左鬢，臉頰蒼白，嘴唇緊閉，瞬得大大的一動不動的眼睛，嚴肅地望着葛洛摩夫。

「是的，是的，不是的，」她的聲音啞約地在伊利亞耳中響着。

葛洛摩夫在溫和地看着她，她似柔聲低氣地對她說：

「嘉比泰，我！你對於那天晚上偷竊的罪，有沒有話說？」他的豐滿的聲音向着維拉柔和地蜿蜒過去。

勒納夫看看保羅。保羅低垂着頭，轉身坐在那裏。老是在拉他的帽子；他旁邊的姑娘却坐得筆直，樣子像是她在審判着大家。維拉，法官們，以及羣衆，她不住地把頭轉來轉去，輕蔑地緊閉了嘴唇，傲慢的眼睛，在鎖着的眉毛底下冷冷的峻嚴地閃着光。

「我沒有話說，」維拉說。她的聲音顫動，那聲音好比敲着有龜裂的薄杯所發出來的。

杜杜諾夫和鄰席上的紅頭髮的臉，刮得很乾淨的人，這兩個陪審官彎攏頭來，不出聲地動着嘴唇，用微笑似的眼睛察看着維拉。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緊握着他的靠手椅，身體向前傾着；他的臉更加紅了，口嚦掀動着。旁的許多陪審官也以同樣的特別的注意望着維拉，勒納夫懂得這意思，因此使他感到嫌惡與憤慨。

「他們審判她，而同時還要垂涎着看她，」他咬着牙齒這麼想，於是 he 想要對潘屈羅哈喊道：

「你這無賴！你在轉什麼念頭？你在什麼地方？你應該做的是什麼？」

有一個東西擱上他的喉嚨，窒息住他，那好像一個沉重的球，阻礙着他的呼吸。

「說吧，暖嘉比泰諾伐，葛洛摩夫懶洋洋地動着舌頭，好像一隻害着熱病的羊似地突出了眼珠說，「你幹了多久，暖——昏淫的？」

維拉好像這問題刺着她熱燒着的臉頰似地，用手蒙住了面孔。

很久的。

她確切地答道。一陣嘩嘩聲在聽者之間穿過，起着蛇蟻行似的聲音。格爾丘夫彷彿像要把自己起來把身體弓得更低了，並且不住地拉他的帽子。



「多久？」

維拉睜大了眼睛，莊重嚴峻地盯住葛洛摩夫的臉，沒有做聲。

「一年？二年？五年？」審判執拗地逼着。她一動不動地站着，老是沒有做聲，好像她是用灰色的石頭琢成的。紙有那手帕的尖端在她胸前顫動。

「如果不願意回答，你可以不回答。」葛洛摩夫撫着鬍子。

於是那鬍鬚尖，尖眼睛，圓的，瘦小的律師陡的站了起來。他的鼻子又細又長，後腦袋寬廣，使他的臉孔活像一柄斧頭。

「說吧，嘉比泰，你何以會操這種生意的？」他提高着嗓子銳聲問。

「沒有什麼原因。」維拉望着法官們回答。

「嗯！——嗯！——不見得吧。你看——我知道的——你曾經對我說過的。」

「你什麼也不知道。」維拉說。她掉頭向他，嚴峻地看着他，用一種不快的聲音忿然接下去說：

「我什麼也沒有對你說過，那都是你自己捏造出來的。」

她閃的瞥了一眼羣衆，便掉頭向着法官們，用點頭來指律師，請求似的說：

「你們容不容許我不跟他說話？」

庭上又聽得見蛇蟻行似的聲音了，這一次是更響更清楚。

利亞緊張得發抖，看着格爾丘夫。他期望保羅有什麼表示，而且確信地等待着；可是保羅祇是隔着前面人

的肩頭在觀看，不響也沒有動。葛洛摩夫微笑着，在油腔滑調地說着什麼。於是維拉便低聲而確切地開口說：

「祇是——我想要有錢，所以拿了，祇是這麼。再沒有旁的了，我總歸是這個樣子。」

陪審官們互相竊竊私語起來。他們的臉陰沉了下去，法官們的臉上現了不快之色。庭上一切寂靜無聲，踏在鋪石上的整齊而沉重的脚步声，從欄上傳了進來——兵隊經過。

「從被告認罪的一點看來，我不得不說——」檢察官說着。

伊利亞覺得他再也不能停留一刻了。他站了起來，向前踏進一步。

「肅靜！庭下大聲說。」

伊利亞又坐了下去。和保羅同樣地低垂着頭。他已經無心去看潘屈羅哈的好像動怒了似的自大得發聾的紅臉孔和葛洛摩夫的現着老是不變的溫和和相的臉孔；他覺到在這個法官的和悅的背後，是一顆冷酷的心。並且知道這個歡樂的人慣於審判人家，正如同一個木匠慣於擺佈木材一般；於是一種可怕的焦灼的念頭，湧上了伊利亞的心頭。

「假使我自白了我的罪狀——我便要同樣地被審問。一定是潘屈羅哈當法官而且把我充到西伊利亞。而測下他在這兒。」

這一個念頭凝固在他的心中，他誰也不看，什麼也不聽地坐在那裏。

「我不要你說這件事，」響起了維拉的顫動而惱怒的叫聲。她用兩手扼住自己的喉嚨，從頭上拉下手帕來，呻吟着，叫喚着：「我不要，我不要！」

庭上充滿了騷擾之聲。維拉的叫聲引起了騷動，她好像被火燃着似地投身到欄杆後面，抽泣得幾乎心發。  
「不要苦我吧——讓我出去——做做好事！」

伊利亞跳起去，向前衝去，可是人們都在擠到他這邊來，不知不覺地他已經在廊下了。

「他們把她的靈魂剝得精光了，」他聽見黑皮膚的這麼說。

保羅臉色蒼白，亂髮蓬蓬地站在牆邊，頸部打着顫。伊利亞走到他身邊，用陰沉含怒的眼光盯住他的臉，他們的周圍人們站着，蹣跚，生氣勃勃地談論着，還有烟草的氣味。

「這就叫監禁！儘你哭，也是一個樣。」

「她招認了，那小傻子！」

「但那是 Corpus delicti (註)！」

「她可以說是男人給她的啊。」

各色各樣的話好像秋天的蒼蠅，在廊下飛來飛去，攢到伊利亞的耳朵裏。

「怎麼？」他來到保羅身邊，用一種使氣而忿憤的語調問保羅。

保羅瞥了他一眼，張開了嘴，但一句話也沒有說。

「你把一個人毀壞到這個樣子？」納夫繼續說。

保羅好像被誰抽了一鞭似地嚇了一跳，舉起一隻手，把它擱在勒納夫的肩上，聲音怪可憐地說：

(註) 「犯非的實體」即真憑實據之意。

「是我麼？」

伊利亞把他的手從肩上震搖了下來，想要對他這麼說：

「是啊，是你！你謹慎的沒有喊出她是爲了你而行竊的，但是他嘴裏却這麼說：『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審判了她呢？這是正當的嗎？』」說着便微笑着。他就那麼樣臉上帶着微笑走到街上，一路慢鈍鈍地走去，覺得好像被一些肉眼看不見的繩子緊縛着一般。一種疲倦的感覺，像一塊沉重的石頭，橫在他的臉口；這使他感到森涼，並且阻礙他的思考。直到傍晚，他一巡毫無目的地從這條街彷徨到那條街，又疲倦又饑餓，像一條迷路的狗。心中一無所欲，什麼也不覺察，直到餓得難受得了不得。

天色暗了，燈光映在家家戶戶的窗上，一道道寬廣的黃光落到街上，爲置在窗檻上的花朵的陰影所刻劃。勒納夫站住了，望着那些爲花影織成的花紋，想起了葛洛摩夫家裏的花，他的像童話裏的皇后似的妻，還有那些不能叫人不發笑的哀歌。一隻貓抖着腳掌，腳步小心地橫穿過街道。

他繼續走去，來到了十字路口，又站住了。街角下有一所房子，燈光輝煌，響着音樂。

「我要上飯館去，」伊利亞決定了，走到街心中去。

「當心！」有人喝住他，一個黑的馬鼻頭露在他的眼面前，朝他臉上噴了一股暖氣。他站在一邊，聽見馬車夫在咒罵，便走開飯館去了。

「馬車輾不死人，」他靜靜地想道。

「我總得吃點什麼東西。維拉現在可完全毀了。」

他心理突然想起了那姑娘，開始機械地繞着這回憶旋轉。他那一小部分的心，覺得他不該去想維拉的事，而應該想他自己的，然而他沒有力量可以轉換他想念的流向。

「她也是傲慢的，她不願講到班許加。她知道並沒有可告的人。她是最好的，奧林畢達也是吧。是啊，奧林畢達也是好的——但是，譬如泰恩加呢？」牠忽然記起今天是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的生日，而且她曾經邀請過他，起初他好像是討厭到她那裏去，可是回時，他又體味到一種違反本意的狂暴的慾望，於是另一種尖銳而燃燒似的感覺，在他心中醒覺了。

他喚一輛馬車趕去，不到幾分鐘便已經站在阿芙托諾穆夫家的餐室門口了；他被燈光眩耀得眯着眼睛，懶洋洋的對大房間裏那些彼此緊靠着圍坐在桌前的人們笑笑。

「啊，你來了！」契利克叫道。

「你的臉色多白！」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察着伊利亞說。

「你有沒有帶點糖來？生日的禮物，要怎麼你在轉什麼念頭？」

「你去了那裏？」主婦問。

契利克却拉住他的衣袖帶他繞着桌子走，把他介紹給客人們。伊利亞握了一些人的溫暖的手，全體客人們的臉孔在他眼前融合成了一張露着大牙齒的長長的冷淡而又有禮貌的笑臉。烤肉的香氣搔着他的鼻孔，女人們喋喋不休的聲音，雨聲似地在他耳朵中響着，他的眼睛感到暖烘烘，一陣輕微的痛使兩眼不能轉動，前面彷彿漂起了一重彩色的烟霧。他一坐下去，感覺到兩隻腳攪乏得發痛，饑餓在嚼着內臟。他悄悄地拿起一片麵包開始吃着。有一個客人發了一聲嗤笑，同時，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便對他說：

「你不高興祝賀我麼？你倒好，進來一句話也不說就坐下來吃東西。」她在桌子底下用腳把他的腳重重地

推了一下，然後低頭在茶壺前加沖開水，伊利亞從灌水的聲音中，聽到了她低低的耳語：

「文雅點。」

他把那片麵包擱到桌子上，擰擰手，大聲地說：

「今天我整天在法院裏。」

他的聲音響得超過了嘈雜的談話聲，客人們靜了下來。伊利亞偏促不安起來了，他覺得他們都在看他，便從眉毛底下圓轉地瞥了他們一眼。他們都在疑惑地看他，好像大家都在懷疑這寬肩鬚髮的小夥子能不能講出什麼有趣的話來似的。一陣掃興的沉默充塞在室內。許多斷片的思想，又雜亂，又遲鈍，在伊利亞頭腦裏打着旋渦，好像都沉到了裏面，而消失在他靈魂的黑暗中。

「有時候審判也很有趣的，」菲利浦達·愛葛洛芙娜·葛利斯洛瓦垂聲戾氣地說着，一邊拿起糖果匣子來，開始用銜子在裏面搜索着。

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的轎上出現了兩朵紅雲，契利克則大聲地醒着鼻子說：

「可是，老弟，你爲什麼不把你剛才在講的話講完它呢？那末你是去聽了審判？」

「我在使他們感到不舒服，」伊利亞惱想着，嘴唇慢慢分開來，笑了一笑。客人們又大家談起話來了。

「有一次我去聽一樁殺人案子的審判，」一個臉色蒼白，眼睛黑黑的，蓄着一捩小鬚子的年青電報局員說。

「我非常愛讀又愛聽殺人案件。」脫拉芙金夫人叫道。她的丈夫看看四周說：

「公開的審判是一種有益的制度。」

鎗。

「被審問的是我的一個朋友，叫于默涅夫。有一天他在庫門邊站崗，和一個孩子開開玩笑，突然對他開了一

「喔，多可怕！」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叫道。

「孩子當死場了。」電報局員帶着一種快感加上說。

「並且，我還曾經在一樁案子裏做個證人。」脫芙金響着又噴嚏又乾枯的聲音說。「是在另一樁案子裏，一個犯了二十三次盜案的傢伙被審判。不壞吧？」

契利克噴出了一聲大笑。客人們分爲兩批：一批聽着電報局員講鎗殺小孩的事件，另外一批聽脫拉芙金的；犯了二十三次盜案的人的，毫無趣味的報告。伊利亞老是盯着主婦，覺得好像有一堆火在身體裏慢慢地燃燒起來；這一堆火好像還沒有發出光來，祇是在着着地燒到他的心裏去。他一發見了阿芙托諾穆夫夫婦在怕他會在客人面前丟他們的臉，他的思想便變得更有條理起來，彷彿他已找到使它們連貫起來的什麼東西。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在隔壁房間擺滿瓶子的桌旁忙着她們的深紅色的綢罩衫，好像一個鮮明的點子和白壁紙背景成了顯明的對照，這小婦人緊束着胸衣，蝴蝶似的在房間裏跳來跳去，臉上閃耀着一位什麼都一路風順的節儉主婦的誇耀。有一二次，伊利亞看見她做着不大覺得出的手勢招呼他，可是他並沒有過去，而且，因爲意識到這惱了她而感到一種快感。

「你爲什麼貓頭鷹似的坐着，老弟？」契利克突然轉向他問道。「講講話——別拘禮節。這裏的幾位都是有教養的，無論什麼都不會計較的。」



「今天審判，」伊利亞馬上大聲地開口來，「一個我認識的姑娘——她是賣淫的，可是一個好的姑娘。」他又把大家的注意力轉到了自己身上，客人們又都盯着他了。一個闊的冷笑露出了菲利沙達·愛葛洛美娜的大牙齒，電報局員用一隻手掩着嘴，捻起口髭來，每一個人都想顯出嚴肅的神氣，專心一致地聽着。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突然落下了刀叉，噤嚶一聲，像一個開戰的信號似地在伊利亞心中響着。他睜大了眼睛，鎮靜地看四周所有的臉色，往下說：

「你們爲什麼笑？她們中間也有很好的人。」

「這是很可能的，」契利克打斷他，「可是小心點，別太多說這種話吧。」

「你們都是有教養的人，」伊利亞說，「那末假使我說錯點，你們也不會怎麼計較的。」

他體內好像有一整束燦爛的火花一下子燃燒了起來，他譏刺地笑笑，一顆心驟然浮上腦際來的幾句話的燦爛的火花引得狂喜了起來。

「她偷了一個商人的錢。」

「這更不成話了。」契利克滑稽地扭着臉，沮喪地搖着頭叫道。

「你們知道怎麼偷，和能在什麼時候偷，不過也許，她沒有偷，是人家作爲禮物送給她的。」

「泰尼契加，契利克叫。」來吧，伊利亞在講着這樣的故事。」

這時泰蒂婀娜·佛萊西美娜已經站在伊利亞身邊了，勉強做着笑臉，聳聳肩頭，說：

「有什麼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這是很平常的事，這樣的事你也不知道得很多很多麼——這裏又沒有年

紀青的女客。不過——這些話回頭講。現在，各位請隨意用。」

「請到隔壁房間去吧。」契利克叫道，「那麼我也可以多吃一點——唏晞！」

大家都把頭轉開了伊利亞，他明白客人們之不要聽他是因為主人和主婦不喜歡他講述這種話，而這一點益發激怒了他。他從食桌上立起來，對大家繼續說：

「於是這姑娘便被人審問，而審問她的大半都是用過她多少次的傢伙；有幾個是我認識的。這種傢伙，翼他們是無賴還嫌太輕哩。」

「對不住，」脫拉美金舉起一個手指頭，嚴厲地說。「你不應該這麼說。他們都是陪審官員，而我也——」

「不錯，是陪審官，」伊利亞叫道，「然而他們能說是公平的麼，假使——」

「對不住，陪審官可以說是西歷山大二世為一般公安而創立的一大革新。你怎麼敢非難國家的制度？」

他朝伊利亞的臉上噴了一股鼻息，胖胖的，剃得精光的臉頰顫動着，同時左右地轉動着他的眼珠子。大家圍轉地圍住他們兩個人，也有站在門口，被預想到將有一場快意的吵鬧捉住了。菲利沙達·愛葛洛芙娜眷顧地俯看着主婦，主婦呢，臉色蒼白，很不安似的拉着客人的袖口慌慌張張的說：

「嗚喲，各位，這話不講了吧。真的，這一點兒趣味也沒有。契利克，你勸勸他們——好吧？」

契利克狼狽地閃閃眼睛說：

「請你們丟開形式，改革，這些哲學的問題吧。」

「這不是哲學，而是政治。」脫拉美金喘着氣說。「那麼發說話的人，叫做政治的不健全。」

一陣燃燒似的旋風把伊利亞捲了起來。站在這個嘴脣溼漉漉，臉孔刺得光光的，結實的小個子面前看見他怒氣沖天，他覺得是爽快的。他知道阿芙托諾穆夫婦已經在客人前面丟了臉，這一點也使他非常高興。他越來越冷靜，想要反抗的這些人，對他們說侮辱的話，而使他們氣憤得發狂的願望，像一個鋼的彈簧似的在他心中散了開來，把他的心魂彈到痛快而可怕的高處。他更鎮靜了，聲調店更堅決了。

「你可以隨你的喜歡，隨便叫我什麼，你是一個有教養的人，可是我決不收回我的話。肚子飽的人了解吃不飽的人嗎？就算吃不飽的人是做賊的吧，可是肚子飽的也是賊！」

「契利克、尼古迪米契！」脫拉美金喘着氣說。「我——這什麼話這——」

正在這當兒，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挽起他，領開這激怒的人，開始大聲地對他說：

「你喜歡吃的夾肉麵包——配着青魚，煮雞蛋，和青葱，塗一點新鮮牛油。」

「嗯——是！我知道！」脫拉美金忿忿然叫喚道，一邊大聲地舐着嘴脣，他的老婆恨入骨似地盯着伊利亞，挽了她男人的另一支手臂，說着：

「不要為這種無聊的事興奮，安東！」

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想安慰她這個客人，往下說：

「配着蕃茄的醃小鱈。」

「這於你是不好的，年青人。」脫拉美金忽然向伊利亞掉轉頭來，立停了，又像譴責他，又像大量似地說：「你應該好好體味體味各種事件，懂得懂得——唔！」

「我不懂！」伊利亞叫喚道。「所以我才要說。爲什麼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被賦與了有處置人家生命的權柄呢？」

客人們走過伊利亞的身邊，不對他看一眼，還竭力不讓自己的衣服沾到他身上。這時，契利克走到他身邊去，粗暴而忿忿地說：

「見你的鬼！你是個木頭，再也沒有別的！」

伊利亞嚇了一跳，好像頭上被誰擊了一下，似地眼前變成墨黑了。於是，他捏緊了拳頭，朝著阿芙托諾穆夫踏上了一步；可是契利克有沒注意到他的動靜，早已轉開了身，走到擺着副菜的食桌那邊去了。伊利亞舒了一長口氣。

他站在門口，看見圍集在桌上的人們的背，聽到他們嚼東西的聲音。他們的頰骨動着。主婦的深紅色的罩衫，彷彿給伊利亞四周的一切東西都着了一層紅噴噴的顏色，而使他的眼睛不好過起來。

「嗯——嗯！」脫拉美金吶哦着。「這非常好——非常。」

「你要胡椒嗎？」主婦柔聲地問。

「我來給你點胡椒！」伊利亞含着冷酷的憤怒，這麼決心着。銅的彈簧已經在他體內散開了，他昂起了頭，兩大步就誇到了食桌邊。他拿起誰的紅葡萄酒的杯子來，向泰蒂婀娜·佛萊西娜娜伸出來，像要用他這一句話來送她的命似地，清清楚楚地說：

「我們來喝一杯，泰恩加！」

這句話對大家起了一種宛如什麼東西震耳一聲響翻了下來，而撲滅了室內的燈火似的作用；大家好像陡的被黑暗包圍住，呆住在黑暗中各自遭遇突擊的位置上。含着食物的張開的嘴巴在這些人的害怕和狼狽的臉上，好像是潰爛了的傷口。

「喂，我們來喝一杯吧！契利克·尼古迪米契，叫我的情婦和我一同喝啊！不拘禮節地喝！這有什麼關係！爲什麼我們定要把我們的勾當祕密起來？給大家看看吧！喂，我已經決心這麼了。」

「惡棍！」女的戳耳地尖聲叫道。

伊利亞見她舉起手來，便用拳頭擋開了她向他擲去的盤子。盤子破碎的聲音，似乎益發震驚了客人們。他們慢慢地輕輕地退到了一邊，聽憑伊利亞和阿美托諾穆夫去短兵相接。契利克閃着眼睛，拿起一掉小魚的尾巴，他又蒼白，又可憐嚇呆了。

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在發抖，用拳頭威嚇伊利亞；她的臉孔漲成罩衫一樣的颜色，舌頭也結結巴巴講不清楚了。

「你——你撒謊——撒謊，」她對伊利亞挺着頸子罵。

「那麼你要我說出你光身子時候的樣子來麼？」伊利亞泰然說，「你給我看遍了你所有的小小的黑痣，我撒不撒謊，你的丈夫一定知道。」

有誰發出了擱住的笑聲和一聲低低的叫喚。阿美托諾穆夫夫人揮起兩隻手臂，按住自己的頸子，一聲不響地跌到一把椅子裏。

「警察！」電報局員叫道。契利克向他轉過身來，忽然又垂下了頭，像一匹牡牛似地走到伊利亞身邊去。

伊利亞伸手推了一下契利克的頭，嚴厲地說：

「你到哪裏？你是個胖子。我打你一拳，你就會倒下。聽我說吧，你們大家也聽吧。聽着——你們在別處一定聽不到真話的。」

契利克止在搖搖幌幌退開伊利亞的身邊，却又低垂着頭向他走過去了。客人們默默地看着，沒有一個稍爲動一下的，祇有脫拉美金，着脚尖走到一個角落裏，坐在矮火爐上，合起手掌插到膝間去。

「留着，我要打你了！」伊利亞語氣粗暴地警告他。「我並沒有理由可以傷害你！你蠢是蠢，可是不傷人的。我沒有受過你的什麼罪——走開！」

他推開了契利克，自己走到牆邊去，他背靠着牆，看着大家說下去。

「你的老婆自己把身體送過來給我，她是俏皮的。沒有女人比她再下賤的了！然而你們也統統是卑怯的東西。我今天去了法院，懂得裁判的法子。」

他想說的話非常多，因此把攥不住他所想的一切，祇好碎石子似地把牠們飛射出來。

「我並不是在責備泰恩加，這事情是偶然發生的，是出於自然的，我一生中的一切，都是出於自然的。我甚至偶然勒死過一個人。我並不是故意的，但是把他勒死了。泰恩加，我們開店的錢，就是從我弄死了的那個人那裏拿來的。」

「他瘋了！」契利克欣然叫道，同時在房間一個個的客人面前跳來跳去，充滿了不安與喜悅，叫喚着：

「看見麼？聽見麼？他已經瘋了，喔，伊利亞——噯，噯，可憐的老弟！」

伊利亞發了一聲大笑。他告白了殺人的事件之後，似乎更其安靜，更其輕鬆了。他站在那裏，似乎不覺得腳底下是地板，而是騰在空中，彷彿在昇上去，昇上去。

他又粗又壯，突出胸脯，昂着頭，捲髮披在蒼白的大額和額頭上，眼睛里有一種嘲笑人的、殘忍的表情。泰蒂娜站起身來，脚步抖抖瑟瑟地走到菲利沙達。愛葛洛美娜那邊，顫聲說：

「我看見過的；有一次他也是這樣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很可怕。」

「假如瘋了，就得喊警察來。」菲利沙達。愛葛洛美娜注視着伊利亞的臉，嚴正地說。

「他瘋了，他瘋了！」契利克叫道。

「他就要來打我們大家了！」葛利斯洛夫焦灼地看看四周，低語着。大家都不敢離開這個房間。

伊利亞站在門口，他們必得由他面前經過。他老是在笑。他看見所有這些都怕他，便感到一種愉快；他監視着他們，覺到客人中間沒有一個人同情阿芙托諾穆夫夫婦，若不是爲了覺得可怕，他們也許樂意整夜地聽他嘲弄他的情婦吧。

「我沒有瘋，」他嚴厲地置着，說，「停止，站住！我不放你們走！要是你們撲上來，我就打死你們，我是強壯的。」

他伸出捏着大拳頭的長手臂來，在空中晃了晃，又放了下去。

「告訴我，你們是些什麼東西？你們爲什麼活着的？奔麪包屑的傢伙——惡棍！」

「喂，」契利克叫，「閉着你的臭嘴！」

「閉你自己的臭嘴！我是要講的。哼，你們外表固然好看，吃喝彼此欺騙，一個人也不愛——你們還要什麼？渴望着像樣一點的生活，清淨的生活，這種生活無論哪裏也沒有！祇是我自己倒變壞了。好人是不能和你們住在一起的——他要腐化的。你們把好的人折磨死，我，哼，是一個壞人，但是處在你們大家中間，我却像處在黑暗的地地下室幾千隻老鼠中的一隻微弱的貓，你們這種傢伙到處都是，你們自以為有裁判一切和制定種種法律的資格。但是你們祇是蛆吧？你們大家吞吃我，而且使我腐化。」

他忽然感到悲傷起來了。

「此後我該怎麼？」他自忖着，於是埋下頭去沉思。就在這一瞬間，電報局員把自己從牆上推開，好像一個球似的，擦過伊利亞身邊衝到室外去了。

「喔，放走了一個！」伊利亞抬起頭來說。

「我去叫警察！」電報局員叫道。

「好，叫吧，反正是一樣。」伊利亞說。

麥蒂姆娜·佛萊西美娜夢魂似地顛頭幌幌，走過他面前，也不看他一眼。

「我傷害了她！」伊利亞往下說，一邊佯笑着向她點頭，「這是該當受的——這虫子！」

「聞你的臭嘴！」阿芙托諾穆夫從角落裏喊出來。他跪着在翻尋一隻箱子。

「不要噪，傻小子！」伊利亞坐到椅子上，兩手交叉在胸前答道，「你在噪什麼？我同過她，所以我知道她。我還



弄死過一個人，弄死了商人波魯克托夫。你還記得吧，我幾次和你講起過波魯克托夫？那是因為我勒死了他。還有確的，店就是拿他的錢來開了的。」

伊利亞圍轉地看着室內，沿牆默默地站着一羣駭壞了的可憐的人。他話也講得厭倦了，一種空虛冷漠之感，充塞着他的心胸，而這空虛之上，宛如秋空中幽明的月光似地昇起了那個問題！

「此後怎麼？」

他一邊諦聽着自己的話，一邊說：

「你們以為我是在向你們告白自己的罪麼？那未來捉捉我看！我原是在嘲笑你們，這便是我現在所做的。」

契利克臉色通紅，亂蓬着頭髮從角落裏跳了出來。他揮着連發手鎗，一面凶狠地轉着眼睛叫道：

「你現在逃不了啦！哈哈！你弄死了他！」

女人們喘着氣，坐在矮火爐上蕩着腿子的脫拉美金，氣喘喘地說：

「各位，我再也受不了了，讓我走。這是你們的私事。」

阿芙托諾穆夫卻沒有聽他。他向伊利亞伸出了連發手鎗，在他面前跳着，叫喚着：

「充到西伯利亞，我們會充給你看！」

「但是你的手鎗連子彈也沒有裝吧，我料你。」伊利亞用倦眼望着他，漠然說。「你在亂跳亂嚷什麼？我又不

到那裏去。我沒有地方可去。你拿西伯利亞來威嚇我麼？好，要去西伯利亞就去。」

「安東，安東，」響起了脫拉美金的女人的大聲的私語，「來吧！」

「我不行，娘。」

她拉起他的手臂。兩個人低着頭，並肩走過了伊利亞身邊。泰蒂婀娜。佛萊西芙娜在隔壁房間裏哭泣，時而出着尖聲，時而喘氣。伊利亞的胸中，黑暗而森涼的空虛之感，不住地在擴大起來。

「現在我的一生是完了。」他沉思地低聲說。「沒有什麼可痛的。是誰毀壞了的？」

阿芙托諾穆夫站在他面前，意氣洋洋地叫道：

「你休想感動我們來可憐你！」

「我沒有想見你們的鬼！你們祇會痛惜一個從你們口袋裏掉出去的五戈貝克的銅板。我也是。我甯願痛惜一條狗而不願痛惜你們。可惜我不能和狗而祇能和人一道過活。可是爲什麼警察沒有來？我覺得厭煩了。契利克，你還是走開點，因爲我一見你就要作嘔。」

他坐在阿芙托諾穆夫對面，真的覺得厭煩，覺得要作嘔似的。客人們走到室外去了——他們驚惶地望着伊利亞，小心翼翼地爬了出。他祇見面前有點灰色點子在飄浮着過去，這些點子既喚不起他任何念頭，也引不起他任何感覺。他心中的空虛，擴大起來，捲沒了旁的一切。他住了一會兒嘴，聽着阿芙托諾穆夫的叫喊，突然又笑着說：

「我們來角力，契利克！」

「開一顆子彈打穿你的腦袋！」契利克咆哮着。

「你又沒有子彈！」伊利亞冷笑一聲說，然後再確信地說：

「把你摔下去，是多高興！」

說了這話以後，他什麼也不再說了，祇是靜坐等待。

終於，兩個警察和一個巡官到來了。伊利亞一見他們便驟然站了起來。

泰蒂婀娜·佛來西美娜現身在他們後邊，向伊利亞伸出手臂，哽着聲音說：

「他向我們告白說弄死兌換店老板波魯克托夫的就是他——你記得麼？」

「你能確認這話麼？」巡官口快地說。

「爲什麼不我甯可確認的？」勒納夫鎮靜地，厭倦地答道。「再見，泰恩加，不要煩惱，不要害怕——但是還有，

你們都替我滾蛋吧！」

巡官坐在桌傍開始寫着東西，兩個警察站在勒納夫的兩邊；他望望他們，長嘆着，低下頭去。四周寂靜無聲，祇聽見鋼筆在紙上沙沙的聲音。外邊，夜築起了不能透視的黑暗之壁。契利克站在一個窗口，眺望着外面的黑暗；忽然間，他把連發手鎗擲到了角落裏，對巡官說：

「沙凡里愛夫打他一頓放他走吧——他瘋了。」

巡官看看契利克，沉思了一會說：

「這辦不到——顯然這樣招認了之後，警佐知道這事的。」

「喔，唉，」阿美利諾穆夫嘆息着。

「你是多麼好心腸契利克·尼古迪米契，」伊利亞搖着頭說。「有些狗，挨打的時候也還搖着尾巴討好他。」

們的主人。但是這，或許不是出於你的同情，祇是怕我在審問的時候講到你的老婆吧？放心，不會有這種事。我想到她就要害羞，不要講她。」

阿芙托諾穆夫匆匆地走到隔壁房間裏，嘍的一聲坐倒一把椅子上。

「那麼，」巡官對着伊利亞說，「你可以在這紙上簽個名字麼？」

「可以。」

他拿起筆來，讀也不讀那紙頭便用大字寫上「伊利亞·勒納夫。」他抬起頭來，看見巡官在吃驚地看他，他們彼此默默地察看了幾秒鐘，一個是有點好奇而滿意，另一個是冷漠而鎮靜。

「你的良心叫你告白的？」巡官低聲問。

「我沒有良心。」伊利亞斬釘截鐵地說。

大家不做聲了。契利克的聲音從隔壁房間裏傳出來：

「他瘋了！」

「跟我來，」巡官聳聳肩頭說，「我不想縛你的手，祇是你不可以想逃跑。拘留所去這兒不遠。就在山崗腳邊。」

「我能逃到那裏？」伊利亞簡短地問。

「那我可不知道。起誓你一定不逃——向上帝！」

勒納夫看着巡官的起皺而可憐的臉，便帶着使氣的聲調說：

「我不信上帝！」

巡官揮揮手。

「走！」

夜的黯暗和溼氣一包圍卜勒納夫，他便長嘆一聲，站住了仰望著天空，天空幾乎是黑黑的，彷彿逼近的罩在面上宛如一間狹小的房間裏爲煤爐燻黑了的天花板。

「往前走，」警察對他說。

他往前走。站在路兩旁的房屋，像些巨大的石頭，污泥在他們脚下發出嗚咽似的聲音，道路向着那黑暗更形濃密的地方通下去。伊利亞失足蹶着一塊石頭，幾乎倒下去。在他空虛的心中，跳起了那惱人的念頭。

「此後怎麼樣？」

於是他眼前立即浮現起了審問的情景。葛洛摩夫的溫和的聲音，和潘屈羅哈·菲利蒙諾夫的紅面孔。他的腳趾被石頭撞擊得發痛。他走得慢了。耳朵裏響着那黑皮膚的小個子講到滿足的人們的大膽的話。

「他們非常了解，所以他們才苛刻！」

於是他聽見了葛洛摩夫的善良的聲音：

「你服不服罪？」

還有那檢察官慢吞吞地說着：

「告訴我們，犯人！」

潘加羅的紅面孔漲蹙着，紅嘴唇動着。

勒納夫且跛且行，走得更快了。

「往前走，往前走！」警察厲聲說。

一種難以形容的痛苦，像一塊血紅的鐵似地燃燒着，又像一柄洋刀的刀鋒似地銳利，刺進伊利亞的心窩。他向前衝，用脚把自己從一些石頭上推出去，以全速力跑下山崗去。風在他耳朵裏呼嘯，他閉着氣，揮着手，投到更遠的黑暗中去。警察從他後邊拍拍拍拍地響起沉重的脚步聲趕上來，尖銳的報警的警笛劃破空氣，乾硬的聲音呼吼着：

「捉——住——他！」

一切都鼓舞着伊利亞——房屋，街道，天空，彷彿打成了又厚又重的一團，顫着，跳着，爬到他後面去。他向前狂奔，也不覺得疲乏。因為那不顧見潘加羅哈的念頭給了他翅膀，灰色而光滑的東西，從黑暗中浮現到眼前來，使他絕了望。他記得這條街幾乎是成直角地轉入大街的。那裏有人，就會被捕的。

「飛上去啊，我的靈魂！」他儘着喉嚨喊了，便低下頭，更快地向前衝去，一座森冷的灰色的石壁浮現在他前面。一聲撞擊，猶如江河上波浪的撞擊聲，在夜的黑暗中深沉而短促地響起來，隨即又消失了。

這時兩個人影朝牆壁這邊滾着過來，他們猛力投在那倒在牆下的第三者身上，又趕忙站了起來。還有些人從斜坡上跑下來，他們嗒嗒的脚步聲，叫喚聲和尖銳的警笛聲在空中迴響着。

「他把自己撞碎了沒有？」一個警察喘着氣問。

旁的一個擦起一根火柴，蹲到地上去。一隻手橫在他腳邊，捏得緊緊的，手指在慢慢地鬆開了。

「他的頭好像破了。」

「看啊。這是腦漿。」

黑的人影從黑暗中跳了出來。

「喔，你這鬼，」站在旁邊的警察低聲說。他的同伙從地上站起身來，劃着十字，嚙嘶力竭地說：

「主，讓他的靈魂安息吧，反正是一樣的。」

一九三七，六三，上午十二時譯畢，

曹靖華先生譯  
蘇聯文學名著



鐵流

綏拉菲摩維支著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卡達耶夫著

蘇聯作家七人集

拉甫烈涅夫等著

魔戒指  
「鮮紅的花」

侵略  
(劇本)  
李昂諾夫著

生活書店發行



101510383



高爾基的著作

生活書店發行

高爾基創作選集

瞿秋白譯

奧羅夫夫婦

周揚譯

奸細

夏衍譯

蘇聯的文學

曹葆華譯

和列寧相處的日子

羅稷南譯

國家圖書館



002572966

活生



國家圖書館



002572966